旅行雜誌

CHINA TRAVEL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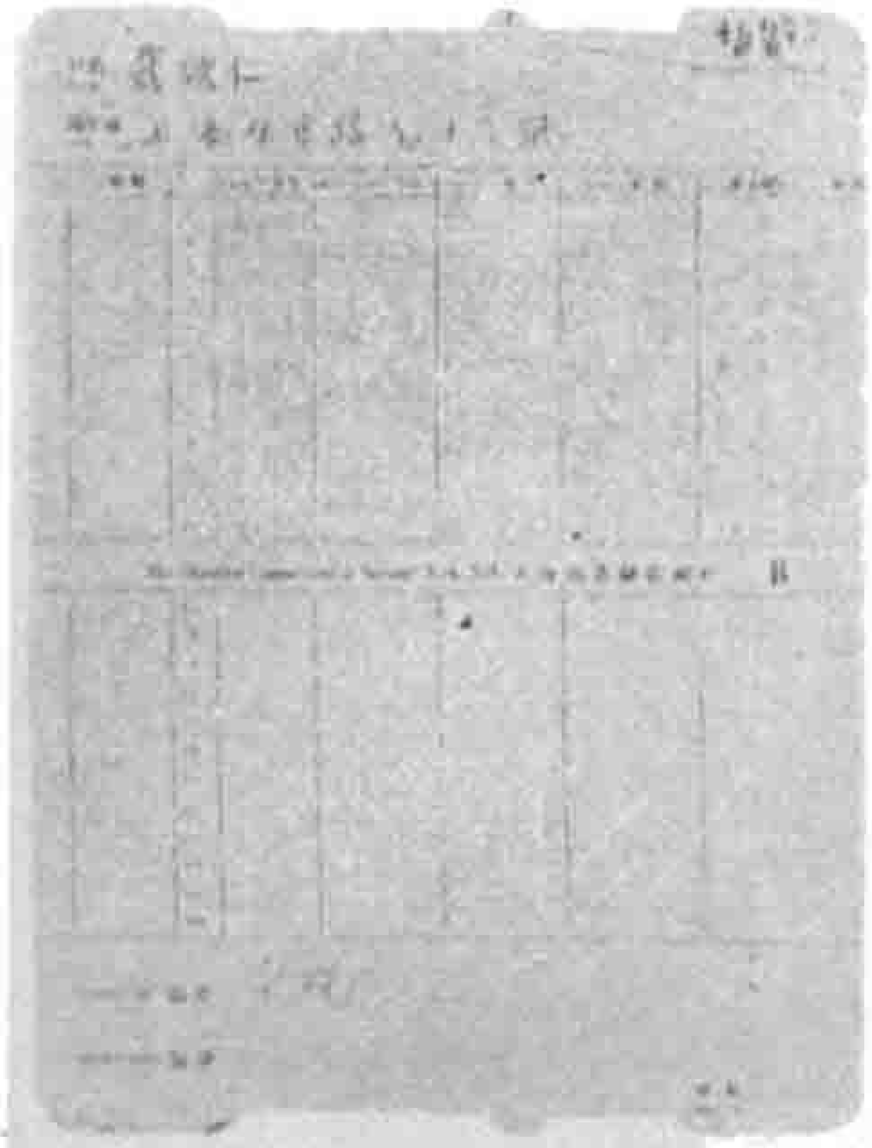
Vol. 5 No. 10

五 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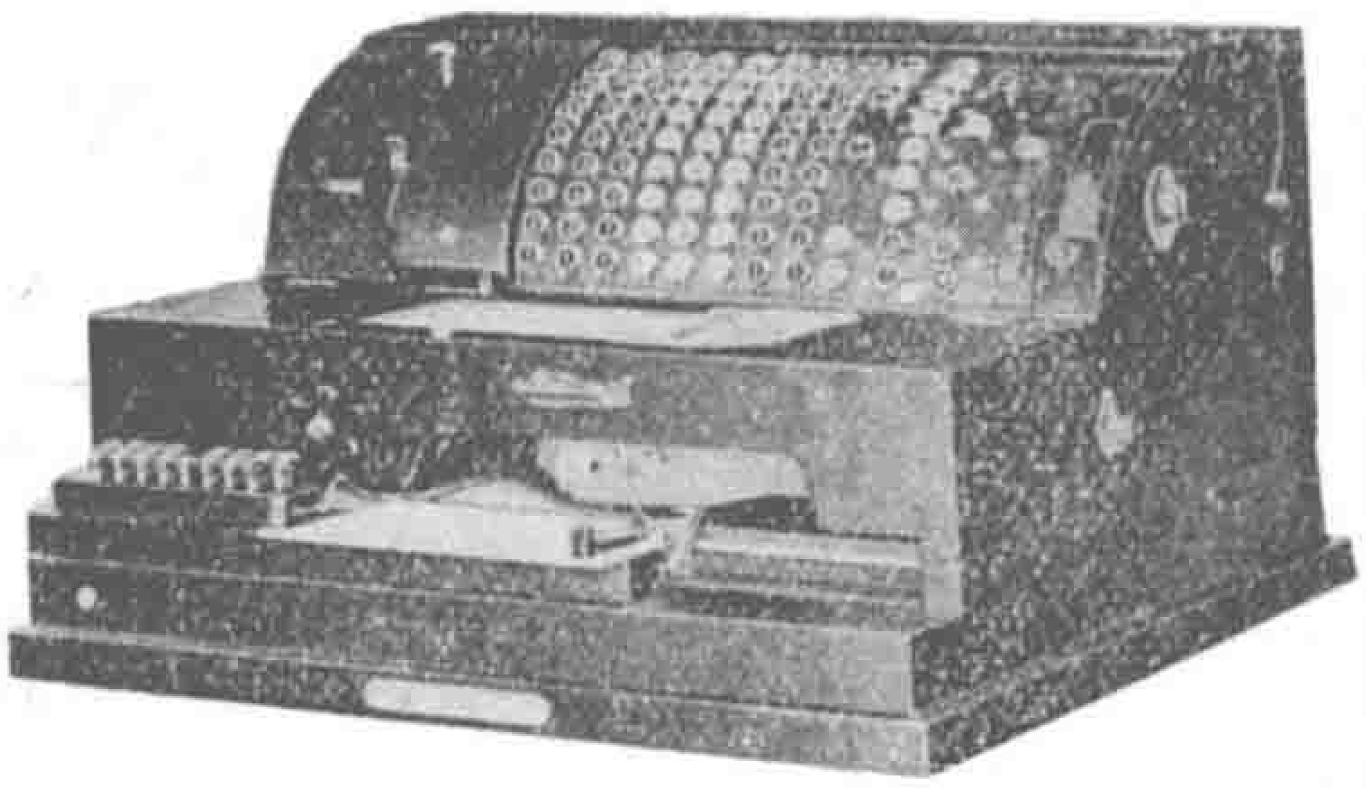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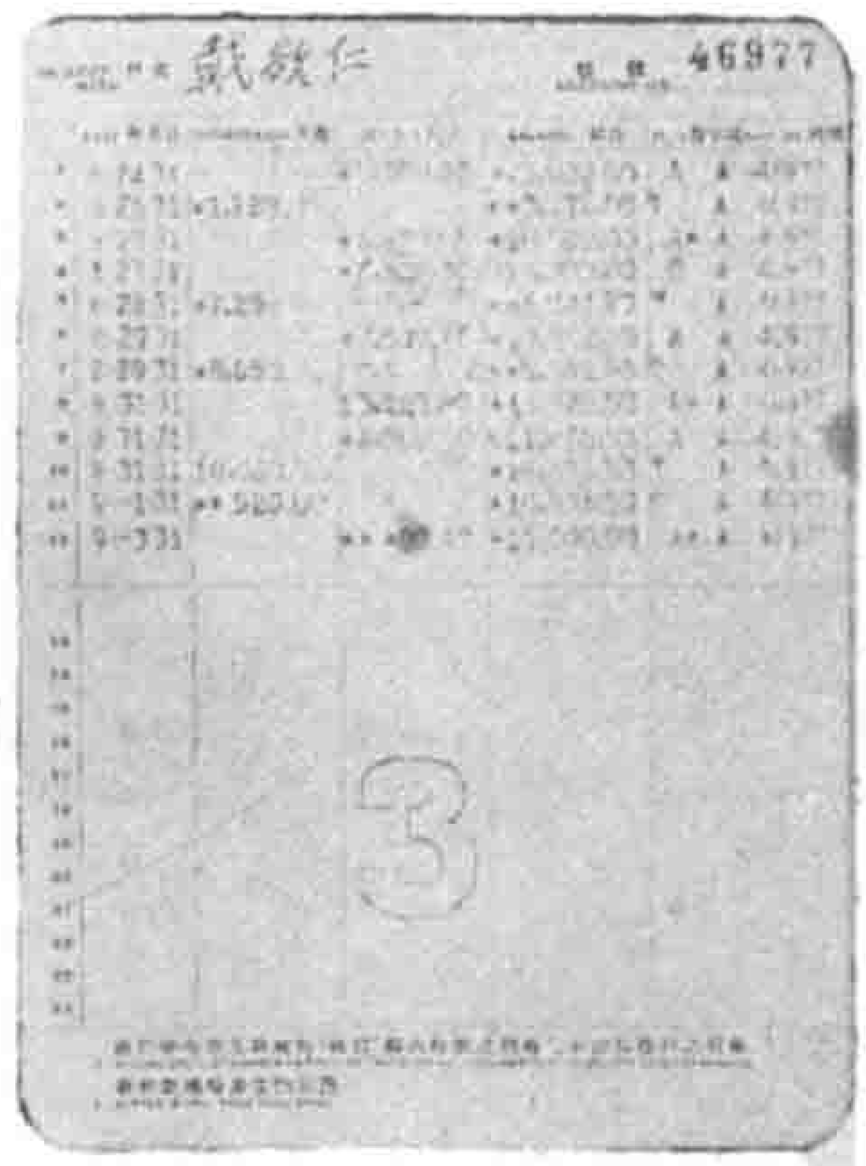
時間就是金錢



儲戶存摺



儲蓄收付機



儲戶帳單

人人的金錢固要節省

人人的時間也要節省

甲問：—如何能夠節省金錢而且節省時間呢？

乙答：—請到上海銀行去,他們總行儲蓄處有種種儲蓄方法,兼備有儲蓄機,只要將存摺和帳單同時在機上軋一下,數目立刻就記好了.手續簡捷,的確替我們省了不少時間！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總行甯波路五十號

日本郵船公司

敬啟者本公司經營海運事業以來業已四十七年現共有快輪一百五十隻總噸數八十七萬五千噸航行寰球便利交通船身巨大房間寬濶設置完備空氣流通航程迅速船費低廉飲食精美招待周到此皆為本公司之特色也

客賓特價

日枝丸
氷川丸
平安丸
上海至舍路二百九十美金

春洋丸……上海至舊金山二百九十美金

奉贈

中文游歷日本指南及赴歐美開船日期表如欲索取者請逕函東京日本郵船公司本店當即奉上不取分文

本公司輪船由中國開往各地之主要航路

中國至日本	由上海開每四天一次
中國至金山	由香港上海開每二星期一次
中國至南美	由香港開每月一次
中國至舍路	由香港上海開每二星期一次
中國至歐洲	由上海開每二星期一次
中國至澳洲	由香港開每月一次
香港至上海 上海至香港	赴歐美巨船每二星期內三次

本公司在世界各商埠均設有支店及代理店

上海支店 外灘三十一號

香港支店 干諾道八號

日本國際觀光局代理店 上海及各埠

中國旅行社代理店 上海及各埠

UNION PACIFIC SYSTEM
THE OVERLAND ROUTE

EVERYWHERE EAST IN AMERICA
By UNION PACIFIC
from Five Pacific Ports

Splendidly appointed fast trains offering a most complete service to Chicago, Omaha, St. Louis, Kansas City and Denver. Convenient connections at Chicago and St. Louis for the East.

from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Overland Limited
All-Pullman. No Extra Fare
Lv. San Francisco . 6:20 p. m.

Gold Coast Limited
No Extra Fare
Lv. San Francisco . 9:40 p. m.

Pacific Limited
No Extra Fare
Lv. San Francisco . 11:20 a. m.

fro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Limited
All-Pullman. No Extra Fare
Lv. Los Angeles . . 6:05 p. m.

Pacific Limited
No Extra Fare
Lv. Los Angeles . . 10:00 a. m.

Gold Coast Limited
No Extra Fare
Lv. Los Angeles . . 8:30 p. m.

from PORTLAND, SEATTLE, TACOMA

Portland Rose
Barber, Valet, Bath
Lv. Seattle . . . 12:01 p. m.
Lv. Tacoma . . . 1:17 p. m.
Lv. Portland . . . 9:30 p. m.

Pacific Limited
No Extra Fare
Lv. Seattle . . . 11:15 p. m.
Lv. Tacoma . . . 12:40 a. m.
Lv. Portland . . . 9:40 a. m.

For help in planning your trip to the U. S., for reservations, fares and all information, write to:

SEATTLE
Room 204 Union Station
4th Ave. and Jackson St.

PORTLAND
637 Pittock Block
385½ Washington St.

TACOMA
114 So. Ninth St.

SAN FRANCISCO
673 Market St.

LOS ANGELES
732 So. Broadway

Cable address for Union Pacific Offices at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Portland or Seattle: UPARAILCO.

UNION PACIFIC

THE OVERLAND ROUTE

友聯太平洋鐵路

在橫貫美國大陸諸線中路線短行駛速列車次數亦較多車內設備新穎完善其最著名之大陸特快車尤爲東行最快火車如蒙購買車票垂詢一切請與中國經理中國旅行社接洽

A FRIENDLY WELCOME



中國總代理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一一四號

HOSPITALITY and an eager-to-serve attitude, with other services, have won a reputation for the Milwaukee Road. Its representative meets incoming passengers and offers his aid in arranging safe and advantageous transportation East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avelers also know The Milwaukee for its clean, fast, smooth, comfortable trains. Electrified for 656 miles, this road presents travel comfort at its best.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inquire of

CHINA TRAVEL SERVICE
114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ICAGO MILWAUKEE ST. PAUL AND PACIFIC

The MILWAUKEE ROAD

THE COMFORTABLE WAY

7-31

京滬杭甬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京滬綫

◉上行車

▲上海北站開　上午五・三〇（三四等車）　上午七・〇〇（快車）　上午九・三〇（特快車）　上午十・〇〇（頭三等車）　下午十二・三五（快車）　下午三・十五（特快通車）　下午十一・四五（夜特快車）

▲崑山開　上午七・〇二（三四等車）　上午八・二八（快車）　上午十・三二（特快車）　上午十一・四三（頭三等車）　下午二・〇七（快車）

▲蘇州開　上午八・〇一（三四等車）　上午九・二九（快車）　上午十一・二三（特快車）　下午十二・五五（頭三等車）　下午三・十一（快車）　下午五・一三（特快通車）　上午一・五五（夜特快車）

▲無錫開　上午九・〇七（三四等車）　上午十・四三（快車）　下午十二・一九（特快車）　下午二・一九（頭三等車）　下午四・一八（快車）　下午六・〇九（特快通車）　上午二・五六（夜特快車）

▲常州開　上午十・二九（三四等車）　上午十一・五四（快車）　下午一・十四（特快車）　下午三・四四（頭三等車）　下午五・二九（快車）　下午七・〇六（特快通車）　上午三・五六（夜特快車）

▲丹陽開　上午十一・四四（三四等車）　下午一・〇一（快車）　下午二・〇七（特快車）　下午五・〇五（頭三等車）　下午六・三八（快車）　下午八・〇〇（特快通車）　上午四・五三（夜特快車）

▲鎮江開　下午十二・四八（三四等車）　下午一・五九（快車）　下午二・五八（特快車）　下午六・一二（頭三等車）　下午七・三四（快車）　下午八・四六（特快通車）　上午五・四五（夜特快車）

▲南京到　下午三・五三（三四等車）　下午三・五〇（快車）　下午四・二四（特快車）　下午八・二六（頭三等車）　下午九・一八（快車）　下午十・〇五（特快通車）　上午七・二〇（夜特快車）

▲南京江邊到　下午四・二三（特快車）（接運平津浦通車）

◉下行車

▲南京江邊開　下午十二・五五（快車）（接運平津浦通車）

▲南京開　上午七・三〇（快車）　上午八・〇〇（三四等車）　上午十・〇〇（特快通車）　上午十・二五（頭三等車）　下午一・十五（快車）　下午四・三〇（特快車）　下午十一・四五（夜特快車）

▲鎮江開　上午九・二八（快車）　上午十・三五（三四等車）　上午十一・二九（特快通車）　下午一・〇五（頭三等車）　下午三・四三（快車）　下午五・五九（特快車）　上午一・三九（夜特快車）

▲丹陽開　上午十・一八（快車）　上午十一・四六（三四等車）　下午十二・〇九（特快通車）　下午二・一〇（頭三等車）　下午四・三三（快車）　下午六・三六（特快車）　上午二・二六（夜特快車）

▲常州開　上午十一・四四（快車）　下午一・十一（特快通車）　下午二・二五（三四等車）　下午三・三九（頭三等車）　下午六・〇七（快車）　下午七・四二（特快車）　上午三・四八（夜特快車）

▲無錫開　下午一・〇三（快車）　下午二・十一（特快通車）　下午四・〇七（三四等車）　下午四・五九（頭三等車）　下午七・二五（快車）　下午八・四〇（特快車）　上午四・五一（夜特快車）

▲蘇州開　下午二・一〇（快車）　下午三・〇八（特快通車）　下午五・一八（三四等車）　下午六・二四（頭三等車）　下午八・三六（快車）　下午九・三七（特快車）　上午五・五〇（夜特快車）

▲崑山開　下午二・五八（快車）　下午三・五一（特快通車）　下午六・一九（三四等車）　下午七・四二（頭三等車）　下午九・二七（快車）

▲上海北站到　下午四・二四（快車）　下午四・五〇（特快通車）　下午七・五四（三四等車）　下午九・三二（頭三等車）　下午十・四二（快車）　下午十一・一五（特快車）　上午八・〇〇（夜特快車）

滬杭綫

◉下行車

▲上海北站開　上午七・〇〇（快車）　上午九・一〇（特快車）　上午九・四五（三四等車）　下午三・〇〇（快車）　下午六・〇〇（特快通車）

▲上海南站開　上午七・一五（快車）　上午九・一五（特快車）　上午九、四五（三四等車）　下午三・一〇（快車）

▲松江開　上午八・四五（快車）　上午十・三四（特快車）　上午十一・四五（三四等車）　下午四・四三（快車）　下午七・〇四（特快通車）

▲嘉善開　上午九・三八（快車）　上午十一・一九（特快車）　下午十二・五七（三四等車）　下午五・三九（快車）

▲嘉興開　上午十・〇九（快車）　上午十一・五〇（特快車）　下午一・四一（三四等車）　下午六・一二（快車）　下午八・一九（特快通車）

▲硤石開　上午十・四六（快車）　下午十二・二四（特快車）　下午二・二六（三四等車）　下午六・五〇（快車）

▲長安開　上午十一・三四（快車）　下午十二・五九（特快車）　下午三・一八（三四等車）　下午七・三四（快車）　下午九・二五（特快通車）

▲杭州開　下午十二・五三（快車）　下午一・五九（特快車）　下午四・四四（三四等車）　下午八・四四（快車）　下午十・二四（特快通車）

▲閘口到　下午一・一〇（快車）　下午二・一五（特快車）　下午五・一五（三四等車）　下午九・〇〇（快車）　下午十・四〇（特快通車）

◉上行車

▲閘口開　上午七・一〇（快車）　上午九・三〇（特快通車）　上午十・〇〇（三四等車）　下午一・四〇（快車）　下午五・三五（特快車）

▲杭州開　上午七・四〇（快車）　上午九・五五（特快通車）　上午十・四〇（三四等車）　下午二・〇八（快車）　下午六・〇〇（特快車）

▲長安開　上午八・五一（快車）　上午十・四九（特快通車）　下午十二・一一（三四等車）　下午三・二一（快車）　下午六・五六（特快車）

▲硤石開　上午九・二九（快車）　下午一・〇〇（三四等車）　下午三・五九（快車）　下午七・二七（特快車）

▲嘉興開　上午十・一五（快車）　上午十一・五八（特快通車）　下午一・五九（三四等車）　下午四・四五（快車）　下午八・一〇（特快車）

▲嘉善開　上午十・四一（快車）　下午二・二七（三四等車）　下午五・一〇（快車）　下午八・三五（特快車）

▲松江開　上午十一・四九（快車）　下午一・〇九（特快通車）　下午三・三四（三四等車）　下午六・〇四（快車）　下午九・二四（特快車）

▲上海南站到　下午一・一五（快車）　下午五・二〇（三四等車）　下午七・二〇（快車）　下午十・三〇（特快車）

▲上海北站到　下午一・二五（快車）　下午二・一〇（特快通車）　下午五・三三（三四等車）　下午七・三〇（快車）　下午十・三八（特快車）

注意◉表內特快通車係京杭直通特別快車

◉本表時刻如遇更改恕不預告

商戰利器。。。。

莫如登

京滬
滬杭甬
兩路

站外
站內
車內
各種廣告

效力最大
取價最廉

詳章請向上海界路均益里交通廣告公司索閱

旅行雜誌

第五卷…………第十號

本期目次

遼甯北陵……趙君豪……封面
甯古塔冒險觀瀑記……許同莘……一
少年遊……瞿銖庵……三七
浮渡遊記……金天翮……四三
八堡觀潮記……蔣維喬……四五
新都舊話……趙高梧……四七
黃河沿岸漫遊錄……高鳳紀……五三
步行泰山記……陳嘉震……五七
鄭州旬日……孫肖泉……六一
七月汗漫之游……梁張愛漁……六五
河心飲馬……七七
鏡泊湖瀑布全景……七八
鏡泊湖瀑頂奇觀……七九
東京城外牧羊圖……八〇
歐美旅行記……凌石惠芳……八一
遊日雜碎……張水淇……九一
貢噶探險記……秦理齋……九七
世界之末日……秦瘦鷗……一一五
似水流年……張恨水……一三七
世界旅行珍聞……孫沛甘……一四七
中東鐵路全線行車時刻並里數表……一五三

編者之言

趙君豪

民國十八年春。編者隨上海記者團有東北之游。謁張漢卿氏於遼甯。張氏盛言東北處境之艱難。希望竭全國之力。發展東北。更言鏡泊湖嚴冬不凍。銀河倒瀉。白練空懸。爲中國第一大瀑布。倘國人投鉅資延專家設計。利用瀑布設置水電廠。則匪特有利於東北。抑亦國家不朽之事業。編者嘗默識其言。以爲最有價值而最可注意者。於是鏡泊湖之大觀。乃時縈魂夢。近頃許同莘君以甯古塔冒險觀瀑記一文見惠。媵以畫片。披讀一過。快慰萬狀。國內有志之士。圖發展東北富源者。當共所快覩也。至許君秉毅力。冒萬險。以觀此唯一之大瀑布。更爲文以公諸世。許君誠有心人哉。

瞿銖庵先生。能文之士也。周歷名山大川。爲文以狀其勝。輒令人悠然意遠。瞿先生居幽冀甚久。近頃回南。偶抽餘晷。爲本誌撰文。便有「少年遊」之作。與趙叔雍先生之「平生請盡江湖味」有異曲同工之妙。讀者披覽之後。當醰醰有餘味也。

黃河爲患。自古已然。今歲又以告災聞矣。黃河由蒙古沙漠帶來之泥沙。據英人加樸之測量。謂「一年約有五十七億立方尺。十分之二沉於河底」。其能入海者。數量甚微。於是河底日高。政府不求治本之方。僅將堤防增高。欲免水患。豈可得乎。高鳳紀君於此期中有黃河沿岸漫遊錄之作。於黃河之害。言之彌詳。苟不亟謀治本方案。未來之禍患。不知伊於胡底也。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鋪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舶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昌興輪船公司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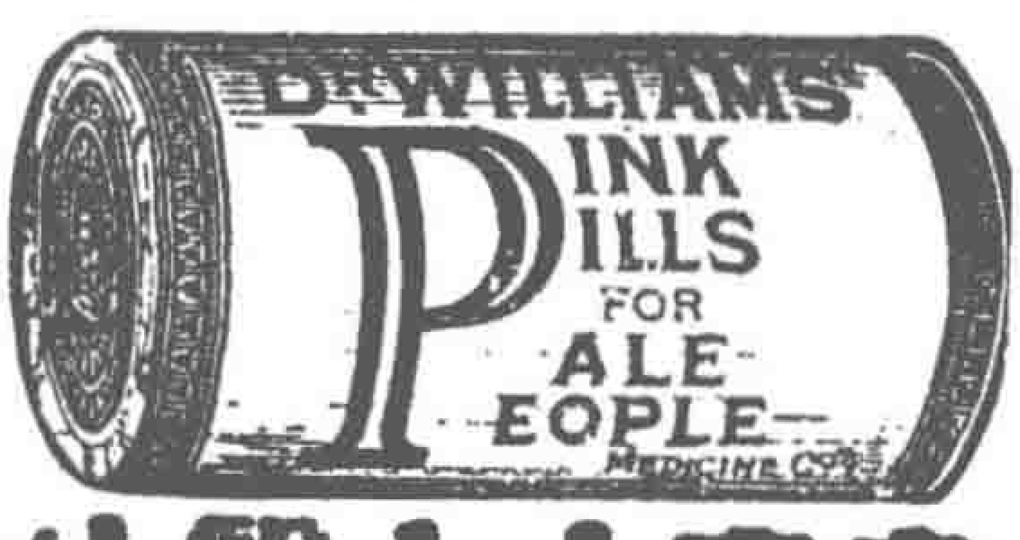
上海外灘四號——電話六五五八一

人身缺血猶之機器缺煤

譬如搭乘火車至中途因缺煤而車不進又在荒郊僻處呼援無從君將若何步行乎則爲途尚遠責司機乎彼亦無法可施處此情形殆亦惟有靜待燃煤之接濟耳機器如是人體亦然機器缺煤不能工作人體缺血亦不能工作也假使足下血液不足或不佳則尊體各部機械如腦也胃也心也腎也以及其他器官均將因肌而失職於是胃呆力弱食少神疲不眠暈眩腦虛肌瘦諸症紛起矣苟不幸而遇此舍用天下馳名補血健腦聖藥韋廉士紅色補丸以充其血無他道也韋廉士紅色補丸內含一種原料能使血液吸收多量之養氣故能連生濃厚清新之血液以療血虧以及上述連帶之各症也 緬甸東打詩埠振興當區君井丹云「鄙人去年忽患血虧以致身體甚弱屢藥無效後服韋廉士紅色補丸數瓶即見瘥可數星期後竟強健如恒矣誠補身妙品也」 韋廉士紅色補丸男女咸宜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取




區井丹玉君照



韋廉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

特別警告

凡遇經售家以廉價影射紅丸兜售慎勿上當其丸外雖紅色中則劣質非眞貨也

甯古塔冒險觀瀑記

許同萊

由哈爾濱東行六百里。又折而西南行一百八十里。有巨浸焉。是曰鏡泊湖。湖周可三百里。青山環抱。碧水淪漪。內有大孤小孤老鶴眞珠諸峯。風景秀麗。西子湖不能及也。湖下游爲牡丹江。江與湖有呼克圖崖以障之。崖壁立高聳。湖水自崖巔奔放直下。翻江倒海不足喻其狀。雄壯奇肆。極天下之大觀。昔年歐洲探險家來游其地者。評爲世界第二大瀑布。余十年前從役哈爾濱。震其名。思得一游觀。顧其地爲伏莽潛滋。加以道路艱險。登陟匪易。不果往。旋即南歸。然嚮往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余兄瀏伊。好作汗漫游。戊辰冬。來哈爾濱。旅居多暇。輒寄情山水。東自綏芬河。西迄滿洲里。凡中東鐵路路綫所至二千八百里間。沿途古蹟名勝。幾無不有余兄之屐痕者。余客臘復自春申江畔來作塞外羈旅之人。勞燕分飛。快聚六千里外。其樂可知。酒後茶餘。兄每爲余述其經過。神飛眉舞。不覺興遠游之思。因告兄十年來余心之所嚮往者。兄曰。鏡泊之勝。瀑布之雄。吾亦慕之久矣。且其旁有德林石詭奇之觀。渤海城歷史之蹟。是誠不可以不游。時方嚴寒。風雪載途。乃先事搜討。相與檢閱史乘志書及私人著述。擇其有關者錄之。備爲游時之導。迨春和日暖。鳥語花香。而徐謀所以前往者。問途於人。僉以崎嶇道遠。萑苻不靖尼之。適兄之老友余君文岑自北平來。余

海蘭河上之安海橋





海闌河濱陷車之光景

君任外交官三十餘年。居歐久。習歐化。為人豪邁。富冒險性。聞余兄弟有觀瀑之游。欣然願往。遂定五月三十日起程。乘中東鐵路第四次客車。於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離哈爾濱向東前進。

余君年六十九矣。望之如五十許人。精神奕奕。余愧不如車輪展動。憑窗外眺。平疇。遠山。茂林。豐草。美景如畫。不絕而來。蟄居既久。神智窒塞。攬此清曠。樂乃無藝。流連玩賞者久之。游鏡泊湖應在海林下車。自哈爾濱至海林。中經大小車站凡三十有一。曰幗漢屯。曰木柴廠。曰香坊。曰成高子。曰程站。曰阿什河。曰太亞溝。曰二層殿子。曰白帽子。曰小嶺。曰二道河子。曰帽兒山。曰蜜蜂站。曰小九站。曰烏吉密。曰烏吉密阿。曰亞庫尼。曰一面坡。曰魯克士窩。曰薩莫賀瓦諾夫。曰葦沙河。曰喀贊才窩。曰亞布洛尼。曰石頭河子。曰六道河子。曰高嶺子。曰薩拉河子。曰橫道河子。曰三大窩集。曰山市。曰石河。每經一站。余兄為余道其風土人情歷史沿革。原原本本。如數家珍。於籌防攷古與利殖邊。頗多啓發。其詞過長。別作中東鐵路東行游記以餉閱者。夜半十一點二十四分抵海林。計哈爾濱至此。為程三百三十三公里。車行凡十一小時三十九分。

車停。路警第五段巡官王君占鰲登車相迓。蓋余兄一星期前曾向函詢游湖行程也。邀往車站路警辦公室略事休息。巡官曰。海林至甯安。計程六十五華里。原有長途汽車。每人車資二元。（以哈票為本位。每元約合現銀圓八角。）一小時可達。近因連日下雨。泥深

沒踝。汽車停駛。須候天晴土乾。方克通行。如不及待。祇可改乘渦子車。但泥濘載途。馬行遲緩。窮日之力。乃能得達。車甚勞頓。曷少待之。兄以所事繁多。不可久曠。因託代雇渦子車。翌日早行。

時已夜深。急覓宿處。去車站半里許。有客舍曰秦家館。王巡官命警士分擕行李導之同去。街道濘滑。雖有提燈。仍黑暗不辨路徑也。抵館後。巡官告館主人雇車。館主人曰。此地曩時原有渦子車二十四五輛。自汽車通行後。渦子車日就蕭條。車主賣車馬。車夫改別業。現海林僅有渦子車二輛。聊備不時之需。每屆霪雨。即感缺乏。甯安公安局新任田局長擇吉赴任。今日亦以無車。留此夜半。到兩車。已備為田局長赴任之用。明晨無他車可雇。必停留一天。俟明晚有甯安車到後。日黎明方可登程。



甯安城中古廟

余兄當未啓程之先。慮經荒野有豪客見顧。曾煩護路軍司令部祕書史君茀生修函與寧安鎭守使邵參謀長。請其派兵沿途保護。嗣在中東車上遇印花稅局長某君。談及之。某君謂軍隊與人民少交接。難免無隔閡處。不如謂公安局派警士分段護送。警士與人民接近。似較妥善。余等亦覺私人旅行請兵保護。未免小題大做。遂改換宗旨。擬到甯安向公安局商量此時聞館主人言。以為天假之緣。即投刺通候。家丁辭已睡。乃述來意。請其轉達。并婉商附車同行。旋家丁來代主人致歉辭。謂車小人多。實不能容。明日之行。竟成絕望。不覺喟然。兄曰。好事多磨。折此尚是行路第一步。何便灰心。時已一點三十分。各解臥具就寢。

初入睡鄉。正作好夢。忽朦朧中聞門上剝啄聲。起而闢戶。則來者

一灰色軍人也。見面鞠躬。折腰有九十四五度。爲狀至恭。自稱寧安縣馬弁某某。奉縣長令來此接田局長者。聞駕到。特來參見。并說許多未曾遠迎有疏伺候一串客套。末言明晨即隨田局長回甯安。縣長處如有言語。當敬先代達。余等告之以來游大意。出名刺先爲縣長道候。軍人一鞠躬而去。


甯安城外牡丹江渡口

五月三十一日。醒時已日上三竿矣。昨夜來時。壁上煤油燈光燄如豆。三人同住一室。室廣八尺。深約一丈。戶北而窗南。沿窗爲土炕。鋪以蘆蓆。即余等聯床高臥之所也。門內除炕以外。餘四尺爲凹凸不平之土地。空無一物。炕上支一短几。飲食時。脫履圍几盤膝而坐。窗玻璃製。寬二尺許。高如之。窗邊置草花兩盆。戶懸青布窗。著手處。黝然生光。此等設備。在本地人視之。可謂極古色古香。宜雅宜俗之能事矣。

王巡官派一警士張姓者來供服役。令買油條作晨餐。既冷且軟而又耐嚼。所謂油條之美香鬆脆者。適作反比例。徵之孟子口味同嗜之說。不能無疑焉。餐後。往候王巡官。以謝夜來招待之雅。出門。汙泥滿道。深處一尺餘。行時須循足跡。余屏息挂杖。目不斜視。聞兄與余君

甯安道上高原農作之圖


談話。但覺耳際作響。不知其所言云何也。到路警辦公處。王巡官公出未晤。順道游公園。古木成陰。中構小



牡丹江邊風景（江南三月彷彿似之）

亭。占地無多。饒有逸趣。余兄曰。凡中東鐵路所經。大都為當年人跡不到之地。東路多森林。故沿路到處有園林之美。不待人工而具天然風景。出公園。即車站。海林居戶不滿二千。地方雖小。然附近各縣所產大豆糧食等。咸集於此。裝車外運者甚夥。故站臺廣而極長。徐步閑眺。意頗舒適。詢土人近地古蹟名勝之可游賞者。僉言無之。但云距此三里許為海蘭河。跨河有橋長四十丈。宛若游龍。尚可一觀。余等循所指路徑而去。橋為木建。名曰安海。以十三柱架之。兩柱之間廣二十八尺。連岸基凡十有四孔。計長三百九十二尺。橋面中間為車道。寬一丈。可載重車。兩旁為人行道。各寬二尺。河廣流急。別於上游當柱處。各立直木三。作三角形。上聯綴以木板。加石塊鎮壓之。是謂劃冰柱。蓋防封江解凍之際。冰塊下衝觸損橋柱也。登橋遠望。山青水綠。適有蘇俄婦孺四五人。衣色鮮妍。駕扁舟泝流而上。頓成一幅絕妙畫圖。橋東五六里有小山。上平下削。如行軍棚帳然。土人呼為帳棚山。或曰。

東京城外之德林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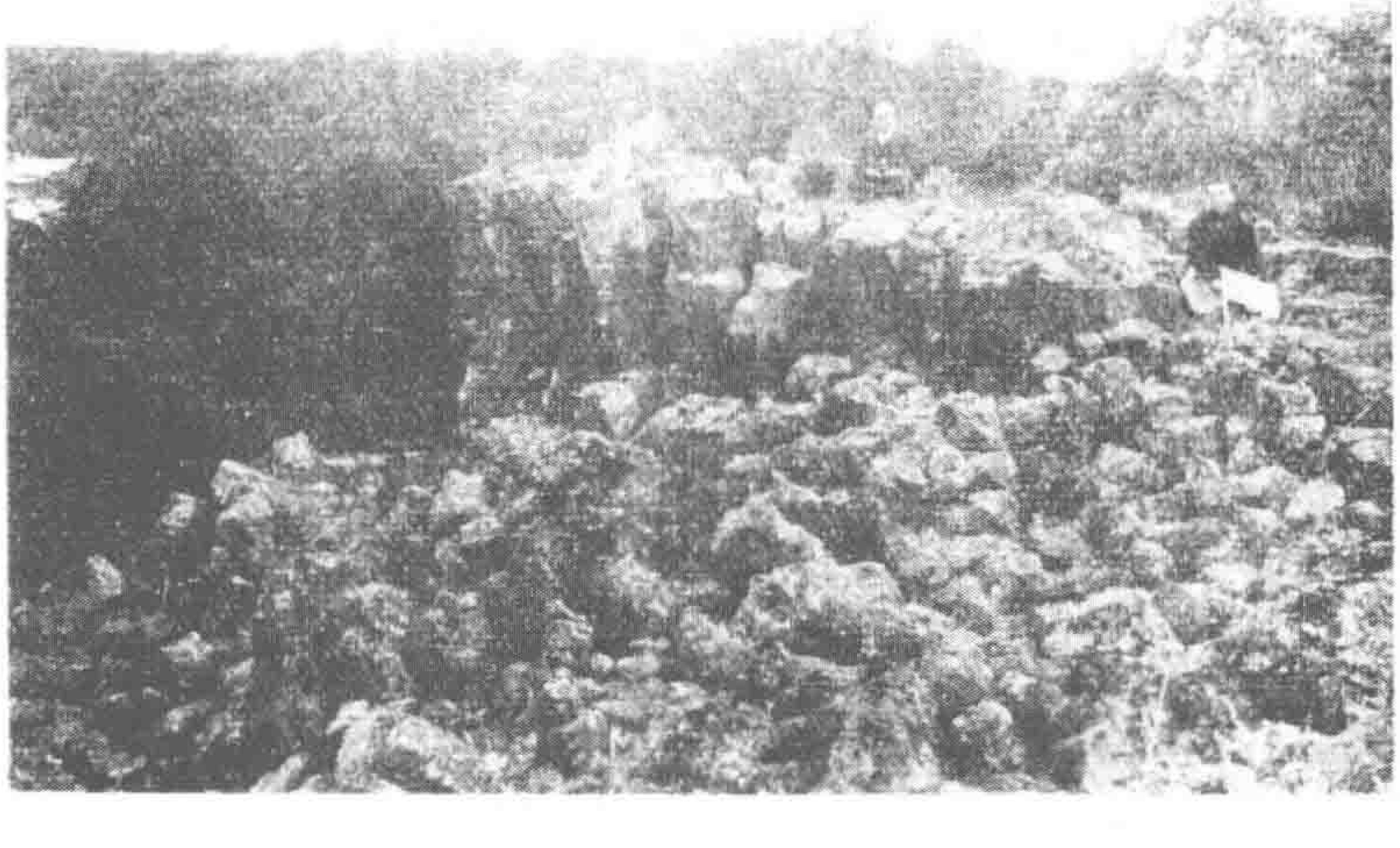


昔金兀朮駐兵於此故名。年代久遠。不可攷矣。日漸過午。振衣言旋。道旁皆水田。種者大都爲朝鮮僑民。行里許。


牡丹江中獨木舟

聞蛙聲閣閣發自身旁。止步觀之。立處爲池塘。水面浮萍點點。有青蛙四五互相蹴撲作戲。余顧而樂之。因曰。世上萬事往往有不可以常理解者。昔年聞友人言。某家童子喫獅螺。用繡花針剔螺肉。倉猝并針呑之。舉家惶駭。有踵門告以用活青蛙睛一對生啖之。則睛球貫針兩端。針卽自穀道出矣。繼而驗之。果然。言者爲誠篤君子。可必其非妄。或者物理感應。如磁石之與鐵能相吸引歟。

陽光照地。道路漸乾。過長途汽車公司門。詢以何時有車開行。答謂如天不雨。明午准通車。余等深用爲幸。以可早到而免一日勞頓也。回秦家館午餐。忽屋面泄瀝聲大作。雨又沛然降矣。余笑曰。佛說萬事前生註定。坐一小時長途汽車。亦須有福命也。雨止。相將出門。市街舖店約可八九十家。內有大商店四五處。沿街玻璃窗陳列百貨。能具美術觀念。包羅一切。瑣屑不遺。蓋售貨而兼營典業。顧客典物之錢。卽可於本店置貨。置貨如有不敷。卽可脫衣質錢以足之。又綾羅櫃外。卽排列油酒缸罎。雖三五銅元。亦可交易。油酒綾羅。一人司之。而綾羅無

德林石奇險處（卽張家梁子瀑布對岸之危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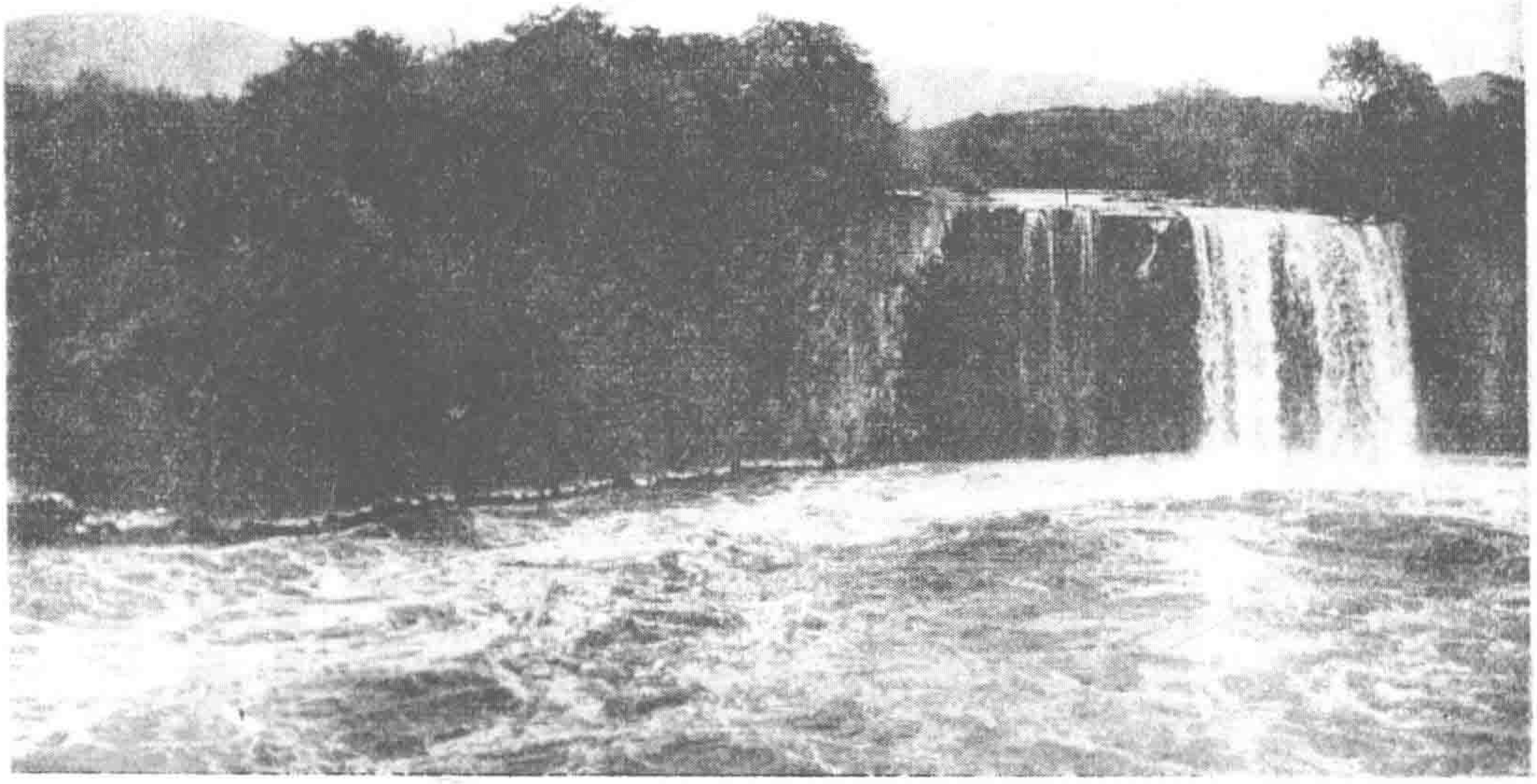
汙焉。余等至此。嘆觀止矣。

再訪王巡官。據云。霖雨連朝。甯安道上。盡是泥窞。車行極困。明日到時恐不能早。余等以甯安有悠久之歷史。其風土人物。欲得而暢觀之。惟此行軼出預算已三日之多。斷難更事逗留。舍縮短行道時間。別無抵補之策。因定來日未明起身。四時卽行上道。庶到甯安可以極早。得於附郭四周暢游遍覽。聊慰結意。余兄復慮前途多艱。作象齒焚身之戒。此去游資以能回至海林爲度。約略估計帶百二十元。餘款交王巡官暫爲寄存。同館館主人云。甯安車已到一輛。明日可成行矣。少頃王巡官來。託其代與車主議價。車主必欲得十五元。巡官許以十二元。而附乘一客。明日四時必須啓行。囑之再三。車夫亦允諾。巡官命張警明日隨從護送。意甚厚也。旋別去。余等草草晚餐。卽睡。


瀑布正流奔騰之狀

六月一日。東方微明卽起。候車久不來。使張警速之。車夫來而車不至。余及余君均憤甚。稍稍斥責之。兄嘆曰。趕車者類如是。何足責也。及車至。已鐘鳴七下矣。淌子車卽普通裝載木柴之貨車。廣五尺許。長約七尺。鋪草厚三四寸。人卽坐臥於上。車前用五馬曳之以行。館主人知余等不慣乘車。以長途辛苦。特假布被一條。鋪置草上。情義可感。

車行顚簸殊甚。余等因之忽仰忽仆。如響之應聲。影之隨形。上高坡下低窞。互相警誡。左牽右扯。前推後挽。斯時提心弔胆。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車行一小時。至海蘭河之濱。有支河當前。貨車二輛阻道。前車陷於深窞。後車乃解其所駕馬。移繫前車。共同牽挽。奮鞭撲之。威盡十馬之力。卒不得出。余等前車之鑒。正在寒心。有俄人來。搖手示意。并指點較穩途徑。余君向之脫帽。亟稱四百錫箔。俄人一笑報之。四百



瀑布支流依島之狀

錫箔者。俄語云謝也。余作謔詞曰。四百錫箔而救三人之命。無乃傷廉刿口惠而實不至乎。笑語未已。潑通一聲。余等身上面上濺滿泥漿。車亦倒插於泥窞中不能動矣。

一分鐘後。驚魂漸定。知車已牢固不動。余等卽互鬆其手。稍稍移轉其身。聽車夫噯聲嘆氣。連說這可怎麼好呢。若等得後車同行。彼此都有照應。現在孤掌難鳴。怎麼辦呢。余兄慰之曰。若汝早說明。亦不催汝單獨上道。此時怪怨亦是徒然。但當努力前進耳。已而兄謂余君曰。早知難行如此。我輩亦不涉此險矣。余戲效其詞曰。此時怪怨亦是徒然。但當努力前進耳。兄不覺失笑。車夫持棍下泥窞。將當輪處黏泥挖作軌道狀。殺其阻力。久之。驅車仍不能上。余性好奇。倩張警背負下車。立泥濘中。爲兄與余君攝陷車之影。惜爲時早。光稀薄。復有霧。未能清晰也。（歸後印之。頗含畫趣。竟成佳片。）余等車。車夫挖泥工作亦適畢。猛力鞭其馬。馬負痛。奮向前竄。一鞭。兩鞭。三鞭。而屢鞭不已。最後一鞭力更猛。馬痛甚。竄尤奮。一刹那間。車輪居然展動。余等幸慶出險。然而此數馬者苦矣。

行無多時。前有破橋當路。遙見橋坡兩端之木腐毀幾盡。中間完整者僅五尺許。設車過其上。車輪向兩側稍偏者。危險將不堪設想。余急呼止車。車夫充耳不聞。更加一鞭。馬蹄如飛。呼阻不及。車竟安然而過。余等不期同聲曰。危哉。此第二險也。

更進約數分鐘。車行易向。則昨日所游之安海橋在焉。乃知顚簸多時。經



湖光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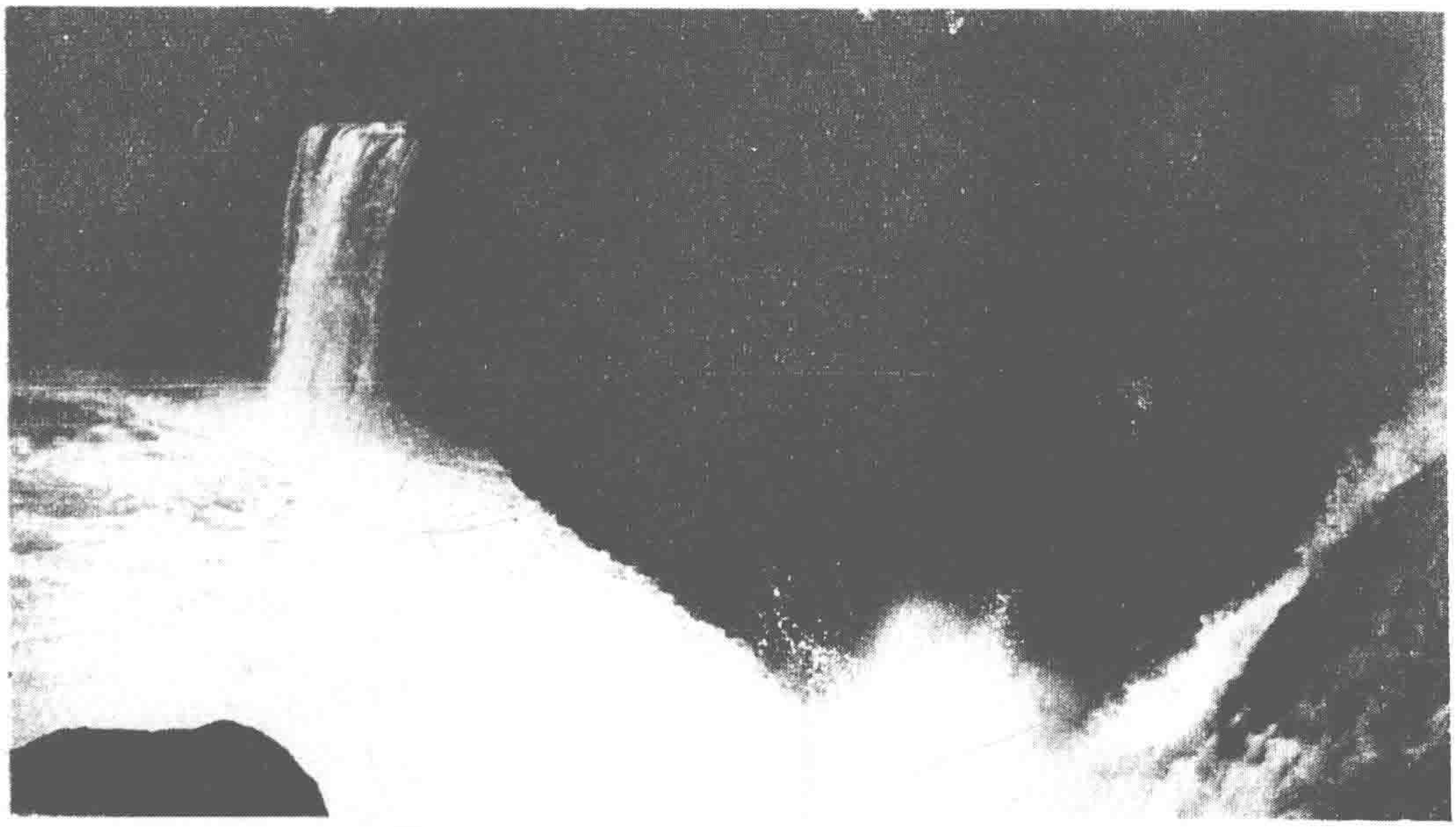
過幾許困難方止行得三里。前途茫茫。不知尙須歷幾許危境。不禁嘆行路之難矣。車過安海橋。應循大道直行。乃車前五馬忽傍河岸捷馳至水邊。直向河心駛去。余等出不意。以爲馬驚御不能止也。狂呼停車。車夫徐牽其馬曰。莫慌。飲馬耳。車夫故弄玄虛。煞是可惡。然余等胆小如鼷。少見多怪。亦自可嗤。

余等自歷上述三種險境之後。前進依然多艱。泥漿面濺。有若偶人。但司空見慣。旋亦安之若素。此後每日行程大抵如斯。朝暾初升。霧行地上。麥田村舍。若隱若現。纔而紅日漸高。嵐光如洗。白雲斷續山際間。宛然一幅米襄陽山水畫也。車行無事。取前時所記甯安疆域形勢沿革。載諸史書者。出閱之。附錄於左。

甯安疆域。

甯安卽清之甯古塔也。盛京通志載甯古塔將軍所屬形勢圖。東至東海三千五百餘里。（海參崴海岸止）南至長白山一千三百餘里。其南朝鮮界。（和龍縣止）北至哈福阿色庫地方六百餘里。蒙古界。（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匯流之下游沙島止）西至威遠堡邊五百九十五里。接奉天府開原界。（額穆縣西張廣才嶺東麓止）以將軍駐船廠城爲測算起點。其時東南區域大半屬甯古塔城範圍以內。（甯安縣志）

就里到而計。其面積幾達五六百萬方里。宣統元年改甯安府。民國三年改甯安縣。現區域縮小。僅三十分之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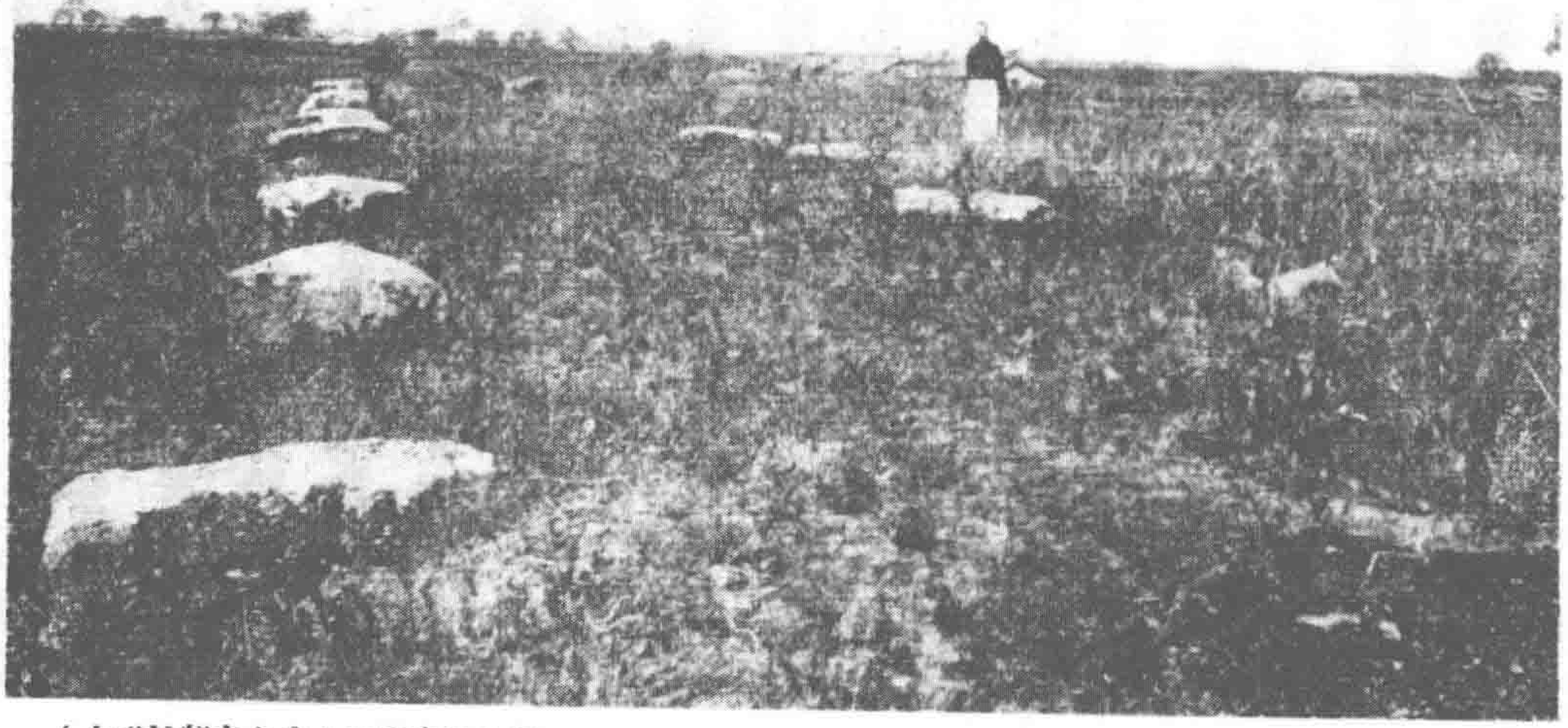
瀑布衝陷倒激之狀

甯安形勢。

西憑畢展窩集。（畢展滿語折斷之謂。）中貫穆丹烏拉。（卽牡丹江。）而臨據上游。柳邊以外能據地自立具有國家之模型者。首推渤海。故地爲最古都會。氣勢最雄闊。特自渤海以前。其防禦在南。（三國時毋邱儉征高麗。及後高勾麗與渤海戰爭。其軍皆由今奉省海龍一帶侵進。）遼金以還。始重西守。顧遼滅渤軍不知保固此險。遷移舊民空虛其地。卒讓女眞竄穴於茲。爲滅遼張本。明初。招撫野人。遠迄苦夷。（卽庫頁島。）特置都指揮於此。鈐轄四面。誠得控制之宜矣。使明宣宗以後不失雄圖。邊事慮不能敗壞若是。今縣境農利浩穰。麥產之美甲於東省。兼之交通便利。（中東鐵道橫貫北境。舊有站道從西南縱行東北。兩綫橫午。）談東省形勝。應首屈一指。（魏聲龢吉林地理記要）

甯安沿革。

稽諸中國書史。大陸極東惟肅愼立國最古。竹書紀年。帝舜二十五年。息愼來朝。獻弓矢。又周武王十五年。息愼氏來賓。周成王九年。肅愼氏來朝。賀王使榮伯錫肅愼氏命。又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正北方稷愼大麈。（孔晁注稷愼卽肅愼也。）後漢書東夷傳。載康王之時。肅愼復至。左傳昭公九年。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有肅愼之國。晉書云。肅愼在不咸之北。東濱大海。北極弱水。按郝氏懿行謂息愼稷愼肅愼。聲轉字通。實一國也。不咸山卽今長白山。弱水卽今之黑龍江。



渤海故宮殿址（白色者即柱礎也）

大海即今之東海。郭璞云。肅愼去遼東三千餘里。漢晉千里大抵得今六百有餘。晉遼東爲今遼陽地。以道里攷之。肅愼正在今甯古塔地。周景所謂肅愼燕亳爲北土。則遼東以北直至混同江之地。在周以前皆爲肅愼國疆域。即此證之。在唐虞至周秦時。今甯安縣確爲肅愼疆域也。（甯安縣志）

漢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併樂浪。自單單大嶺以東悉屬樂浪。後漢書東夷傳。挹婁古肅愼國也。漢興以後。臣屬夫餘。又云。去夫餘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又云。東沃沮。（方輿紀要東沃沮亦曰南沃沮。）在高勾麗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接。晉書東夷傳。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其土界廣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按北沃沮屬樂浪東部。即今延吉琿春山。曰不咸山。曰單單大嶺。曰蓋馬山。實同一長白山也。名隨時變而已。傳云。挹婁南與沃沮接。又云。沃沮北與挹婁接。足證長白山東除沃沮外別無他國。又云。去夫餘千里。今由長春至甯道里計之。亦尙符合。以不知其北所極。東濱大海二語推之。當時東北境幅員之廣。已可概見。既證以古肅愼在漢晉時爲挹婁。則今甯安縣爲古之挹婁無疑義矣。（甯安縣志）

魏書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勾驪北。舊肅愼國也。去洛五千里。國有大水。闊三里餘。速末水。國南有徒太山。北史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勾麗北。邑落

各有酋長。不相統一。凡有七種。即古肅愼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東夷中為強國。新唐書北狄傳。黑水靺鞨居肅愼地。亦曰挹婁。魏時曰勿吉。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離為數十部。酋各自治。每恃勇為鄰國之患。括地志云。靺鞨古肅愼也。亦曰挹婁。在京東八千四百里。南去夫餘一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按勿吉者。通古斯族也。入皆箭袖胡服。善騎射。魏書云。去洛五千里。以今道里計。適合其數。所謂速末水者。即松花江。徒太山。亦名太白山。又名蓋馬山。即今長白山。即古之不咸山。漢之單單大嶺也。金史亦云。靺鞨本號勿吉。元魏時七部。隋時七部亦同。靺鞨係七部之總名。省志。載粟末部居最南。依粟末水以居。今吉林地。稍東北曰伯咄部。即伯都訥也。又次曰安車骨部。即阿勒楚喀及五常也。益東曰拂涅部。即甯古塔也。拂涅東曰號室。即甯古塔以東三姓以南地。安車骨之西北曰黑水部。即三姓東北也。粟末之東曰白山部。即敦化及琿春西境也。部間遠者三四



渤海故宮五鳳樓前之納陛

百里。近者二百里。北史謂各有酋長不相統一。然攷其歷年朝貢中國。既載以勿吉靺鞨總名。其中必有一酋長無形中有統一之能力明矣。史書一再稱之曰國。並謂地居古肅愼。且以去洛去夫餘道里推之。其國都於拂涅號室間似無疑問。而今之甯安縣在魏隋時為拂涅疆域更無待言也。（甯安縣志）

新唐書。渤海。本粟本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築城以居之。靺鞨之衆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恃荒遠。乃建國。自號震國王。地方五千里。盡得夫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先天中。遣使拜為渤海郡王。以所統為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東北諸夷畏臣之。天寶中。徙上京。值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為國。又云。以肅愼故地為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賈耽道里記。經渤海長嶺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古肅愼城。其北德里鎮。按上京龍

泉府即渤海王城。居五京之一。謂為首都可也。今之甯安西七十里東京城是也。傳云。值舊國三百里。攷舊國即佛納和城。今名敖東城。即敦化縣。古又名鄂多哩。至甯安縣城道里計之。實合三百之數。忽汗河勿汗海。（忽汗州亦因是得名。）即呼爾哈河。為今之牡丹江。居城之西岸。德里鎮即今之石頭甸子。在城之北岸。以書傳證之。今之甯安縣在唐及五代時屬於渤海龍泉府似無疑義。（甯安縣志）

遼興於契丹。契丹分八部。阿保機為王。豪雄善射。遂併七部。破奚及渤海。侵室韋及女眞。又取突厥故地。其勢日強。東南盛京吉林以至朝鮮平咸二道之地。盡為所有。以甯古塔為最東界。（見遼史並邊務報告書。）遼史本紀。天顯元年。圍忽汗城。大諲譔率僚屬三百人出降。改渤海國為東丹。忽汗城為天福。册皇太子倍為人皇王以主之。又云。後遷其民於梁水。竟墟其地。文獻通攷四裔攷。女眞。本名珠里眞。蓋古肅愼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唐貞觀中。國始聞名。契丹目之曰盧眞。五代時始稱女眞。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番。此其一也。初慮其為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不得與本國相通。謂合蘇館。合蘇館者。熟女眞也。按忽汗城被遼破後。史連書遣使入貢。至清泰三年。此十年中似渤海仍未亡也。遼極東界甯古塔。可知今日之甯安當時尚未屬遼。通攷所謂遷女眞豪右分其勢不與本國相通。足徵女眞國勢仍不弱也。據通攷古肅愼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數語斷之。則今

渤海故宮內琉璃井（上為德林石所砌之短垣下為琉璃碎瓦）



日之甯安當日屬女眞邊境似無疑問。遼史。博羅滿勒達部多烏舍民。其界有海蘭河。以地望測之。今日之甯安自東丹不存後殆屬此部耶。（甯安縣志）

金史。金之先爲黑水靺鞨。居肅愼地。東瀕海。南接高麗。嘗以兵十五萬衆助高麗拒唐太宗。敗於安市。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置長史監之。賜都督姓李氏。名獻誠。領黑水經略使。其後渤海盛强。役屬之。朝貢遂絕。五代時。初附屬於契丹。後崛起於圖們江流域。自太祖完顏阿骨打始建國號曰大金。地理志。上京路。卽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元一統志。金滅遼。卽渤海上京建邦設都。省志。謂攷金史本紀無此一說也。地理志。上京東至胡里改。（卽呼爾哈。今三姓境。）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今綏芬境。）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卽海蘭路。今延吉琿春境。）一千八百里。按金既崛起於圖們江流域。勢力西侵。初就近以渤海上京爲都會。旋遷上京於古海勒地。（舊作按出虎。）易渤海爲東京。亦事理之常。況明志及東巡錄甯古塔紀略均採其說。正不必拘拘謂未見本紀。以元說謂非。況金元相距非遠。後人聞見果確。亦可補前人之闕。以金史地理志載上京至各路道里推之。上京在會甯府。（卽今阿城縣之白城。）確鑿無疑。此當在遷後分設各路時也。會甯府屬上京。

甯安郊外防俄戰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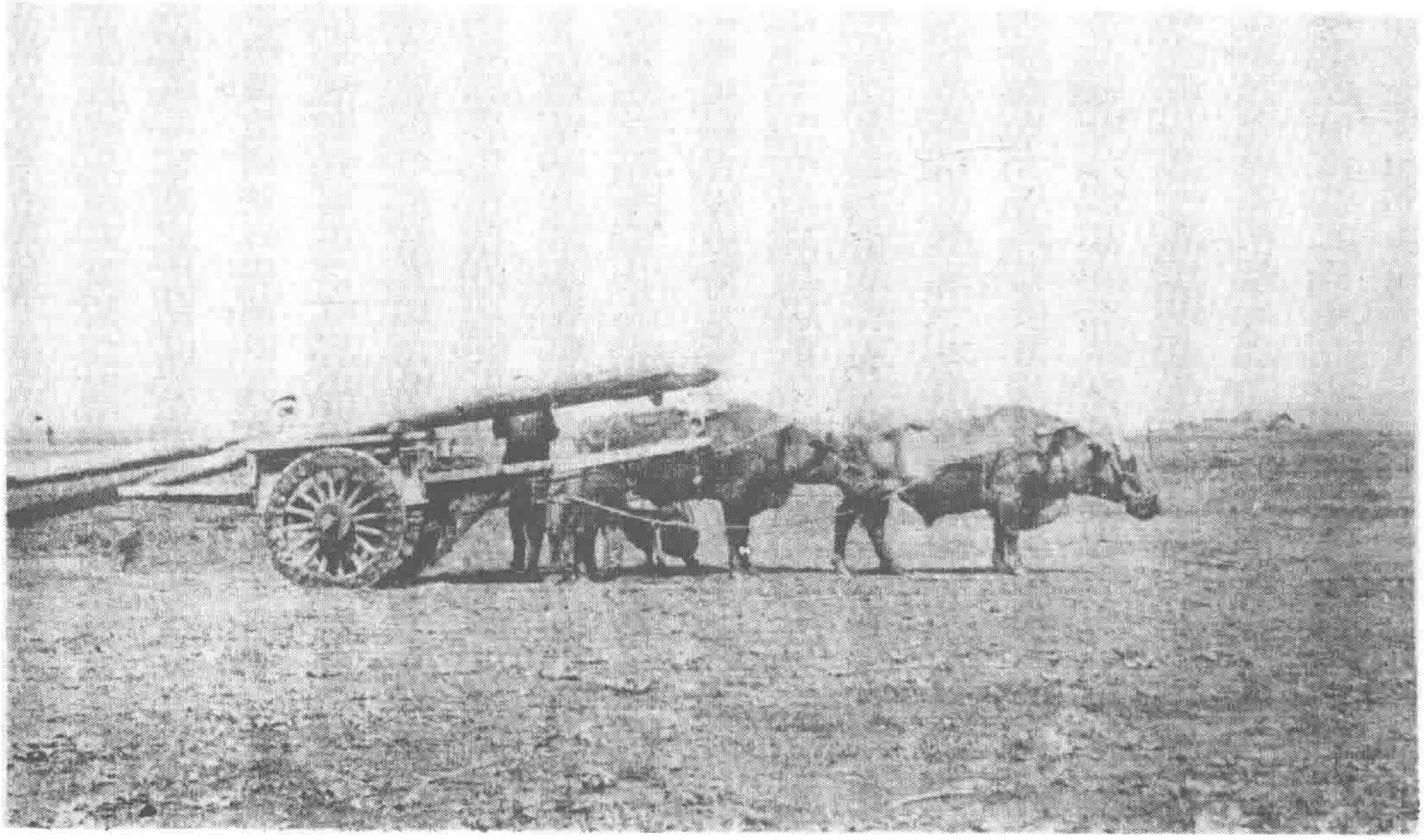


在今甯安縣之北。海蘭路因海蘭河而得名。在今甯安縣之南。（在甯古塔城南四百一十里。非城西之海蘭河也。）省志謂今之甯安縣在會甯府南境海蘭路北境自無疑問矣。攷當時金取渤海舊壤。僅設率賓一府以鎭之。謂今甯安縣屬於率賓府西境尤無疑義矣。（甯安縣志）

按金史熙宗本紀。天眷元年八月。以京師爲上京。地理志。上京卽海古之地。金之舊土。國初稱爲內地。天眷元年。號爲上京。又世紀。獻祖定居於按出虎水之側。攷獻祖爲熙宗之高祖。以世數計之。可知定居已近百年。言舊土。言內地。言京師。則開國後卽建都於此。其義甚明。元志無所根據。省志駁之。是矣。縣志曲爲之解。未免臆斷。又攷遼史太宗本紀。天顯三年十二月。遣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東平。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眞。因詔困乏不能遷者許上國富民給贍而隸屬之。言亡。言困乏。言隸屬。其虐逼情狀可於言外得之。民旣盡遷。則宮室之壞乃意中事。卽使當時未加殘毁。然自遼天顯三年戊子至金天眷元年戊午。歷二百十年之久。曠無人居。其鞠爲茂草可知。故縣志金初就近以爲都會之說。事實似不可能。明志東巡錄甯古塔紀略諸書承元志之誤。當是失於不考耳。

元太宗滅金。世宗滅宋。盡有中原之地。其疆域幷跨歐亞。實爲歷朝所不及。分領土爲十一中書省。置總管府。以今東三省爲遼東行中書

海蘭河濱之牛車



省。置治於今之遼陽。分轄各路。以今吉林省之東南部為海蘭府碩達勒達路。（見元史並新地志。）元史地理志。海蘭府碩達勒達等路。土地曠闊。人民散居。元初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一曰桃溫。（今甯古塔東北七百里。）一曰胡里改。（今三姓境。）有胡里改江。（卽呼爾哈河。今牡丹江。三姓卽在江之下游。）一曰斡朶憐。（滿洲源流考作鄂多哩。省志謂烏蘇里江。）一曰脫斡憐。（卽托里林。）一曰孛苦江。（卽布呼江。）各有司存。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碩達勒達女眞之人。各仍舊俗。故設官牧民。隨俗而治之。續通志。合蘭府碩達勒達等路。金扶餘海蘭率璸和囉等路及肇隆信三地也。按史云。海蘭府碩達勒達路在吉林之東南。今以甯安方位推之。適相符合。（甯安縣志）

明史。成祖時。廢元遼陽行中書省。置定遼都營。旋又改為遼東都指揮使司。洪武永樂間。邊外歸附者。官其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鎮撫等官。賜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衞所。按明永樂七年。於今之吉江兩地置都司一。曰努兒干。置衞三百八十一。所二十四。今據省志所載。屬於舊日甯古塔者。為衞四十有八。所三。地面二。站一。考其舊稱。證以今名。推其道里。明之何衞何所屬於今日之甯安轄境。可得十之七八。至稱窩集部甯古塔等路。時應在明萬歷間。其地已為淸併矣。柳邊紀略。謂甯古塔為努兒干都司地。蓋甯古塔是其治所。努兒干則其總稱。明初建都司於此。實得控制之宜。惜後疏於遠略。遂貽亡國之禍。（甯安縣志）

清愛新覺羅氏。崛興於長白山東。始祖定三姓之亂。居俄漠惠之野鄂多哩城。建國號曰滿洲。明萬歷三十九年。太祖命其子阿布泰等征東海國渥集部之呼爾哈路。故克固塔城。其環境各路盡招撫之。天聰四年。那堪泰路之呼爾喀人瑪爾圖等。携眷來歸。今於甯古塔邊地駐牧。自此以後。凡明代海西衞建州衞野人衞等國及甯古塔等路。次第歸服。順治十年。設甯古塔昂邦章京。康熙元年。改設甯古塔將軍。十五年。移駐吉林。仍設副都統於此。乾隆二十二年。始稱吉林將軍。光緒二十九年。設綏芬廳。與副都統同治。光緒三十三年。裁副都統。宣統元年。增東甯廳於綏芬。升綏芬廳為府。旋改為甯安府。民國三年。改府為縣。按甯古塔名稱始見於淸大事志者。在萬歷三十六年九月。呼爾喀路人侵我甯古塔城。當卽所謂甯古塔路也。據方拱乾絕域紀略。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阜上。滿呼六為甯公。坐為特。故曰甯公特。一訛為甯公臺。再訛為甯古塔矣。固無臺無塔也。惟一阜如陂陀。不足登。甯古塔紀略。甯古塔乃金阿骨打起兵之處。相傳有兄弟六人。各占一方。滿稱六為甯古。個為塔。其言甯古塔。猶華言六個也。開國興隆記。謂初景祖世兄弟五人各築城環赫圖阿拉而居。遠者二十里。近

一〇一二一〇

者五六里。皆稱甯古塔貝勒。就諸說證之。甯古塔三字之意義可以瞭然。考甯古塔舊城。在今城西北九十里海蘭河南。今呼爲舊街是也。在當日有五王八旗之盛。今甯安縣境爲滿淸最先經略之地。自無疑義。所謂渥集部者。渥集卽窩集。滿語大森林之稱。蓋其人散居窩集之中。卽以爲部落名也。古人以此名國不止一沃沮。卽北魏之勿吉。隋唐之靺鞨。唐之拂涅。遼之屋惹。皆窩集二字譯寫各異。其以老林爲窩集而因以名國。則殆數千年未有改也。

（甯安縣志）

閱紀微倦。仰觀雲物。此時方寸靈臺一塵不染。大有憑虛遺世之意。忽憶前人塞外之作。何以十九淒酸。因悟境由心造。此古人所以貴自求多福也。

午正至四道溝。行程已半。馬須在此喂料。相率下車。視其屋土壁而草蓋。面對靑山。旁無居人。蓋獨家村也。入門。地凹凸不平。兩壁起土炕。以供客之休憩。索沸水一壺。出麵包雞卵啖之。北人行長道在半途覓店進餐。謂之打尖。余等尖畢。欲行。而喂馬未半。乃知馬食極遲。一料之喂須費兩時許。余乘間往屋後更衣。見樹林蓊蔚。巖石嶙峋。白羊四五。躑躅其間。泉聲潺潺流石上。繞屋曲折而下。誠天然大好園林。顧淸曠如斯。而主人不知消受。亦太辜負矣。

繼而登車。時爲兩點三十分。馬行頗速。余因憶古人言行軍糧足者謂之士飽馬騰。一騰字能描寫馬飽後迅奮神情。古人文字之妙。具有雋味。少頃車傍一小山而過。山巔怪石聳立。爲狀至奇。風緻殊佳。詢車夫以山名。車夫啞然而笑曰。此王八脖子也。昔年有善相地者。言是山通靈。將爲害人間。因開車道以斷其脖子。余等回頭觀之。果與大山相連。其形宛然龜也。車行處適當其頸。軌道深陷。如受極刑。不忍畢視。可謂惡作劇矣。

是日白雲在天。淸風徐至。峯巒爭秀。田野呈妍。一路好景相送。使人樂而忘疲。當此之際。獨余不幸。忽有所苦。余素患便結非服Cascara不爲功。且須順其自然之勢。不可强以人力。適間更衣志在趲程。遂忘宿戒。然用力而仍不下。其氣爲之大傷。登車後。受顚頓之勞。氣更下滯。腰臀兩部酸脹。至不能忍。坐伏兩苦。轉動維艱。興趣內消。憔悴外露。余君望而怪之。曰。覩君容貌若有不適然者。得毋病乎。余告之故。余君及兄亟側身斂席。使之平臥。余君誠有心人也。臥後腰酸漸退。而臀部難平。心神不愜。耳目斯懈。車行過處風景爲何。固所不覩。卽余君及兄所言云何。亦竟無聞。六點十分車入甯安城。憩復興旅館。

余下車卽匆匆覓房就炕臥。購蜂蜜調湯以飲之。旋更衣得解。又臥一時許。脹始消。鐘鳴八下。余兄適自縣署歸。云。先到公安局晤田局長。和氣迎人。言到任初照顧難周。東京道上似尙甯靖。派兩馬巡

護送。當可無慮。惟馬巡向歸縣署統率。容再與縣長商之後到縣署。由收發員某君代見主人不待客之陳詞。卽曰。君此來。署中昨日已得馬弁之報告。知挾一日本人偕與俱行。起泊湖前因富甯造紙公司事幾經周折。方始就範。君豈未聞之乎。余力辯無之。告以三人詳細履歷。某君允代陳縣長。俟商定辦法。卽來通知。

余等正莫測所由。忽馬巡隊隊長惠然下降。言鏡泊瀑布徒有虛名。毫無足觀。深山大澤匪類縱橫。目下青紗帳起。防不勝防。君等斷斷不可前進。以免危險。余兄曰此瀑有中國第一之名。故不憚辛苦而來。斯行具有決心。務請與以援助。余曰。我輩所以必欲一覩爲快者。欲知瀑布究作何狀也。隊長笑曰。其狀我能言之。譬如登樓潑水。君歸而試之。卽得之矣。余以隊長言有雅趣。能令人耐思。隊長旋曰。君等此來旣具決心。而不於地方官吏先事接洽。似爲失之。兄答曰。來時曾請史秘書致書與邵參謀長。請派兵保護。嗣以中途與田局長相遇。故變方針耳。隊長索觀邵參謀長函。反復數過。露鄭重考慮之色。謂兄曰。容携書與縣長切商之。卽辭去。

隊長行。余君信所言爲實。大有南轅反旆之思。余拊其背曰。文老眞長者。地方卽有匪踪。何便爲害。行李至此。余忖度之。必以君爲倭國英雄。縣長負地方之責。防患未然。遂有此波折耳。余君愀然曰。信斯言也。以余一人之故。貽累兩君矣。時逾九鐘。市店將休。且謀果腹。出館門。左轉不數十武。有飯莊曰名盛居。入焉。呼酒進肴。頗堪適口。良以連朝茹苦。腹中正虛。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

飯時。旅館主人導公安第一分局長至。余等私人旅行。而勞地方官長一再枉顧。深爲不安。然可想見諸公平日愛民篤治事勤。有古人撫字心勞之遺風焉。局長言語亢爽。所探詢甚詳備。余窺其意。不外因馬弁報告致生誤會。非有一語破的。難消疑團。乃指余君而笑曰。聞縣長於我輩行踪不無懷疑。其所以懷疑者則因得馬弁之報告。以此君爲日本人也。余君亦笑曰。局長觀余果似日本人乎。余莊容曰。卽我觀之。君聲音笑貌。一舉一動。幾無一處不似日本人。何能怪馬弁之爲是說乎。局長欣然起辭。言歸商縣長。再行相告。

飯後出莊。更左行。欲一覘市政。而燈光暗淡。闃然無覩。仍循舊道歸。入門。一人前致詞。自承爲車行主。詢來日何時啓行。余兄曰。且慢。此時尚未能定。其人曰。然則不行乎。兄曰。否。因須候公安局消息耳。旁一人曰。我卽公安局人也。奉局長命代爲雇車。故與偕來。余等不期齊聲致謝。告以明日准行。卽請館主人代訂車價。議定至鏡泊湖北湖頭往返四十元。三日爲程。過期酌加。幷囑明晨六時以車來。

東京城屬公安第三分局管轄。其局長何君於館主人有戚誼。適來甯安公幹。承館主人之紹介而識荆焉。暢談兩時許。並爲作介紹函兩通。一與公安第三分局職員。一致東京城永興泉燒鍋經理莊

君。邂逅相遇。雅意殷拳。至足感也。余坐立稍久。氣復下滯。見諸事籌備已妥。遂先就寢。

六月二日。醒來。窗上有陽光射入。呼兄及余君。均不應。蓋已先余而起矣。兄告余曰。夜來公安局使人送還邵參謀長函。并指派馬巡兩人護送。吾輩前進可放心矣。館主人來。余詢以左近有無古蹟可資游覽者。主人導往城東。觀古牌樓。爲木製。上書阜成街三字。筆勢雄健。謂是清初建築。其東約百步。有一古廟。門前樹旗杆四。干霄直上。而廟宇簷低。裁及丈二三。愛其古氣磅礴。爲攝一影。惜急於登程。不及摩挲碑碣一考其所祀何神與建築年代耳。館主人姓高。字明遠。吐辭雋爽。接人誠懇。自述昔年曾一次從軍。旅舍布置具有美術化。是能匠心獨運者。

回至旅館。爲六點三十分。車輛在門。行裝已安置車上。待馬巡來即發車。仍四輪。駕以五馬。馬較昨所駕者爲雄俊。余心竊喜。以其行速而可早到也。八時。馬巡來。身著白色軍服。足登長筩黑皮靴。背負毛瑟快鎗。胸束子彈纍纍然。腰繫勃浪林。左股懸刺刀。手牽阿拉伯種白馬而前。各通姓名。則一正一副也。正者爲張姓。而其副爲崔姓。俱昂藏有英雄氣。馬亦神駿不凡。登程後。夾余車而馳。田野間荷鋤觀者。往往却步。以是知紅鬍子所以爲之歛跡而不敢犯者。非獨先聲之奪人也。其威實足使之望塵而生畏焉。

出城三里。即牡丹江。江寬三四十丈。水流頗緩。車馬登方舟以濟。方舟者。舟身闊兩丈餘。長約四丈。上平如砥。頭尾皆方。各闊丈許。尾置舵。行時不用櫓。而以篙撑之。載重可七八千斤。渡處。水邊置有木製斜坡。渡時船並其旁。馬曳車以登。如履平地。乘車者無煩下車也。余車登舟時。人馬車物四項計重當在二千斤左右。舟分毫不見傾側。行五六分鐘即抵彼岸。既穩且速。北人使舟。亦豈在使馬之下乎。

回望隔江風景。見角樓高聳。是爲西閣。自西閣起。沿江十里。懸崖削壁。鬼斧神功。爲甯安形勝之一。所謂十里長江者也。余注目觀之。以爲形如長城。色若流靄。波光嵐影。映帶如畫。武昌赤壁視此殆不如矣。

渡江以後。到處地田盡闢。兩旁草花鮮妍。風和日暖。農夫正忙。經平原低處。遙望耕者如在天際。人小於豆。而動作畢現。妙景天然。爲攝一影。

車行三十里。大水阻前。又逢牡丹江。仍如前登方舟以濟。蓋甯安東京間江流曲折若之字。車行直徑。須作三渡也。

更進。見村落間炊煙冉冉而起。直上雲霄。忽憶天文家陰晴壓力之說。是可預測明日之必晴。飛瀑得陽光照射。爲景之奇麗。當妙至不可言。思而樂之。興趣爲之飛舞。

午後一點十五分。至七間房打尖。自甯安至此行四十里矣。此去

東京城尙有三十里。甯安東京間。除隆冬下雪可行汽車外。平日往來均乘渏子車。而七間房爲腰站。故此店食物充備。有鷄魚之屬可供客需。余兄出游。好物色土產以嘗異味。店主人侈言紅鯽之美。索而觀之。長約八寸。咀翅鱗尾果微作紅色。令試烹之。前閱甯安縣志。言鏡泊湖產鯽魚極富。紅咀紅翅紅鱗紅尾。厚而短。與他江湖所產不同。異常肥美。淸時爲入貢珍品。新唐書渤海傳。稱俗所貴者湄沱河之鯽。卽指此也。須臾。魚熟。盛白磁盤中以進。啖之殊不可口。余爲呼寃不置。調和鼎鼐。是豈庸奴所能。暴殄上珍。此則余等之過也。

飯後。候馬喂料。不能卽行。散步附近村落間。三四百步外。有關帝廟。狀甚古。考其碑。字漫漶不可辨。經多時摩挲。僅能知爲乾隆十二年所修。廟無僧人。甯安縣第三學區第二小學校卽設於此。余等入參觀。校長臧君竹賢招待甚殷。出其成績盈几纍案。學生凡五十七人。適一年稚者倚窗作彩色鉛筆風景畫。專心致志。不因客而廢業。爲學之勤。督敎之善。藉可窺見一斑矣。

旋卽就道。兩旁風景秀麗。江南三月。彷彿似之。曩閱吳漢槎答徐健庵司寇書。有萬里冰天。極目慘沮。無花鳥亭榭以寄其興句。以今況之。抑何相反。余前謂境由心造。不其然乎。

余以適間小學之觀。忽有所感。以爲南方學者滿口破除迷信打倒神權。而廟宇煙雲繚繞。變本加厲。有蒸蒸日上之勢。以視七間房小學。廟貌不改。而黌舍蔚然。固未聞北方學者宣傳破院打倒也。古之人言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觀此益信。

東京城指顧在望矣。因取前時所記渤海史略及遺蹟考兩篇。瀏覽之。茲錄於左。

渤海史略。

新唐書北狄傳。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逋殘稍歸之。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翽反。有舍利乞乞仲像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爲許國公。乞乞仲象爲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擊斬之。是時仲象已死。其子祚榮引殘痍遁去。楷固窮躡。度天門嶺。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於是契丹附突厥。王師道絕。不克討。祚榮卽幷比羽之衆。恃荒遠。乃建國。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中宗時。使侍御史張行岌招慰。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玄宗開元七年。祚榮

死。其國私諡爲高王。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帝賜典冊襲王并所領。未幾。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長史臨總。武藝召其下謀曰。黑水始假道於我與唐通。異時請吐屯於突厥。皆先告我。今請唐官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門藝及舅任雅相發兵擊黑水。門藝嘗質京師。知利害。謂武藝曰。黑水請吏而我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國。兵萬倍我。與之產怨。我且亡。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抗唐爲敵。可謂雄彊。唐兵一臨。掃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將違之。不可。武藝不從。兵至境。又以書固諫。武藝怒。遣從兄壹夏代將。召門藝。將殺之。門藝懼。儳路自歸。詔拜左驍衛將軍。武藝使使暴門藝罪惡。請誅之。有詔處之安西。好報曰。門藝窮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投之惡地。并留使者不遣。別詔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諭旨。武藝知之。上書斥言陛下不當以妄示天下。意必殺門藝。帝怒道邃復漏言國事。皆左除。而陽斥門藝以報。後十年。武藝遣大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帝馳遣門藝發幽州兵擊之。使太常卿金思蘭使新羅督兵攻其南。會大寒。雪袤丈。士凍死過半。無功而還。武藝望其弟不已。募客入東都狙刺於道。門藝格之得不死。河南捕刺客悉殺之。武藝死。其國私諡武王。子欽茂立。改年大興。有詔嗣王及所領。欽茂因是赦境內。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訖帝世朝獻者二十九。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爲國。欽茂王之。進檢校太尉。大曆中二十五來。以日本舞女十一獻諸朝。貞元時。東南徙東京。欽茂死。私諡文王。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一歲。猜虐。國人殺之。推宏臨子華璵爲王。復還上京。改年中興。死。諡曰成王。欽茂少子嵩鄰立。改年正歷。有詔授右驍衛大將軍嗣王。建中貞元間凡四來。死。諡康王。子元瑜立。改年永德。死。諡定王。弟言義立。改年朱雀。並襲王如故事。死。諡僖王。弟明忠立。改年太始。立一歲。死。諡簡王。從文仁秀立。改年建興。其四世祖野勃。祚榮弟也。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有功。詔檢校司空襲王。元和中凡十六朝獻。長慶四。寶歷凡再。太和四年。仁秀死。諡宣王。子新德蚤死。孫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詔襲爵。終文宗世來朝十二。會昌金四。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錫立。咸通時三朝獻。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濊貊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沃睛椒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淥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瑕河二州。扶餘故地爲扶餘府。常屯勁兵扞契丹。領扶仙二州。鄚頡府。領鄚高二州。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

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甯郿慕常四州。又郢銅涑三州爲獨泰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末水也。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淥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主。曰基下。其命爲敎。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之。中臺省。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二。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六官。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有少。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卿寺有令丞。胄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員有左右猛賁。熊衛。羆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將軍一。將軍一。大抵憲象中國制度如此。以品爲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果有九都之李。樂游之梨。餘俗與高麗契丹略等。幽州節度府與相聘問。自營平距京師蓋八千里。而遼後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焉。

遼史太祖本紀。神冊三年二月。渤海遣使來貢。四年二月。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實之。改爲東平郡。置防禦使。天贊三年五月。徙薊州民實遼州地。渤海殺其刺史張秀實而掠其民。四年十二月乙亥。詔曰。渤海世讎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大諲譔。皇后皇太子大元帥堯骨皆從。閏月丁巳。次商嶺。夜圍扶餘府。天顯元年春正月庚申。拔扶餘城。誅其守將。丙寅。命惕隱安端前北府宰相蕭阿古只等將萬騎爲先鋒。遇諲譔老相兵。破之。皇太子大元帥堯骨南府宰相蘇北院夷離堇斜涅赤南院夷離堇迭里是夜圍忽汗城。己巳。諲譔請降。庚午。駐軍於忽汗城南。辛未。諲譔素服稿索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上優禮而釋之。甲戌。詔諭渤海郡縣。丙子。遣近侍康末怛等十三人入城索兵器。爲邏卒所害。丁丑。諲譔復叛。攻其城。破之。駕幸城中。諲譔請罪馬前。詔以兵衛諲譔及族屬以出。祭告天地。復還軍中。二月庚寅。安邊鄚頡南海定理等府洎諸道節度刺史來朝。慰勞遣之。以所獲器幣諸物賜將士。壬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顯。以平渤海遣

使報唐。甲午。復幸忽汗城。閱府庫物。賜從臣有差。丙午。改渤海國爲東丹。忽汗城爲天福。冊皇太子倍爲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剌爲左大相。渤海老相爲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賢爲左次相。耶律羽之爲右次相。赦其國內殊死以下。丁未。高麗濊貊鐵驪靺鞨來貢。三月戊午。遣夷離菫康默記左僕射韓延徽攻長嶺府。甲子。祭天。丁卯。幸人皇王宮。己巳。安邊鄚頡定理三府叛。遣安端討之。丁丑。三府平。壬午。安端獻俘。誅安邊府叛帥二人。癸未。宴東丹國僚佐。頒賜有差。甲申。幸天福城。乙酉。班師。以大諲譔舉族行。夏四月丁亥朔。次櫛子山。辛卯。人皇王率東丹國僚屬辭。五月辛酉。南海定理二府復叛。大元帥堯骨討之。六月丁酉。二府平。庚午。東丹國左大相迭剌卒。辛未。衞送大諲譔於皇都西。築城以居之。賜諲譔名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甲戌。次扶餘府。上不豫。辛巳。上崩。壬午。皇后稱制。權決軍國事。八月辛卯。康默記等攻下長嶺府。甲午。皇后奉梓宮西遷。太祖所崩行宮。在扶餘城西南兩河之間。後建昇天殿於此。而以扶餘爲黃龍府云。

遼史太宗本紀。天顯三年十二月。時人皇王在皇都。詔遣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東平。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眞。因詔困乏不能遷者。許上國富民給贍而隸屬之。升東平郡爲南京。五年二月丙午。以先所俘渤海戶賜皇弟李胡。十一月戊寅。東丹奏人皇王浮海適唐。九年夏四月。唐李從珂弑其主自立。人皇王倍自唐上書請討。十一年秋七月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塘爲其主所討。遣使求救。八月庚午。上自將以援敬塘。十一月丁酉。冊敬塘爲大晉皇帝。壬申。與晉帝約爲父子。命迪離畢將五千騎送入洛。辛巳。晉帝至河陽。李從珂窮蹙。召人皇王倍同死。不從。遣人殺之。乃舉族自焚。會同三年秋七月戊寅。人皇王妃蕭氏薨。八月己亥。詔東丹吏民爲其王倍妃蕭氏服。

附人皇王傳。

遼史宗室列傳。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春。立爲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卽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嘗從征烏古黨項。爲先鋒都統。及經略燕地。太祖西征。留倍守京師。因陳取渤海計。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欲括戶口。倍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從之。倍與大元帥德光（卽堯骨）爲前鋒。夜圍忽汗城。大諲譔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

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遂如儀坤州。未幾。諸部多叛。大元帥討平之。太祖訃至。倍卽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卽皇帝位。是爲太宗。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衞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衞迎倍。倍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改瑞州爲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復賜姓李。名贊華。移鎭滑州。遙領虔州節度使。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後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弒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主。加兵於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八。有一僧爲收瘞之。敬瑭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於醫巫閭山。謚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卽位。謚讓國皇帝。陵曰顯陵。統和中。更謚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及謚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倍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然性刻急好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而求削髮爲尼。五子。長世宗。次婁國稍隆先道隱。名有傳。

按自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丙申乞乞仲象樹壁自固起。至遼天顯元年丙戌大諲譔率屬出降止。凡二百三十年。余讀史至渤海興亡之際。每嘆其僻處邊荒。去中國八千里而遠。乃能慕化華夏。憲章文物如此。享國長久。豈偶然哉。古人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余於渤海亦云。當其亡也。實遼太子止括戶口一言以促成之。國破民遷。亡非其罪。厥後人皇王讓國浮海。不獲令終。賢而受禍。殆有感應之理焉。余故附錄人皇王傳以資攷證。

渤海遺蹟攷。

滿洲源流攷。火茸城。俗名古大城。（今稱東京城。）城西南六中里。瑚爾哈河南岸。周圍三十里。四面七門。內城周五里。東西南各一門。宮殿舊址猶存。金爲呼爾哈路。亦統於上京。

高士奇扈從東巡錄。沙林東南十五里。曰火茸城。城廣四十餘

里。中間禁城可里餘。三殿基址皆在。碎碧瓦棋布其上。禁城外有大石佛。高可三丈許。蓮花承之。前有石塔。向東小欹。出大城而西。則菱荷瀰渚。透迤綿渺。莫窮其際。渚間有亭榭遺蹟。自沙林而東八十里爲甯古塔。臨江而居。以木爲城。

張賁東京記。甯公臺西南六十里曰沙嶺。嶺東十餘里有古城焉。土人相傳曰東京。蓋金祖故都也。道中遠望。其上常有雲氣。變幻如樓臺宮闕狀。稍近之。鬱鬱葱葱。又如煙井廬舍。萬家屯聚。卽而視之。無力也。故城甃石爲基。土墉高丈許。無復雉堞。頹然短垣也。圍可三十里。城門石路。車轍宛然。南門內故址。似宮殿三重。前一重規模宏敞。礎方廣三尺餘。計一十有六。後二重無存焉。殿南向。正中無馳道。東西二闕門。階墀陛墄層級可辨。前列五臺。今高二丈許。以京師圜丘遺制。後別有小城。似宮禁。左右石井二。白石甃砌。八角形。明堂以外。九陌三衢。依稀可識。旁石壘如部落車伍所舍。或官署環列如拱。城內。今宮室無存。敗瓦亂磧在榛莽中。時丹碧琉璃錯出其間。雜存漢字款識。土人取以爲玩。掘地得斷碑。有下瞰臺城儒生盛於東觀十字。皆漢文字。書莊楷。蓋國學碑也。想像當時建國荒漠。重學崇儒如是。城外。大河繞城而東。有圯橋亂石橫亘水中。城南有古寺。鏤石爲大佛。高丈有六。風雨侵蝕。苔蘚斑然。而法相莊嚴。鏤鑿工巧。今墮其首。好事者裝而復之。前有石浮屠。八角形。郭外平曠數十里。其西七八里許。有石磧數區。各周環三四里。似屯兵芻牧之所。旁有古墓。石方丈者數版。掘地得石獸。白如玉。西南十餘里有長溪。芰荷菱芡產焉。夏秋之交。芙蕖紅敷數十里。燦若雲錦。翠鳥野鳧。迴翔上下。土人盪小舟採蓮。浮遊如畫。緣溪而上三四十里。有瀑布。土人曰水海。水聲心訇聞數里。不知源所自出也。余考金史云。以遼陽爲東京。又云。五國城去遼千里。爲黃龍府甯江州諸處。金祖所發迹。故址無存焉。此地或言朝鮮古都。或言金元分封處。無有辨者。土人指爲東京。大率金祖起家在焉。因表爲京。其以遼陽爲東京之說。誤也。今其地往往獲古錢。皆徽欽間製。其爲金人故迹無疑也。蓋松花江以東風土形勝之美。莫若東京云。

吳兆騫秋笳集。上京城。臨馬耳河。在甯古塔城西南七十里。三殿基址皆在。殿前有大石一。國學碑。猶存數十字。有天會年號。禁城外。蓮花石塔。微向東欹。石佛高二丈許。在塔之北。詩曰。完顏昔日開基處。零落荒城對碧流。赭馬久迷征戰地。黃龍曾作帝王州。荒碑臺殿邊陰暮。殘碣河山海氣秋。寂寞霸圖誰更問。哀笳處處起人愁。

按金就渤海上京建都之說。余於甯安沿革紀中已辨其非。張氏因土人指爲東京。卽斷爲金祖之故都。其說更不足據。故

金源一代在未入中國以前。絕無重學崇儒之事。謂其建國荒漠而儒生盛於東覲。豈情理哉。又攷新唐書渤海傳載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遂爲海東盛國。是則國學斷碑十字。其爲渤海時物無疑。吳氏乃云殿前大石猶存數十字有天會年號。準諸事理。殊難得當。碑文既無一字記載殿前亦豈樹碑之地。耳食附會。不攻自破矣。

車行兩時許。復渡江。石壁高聳四五丈。蜿蜒十餘里。是時夕陽在山。波光如鏡。懸崖返照。倒影水中。景物變幻。別成佳趣。流連玩賞。轉恨舟子撑篙太速矣。

方渡時。與別一車同舟共濟。內有孫君者。自云生長甯安。常往來東京間。恨無由至鏡泊湖一覩飛瀑之大觀。言下若不勝其低徊之思者。余兄以邂逅有緣。約與偕游。訂詰朝到永興泉會晤。既渡江。馬巡曰。東京城相距伊邇。投止何所。兄告以由公安第三分局何局長之函介。將息於永興泉燒鍋。馬巡請與函。屬其副爲先驅。馬巡解事。殊可人意。

渡江而南。風景頓然改觀。地盡石質。作焦黑色。車行其上。隆隆然。如雷鳴地下。余兄曰。此即賈耽道里記所稱渤海王城北之德里鎭也。縣志載德里鎭即今之石頭甸子。因取前時所記者覽之。附載於左。

德林石。

通志。德林石分南北二支。北支起自鄂摩和湖。東南繞沙蘭站。南支起自牛廠盤紆東京城之北。而同迄於呼爾哈發庫之下。廣數里二三十里不等。其長計百餘里。石平如砥。孔洞大小不可數計。或圓或方。或六隅。或八隅。如井如盆如池。或口如盂而中如洞。深或丈許。或數尺。中有泉。澄然凝碧。或潛鱗游泳。或中生樺榆等木。夏無蚊蟲。麋鹿羣聚於中。土人曰德林。倭赫倭赫。滿語謂石也。

縣志。石頭甸子。俗呼黑石甸子。石縫中或魚躍出。人每得之。甸上草木皆異。黃蒿松即生其處。車馬行其上。如聞空洞之聲。其石塊或損。使有水從罅隙出。探之深不可測。又云。石頭甸子東起自牛廠。盤行東京城之北。延經泡子沿•哈達灣•上官地。復向西由響水渡牡丹江。西經發戶沿•蓮花泡•大小朱家屯•楊木林子•黃氣屯等處。循木齊屯•沙蘭站南境。至南干井子屯。向西北折至石頭甸子。向北到小北湖而止。計長約百餘里。寬約數里二三十里不等。惟牛廠泡子沿哈達灣響水發戶沿石岡子蓮花泡楊木林子大小朱家屯等處皆平原。兼有石上附積浮土厚數尺或數寸不等。宜於墾殖。黃氣屯以西木齊屯沙蘭站以南之石頭甸子。凹凸不平。石山石谷石坑等居其多數。在木齊屯南三里有極大之孔洞一。俗呼謂古洞。內可容三間房。東西各有一口。在石崗屯西有一

岩直立約高十五尺。俗曰石碑。上產黃蒿松甚茂。

海眼。

清一統志。海眼在石頭甸子西十餘里萬山中。有池周八十餘里。每日三潮。與海水相應。仲夏日初出時。恆有巨魚湧出高三丈許。長十餘丈。飛鳥不敢過其上。至己午時始沒。其出時。衆魚隨之皆浮水面。漁者因其出而網焉。必大獲之。

余等此時所經之處。屬於牛廠泡子沿一帶。卽縣志所稱德林石之爲平原而石上附積浮土者。故兩旁樹木及地上花草依然不斷於余等之眼簾。惟時時見大石成片。縱橫數十丈。光平若鏡。天衣無縫。而草際復露種種黑色怪石。爲可異耳。將入東京城兩里許。路突兀難行。余等不勝震眩之苦。乃下車徐步。細觀石之紋理。大致可別爲兩種。其一。結合成片。光平無邊際。就地下斷處察之。似有層級可分。約厚尺許或數寸不等。其一。團結爲塊。孔洞密布如蜂巢。極類海浮石。其徑自數分以至七八尺不等。石質輕而色結黑。則二者相同。或曰。在上古時爲火山。其成片者係流質所凝結。而爲塊者則噴出之結合物也。言似可信。

七點十分。車抵東京城。永與泉燒鍋主人先接信候於門前。余等致冒昧意。主人待之如上賓。東京城無旅舍。故何公安分局長以友誼爲介紹於此。燒鍋者。製造高粱酒之廠也。經理莊君名德成。字玉璞。天津人。今著籍於甯安。以好客聞。謂余等曰。客冬闔司令計畫爲東省興大利。擬用瀑布之力設水電廠於四季通。曾邀請德國著名水電工程師偕來。親往聯勘。在此下榻十有餘日。今諸君惠然顧我。亦望寬住。庶可從容設計。余等申明宗旨。言此行純爲私人游覽。實無絲毫其他作用。主人微笑。似未之信也。

公安第三分局因接局長函。其職員數人先後來訪。詢以地方情形。僉稱物產豐饒。居民樂業。雖間或不免於宵小之窺伺。但人皆習武。戶有械備。亦鮮聞失事者。第荒僻之區。不能無戒心耳。因約定來日派警士四人隨余等前行。以資保衞。旋別去。

余兄詢主人以瀑布狀。主人遜謝曰。咫尺名山。以冗俗勞人未能一履其地。有負下問矣。兄曰。先生太謙。余等於家鄉名勝之區。亦多未獲涉足者。正與先生有同情也。主人向壁上取下掛鏡一方。并授擴大鏡一。而使余等照觀之曰。此卽鏡泊湖瀑布寫眞。爲東京市上所攝。至瀑之奇處。究竟能否在紙上顯露。余不能贊一詞也。余等依主人語。用鏡照觀。畫中之景栩然生動。余喜攝影。而觀影片用擴大鏡。實爲余破題兒第一遭。新智之得。殊感主人。此影爲冬日所攝。藝術倘佳。惟余等欲憑此以求瀑之狀態。則冬日攝者有三缺點。懸崖上下積雪照耀。一也。崖旁微流凍結爲柱。二也。飛沫所濺著崖成冰。三也。冰雪之白與瀑光之白混成一片。轉使瀑之眞相隱而不現。此

影祇宜作風景觀。不能作瀑布觀也。

少須。進餐。肴列人奩之多。主人執壺相勸。酒芬芳撲人。爲本廠精製。余不能飲。以主人勸之懃。勉罄一觴。自東京城至鏡泊湖。爲程四十五里。前無宿處。須當日往返。而徘徊湖光飛瀑之下者至少又必以兩時計。故預約來日非黎明登程不可。餐後互囑早息。就枕未及十分鐘。忽聽簷溜滴瀝不止。知又雨矣。竊嘆天公於余等此行。一阻再阻。何其慳且吝也。

六月三日。余君先起。謂仰望浮雲。東方陽光微露。有晴意。盥漱畢。昨日牡丹江渡處所遇之孫君來。同進早餐。設肴仍八奩。主人不聽簡也。候局警來。就道已六點一刻矣。局警四人。負槍步行。念道遠辛苦。囑兩人輪流乘車以紓足力。出城八里。至娘娘廟。適陰曆四月十八日爲廟會。附近數十里男女咸集。下車登殿。無足觀者。馬巡獨未往。聞其低聞自語曰。娘娘廟應娘兒們逛。爺兒們去有何趣味。言雖淺近。却含至理。

車行又三里許。遙望一帶圍牆。牆之兩端有臺。牆內綠蔭森濃。屋宇高廠。馬巡指曰。此中主人爲趙姓。富有地產。數年前。主人出門去。僅留婦女在家。盜偵知之。謂弱女子可欺。夜率徒黨以往。趙女年十四五。能雙手開鎗。盜魁先入。殪之。羣盜伏於外。聞鎗一響後。寂然無聲。知不妙。遽踉蹌遁去。迄今數年。不聞盜來修怨也。牆四方形。臺爲瞭望之用。有炮眼。可三面向外射擊。余聞之。如讀女俠傳。爲神馳者久之。

陽光漸淡。雲氣驟降。翠嵐作掩面之粧。芳草含淒其之色。使人望而不歡。乃臥閱前時所記。藉資解悶。其關於牡丹江鏡泊湖及瀑布者。節錄如左。

牡丹江。

縣志。長白山。滿洲語曰果勒敏珊延阿林。（果勒敏譯言長也。珊延白也。阿林山也。）在吉林省城東南六百餘里。古名不咸山。漢曰單單大嶺。魏曰蓋馬大山。後魏曰太白山。又曰徒太山。亦曰太皇山。皆一山也。其名長白山者則自金始。又曰白山。山高一萬二千尺。山頂有潭。曰圖們泊。（圖們譯言萬也。言萬水之源也。）山之四周百泉奔注。四江之源出焉。四江者。一水南流。迤西爲鴨綠江。一水東流。迤東南爲圖們江。一水西北流。折東北。爲松花江。一水東北流。爲牡丹江。江源流經鏡泊湖。騰又名畢爾湖。北口呼易名爲爾哈河。至三姓（即依蘭縣）與松花江會合。

縣志。牡丹江。自其發源之處言之也。至甯古塔以下。曰瑚爾哈。亦曰虎爾哈。即唐之忽汗。金之呼里改。路元之忽爾哈路。明一統志所謂胡里改江。出建州東南山下。東北匯爲鏡泊者也。源出敦化縣西南老嶺。長白山北徑三百餘里之幹山也。重阜修巖。聯峯

一〇—二三一

接勢。水出其北。東北流經帽兒山屏風山。受四道溝河黃泥河大小石頭河半截河葦子溝河雷風溪河蝦蟆塘河珊延穆克河黑石河叉魚河大鰄鯱河都林谷河頭二三道登什庫河諸水。入甯古塔界。又受塔拉河阿拉河托罕河大小空其穆河珠克騰河諸水。匯爲巨澤。曰畢爾騰湖。所謂鏡泊湖也。湖之南曰南湖頭。湖之北曰北湖頭。沿湖又有札津河松吉河柳樹河阿布河石頭河畢拉罕河鄂摩和湖諸水注焉。其北卽德林石矣。牡丹江自發源至入鏡泊湖。無異名。自北湖頭而下東北流。始名曰瑚爾哈湖。蓋忽汗之轉音也。行十餘里。折而北。逕弔水樓。有三道河二道河注之。逕東京城。折而東。頭道河有注之。逕三靈墳。有瑪勒呼哩河楊木台河大牡丹市河諸水注之。逕甯古塔城東南。有哈瑪河蝦蟆河塔克通阿河伊蘭岡水商音河呼錫哈里河興鎭里溫車痕河諸水注之。又東北經龍首山。有海蘭河尼華赫河特林河烏赫林河富達密河樺樹林河江密峯河薩林河頭道河哈圖河飛來河甯羅河諸水注之。又北經三道卡倫。受錫林河阿穆蘭河。又東北入三姓界。經扁擔嶺城牆磖子松樹嶺烏斯渾卡倫等處。有小夾皮溝河蓮花泡呼蘭河柳樹河小迎門石河五道四道三道二道頭道諸河大鍋盔頂子河烏斯渾河磞松頂子河尼什哈河廟兒嶺河碾子溝河伯勒河諸水注焉。又東北過三姓城西二里許。北入混同江。按牡丹江在縣城正南。起自敦化縣西北四道溝。經過鏡泊湖東京城縣城乜河鎭。流至迎門石出境。至依蘭縣街西行。與松花江匯合。自來源至匯流處。計九百里。上流水深三尺至六七丈不等。由北湖頭至縣城。中道有響水及三道亮子。阻隔不能舟行。中流由縣至鐵嶺河牡丹江站。可以舟行。中潮水深四尺至六七丈不等。畄行時船運可載重三萬斤。小潮水淺三尺至四五丈。僅載重一萬五千斤上下。下流水深五尺至七八丈不等。由鐵嶺河至依蘭。其間有滿天星（大小圓石滿江。故有是名）三道額。水流勢急。船能往而不得返。雖往亦極危險。人不敢輕視也。

鏡泊湖。

淸一統志。畢爾騰湖。在甯古塔城西南一百里。卽瑚爾哈河之上流也。城西南諸水俱匯於此。廣五六里。袤七十里許。土人名曰畢爾騰。中有三山。名鄂摩和昂阿山阿克善山牛彔山。阿克善牛彔兩山之間。有巖曰白岩。

縣志。鏡泊湖。唐人所謂忽汗海也。湖在甯安西南一百一十餘里。四面羣山崇疊。上流牡丹江水入焉。湖內有道士大孤小孤老鸛諸山。惟大孤山高出水面約七百餘尺。聳立湖中。道士山爲兩環抱。如形相家所謂二龍戲珠也。上有古廟一座。名曰三清廟。老鸛山孤立湖之南端。有無數水鳥時時棲息其上。故名之曰老鸛

山。山頂積白鳥糞厚約數寸。遠眺之幾疑積雪。又有二小山并立似門。名之曰眞珠門。門北石硼子。俗名曰城牆硼子。上有古城一座。南東北三面濱湖。并有絕陡之懸崖。欲登山看城。非從西南曲折盤道不能上達。誠爲天險。此地夏秋間花紅水碧。魚躍鳥飛。嵐影浮沉。霞光掩映。似一幅天然圖畫。不啻爲世外桃源。湖西北有貢魚泡三。一曰東大泡。南北長十餘里。東西寬五里許。一曰達連泡。南北長五里餘。東西寬一里有半。一曰西大泡。南北長十里餘。東西寬八里餘。內產鯽魚極富。紅咀紅翅。紅尾紅鱗。厚而且短。與他江湖所產不同。且異常肥美。唐書所稱湄沱湖之鯽。即指此也。前淸時爲入貢之珍品。此外有鮎魚鯉魚。一曰鮎魚崴子。因鮎魚在此崴子內孵化。一曰鯉魚崴子。命名義同。湖自北湖頭至大河口。共計東西長八十里。自喬家崴子至防身河口。共計南北寬二十里。其餘南北寬五六七八里不等。相傳深二三里。未實測。未敢據以爲確也。

發庫瀑布。

淸一統志。湖爾哈河東流入湖之處。有一崖。曰呼克圖崖。湖水東注。飛瀑跳空。奔浪雷吼。聲聞數十里。土人名曰發庫。

按湖爾哈河東流入湖之處十字。疑有錯誤。似應改作湖東流入湖爾哈河之處。

縣志。湖之下游張家梁子之東。有大瀑布。俗名弔水樓。爲湖之出口。從此以下即爲牡丹江矣。瀑布爲箕形。水從箕背傾瀉。相傳流高約五丈餘。流深約十八丈餘。寬約五丈餘。有謂夏季水漲。寬幾至十數丈。水之流速流量極大。爲數多寡未曾試驗。東京城距瀑布約四十五里之遙。相傳夏秋間江流下瀉。有時其聲達東京城。聲至可預知天之將雨。其理因空氣稀薄較易傳達耳。(在瀑布下八里許。牡丹江南岸四季通。有大溝一。名曰正溝。此溝南通於湖。爲富甯造紙公司數年來耗費若干金錢之目的地也。前於民國七年時。據該公司日本人窪田滿穗言。稱正溝南北長五華里餘。南端通湖。北端通江。測驗湖之水面較江之水面高五丈二餘尺。將此溝開鑿。引湖從此捷徑入江。即利用此水力。設造紙麵粉電燈機器等極大工廠。

按瀑布下游流駛極速。雖嚴冬寒凛。其水不凍。故名曰四季通。富甯造紙公司。於民國六年爲中日合股所辦。當時收買田地房屋甚多。希圖大舉。嗣因內地不能聽外人任意置產。恐滋流弊。遂交涉收回。公司停閉已數年。現僅留空屋一所而已。車至富甯公司舊屋前停輪。公安局之分駐所在焉。命一導者來。云。由此往瀑之南岸。路徑便捷。而當瀑之側面。若欲作北岸觀者。則須渡江。登黑石甸子。路徑紆迴。有十五里之遙。車不能進。須徒步行。

余等欲窮其奇。僉主作北岸觀。時爲十一點二十分也。

行里餘。至江邊。渡口古樹參差。綠陰成趣。一株橫臥水際。小舟繫焉。余君與孫君先渡。江廣三四十丈。流靜若鏡。隔岸懸崖壁立。蒼翠欲滴。觀一葦浮浮其間。有飄飄然欲仙之意。繼而隨兄共渡。乃知舟爲獨木所製。長約丈二三。寬裁尺五六。水與舷齊。蕩漾無定。中流波動。勢若將覆。不覺有臨淵之恐。

渡江登岸。怪石縱橫。山木蘩密。恍如別一天地。於是披荊棘。歷危磴。而坡斜苔滑。徑曲草深。如是者約里許。既而陰翳盡捐。豁然開朗。道旁奇卉爭妍。五色繽紛。團圓若翡翠之球。尖高等珍珠之塔。或作蝴蝶舞。或效蜻蜓飛。芍藥亭亭含笑。尤嫣然多情。如團雪。如堆雲。極目之所覩。何止千萬株。古人言神仙所居有瑤草琪花。徐步其間。幾於入十洲三島矣。如是者可七八里。

繼而水聲淙淙。恍聆鈞天之樂。不覺逸興遄飛。邁步絕馳。復里許。峯迴路轉。人當危崖之巔。俯視崖下。大江汩汩流。對面山巔處。瀑布從石罅注瀉。如白練懸空。落十餘丈。復躍起。凡六七跳盪而始及地。凌空飛舞。水光瑩然。以爲飛瀑之觀此其是矣。詢之導者。則張家梁子而漁人設網處也。

更進而前。又兩里許。聲隆隆然。如雷鳴天空。盤旋頂際。緣望樹梢。有白烟上浮。若現若隱。導者曰。此飛瀑下注。激而上騰所成之霧氣也。余色然而喜。撻趨以進。至則驀然見銀河下倒。劃若天開。怒濤奔注。澂如地裂。不覺目眩魂悸。爲之辟易。

少頃驚迴。凝神觀之。瀑從東崖下。高可五丈許。廣約六七丈。瀑之旁。崖磬折爲南北。其北崖距瀑五十丈處旋轉而西。崖四面壁立。形如方谷。縣志稱水從箕背傾瀉。彷彿似之。余立處爲西崖巔。適當瀑之正面。瀑之爲狀也。勢如百川排決。迅若萬馬奔騰。浩浩瀚瀚。浤浤灌灌。飛沫觸搏。等蘢嵸之吐噴。崩浪衝激。作蛟龍之哮吼。鴻洞澎湃。響徹九天。攬此雄奇。胸襟豁然。

復循北崖巔而東。欲窮其觀。披蒙茸。則赫然有蛇當路。長七尺。黑質而赤章。狀至駭人。然余等不因此而氣餒也。至東崖巔。適當瀑頂。立處去瀑二尺。山石震撼欲動。不敢復前。審視四周崖石。立處獨低。全湖之水所以此爲閭尾歟。東望湖光一角。水波濆湧而來。譬之於魚。揚鰭鼓鬣。方且快然自得。又烏知頃刻之間遽跌入百尺深潭哉。

崖頂承流處。石凹而深陷。蓋瀑流自洪荒至今。不知歷幾萬千年。水石相磨。宜其有此。故瀑之下瀉也。作吸卷之勢。直衝潭底。夫力之公例。壓力高則彈力巨。是以潭水之激而上衝也。亦白浪騰空。盪射霄漢。霹靂迴旋。山谷震動。言語其旁者。非大聲不聞焉。

導者曰。年前有人欲試瀑力之大小。以尋丈十圍之木。置諸上游。順流一落。倏忽無蹤。約半日後。見崖下距瀑三四十丈處。旋渦中有

木屑浮起。其力之偉大可知。而其事亦怪矣。又云。曩時富甯公司某外國人來此測潭之深淺。波光起處。人影寂然。蓋潭底有神物在焉。是時烏雲低罩。霾霧迷濛。寒風叫號。陰氣慘肅。余聆其語。心駭神悚。恍惚見波中龍怪夭矯騰拏。向余張口。毛髮森森然。凛乎不可留矣。時逾三點。山雨欲來。匆促尋道歸。道旁有碑矗立。文曰中國第一瀑布。碑陰有記。附錄於左。

癸亥孟夏。奉令周巡全境。視民疾苦。偕行者有警察所長陳君鳳笙科長單君友軒。路經是崖。觀其勢束鏡泊全湖之水。流越巖澎湃直下。成爲牡丹江焉。如銀河倒瀉。似白練空懸。經嚴冬不凍。夏時聲達尤遠。誠天然一大瀑布也。土人呼爲吊水樓。水流始自何年。無可稽考。據游人至此勘測云。此瀑布在中國堪爲第一。有此奇蹟。宜乎表彰。因更名曰中國第一瀑布。特建碑於此。以誌鴻爪云爾。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穀旦　署理甯安縣知事王世選謹識

過危崖巔。隔江望張家粱子。向之所盤桓而不忍去者。今則如小巫見大巫而神氣索矣。過芍藥花畔。來時之脈脈含情者。今一變而有惜別可憐之色。使余輿不勝頻頻回顧之思焉。渡江浮獨木舟。心膽幾碎。蓋來時仰觀景物。神爽意恬。今俯視水波。意危神恐。猶有觀瀑之餘悸也。

登岸。四圍雲合。雨涔涔下矣。遙望道旁停車。亟趨而登。余兄念局警冒雨步泥濘中。心有所未安。而車小又不能悉載。計沿途有馬巡爲衛。可期無虞。乃使之就分駐所而宿焉。

一鞭高舉。馬蹄齊飛。此時志得願償。大有賈胡載寶歸來之概。顧雨勢愈驟。車無遮攔。雖攜雨具。而顧此失彼。蓋一車之上。六人同乘。傘沿滴水。幾如張家粱子瀑布下注。借各人衣襟作跳盪之狀。汨汨流股際。宛然牡丹江東下就海也。

余登車匆促。攝影片未及放置篋中。車行顛頓。防身撲跌而外。更須防攝影片之著濕。持傘牽襟。張之蓋之。瞬息不容其懈。一若發庫下龍怪有靈。恨洩其神秘。特興雲布雨。追蹤而來。必欲奪而毀之者。亦足慨矣。

入暮雨止。繼以疾風。征衫濕透。早已寒不可耐。經此陣陣送涼侵肌砭骨。益難忍受。余昨宵嘆天公慳吝。今則似酷而復進於虐矣。

車行荒野間。天黑如墨。至不能自辨其指。聞馬蹄踏水而過。惶惶焉以爲誤行河中。然渺無所覩。此時惟有將性命兩字付諸馬蹄之下而已。

十點一刻。回至東京城永興泉。叩門久之。始啓。蓋已睡而復起也。余等淋漓滿身。臂及腿足諸部濕褻過久。又因黑夜不敢轉側。下車時竟麻木不能動。經人扶掖。方克成步。主人見余等狼狽萬狀。慰勞

備至。盡出其衣履易之。進晚餐。勸多飲醇酒以驅寒濕。余勉盡兩杯。

主人詢所見。詳告之。主人曰。瀑之力果適於水電廠之設置否乎。余君曰。曩在哪嘁。參觀水電廠。瀑之爲狀正與今日所見相同。是可知其必適於用矣。主人曰。前聞闞司令設計。擬招股兩千萬。其數得無太巨乎。余應之曰。闞司令爲地方興大利。其設計不得不周。雖然。我國資本家目光不遠。二千萬之數非咄嗟可集。且以余度之。卽二千萬尙恐不能敷用。而其利亦未易言。原因有三。東省幅員遼闊。裝置地下電纜。星羅棋布。成本至鉅。此其一。自海林至四季通。相距一百八十里。欲謀推行之盡利。非築鐵路不爲功。此其二。東省工廠有限。新事業尙欠發展。若供過於求。則收益難期優厚。此其三。猶憶三年前。上海工部局電氣處出讓於上海電氣公司。聞其價爲九千餘萬元。此僅彈丸一隅之地耳。雖水電成本輕。而通電之設備則一也。余於電氣事業非所素習。姑妄言之。適間飲酒過量。心弦躍急。頭微暈。因和衣臥。

六月四日。晨起。檢點濕衣已乾八九。仰視天空。紅日方升。白雲輕浮。同憶昨游。一似天公故弄狡獪者。主人導往廠所觀造酒。自選擇原料。拌和麴蘗。上鍋蒸發。以迄於製成佳釀。均一一指示而解釋之。至麴蘗之鑑別。鍋爐之構造。出品之種類。工人之分等。以及開支之費。公家之稅。言之尤爲詳悉。因與此游無涉。茲不悉記。

晨餐後。別主人登車回甯安。余此時有不能已於言者。卽主人莊君玉璞之好客也。余等自前晚下車起。至今日登車止。在莊君處。主人幾於頃刻不離。凡客之所需無不具備。每餐必旨酒豐肴。余等自謂足跡半天下。然未見愛客之誠能如莊君者。此游得因以爲交。亦一快也。

登車。繞道觀渤海王宮遺蹟。先至故城基。其廣約丈二三。下以德林石累足。上則爲積土。高八九尺二三尺不等。或斷或續。蓋代遠年湮。漸已成爲平地矣。殿址凡三重。礎方廣四尺有奇。存留尙多。惜皆殘毀。其完整者僅三四耳。以礎遺蹟攷之。前殿南北爲九間。東西爲七間。可想見當年規模之壯麗。殿前爲臺。高約二丈許。堂階納陛有蹟可尋。土人以爲五鳳樓遺址也。今於其上建廟屋數楹。中供關侯。左爲佛像。右爲狐仙。余不勝滄海桑田之感。

廟祝出示一古鐵盔。云近年出土。是農人鋤地所得者。形如瓜皮帽。古色斑爛。其爲戰士所御。自是可信。惜無由攷其年代耳。

余等出貲向土人物色。得古瓦三片。其二爲覆瓦。作半圓形。長一尺二寸三分。（營造尺）寬一尺二分。其一爲仰瓦。作平弧形。長一尺一寸九分。寬九寸八分。厚各七分餘。腹作布紋。質理堅密。瓦根有方形鈐記。點畫作末字狀。是否爲渤海文字。不可攷矣。

舊宮東南隅。有石甃八角井一座。土人稱爲八寶琉璃井。今淪作

道旁飲馬之槽。井之四周。琉璃碎瓦積厚尺許。余檢其有凹凸花紋者數片。歸作紀念。并以備他日質諸攷古家也。

四圍古蹟之可資探討玩賞者。雖窮日之力而不足。余兄以職務所羈。不能留。遂匆匆上道。閱懷中時計已十點三十分矣。道泥濘難行。新修之官道尤甚。所謂官道者。卽縣道與省道是也。道制。兩旁須有洩水溝。築道者就原道兩旁挖泥作溝形。而挖出之泥卽平舖於道上。泥性黏。雨後車行。泥卽附輪不下。余車至膠止不得動。下而觀之。則四輪者成爲泥球四團。如之何其行之。車夫頻頻鏟除。耗時不少。此則講路政者所亟宜研究改良之一端也。

道旁綠草如茵。時見牛羊百十成羣馳逐其間。游行自得。天機流暢。余君羨牧者之樂也。騎白馬。馳入羊羣。顧盼自雄。大有蘇武牧羊情況。余爲攝一影。

車行連日。稍稍成爲習慣。心閑體適。不覺入夢。醒後。仰視浮雲。襟懷恬曠。旋渡牡丹江。明媚入畫。有久老異鄉之思焉。

二點五十分至七間房打尖。適何分局長歸自甯安。班荆道故。詳述所游。余等此行得何局長相助之力爲多。再三稱謝而別。

車夫以爲時已晏。恐不能達甯安。欲止焉。余等懲於昨宵野行之安全。今日晴。當有月光。且近甯安。可無慮匪人。促之行。行時已五點二十分矣。

車行一小時後。陰雲驟合。雨忽沛然下降。余等得昨日之經驗。早作準備。未爲所困。既而暮色相催。天漸昏暗。黑雲密布。月光全無。此爲余等始料之所不及。至是無可奈何。乃重到漆黑世界討生活矣。幸天竟不雨。初時頗能鎭定。後依稀聞四五丈外有人行動。又見燐光隱現。於是疑鬼疑匪。充滿恐佈。而馬疲道滑。久久不至。車夫復怨嘆叫苦。亂人心曲。余兄頗悔當時冒險暮行。致遭此厄。深自刻責。余則默不一聲。以爲萬般由命。方寸間轉覺泰然。

夜半十二點到甯安。呼城啓關而入。甯安固無所謂城與關也。道旁竪兩木。美其名曰城門。入夜於兩木中間橫架一木。復美其名曰關城。既關之後。尋常車馬卽不得過。余等夜半尙得入城者。馬巡傳口令之力也。

既抵復興旅館。余兄曰。今日若非兩馬巡者。吾輩殆矣。臧縣長厚意。吾輩不可忘也。因遣馬巡歸。與之刺。囑其向縣長致謝焉。詢館役。知甯安連日雨。長途汽車迄未通行。時已四鼓。亟就寢。

六月五日。余兄晨起。以邵參謀長函此行雖未用。但史秘書有通問之意。不可不爲投遞。特遣張警往送之。

旅館主人來晤。託代雇淌子車回海林。車行主必欲得十五元而後可。因與約定照來時成例。給資十二元。許其得附乘一客。候張警久不歸。鐘鳴九下。遂登車先行。以鑒於昨宵之荒郊黑夜。不能無戒

心也。

車夫仍是昨日之趕車者。車與馬亦均未易。然馬之前進也。現疲乏之狀。視其膘損落許多矣。不意一宵泥途之苦竟爾如斯。車夫頻加鞭。余意良不忍。時呼緩之。

海林甯安間有汽車而不能行。淌子車生涯仍不惡。因詢車夫何以紛紛改業爲。答曰。舊時一車坐人不過七八。每人取貲不過八九角。總一日所得不過六七元。而五馬之喂料則在兩元以外。若一日行而一日坐者。除去吾人宿食之費。其利固無幾矣。自汽車通行。人皆舍此趨彼。雖低減招徠。終歸衰落。欲不改業何可得乎。余曰。信如子言。我輩來往道中。平均人須三元。何也。車夫笑而不答。余因是悟凡推行新事業不能澈底者。其失敗必併舊事業而亦摧毀之。觀乎海甯長途汽車。以不知築路之緊要。自陷於停頓。而結果淌子車及乘車者交受其困。是可慨矣。

余謂車夫曰。淌子車既是坐人。不當與載貨之車同一構造。若能改良。即取費稍多。坐者自必樂意。車夫又笑曰。先生南人。誠有所不知。若二十年前。來者車僅兩輛。當時行道之顛頓。視今何止十倍。自民國改元。一切平等。人民方得享四輪幸福。蓋前清時。四輪之車惟王公得乘之。先生莫小視此板車也。

車過三山前。見山半各有若土垣者二三道。怪而詢諸同乘之客。客曰。此中俄開釁時所築之戰壕也。當年附近居人惶惶然如大禍之將臨。遷徙一空。余即避地之一人。言下猶不勝其唏噓感歎焉。

一點十分至四道溝。打尖。入門。張警已先在。自云回旅館知方行未遠。自後追之。失道。不遇。遂逕至此。已候一小時矣。尖後同行有三車。各懷爭先意。行極速。然車顛簸甚。余等以可早到也。亦聽之。

余等此行。每遇苦雨或無聊時。余兄好以聯句爲消遣。余初辭不能。余兄曰。無妨。蘇州有某詩家者。約數人茶集。仿樂善堂體作詩。且不限韻。樂善堂爲乾隆御製詩集之名。俚伺俗語。無一不可入詩。其法可師也。余君亦贊成其說。於是就沿途所見。各作一句。互相聯綴。殊多佳趣。最後馬巡車夫亦介加入。忽莊語。忽諧談。似詩非詩。頗堪噱劇。茲錄其稍有意致者兩首於左。

暝色四山來。（瀏）驅車向甯古。（娛）炊煙起平麓。（文）倦鳥歸深樹。返照漸無痕。（瀏）山容不可覩。（文）僕夫痛欲息。（娛）程迫心未許。（瀏）泥滑馬行遲。（文）坂峻石如虎。（瀏）依稀辨人影。（娛）昏黑失津渚。（文）垂堂忽有懷。行暮徒自苦。（瀏）

嚄嚄嚄。嗎嗎嗎。（車夫）馬行躑躅人無語。（文）前車去了後車來。（馬巡）進遲退速迎復拒。（瀏）始知先進讓後生。（娛）萬事如斯何足數。（文）嗒嗒嗒。喻喻喻。（車夫）我今作

詩苦不知。（馬巡）詩材滿腹盡人有。（湖）偶然興到無賢愚。（娛）先生呵我馬苦也。（車夫）泥深沒車。（馬巡）此語便是天然詩。（文）白雲四山自卷舒。（湖）苦吟嘔血胡爲乎。（娛）

六時抵安海橋。前日陷車之危。隱約如在目前。乃令張警押車以行。余等徐步往秦家館。過海甯長途汽車公司門。正在嗚嗚試車。聞路人相呼曰。天晴道乾。汽車明日通行矣。余等不覺相視一笑。

中途逢一牛車。上載三丈之木三。直而堅。徑約尺四五。棟梁材也。兩牛駕之。牛之行不如馬。然其能負重以致遠也。則馬於牛有遜色焉。余以其寓意深切。因攝一影。

余等方游之初。預訂行程。觀瀑歸來。當更作穆稜煤鑛之參觀。今日半夜東行車過。將附之以赴穆稜。斯記卽此擱筆矣。唯余於此游。愛之深而思之切。有不自知其涉於遐想者。爰補充數語于後。

余等此游。往返奔波六日之久。辛苦艱難。可謂備嘗之矣。然於渤海遺蹟不獲二三。德林奇境僅歷一二。而鏡泊之勝則未之窺焉。所可自慰者。祇於瀑布之雄。得以恣其觀賞。但陰雲黯淡。煙霧迷濛。其神妙處亦正未之見耳。因自嘆數奇。以爲不能快意其所遇者。殆有命存焉。雖然人定則勝天。余等之所以不遇者。人也。非天也。假使瀑布之前有汽車可通。鏡泊湖之旁有旅館可居。則豈徒於游者便利。而居民之富庶。商業之繁盛。又曷可量哉。竊爲地方發展計。當此國家無事。苟倣古人屯田之策。移五千兵於海林鏡泊湖間。使之築道路啓山林。在國家既無額外支出之費。而可以收建設興利之效。余意一二年後。東京城鏡泊湖德林石周圍數百里間。地價之飛騰必將與瀑布水力作均等之比矣。當是時也。游人絡繹。館舍連雲。余兄弟及余君赤壁重游。天台再到。湖山有靈。必引爲知己。而發庫下龍怪亦將蓋其前愆。放奇景以娛嘉賓矣。當拭目俟之。

少年遊

瞿鉥菴

近年旅行事業發達。中國旅行社翼導之功爲多。余平居偶暇。輒以蠟屐寄興。游蹟所經。若者雄奇。若者曠遠。若者綺麗。若者蕭間。心隨境遷。各極其勝。默念吾曹今日所享受者。非古人所可及也。恆人乏參悟之能。往往登頓跋涉。曠日經時。身當妙境。等閒視之。境過情遷。夢痕無着。使能如畫師追寫。各存其妙。偶一尋味。必有欣然意消者矣。長夏齋居。漫作此文。專紀游事。合詩歌小說游記隨筆而一之。會心忘言。期諸達者。題曰少年游者。自憐老大。追感前塵。以勖來者愛景光也。民國二十年八月初吉鉥菴自記。

雲梯

古人以腰脚强健爲濟勝之具。蓋涉險探幽。不能全恃籃輿之力。非短衣草屨。攀籐緣石。不易達最佳之境界也。余生平憚於涉險。不樂登陟之勞。獨庚子秋間。禮佛上方山。深感危苦。上方山在北平西南房山縣境。相傳晉書所載處士霍原隱居處。即此山。金元間蓋巨刹相望。今猶數數見鈒花柱礎。偃臥墟磧之間。其勝槩儼然猶在目也。山之主寺曰兜率。由山腰之接待庵到寺。猶數里。所經皆巉巖濬壑。移步換形。喚荀輿上山。每數十步必一憩。及至雲梯之趾。不覺氣爲之餒。蓋雲梯爲山路之最陡絕處。明神宗時太監馮保捐貲鑿梯。兩旁絡以鐵索。行人踵首相接。汗流目眩。必幾經番息。始達其顛。梯級既高且多。每一舉步。覺若百鈞之重。聞寺僧言。往時恭忠親王常至此山。王體既肥。輿人亦無能爲役。左右侍從。捧擁而上。僅得達而已。不經此梯。便無法以上上方也。余念鐵索已四百年。萬一有一柱繡蝕斷折。則此身虀粉矣。登山之艱。余生平取經。惟此爲甚。既登上方。乃踰摘星陀而游雲水洞。其險乃又踰於此。摘星陀者。劉仁恭拒晉師處。至此山路若絕。突然右轉。乃見峭壁千仞。下臨平谷。惟峭壁之腰。蜿蜒一綫。可以通輿馬。默想當時山後之兵。蟻附而登。一及斯處。但須路隅伏一弩手。便可使之披靡崩潰。雖傾國而來。亦必無幸。無怪獨龍雄主。沙陀鐵騎。至此亦無取施其技。余乘輿至此。初未料其險絕。及舁夫下降。筍輿幾欲成垂直綫。僅恃兩手握輿之衡。稍免全身之傾駛。設此舁夫稍一蹉躓。則三人齊墜。不至深谷不底不止矣。此時已在中途。更無中止之理。又不敢與舁夫問答。致亂其心意。惟有仰視青天。闇誦佛號。一切置之度外而已。其時同游者爲如皋冒翁。年近六旬。步履膽力。皆勝於余。此則天賦。非人力所能强爲也。

輪船

游以適體爲主。若必汗流目眩。而後以爲能盡游之能事。是亦可已而不已者。余平日主張。凡舟行必坐高級艙位。蓋以起居安便。飲

饌清潔。欲深領天光水色之眞。必須軀體自由。一無疾苦。乃得精神之愉快。否則或因拘迫而致疾病。縱有美景。焉能領略。尙何游之足云耶。近年各輪船之客艙雜遝喧豗。益甚於者。居其中者殆處雞塒豚圈之不若。加以侍役需索。凶虐伺應。夷慢探囊之客。在在堪虞。魚餒飯腥。杯殘炙冷。臭穢騰逼。欲歐不得。民國九年津浦車中斷。余自天津泛船赴滬。飽嘗此味。至今猶有餘悸也。如其不得已。則宜備携用具。一切取諸自我。又多結游侶。據其一隅。差可獨善其身。此有志於游者所不可不知也。

履虎尾

火車不必乘高級。蓋以車停之際。可從容散步。不致久處煩囂。又飲饌無美惡之分。亦不致受需索之虐也。但長途車行若連宵不得睡眠。亦非吾輩所耐耳。要之吾輩須擇車而坐。苟其開行時刻無誤。售票數目有限。亦不致甚深之苦厄。否則無甯購高級之票爲妥。自甲子軍興以來。倘聞車行苦況。余身取歷亦不一而足。乙丑秋間曾附鐵蓬車由岳陽以至長沙。長夜苦寒。凌兢瑟縮。壬戌盛暑中由鄭州赴洛陽。中途斷軌。親挈囊橐以行於烈日中者數里。西來車到。蟻附而登。始獲一席之地。方車未到時。徘徊村野中。一茶肆稍陰涼。坐悉爲軍人所據。其時陝西軍以驕恣聞。余心竟憤亂。誤踐一軍官之足。大受呵斥。亟謝過始已。履虎尾而不遭虎咥。猶自引爲大幸。凡茲鎖屑。皆路政破壞所賜也。烏乎。他人所歷痛苦。非吾身受所及。並非吾夢想所及者。豈復容悉數。何日始得風塵盡埽。行萬里若戶庭哉。

旅舍

近年國內交通阻滯。有反甚於昔者。然其頻繁遠非昔年所可及也。故旅舍之業實有進境。余六七歲過上海。寓二洋涇橋之客棧。倚樓闌俯視衢路。車馬憧憧。頗愜兒嬉之意。今逾三十年。再過上海。所謂愛德華七世大街（俗名愛多亞路）此類舊式旅舍汰削幾盡。即於他處逢之。亦決不願更涉足其中矣。雖然。諸都市旅舍似若設備甚新。而其藏垢納瑕倍於舊日者。亦比比皆是。未可以皮相論也。北平長發棧在騾馬市大街。其店面極黯敝湫隘。十年前余親眷有寓於此者。越屋數重。得一小院。略有花樹。三楹南向。几淨窗明。小坐其中。悄然有出世之思。不知門外紅塵方漲天也。此舊式旅舍之可愛者。反是則如津滬各地號稱高等之旅舍。巨廈連雲。電炬奪月。但可供鄉曲鄙人之哆口驚羨而已。實則日間既無日光空氣入。夜又復喧闐擾睡。殊不足安旅人勞倦之身。甚至肴饌腐臭。廝奴驕橫。蛾眉窺闥。鼠竊探囊。視輪船之劣而又過之。纔離火宅。又墮地獄。旅行若此。其樂鮮矣。以余所見。惟上海滄洲飯店。杭州新新旅館。西冷飯店之屬。有清冷之境界。兼物質之文明。實爲可法。但嫌其去城市稍遠耳。

僧寮

往時北平商業萃於城南。冠蓋入都。取其近捷。多寓居西河沿打磨廠一帶客店。雖待遇殷勤。而囂隘實甚。加以缺少物質之便利。彌不可居。民國以後。商業中心移至東城。東長安街一帶。新式旅舍連甍並起。余頗喜其價廉物備。而又有充足之日光與空氣。非其他都市所能幾及也。游北平者。如作一月以上之勾留。宜居公寓。蓋公寓多自成院落。尤能隔絕塵囂。而其他便利。初不亞於旅館也。若能蔬食。則尤莫如賃居僧寮。友人中有賃居後海之廣化寺者。吾嘗以秋晨過訪之。曲徑通幽。深廊若翼。庭寬盈畝。槐影篩金。階下列菊數十盎。藤椅二三。縱橫錯列。漆盤壺茗。相對忘言。入其室則明牕洞闢。地無纖塵。衾褥舖於炕上。而圖書環之。坐臥隨意。無不愜適。此境眞非人間所有。吾意欲領略北平甯靜蕭閒之風味。不可不於此中求之。

青島公園

城市中公園之多且美。誠無如北平。然北海及中山公園。皆不能驅車。中南海公園雖能驅車。仍須駐車購劵以入。又其中輦道迂折。供本玉輅之夷猶。若驅摩托車以入。仍苦不能暢。遂此蓋古代林園布置。不與近代文明相適合之處。以余所見。惟青島公園足彌此憾。青島公園因依山林之勢。曲折以入。花樹巖石。左右逢源。車行其中。出顯入幽。各盡其勝。凡游涉名區。多宜步履。惟此處獨宜驅車。余於丁卯孟秋之望。舟過膠澳。曾一往也。

聽潮

余之出游。既力求安適。遂不得不一游北戴河。癸亥五月。自北京至北戴河。以夜間八時登京奉臥車。安眠一宵。次晨曉色照窗。已抵海濱。偕友步至旅舍。僅數十武。進餐小憩。不出戶庭。而海氣已撲眉宇。入夜以後。氣候益寒。擁衾偃臥。聽潮聲拍岸。徃還不已。萬緣俱寂。肺腑皆清。此境非北戴河不克有。然余見游北戴河之諸公。初未肯領略此境也。出游安適。以北戴河爲第一。

布帆

舟行之樂。莫如布帆一葉。容與溪山。近時游侶。多好湖中泛槳。余以爲江南水鄉。到處皆可放棹。昔年行旅。必出此途。晝舫鳴榔。載書畫。舖裀席。時復欹枕觀書。時復臨几弄筆。一至夕陽將落。隨意就柳陰下維舟。登岸覓村店。沽濁醪。買蝦菜。歸作晚餐。頹然就枕。晚間如遇急雨。敲篷背作繁鼓聲。尤令人悠然作江湖萬里之思。次晨推窗一望。霽色撲人。山翠如沐。雲嵐舒卷。眞對畫圖。時泛清溪。瑩澈見底。掬水弄之。若飲冰雪。雖復日行十里。而朝夕雲山。各極其變。疾徐行止。隨意所安。此良非坐輪舶汽船者所可及。抑亦非湖中泛槳者比也。杜詩云。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最能撫繪此境。古人好詩多得自舟中。佳畫亦多作于舟次。誠有以也。輪舶汽船。縱使亦可吟詩作

畫。然僅可得空闊之景。不能細意領受幽閒深秀之景。余自庚子冬間。自湘出鄂。得領瀟湘洞庭風物。於今三十餘年。深惜物質文明發達太甚。尚無機會再作木蘭舟上之游也。

驅車

大河以北。平原廣漠。一望無垠。若逢晴日。頗苦塵沙。天寒冰雪。尤深懍慄。自昔南人北上。于役行吟。未有不以爲言者。然若漫游數日。連鑣接軫。驅邁風塵。一攬河嶽雄獷之氣。斯亦研究民族性者所不可不從事也。余於辛酉九秋。京綏鐵路迴車綏遠。行紀念禮時。曾偕江都王義門。賃薄笨車。周覽歸化城內外之勝。秋晴風烈。野多白楊。蕭然作淒厲之音。忽驚身在邊塞。又於乙丑新春。偕蕉嶺鍾介民訪昆明王湄午於昌平縣齋。以侵晨出郭門。望湯山而發。始則微霰沾衣。繼而祥霙四布。近樹如裝瑤貝。平疇若鋪粉綿。極目四遐。耀然生擷。擁裘袖手。唯詫平生第一壯游。絲豪不感凌寒之苦也。爾時湯山飯店猶際全盛。店主聞縣令偕客來臨。亟出伺應。熾獸炭於爐。休車騎於廐。溫酒拂衾。縱譚連日夕不已。私念此際情景。極似十七八世紀歐西小說本事。雪中驅車。休於旅舍。室外則漫天飛絮。室內則細闋明鐙。此決非吾國往時所有也。故驅車之游。宜於河朔。

策騎

至於策騎。莫如塞上也。壬戌之春。京綏鐵路屬余往大同調查武州石窟。余偕陳劉二君往焉。劉君嗜騎。乃就大同鎮署索馬。兼以憲兵二人從。自城中往雲岡約五十里。近郊廣莫。青草繁生。縱轡長驅。快意無比。將至武州山麓。沙路犖确。頗虞顛墜。涉水過澗。水侵馬腹。余素不能騎。及此亦深會策騎之趣也。遂口占一絕曰。策騎平沙十里開。武州山色畫屏迴。年年塞上尋詩慣。未覺閒身作客來。因思古詩人惟元遺山飽諳此味。朱竹垞曹秋岳諸君。以南人而作北客。其所見車騎風沙之景。亦遠足以傲宋明諸賢之局促江南一隅也。

邊城鼓角

辛酉秋冬。數游邊塞。獨居大同旅邸。霜月乍上。天宇空明。眼界鼻觀。皆有清冷之感。雖寒威砭骨。而塵壒一空。凡自南來北者。苟靜參空中氣味。必覺其輕清可愛。今久居京華。偶移塞上。又感京華之重濁矣。此非於宵嚴人靜時領略不得。已而營門鼓角。破寂而來。一鐙熒然。擁衾坐聽。方知身在邊城。自明以前。長城以北。悉爲軍鎮。迴想當時鐵衣金柝之苦。安知數百年後。間游之客。翻以得聞邊城鼓角爲樂耶。

駝鈴

自古作塞外游非易。迄於今日。路政既失修。物質文明復苦不備。獨身行役。已令人望而生憚。無論携家矣。然甲子軍興以前。京綏鐵路秩序猶佳。南口有飯店。足供食息。有志於登眺長城者。未嘗不可

從容乘輿。壬戌初春既望。曾偕妻奉母游於南口。晨往暮歸。不勞登頓。塞外雄風。平昔所目想神游者。至此盡得其槩。其時春氣漸柔。谷冰欲碎。野花數莖。陵寒弄色。流澌琤琮。微風蕩之。韻如琴筑。及至八達嶺。勁飈吹衣。重崖疊嶂。蒼然四合。徘徊壞堞之間。眞不料古來征戰之地。今日奉安輿而來臨也。土人有拾遺鏃殘鞬求售者。余獨擇駝鈴一枚購之。駝鈴之聲。遲重沉雄。余以爲此聲乃眞邊聲也。冬景易闌。返轅猶未及夕。凡居北都者。擲一日之力。爲此游。最爲不負。

白蛉

韓詩下床畏蛇食畏藥。此語兼指昆虫草木之毒而言。南中患苦最甚。無勞指說矣。大河以北。此害實輕。然有不可不虞者二三焉。一曰蝨。旅舍中多不免此。凡畏囓者。宜自携繩床。自然可免。一曰蝎。螫人甚毒。余嘗宿海淀燕東園瑞士王敎授寓齋。其室絕雅潔。夜中聞枕底悉索作響。持衾振之。一蝎赫然在焉。凡几榻宜虛置室中。勿結牆壁。差免此患。此二物者。吾國人多深畏之。相戒動色。若衡以學理。則亦不能囓人至死。被囓者以亞摩尼亞塗患處。必瘥也。惟夏季白蛉細至目不能見。膚嗜甚於蚊蚤。初來北都者。無不苦之。甚者毒入血液而生瘧痢。協和醫院專研此物。未得醫療之方。須俟市政進步。積潦清除。庶可絕其種耳。



青雲直上，宜防暈眩。

乘飛機。上雲霄。頭暈目眩。如何防止。曰、請服莫愁暈船片。因此片有制止海陸空旅行時各種病症之妙用。靈驗無比。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倫敦 紐約 莫愁製藥公司監製



浮渡遊記

金天翮

天下山水名者以百數。皆不離浮屠老子之宮。浮山僻居桐城東南鄙。一拳石耳。顧巖巒巉絕。江淮間諸山。莫與倫比。山有華巖寺。宋遠錄法師。與歐陽公借棋說法。一時宗風稱極盛。明清交。方密之先生恫國變。棄儒冠而緇。亦嘗歸隱茲山。今海內高僧。頓指不五六數。而華巖寺以金田之亂。幾幾淪爲草棘。桐城方秩五。乃獨劃建一中學。師若弟絃誦浮山之椒。俾四方來遊者。不復望伽藍而託迹焉。易佛以儒。厥德甚偉。今長是校者姚愼思孟。振館余於校。而導之游。維浮山形如舟。故有東西面。以如來峯而左右分。左之巖最勝曰金谷。右之巖最勝曰會聖。兩巖實相背。初出學校門。舉首即見如來峯。左行過華巖廢址。循九曲磵。紆迴拾級上金谷。金谷刳山以爲厜㕒。復鑿壁爲大小广。容佛座可三十。而抱龍文殊兩峯。襟帶戶外。蒼翠凞几案。右轉爲滴珠巖。赴之。遘巨石。欲閉其道。扶細徑螺轉入谷。仰見天光下圓竇。竇垂瀑。如匹如珠璣如玉麈如楊白花。雨不激。晴不枯。其周不及楝。沈沈而無聲。隆冬沍寒。又成冰柱。吾見天下之瀑多矣。無有細於是。亦無有奇於是。出金谷。左折上紫霞關。關門如半月。漆城蕩蕩。入關而回瞰。則石皆森立。或戈鋋矛戟。若伏奇兵以備攻守者。既遊首楞嚴。攬衣上妙高峯。峯山之高巔也。四無翳障。近挹柳峯。遠見九子蓮華。隔江如列笥。而橋山卓然起吾前。浮渡固如舟。今者有県橋也。使掛席而東。吾其浮海耶。既觀天池。則下繞雲梯以至壁立巖。道險峻。乃歷晚翠九曲。越伽藍洞而趨會聖。會聖與金谷相背處。上爲九帶之堂。古有遠公影塔。而今會聖之左右屋中。斵遠公結跏趺像。因念使余生元豐朝。躡蹻來茲山。謁遠公。聽說法。其將執巾拂以就弟子列乎。仰推杯而起。舉吾道之精者與相質證乎。會聖之右有三曲朝陽諸洞。而陽明詩石則深嵌於朝陽。梯而登。乃施氈蠟焉。會聖之左。棲眞棲隱翠華枕流諸广若列屋。多古今人題識。广盡而石龍起。蜿蜒聳脊以朝會聖。倚會聖之簷溜而望。若有千巖高壑。爭奇競雄。奔赴於闥外。既跨石龍之脊。越磵谷。攀崖障。經連雲峽雪浪巖。撫無可大師所書行窩二字於絕壁。遂登壁立巖。巖之稱亦曰張公。張公與會聖金谷。皆蔭石屋爲堂殿。而張公西北向。得眺平衍原隰。有曠如之觀。由張公巖右折爲遊龍峽。瀑布往往自峽飛出。下桃花澗。而跨澗者爲響雪橋。橋盡爲觀音巖。巖西隅得小窟。石凹凸百許。悉象浮之諸峯。字曰總巖。余乃告愼思翁曰。浮山當百物彫敝時。髡者既力屈。無能中興。纓弁之儔。登高而呼。欲舉茲山而悉莊嚴之。則天下事有急且重於者是。孰能輸鉅萬之金。而飾遊觀之雅哉。然事固有可爲者。苟駢植梅杏梨柿丹楓修竹於山之畏佳奧突。及有盛名諸巖洞磵壑。以增

其華美。如桃花之澗。蠻雪之橋。名不稱其實。宜栽桃百本。而疏飛龍峽。使懸瀑復其故迹。亭於妙高之巔。藝松杉以蔭遊客。天池渟泓。環赤欄而弭垂柳也。則浮山四時之景。如嬙施之美而被以文繡也。浮山於古。四面環水。今南方一線可通陸。餘爲石溪蹋湖揚瀾諸渡。與隱不與世接。修學於此。得精且專。愼思行年六十有九。登降倅於少健。而余鄉後進曹祥麟適掌教於是。皆同遊。得附書。

桂格麥片



Quaker Oats

●辦公者之晨餐問題●

君須趕到辦公廳乎。無暇煮食桂格麥片乎。請試食「新出品」速煮桂格麥片。其烹煮之速。直與預備咖啡土司相等。而滋補則遠過之。

本公司印有康樂永年指南承索卽寄不取分文

上海九江路一號

美商桂格麥片公司

八堡觀潮記

蔣維喬

民國五年。滬杭路初開觀潮車時。余即赴海甯觀潮。潮邇時沿江支搭臨時草棚。設備極簡。潮頭之來。平直如線。高不過三尺餘。約五分鐘。即拍岸而退。觀者多不饜所欲。余於是十餘年來。未嘗動觀潮之興。去年十月。海甯縣東十餘里八堡地方。洪潮衝毀塘岸。淹沒田廬。省政府趕派工役搶修。於是世人皆知彼地之潮。大於海寧。中國旅行社。乃發起八堡觀潮。號召遊客。余亦遂有第二次觀潮之舉。友人湯君愛理約余同遊。且云吾曹半日困於筆墨。腦筋過勞。當此秋色晴明。正可往西湖盤桓數天。不必乘觀潮車。過於迫促。古人所謂莫放春秋佳日過。此語深有味也。余曰。然。決計以十月八日動身。又恐遊客衆多。杭州旅館無隙地。先一日馳書陸君步青。託爲預定旅館。

十月八日。午後赴北火車站。登滬杭特別通車。果然乘客擁擠。幸余到早。佔得座。湯君以三時半來。已無座矣。五十分開行。一路談天。並攬窗分秋色。塵襟爲之一滌。九時三刻。抵杭州。陸君步青已在站迎接。據云。湖上旅館皆告客滿。幸湖濱旅館有熟人。與之再三磋商。始讓出一房間。遂共乘汽車抵湖濱。安置行李。畢至湖濱公園散步。是夜月明如鏡。因岸上電燈繁密。侵奪月光。不能十分暢玩。愛理乃提議泛舟。步青以時晏。先別去。余與愛理共乘小艇入湖中。時已十一點鐘。湖中寂靜。僅有我等一葉扁舟。盪入深處。愈近湖心。月光愈朗。直至三潭映月。而月光分分皎潔。乃爲生平所罕見。蓋余雖屢至西湖。而深夜泛舟玩月。乃第一次。眞有人生能得幾回之感。於是命舟子停槳。徘徊久之。徐徐盪槳而返。抵岸已十二時。腹中覺飢。遂至市樓啜粥。始返旅館。余向來十時即睡。若此次之愛月眠遲。亦一年中僅有者也。

九日。晨起。聞今日潮信最大。本擬往觀。而杭埠汽車。已悉爲旅行社包去。步青向公路局預定之車。須明日方有。好在先與愛理本想在西湖休息塵勞。乃決定遊湖。九時雇一小艇。任其所之。先入裏湖。登岸。至新新旅館進早餐。餐畢。閒步至岳墳。弔蘇小與秋瑾之墓。復泛舟遊郭莊劉莊。湖上風景。余等固已爛熟。不過與之所至。偶爾登陟。忘固不在遊覽也。午後二時。登岸。至功德林素餐。之後回旅館假寐。四時復泛舟。至湖心亭。後至中山公園。已暮色蒼茫。炊煙四起。遂棹舟而返。乃至功德林晚餐。歸後及早安睡。

十日晨起。與愛理至湖邊散步。九時半。陸君步青與其夫人携子女以汽車來迎接余等。遂共乘之。出清泰門。行一時半。過海甯城而達八堡。計自杭州至此。凡行五十四公里。合普通里數爲一百零八里。此時正爲十二時三十分。潮尚未至。而觀者已麕集江岸。余等至

茶棚小憩。徐步海塘邊。觀新修之石塘。作凹字彎形。蓋所以減潮之衝激力也。此塘於今年七月十三日竣工。省政府立石以爲紀念。名溪伊斜坡石塘。溪伊殆原來之村名。俗又呼大盤頭。今云八堡。乃自杭州起點。劃分沿海區域。至此乃第八段也。十二時三刻。遙望水天相接處。有白練一條。高起。轟轟之聲。遠震十餘里。鄉人呼曰。潮來矣。未幾。潮益近。轟聲益高。恍若軍隊列成長蛇陣。步伐整齊。滾滾而前。向石塘進攻。潮頭之高。可及丈餘。是曰南潮。南潮未拍岸時。遙望東面又突一潮。恰如一縱隊。挺進直前。與南潮正交。作丁字形。兩潮相激。潮益高。聲益大。旣而南潮先橫拍石塘。水石相擊。浪花四濺。江面全皺。白沫橫飛。余立近塘邊。襟袂爲濕。斯時東潮直搗南潮後方。高可二丈餘。忽起忽伏。宛似騎兵千餘。向前衝鋒。斜掠石塘。巨浪越過塘角。立於此地之觀衆。幾逃避不及。如此兩潮起伏攻撲塘岸。不下十數次。爲時可十餘分鐘。較諸海甯僅堪一瞥者。蓋遠過之矣。觀畢。仍乘汽車而返。抵海甯已午後一時。乃下車遊中山公園。復至潮神廟。廟築建宏麗。柱皆白石琢成。刻畫工細。屋面蓋黃瓦碧琉璃。想見當年盛況。惜今多頹廢矣。陸君邀至市樓午餐。余遇王伯沆。鍾鍾山二君。渠等先一日宿海甯。僅觀海甯潮。余告以八堡東南二潮勝況。伯沆歎曰。我等錯過矣。餐畢。驅車返。遊客汽車銜接。不下百輛。鄉民立於道旁。聚觀竊笑曰。彼輩何太癡。此潮乃日日來。有何足觀。噫。我輩觀潮。鄉民觀人。彼此相較。同是一癡。此間之事。大抵習見則不鮮。少見則多怪而已。四時。抵湖濱旅館。愛理下車。余則至陸君寓中閒談。其寓臨湖。爲貝氏別莊。樓閣玲瓏。前有大樹並桂花十餘株。餘香滿室。尙未凋謝。余在迴廊倚榻面湖。逍遙自樂。六時。歸旅館。今日慶祝雙十節。有各機關之提燈會。沿湖遊行。鼓樂張燈而過。而湖中則以數十小艇。張掛紅綠燈。銜屋遊行。遠望之。蜿蜒如火龍。煞是熱鬧。是夕。陸君伉儷宴余於功德林。

十一日晨起。復與愛理步行湖邊。繞至蘇隄。領略晚景。九時半。雇汽車赴城站。乘特別通車回滬。近來遊山伴侶日見其少。余又不如往昔之年少氣盛。能一人掉臂入人羣。以四方不靜。故恆不克遠遊。此行往來四日。皆遇暢晴。天氣之佳。爲歷來旅行所未遇。雖小小遊蹤。亦有足記者矣。

新都舊話



高梧

京以明洪武建元而爲國都。永樂北遷。則爲陪都。如清之盛京（奉天）。僅爲制度上之點綴而已。迨崇禎殉國。弘光立而南都復興。無可奈何之局。等於泡影。至有清定鼎。則江甯府治。不過爲江蘇之省會。況蘇撫駐蘇州。則幷省會之資格。亦不完備。革命之役。爲臨時都城者。期亦極短。自此至民十五而重建新都。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昔日之荒涼荊棘者。近且平坦如砥。九逵四達矣。余行役是邦。每攬其勝。尤愛掇拾舊聞。綜攬羣籍。以備掌故。就所憶及。略加考訂。爲新都舊話。倘亦邦人君子茶餘酒後所不廢乎。摩挲陳迹者。其致意焉。

定淮門內舊有金陵寺。其地爲明天策衛故趾。殿上舊塑金剛騎白狻猊。俗不識狻猊。呼之曰水牛。山門不塑彌勒而塑眞武帝君。與他寺異。蓋形家相地之言。謂寺對鍾山開面。特朝成火星體。故取尅制之義。眞武主水以勝火也。

東花園苑家橋爲清初時守園苑老所居。危隄一曲。小屋數楹。窗闥洞開。籬垣周匝。富春花盛。極足流連。旁有酒肆。山肴野蔌。尤復可口。既而廢於水患。當年風物。遂不復存。偶讀朱述之大令緒曾東園雜句。有云東風吹綠王孫草。一角橋西苑老家。每爲神往。

香林寺或云半山園故趾。然徵之志籍。半山寺在北安門內東北隅。爲王安石故宅。香林寺在北安門外。相距甚遠。初非昔之半山園也。舊有四足銅鼎。高二尺餘。其色如鐵。俗稱喫灰爐。數百年來。謂灰未出。亦未滿。則故神其說耳。又有大木椅。以整木刳而成之。可坐數人。有異香。或曰沈香木。大悲樓有漆雕九龍供案。則明大內故物。又有吳道子畫佛牙佛骨。則無從徵實。歷劫以來。凡此神物。不知猶在人間否耶。

大士香火。舊以蟒蛇倉石觀音爲盛。六月間賽會。喧闐達旦不絕。彷彿杭之六橋三竺。自嘉慶年後。燒香者均赴鷄鳴山觀音樓。此遂冷落。其時閧傳有白髮老婦。自蟒蛇倉肩輿至鷄鳴寺進香。倏忽不見。謂爲大士化身。其事雖荒誕。要亦興廢自有定數。

南京民居稠密。時有火患。乾隆五十四年。制軍高佳公麟書創作水星鼎於聚寶門樓上。以鎭壓之。其患漸息。鼎爲銅鑄。其形圓。底足皆鐵。通高四尺許。上嵌八卦十六乳。四周各有篆書水星二字。其下銘文二百餘字。今亦不知投置何許。

金陵世紀謂朱雀航非今之鎭淮橋。乃古桐樹灣長樂渡處。在聚寶門東北。金陵新志亦云在鎭淮橋北。左南廂後設信府河救生局。正當古長樂渡處。有眞武廟。廟門外豎長竿。嵌鐵坎卦。上立鐵鸛。其大如驢。俗呼爲鐵老鸛。正對蟒蛇倉赤石磯。磯脈石骨崚嶒。自城外

穿壕而入。盡於此。色純赤。前人因城內屢遭火患。作此厭之。又聚寶門或以羅鏡格之。爲丑未向以取洩火之義。赤石磯乃正當南離。則以長樂渡爲朱雀航。亦非無據也。

陽湖經師孫淵如先生。以五松名園。蓋僑居舊內之五松園。以古松五株而得名也。後購皇甫巷司馬河師宅。亭台池館。布置有法。名曰治城仙館。其後復就舊內棻圃隙地。穿池鑿石。逾年而成。門前設書肆。曰閱圜入門迤東一帶。繚以長廊。曰小芍陂。廳事南面。曰廉卉堂。東北隅室三楹。後種芍藥。曰留餘春館。西北臨塘一榭。曰鷗波舫。旁通高臺。鍾阜在望。曰大觀臺。西南隅竹籬茅舍。曰蔬香舍。賓朋燕集。歲無虛月。五畝之名。遂與五松並傳。其後孫殁。賃爲茶肆。園林遂廢。令人想望不置。

孫淵如先生居治城仙館時。方輯古文苑。一日爲高堂稱慶演劇。有上天台一劇。賓白姚不負漢。漢不負姚。時全椒吳山尊在座。戲曰。此二語文義簡古。似漢魏人口吻。君何不采入古文苑乎。坐客皆大笑。是年六月。山館中盆蓮開並蒂。花色紅。其大如盞。書院月課因以並蒂蓮賦命題。並以瑞不虛呈修德應之八字爲韻。是科秋闈後。太公正壽值八旬。重宴鹿鳴。誠哉其爲瑞應矣。

金陵督院司道署。僅大門有獅子。惟城守營副將頭門大堂宅門三處。皆有而形相大於他處。其地爲明岐陽王李文忠故府。制度不同。相沿未易耳。照牆後有大塘。夏日無蛙。或云張眞人嘗駐足於此。惡其聒噪。以法厭之。則庶爲神話矣。

鍾山書院大門右空地。有大鐵錨二。又陷於地。一叉在上。相傳是馬三寶下西洋故物。不知何從至此。蓋其地本東護龍河。水出昇平橋。數百年前。尙通舟楫。未可知也。每中秋游人蟻集。婦人摸弄之。可以生子。呼爲摸秋。令人絕倒。石城門外河灘。有鐵錨數十。類有大於此者。按明顧起元客座贅語。載城之西北有寶船廠。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和等行賞賜南洋諸國。寶船共六十三號。適當其地。則所傳不爲無徵矣。

清涼山舊有宮氏園。鑿洞穿池。金魚數十尾。游泳其中。令人神怡。上建三層高閣。背山壁立。曲磴盤旋而上。春花爭發。眞有如荼如火之概。今成廢井矣。宮氏宅與園對。康其先墓。亦在宅旁。墓上松柏蔥蘢。百餘年物。有術者謂曰。若要發。光遢遢。慫恿伐去。家遂消歇。二語不知何本。然盲師之害人深矣。

六朝石刻傳世者。以吳天璽紀功碑爲最古。石裂爲三。舊在縣學尊經閣下。乾隆間。榻本甚多。嘉慶燬於火。遂不可多得。其後太守余公重勒於府學明倫堂。又嘉慶火劫。並尊經閣所庋之明南雍書板十三經廿一史通典通志玉海。亦一炬而盡。惜哉。

四象橋晒場路隅。有石將軍廟。嘉道間奸民藉以惑人。詭稱靈異。

禱祀日衆。車馬塞途。香火達旦。數月間。起造木柵。樹立牌坊。濱河一帶。旗杆至千餘。斂錢分肥。官不之禁。既而聯司馬惡其惑衆。投石將軍於河。以旗杆木植爲八府塘柵欄。其事始寢。妖風亦息矣。

鐘樓及倒鐘廠二鐘。乃明初所鑄。呂修府志謂爲景陽故物。非也。又志據元趙世延鍾山萬壽寺碑記云。聚銅數萬斤。鑄大鐘。疑即此鐘。詎知元鑄之鐘。在太平興國寺。見梵刹志。虞集碑記趙世延幷作鐘銘。今靈谷寺鐘樓是也。豈可混耶。

天界寺大殿右偏有銅鑄大佛椅。高二丈有奇。四面合掌。露其半體。明代所造。後農夫又於殿旁菜圃。掘得一鐵佛頭。大可數圍。寺僧裝塑木身。長丈餘。供於銅佛頭之後。按梵刹云。天界寺之右有鐵佛寺。此其遺歟。

寶光寺在雨花臺東麓。劉宋時名天王寺。梁廢爲昭明太子果園。南唐保大中更建奉先禪院。後葬曇師起塔。名寶光塔。元爲普光寺。明正統間。改爲寶光寺。後接雨花臺。其頂方平如砥。面對天印山。形勢頗聚。或謂爲雨花台帶結。大殿後壁畫達摩尊者坐象。高及二丈。闊亦如之。衣摺七筆而成。魄力渾勁。俗呼爲七筆頭祖師。康熙間人手筆。今亦不易蹤跡矣。

袁子才之隨園。天下習聞之矣。本爲織造隋尙衣寓園。袁得之。仍以隨名。山環水抱。極畫圖之妙。城中名園。無出其右。有自撰一聯云。不作公卿。非無福命都緣嬾。難成仙佛。爲愛詩書又戀花。又自集唐句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其小栖霞三字。尹望山亦有聯題之。至今清涼山麓。一望平蕪。令人殊有梁園之感。

皇甫巷舊有邢氏綠園。在宅之右。方池數畝。綠柳盈隄。冶城山色。如在襟帶。並有扇摺矮垣。屈曲紆斜。循而走者。有迷路出難之況。惜主人早歿。邢氏之先。爲徐氏主。袁子才宰江邑時。曾燕新進諸生於此。迨歸邢氏。袁又往游。題一聯云。勝地怕重經。記當年絲竹燕諸生。回頭是夢。名園須得主。幸此日樓台逢哲匠。著手成春。王夢樓所書。亦雙絕也。

前明都會所在。街衢洞達。洵爲壯觀。由東而西。則火星廟至三山門。大中橋至石城門。由南而北。則鎭淮橋至內橋。評事街至明瓦廊。高井至北門橋。官街。極其寬廓。可容九軌。左右。皆繚以官廊。以蔽風雨。今爲居民侵占者。多崇閎之地。半爲湫隘之區矣。

茅君別院在朱門鄉之牛脊山。一作牛蹟。有西漢永光五年碑石。雖損折可摩場者。尙有數十字。江甯金石。此其最古者矣。

金陵世紀。秦淮與清溪相接處。其流通內橋。景定橋。經清平橋遶舊內宮牆南流入淮。又云清平橋西通內橋。按今四象橋即清平也。

焦狀元巷爲明焦文端所居。舊有五車樓。爲藏書之所。已燬。惟門字崇閎。在前清間太史第三字。尙存。若倉巷轉西。有朱狀元巷。或謂

爲朱之蕃故宅。秦狀元巷在江甯縣署東。潤泉殿撰未達時故居。

鐵搭寺倉有鐵剪。俗呼爲飛來剪。相傳倉中多失米。謂其作祟。必祭之。靈谷寺亦有鐵剪。其制較大。老僧云。爲鎮蛟之物。蛟性畏鐵。故設此。然山中屢有蛟患。其言亦不確。報恩寺塔前亦有此物。謂之千斤擧重。登高必搭架引縆。以此墜下者。造塔用之。此說較近理矣。

石城門至通濟門長街。數里舖石。極方整而厚。洪武間令民輸若干予一監生。謂之監石。數百年來。摧燬殆盡。近則修治道路。更無需於此矣。

明初建立都城。凡十三門。鍾阜清涼金川。俱閉往來。通衢三山之外。以聚寶爲最盛。其門檻高二尺許。長一二丈。色黝如鐵。相傳爲活子午石。外國貢物。每日自子至午長一分。必萬人踐之始磨滅。則神話也。城極高。凡二層。各有七洞。與東西水關相埒。初富民沈萬三所造。官廳照壁後。有磚塔一座。覆以小亭。相傳爲埋聚寶盆處。見餘冬序錄等紀載。觀其名門之義。殆不誣耶。

聚寶門西南隅。舊有萬竹園。明魏國公別墅。白下餘談云。齊王孫業案廟起元客座贅語載。齊王孫同春園在沙灣飲馬之間。江甯縣志云。在城西南隅。後爲陶氏宅。據此則同春應在今小門口庫司坊。非萬竹園矣。清初鄧氏卜居於此。近尚有存者。其顛門曰。二分水行。一半城郊。城外適與賽虹橋相近。薄暮時曩有白鷺數百成羣。棲止林間。咿唔不絕。俗謂爲旺氣所聚。百鳥朝凰。然近茲已不之見。則朝陽鳴凰之盛。其去而之他耶。

諸葛祠在信府河軍師巷。相傳和吳破魏時。武侯駐節於此。後歸救生局。高樓三楹。南窗夜啓。塔燈在望。頗稱僻靜。後有人於庭中栽樹。掘地六尺。見石板二方。下有穴。深不可測。遂亟掩之。其不波之古井乎。

作假山自李笠翁後。以陽湖戈姓爲最工。孫淵如經師多奬假之。五松五畝二園及冶城仙館。盡出其手。一邱一壑。結搆天成。大小不同。各具勝趣。穿池以纖糠灰石灰黃土。研之極細。三合爲一。舖而搥之。堅整如石。經久不裂。視用錫板石板者。巧拙迥別。然言兵之後。廢池喬木亦終。徒嘆奈何而已。

梅花以隱仙庵爲最古。乃六朝遺跡。聚寶門外能仁寺一株。色淡紅而素心。枝多下垂。呼爲覆水梅。寺已敗圮。花開時。游人多自遠來。近則巨幹已不復花。綠毛么鳳。無枝可棲矣。

報恩寺舊有藏經板。明初頒賜。令廣印行。其目錄條規。具載金陵梵刹志。是爲南藏。他處或殘或缺。均詣寺補印。宏覺靈谷鷲峯所藏。均此本也。道咸間崇封寺主持敬璽請印北藏全部。費至數千金。叢林北藏。僅此一部。迨歲月如流。滄桑屢換。報恩經板。不知猶在人間否也。

馬鞍山有三。一在定淮清涼二門之間。俗呼小匡廬。有大悲嶺。六朝事跡類編紀之。去城十里。西臨大江。與石頭接是也。一在鍾山靈谷寺之東。八功德水從山下通出。見靈谷寺志。一在江甯西南三十五里。見乾道志。今牛首之西有馬鞍山。由吳山西來。朱先生元英墓後過峽處。蓋即乾道所載者也。

名山多為僧占。惟雨花臺呂祖廟朝天宮飛霞閣二處。高踞峯巔。萬家烟火。一覽而盡。最為勝境。羽士主之。虎距關之隱仙庵。丹桂盈庭。乾河沿之不二庵。白蓮滿沼。以及靈應觀小桃源等處。皆當年游覽勝地。昔李笠翁云。徧廬山而攬勝者。皆佛寺也。道觀惟簡寂而已。釋道應作平等觀。何世人厚於僧而薄於道如此。誠哉為知言。

秦檜墓在木牛亭。出聚寶門七十里。又名牧龍亭。元兵渡江。屯墓側。兵士踐溺。呼為穢墓。明萬歷間。曾被發掘。今已湮沒無傳。其後裔猶有居其地者。皆改徐姓矣。楊誠齋有宿木牛亭秦太師墳庵詩七律一首。是其明證矣。

金陵產稻。與他處同。觀音門一帶。粒長而白。謂之觀音秈。作粥最良。南門外谷里府之金牛洞。上下數里。色紅而味香。作飯耐人咀嚼。謂之到地南鄉。皆穀中之特異者也。

元至元中。西僧楊璉真珈毀會稽南宋諸陵。斷理宗頭。漆為飲器。璉敗。歸內府。九十年矣。洪武二年正月。詔宣國公李善長求之。得於僧汝訥所。命瘞聚寶山。立石表之。見貝清江文集。今方正學祠後梅岡有石塚。其形如棋。與長干塔相對。或謂即其處。

舊俗婦人以黑綢包頭。綢緞廊談見所奇望街汪天然兩家。皆以是著名。汪天然自明迄今。世守其業。門前招牌八大字。赫然在望。庭中有大石盆。貯清水。相傳昔時來買者。必令以盆水浸之。示其無欺。迨世風丕變。婦流競效新飾。以至今日之摩登化。包頭固早已廢棄。談汪兩家。亦遂早歇業矣。

清胡任輿狀元坊。香楠木所建。極為宏壯。至嘉道間。二百年來猶存之。陳會元秦狀元均未建坊也。他若十廟之英靈坊。鼎新橋之建安坊。城北之單牌樓雙三四牌樓。土街口之盧政牌樓。漢西門之牌樓。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又利涉橋側有牌樓。題桃葉渡三字。鎮淮橋有牌樓。題巷舞衢歌四字。久燬於火。近則市政設施。一行新制。凡此障礙物。多付芟夷。不易問其根趾矣。

淮清橋舊有集劉夢得韋端已聯云。淮水東邊舊時月。金陵渡口去來潮。極稱工雅。然橋已屢建。聯遂失去。父老見之者。猶輒資為談助云。

臺城一段。猶建業遺趾。俯臨後湖。登眺最勝。城下向東有門堵塞。俗呼為臺城門。或謂即古北掖門。為廣莫門舊趾。按臺城即吳苑晉成帝咸和中修繕為宮。周八里。乃在都城之後。別為一城。劉宋於臺

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向所謂廣莫者。爲都城北門在十二門之內。非臺城也。今臺城向東之門。蓋萬春門之故跡明初開拓城基因舊趾而成之。安得指爲北掖。而以廣莫當之乎。

南唐御街在天津橋南直對鎭淮橋至南門。臺省相列。夾以深渠。東西有錦繡坊西錦繡坊。卽在應天府街金陵世紀。今江甯府治爲應天府舊治地名府西大街。當卽西錦繡坊。其東有街通舊王府初有過街樓名文昌閣。後毀於火。道光間移建鳳池書院於此。及今幷書院遺趾亦不易考矣。

蟒蛇倉石觀音像倚山鑿石而成。爲梁光宅寺故趾。像下有石孔。以竹探之深不可測。或所謂郗后窟耶。朝陽門下觀音寺本靈谷下院。見梵刹志。殿後有石壁高二丈廣如之。背刻「水晶屏」三大字。孝感熊賜履書。正面刻大士像。光澤可鑒。如坐琉璃中。追琢之工。妙絕千古。又麒麟門外墳頭地方道旁有大碑一段。橫臥於地。長五丈許。闊一丈。碑頭作盤龍形。未鑿成。土人於碑上曝稻。可容三十餘石。相傳明初所遺。將以備孝陵用者。蓋當時因舉重難運。故置之耳。於今靈谷又在重修運動會場趾。拓地無數。種種遺跡。不易復尋。石屏依舊。宜無慨然。

淮清橋之東清溪祠。舊祀青溪小姑。南朝甚著靈驗。輿地志青溪岸側有神祠是也。隋平陳斬張麗華孔貴嬪於柵下。南宋時並祀之。六朝事跡類編已稱祠有三婦。迨後祠額猶存。僅小屋一楹。塑男子像。優伶祀之。名曰老郎神。謬妄愈失其眞。至今則幷此且勿存。然讀王漁洋分甘餘話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祠作二詩。則其祠清初猶存也。

道光間。南京大風雷雨。紅紙廊仁昌質庫招牌杆。自上及下。劈爲數段。其頂抛至古城隍廟前相去半里。府學大成殿柱火自內發。當卽撲滅。縣學泮宮牌樓左角。亦被擊毀。此外大樹拔幹。猶不絕書。視今水災亦同屬僅見者焉。

金陵地勢北高而南卑。取黃土者皆在永慶寺五台山一帶。城南土色皆黑黃者少。人家穿井下及三丈。猶見磚石。知前代爲平地。日積月累。久而至此。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豈虛語哉。

黃河沿岸漫遊錄

高凬紀

黃河流域。爲我國文明之發祥地。源遠流長。當有一種特別紀載之價値。予嘗怪以今日科學之發達。何以對於黃河水途之利用。竟尙無一具體計劃。發憤之餘。曾於去歲有青海之遊。（時予在皋蘭卽甘肅省會舊蘭州治。）探視河源。並順流而下。至黃河口終點。雖沿岸調查。偏重黃河本身。於風景紀錄。微嫌其少。但沿途所見。亦不無可述者。用特檢點行篋。將紀錄略加改竄。以饗讀者。倘亦別開生面者乎。

（一）黃河流行於沙漠黃土一帶。夾雜泥色。而色黃。故以黃河名。發源於青海之噶達素齊老山。上源曰河爾坦河。海拔一萬五千尺。東流匯爲星宿海。文東經札淩鄂淩二海。繞積石山麓。乃曲折而入甘肅境。

青海省會曰西寧。舊稱湟中。蒙藏諸族。集中於此。前設有蒙番學校一所。校改爲蒙番師範學校。民十三更添設高等中學校。設有墾殖•畜牧•森林•礦產各科。出口貨以羊毛皮革爲最多。輸入者有湖南磚茶•與土花布•糖酒等。省城四面皆山。多沙漠湖沼之屬。湖中多含鹽質。而鹽湖中尤以青海爲最大。土人多從事製鹽。其味甘美。曰青鹽。運至湟縣。可交換布疋食糧等物。

青海人有漢蒙回藏四族。以遊牧爲生。逐水草張幕而居。夏日居者名夏窩子。冬日居者名冬窩子。以獸肉酪酥爲食。爲人勤苦耐勞。誠純儉樸。但迷信甚重。牢不可破。最有趣者。遇其遷居之時。必請僧侶占卜。或自己燒烤羊骨。視其現紋如何。乃定吉凶。至實行遷移時。槍掛於背。彈負於肩。腰橫寶刀。袴帶火鐮。其帳幕及一切應用物皆載於駱駝或犂牛背上。大衆齊集。列陣長驅。所稱爲酋長或千戶者。咸騎馬上。作督陣狀。叱牲畜而長歌。儼然軍隊形式。頗呈奇觀。

青海人之婚姻。凡男女相悅。卽可結婚。無所謂父母許可。可謂絕對自由。一到吉期。男子之家族親友。皆隨新郎跨馬上。逕往女家。附送之禮物。以哈達呢爲最重。此外馬一匹。乳牛一頭。在女家宴會畢。女家更以磚茶布疋牛羊等物作粧奩。於是男女來賓。擁護新郎新娘。跨駿馬唱喜歌而歸矣。至於喪葬有二。一用火葬。塗尸體以奶油。移至郊外焚化。一用天葬。赤死者之體。拋於野外。任鳥獸啄食而已。

宗敎一爲黃敎。不飮酒。不娶妻。一爲紅敎。專致力於祈禱•卜卦•驅鬼等事。其在林木葱鬱。溪水環流之山腰中。有金碧輝煌。奪人目光者。則拉布楞寺是也。此寺在夏河縣大夏河•河水匯流於黃河。環寺淸曠而幽渺。僧徒五六千人。爲佛敎最高學府。西藏出產之金砂。多在此地出售。每年約四五百萬元。又有一寺名金瓦。因寺上之瓦。全鍍以金。故名。建築雄偉。不亞於拉布楞寺。此寺本爲黃敎始祖誕生

之處。寺僧三千餘人。不動產極多。人稱其富。青爲海冠云。

（二）從前青海交通。全恃皮艇。皮艇者。係用牛皮袋。以油浸之。將毛刮去。內裝羊毛。將各皮袋聯成一气而製之。大者用三四十袋。小者二十餘。以篙划水而行。日可行三百餘里。本來從西寧到甘肅之省會臯蘭。已有長途汽車。予由甘赴青時。卽係乘車。此次旣專爲黃河而行。自然不能仍坐汽車。遂改乘皮艇。三日而後乃達臯蘭。臯蘭瀕黃河南岸。南面臯蘭山。北負白塔山。西倚桑翠山。形勢雄偉。商務繁盛。輸出品有水菸·絨毛·大黃·甘草之屬。惟五穀須仰給於青海。出名工業。有織呢局與光明火柴廠。

城北河水流急。舊有浮橋一座。係用船廿四隻。練以鐵索。上鋪木板而成。至宣統三年。改建鐵橋。長九十六公尺。寬七公尺。用銀三十五萬。此卽黃河三大鐵橋之一。

（三）由臯蘭乘汽車到寧夏。甯夏爲蒙古·綏遠·甘肅·陝西·新疆之交通要道。市區長約五公里。寬約三公里。在此經商者多晉人。出產以羊毛爲大宗。外人多在距寧東百餘里之石嘴子。開設店鋪。收買羊毛。每年在三月至七月間。有帆船二百餘艘。從石嘴子輸出羊毛至包頭。年以爲常。現在已有小汽船由寧至包。下水可十八日。一路經過。惟山脈縱橫。河水洶湧。自北出長城外。有一大曲。曰河套。土地沃饒。可以種稻。近年有魯人王鴻一君。以開墾計劃。移來魯民數千人。在此經營稻田。王氏於去年已歸道山。而其創辦之水渠。乃於今年行開渠禮。本來河套地方。西有賀蘭山。北有陰山。長城屏蔽於南。東黃河環繞於中心。地勢爲仰盂形。水草肥美。牛羊茁壯。諺云「黃河百害。只富一套。」信然。

由河套而下。爲包頭縣。屬綏遠省境。商務殷繁。有小上海之目。平綏鐵路終於此。包甯鐵路之所始也。城在黃河北岸。相距約四公里。外圍土垣。周九公里。所有鐵路與黃河碼頭上下之貨物。皆由南門出入。東門外有轉龍藏廟一所。高峙山坡上。廟後有泉。築龍口三。水卽由此噴出。質淸而味甘。全市民衆之飲料。皆仰給之。

此處須聲明者。本來由甯夏至包。亦有汽車路。共長七百公里。只二日可達。不過予輩未乘此車耳。

（四）黃河由包頭改向南流。岩石嵯峨。化爲谿谷。除兩岸有土鹽外。其他貨物極少。幾無運輸之可言。不過以河作晉陝兩省之劃界而已。南流至龍門。黃河之水。至此陡落數尺。流聲轟然。泡沫飛揚。頗有當年神禹治水之遺跡。所謂肥嫩甘美之黃河鯉。卽產於此。確乎非他處所能及也。黃河至此。有汾水併入。復南與渭水合。嗣後乃轉其方向而東。以達陝省之要道潼關者焉。潼關爲新·甘·晉·陝四省物產之集散市場。現在已有汽車可通長安。自與平至潼關約二百餘公里。可通小舟。交口以東。擬試辦汽船。可通陝縣。黃河由此入河

南省。經過陝州。陝州爲隴海路一大站。運輸便甚。今日隴海路已通至靈寶。不出兩月。當可直達潼關矣。

出陝州東百里有三門峽。此地有天地人三門。屹然並峙。水勢至此。乃陡落三尺之譜。舟子經過者。無不慄慄危懼。據查此處破舟率約百分之五。於此極目兩岸。懸崖絕壁。絡繹不斷。頗有雄偉之觀。但水勢並不甚激。故船之下行尚穩。惟上航因無隄防可供縴夫行走。致民船走上水者。有如登天。

黃河經汜水以達黃河南岸。黃河南岸爲平漢路之一站。當棉花上市時極爲興旺。此外糧食•牛皮•花生•柿霜•棗等。亦復不少。在此營商者多天津漢口人。

（五）由此以東至蘭儀口。可通民船。物產之交易至便。蘭儀口在昔年曾爲魯豫兩省黃河民船之貿易大市場。至有繁華之目。奈自決口以來。河北流域之隄防。聽其破壞而不加修理。兩岸之侵蝕日甚一日。水路低而淺。大型民船。無法行駛。大受隴海路之打擊。故日就頹廢。此地居民亦卽恢復其舊時化之惰性矣。現在停泊於此之民船。只二三十隻而已。

離河北省區入山東境。曹州地方有臨濮集。只具小規模之碼頭。無甚可紀。再東爲濼口。兩岸之隄防完整。民船上下均便。河身既少灣曲。故河道亦廣。水量豐富。沿岸隨處可以泊船。帆檣林立。洵不愧爲黃河中一大碼頭。該地距濟南城只十二里。每年集散貨物。價值可數百萬。謂爲山東中部之商業中心可也。

濼口風景。除津浦大鐵橋外。有鵲華二山。以及城內明湖。城南佛山。並七十二泉之勝。往遊皆甚便利。去濼口以東五百餘里。河身益寬。水流緩甚。惟沿岸物產極少。且因濟南以東受小淸河之水運壓迫。認黃河水運爲不足輕重。蒲台利津一帶之居民。又無利用水運之智識。無怪乎其航業之不振也。

黃河口在利津縣境。鹽窩以下河身分支流十數。泥沙堆積。水勢極緩。利津之水深僅五六米達、而河口則一至三米達。故大規模之民船。且難通行。更何論乎輪船。

（六）黃河由蒙古沙漠帶來之泥沙。前有英人加樸者曾測量之。謂「一年約有五十七億立方尺。十分之二沈澱於河底。」又一九〇三年。英人圖拉氏曾奉淸海關命令。視察黃河下游。研究水法。據其測量報告。「在四月水漲以前。濼口地方每秒可三萬〇四百立方英尺。利津地方每秒可二萬〇四百立方英尺。」該氏又云「水中細沙有亦成沈於泛濫地方。二三成沈於河底。眞能入海者不過一成」云云。但此係在水患時所測。若在平時。其細沙大部分仍多堆於河底。或河口處。試一觀黃河口之冲積土層。卽可證明其年之激增度數。漢書溝洫志云「一石之水。五斗之泥。」言雖近誇。然

與事實相去並非太遠也。

距今七十三年前卽遜清咸豐五年。黃河潰決揚武隄舍江蘇境而東北走奔入大淸河之道。其時大淸河河身僅一英里三分之一。水深五十尺而乃能容納全部之水量可見當時河口之深度矣。嗣是而後。治水無術。一任其泛濫洋溢而不之顧。遂使河底日高。至今相距數十年間水面之增竟較平地高出十五英尺。於是沿岸居民。不得已而講求救急辦法。將隄防逐漸增高僅冀暫時不生水患。卽爲萬幸。

光緒五年。清政府曾實行測量水面。據所報告「水面高於平地度數。利津二寸。蒲台一尺八寸。濼口五尺。開封一丈三尺。中牟一丈二尺。」乃現在之黃河口河身益高水益淺大水時之水量皆停滯於利津以西。故利津附近。最易潰決。（民十一決口及去歲咸在此。）至河口地方反覺安全。漸有居民移來開拓而搆居者。頗呈奇異之觀。

黃河水患。多在春季冰解後。所謂春水暴漲之桃花汛及七八月間皆爲水漲期。一年兩次。儼成恆例。

黃河沿岸一帶。地皮多帶黃色。而有極細之沙。成爲冲積土。其厚約三百尺以上。漢書云「掘井三四百尺猶不得水」此事不少概見。又據人云「開封地方掘地百五十尺。乃可得良水」總之。此種沙。地厚約二三百尺。當近於事實。

此黃土層粘力極强。乾燥後其堅如鐵。故乏浸透力。一旦遇雨水積地上。乃有橫決之虞矣。予另有浚河計劃一文。以與旅行無關。略之。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人壽儲金
是旅行家的惟一保障
詳章備索
總行上海江西路

治癆聖藥
肺形草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嗆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盒兩元 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奉
上海石路新普慶里
天濟醫室發行
謹防假冒

步行泰山記

陳嘉震

泰山爲五嶽之一。魯省第一名山。今夏六月十九日。蒙友人虞君偉如（服務于中國旅行社濟南分社）邀與同游。遂于百忙中應約。生平素願。亦因此而償矣。是晚九時。余與虞君自商埠出發。此次同遊者凡六人。即邱君公禹。鄭君卓如。牛君梅忱。張君秉臣。均服務于上海銀行。以九點四十分之津浦一次快車前往。汽笛一鳴。機聲軋軋。風馳電掣。猶如負創野獸。衝撞前進矣。

余素寡言。不健於談笑。況座前均是新交。頗覺無聊。探首外顧。四週黝黑。惟星星點點時而向人眨眼。車中燈光外射。近旁景物。模糊如魑魅魍魎。經二小時又半。車身已抵泰安。當蒙站長等招待下車後。寓于中西旅社（距離車站約一里許）佈置尚稱清潔。更幸無臭物擾人。至一時。遂安然入睡。

次晨六時。開始陟步登山。出發之前。僱一鄉人。擔衣食。兼任引導。行約里餘。已見岱宗全景。岱旁有一山。詢之導者。知此山名鷲來。高度不及泰山。有俗諺曰「遠視鷲來高。近看不及泰山腰。」並云如不信者。至雲步橋一覽。便知不謬。余等跨步直上。抵一天門。進天階。達紅門。此乃必經之道也。察視紅門。儼若城樓。敷以赤色。回顧東西二山。峯勢險惡。下有深澗。亂石叢錯。俯視之餘。不禁毛骨悚然。復前行。微聞不健之流水。見邊崖鑿有聽泉二字。過此再上。已至萬仙樓。作紅色。余等未登。亦不悉其上如何佈置。樓後石匾。刻有報恩處三大字。恨未能詳其由來。繼達斗姆宮。係一古剎。陳立木偶。南有廂屋。甚清靜。俄而比丘獻香茗。余提快鏡。與虞君繞道至水濂洞。見有涓涓細流。滙于泉洞。輾轉而下。此殆發出潺潺之處也。余攝景後。回宮少息。倚立窗前。遠跳迷茫人市。沉醉大地。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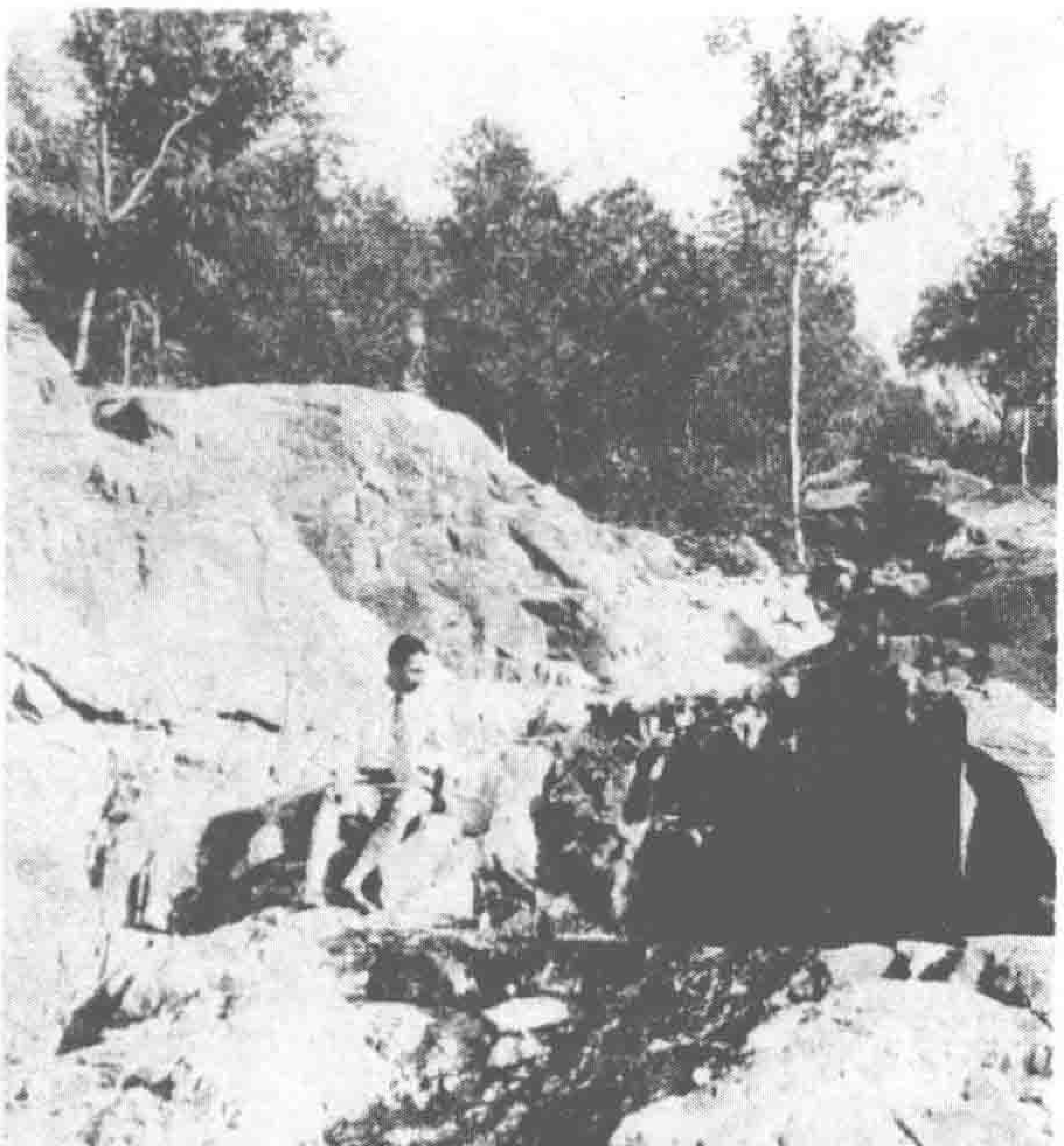


萬笏朝天

窺松柏參差。山石犖确。雲影浮空。鳥聲清脆。忿心爲之往。神爲之移。如登仙境。余固多愁。且善懷感。目覩斯景。恍惚若有所失。

余與虞君加快速度。首抵萬笏朝天。石有高四五丈者。有五六尺者。惜四週滿植樹木。包圍甚密。不能攝取影片。祇得攝其傍石上之刻有萬笏朝天四字之石耳。攝影既畢。方見四君姍姍而來。余偕虞君更進里許。見道旁深林內。有偉大之新建石碑。即總理之奉安紀念碑也。

既登迴馬嶺。傳說謂宋眞宗馬行至此。不能再進。因以得名。再北上。便有中天門之石坊。亭前設有茶攤。可購食物。余等略息。急取汽水而飲。此時雖兩足疲甚。仍勉力直前。步上高岩。俯視大汶河。蜿蜒如帶。泰城面積。方僅盈尺。仰窺南天。巍然壁立。高插雲霄。危道盤空。狀極險峻。余等更拾級重上。漸步佳境。氣候突然改變。涼風微拂。身心愈覺清快。跋足爲之一健。道旁偉石林立。中見一石。上刻斬雲劍三字。余遂詢之導者。彼笑而答曰。雲行至是石即止。不能超過。直上。否則雨即至。此說眞確與否。不過人云亦云。固不足徵也。



水簾洞

未幾達雲步橋。此處風景最佳。有十餘丈之石壁。名曰御帳岩。即泰山觀瀑之處。崖石之上。多有古今名士題句。低首能見銀瀑之奔流水。

行經五松亭。又名秦松亭。即五大夫松。昔日秦始皇封禪過此避雨。故名之。亭前祇三松。餘二不悉何往。問之導者。亦答未能詳。至是余與虞君遊興大發。遂捷足先登。山道益險。步履益艱。石磴益狹。僅容側足。每跨三五武。輒氣喘不止。終達南天門。略息。復鼓精神。直窮極頂。步至玉皇頂殿。正殿三間。中設泥像。兩廂爲道士居。亦可供遊人住宿。庭前有九頑石。相依並立。其聳然而略高者。即極頂石也。外圍以欄。遊人至此。輒拾珍藏袋內而歸。謂此石可避邪。

日漸西下。余腹益飢。因候同遊者來。共相進餐。未數小時。金烏西

沉。玉兔東升。同人以精神疲憊。即借宿碧霞宮。一宵酣睡。鷄鳴即起。步上岱頂。時東方始發曙光。即至日觀峯。四顧茫茫。萬籟俱寂。晨風拂袖。寒氣逼人。旋見一道紅雲。漸放漸大。忽成黃色。繼幻紅赭。遠處似藍似白之雲海。亦相繼而至。久之紅雲之下。忽現金輪。光芒萬丈。肉眼不能審視。繼而紅光上升。載沉載浮。由日觀峯石之左右間。穿插流動無定。其形頗速。須臾之間。紅球已懸于天空。紅光漸漸退却。青天顯現。誠大觀也。返濟後三日記。

中國唯一代辦旅行機關

中國旅行社

車船客票，概照原價發售
代定旅館，不另取手續費
旅行支票，到處可以通用
轉運行李、來往車站輪埠
旅行雜誌，刊載世界名勝

總社：上海四川路一一四號
電話：六八七四一號
支社：上海靜安寺路七八七號
電話：三五五〇八號
分社：遍設全國各大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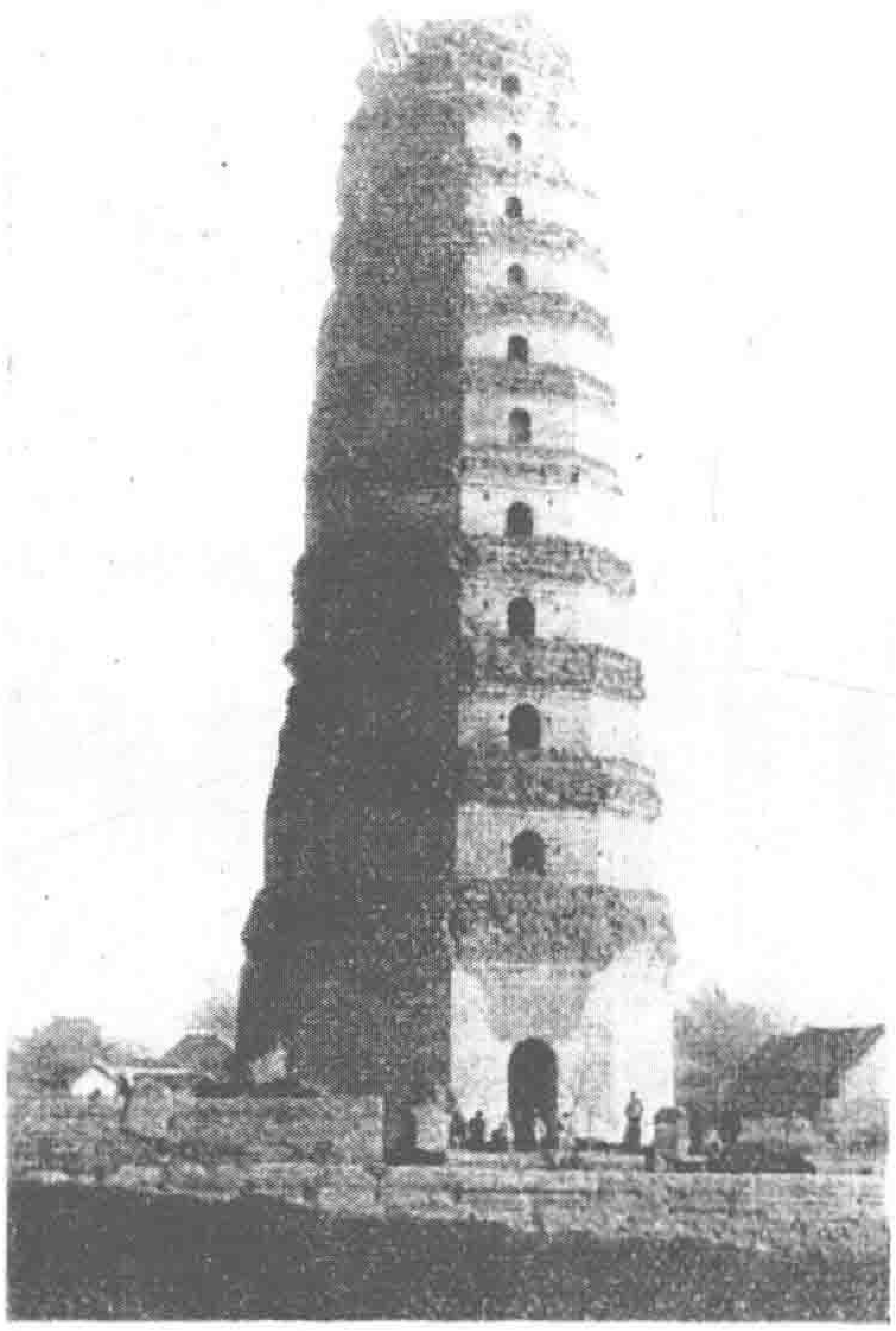
鄭州旬日

孫肖泉

河南鄭州爲古管城。三國時。爲許都。北方門戶。袁曹爭雄。恆以此爲戰場。迄宋都汴梁。又成防河重鎭。往往置重兵。遣大將守之。以備北方强族。距鄭州東三十里。有古城。爲關公單騎出關投先主會張翼德斬蔡延之地也。迨後北方多事。胡騎屢次渡河。皆以鄭州爲其衝要。方圓數十里間。正不知有多少英魂埋骨地下。民國以後。復爲南北必爭之地。每次戰爭。皆以鄭州爲戰鬪紐樞。發號施令。往往自鄭州出。偶讀無定河邊骨春閨夢裏人之句。能不感慨系之。

自漢口到鄭州。東行一晝夜。三等車價約玖元有奇。由北平來。則價在十二三元間。二等倍之。頭等再倍之。蓋可以類推也。平漢以外。東自徐州。西達陝境之隴海鐵道。亦以鄭州爲其中心點。故鄭州實爲平漢隴海汴洛三路之交叉。行旅自平漢轉隴海。徑平浦換車平滬。南達江南。東抵關外。皆有聯票。自上海銀行之旅行社。在鄭設分社後。行旅尤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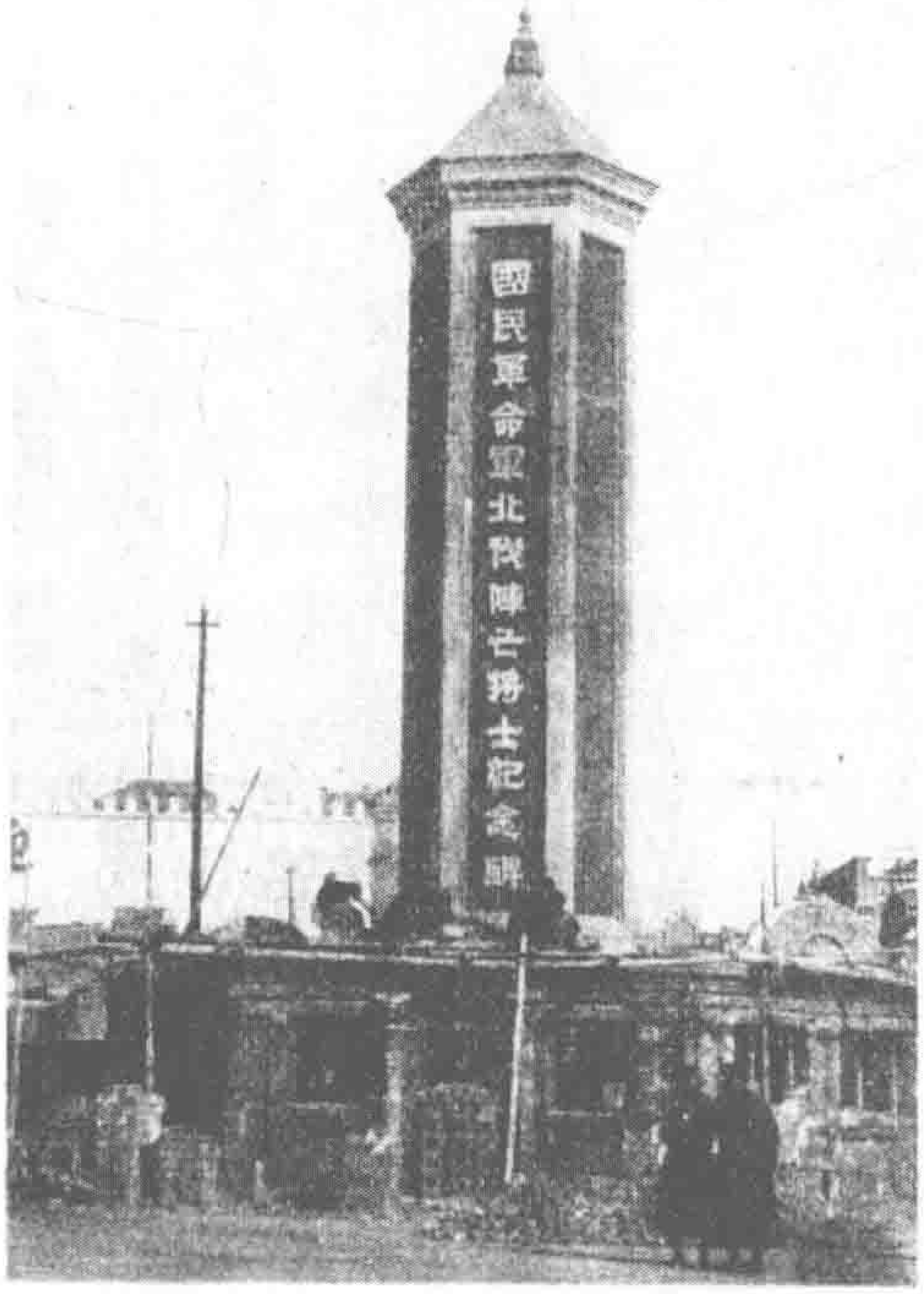
當馮煥章氏督汴時。頗有繁榮鄭州之計劃。蓋欲由鄭州車站迤後達黃河南岸。約三十里。開闢之爲商埠。未及實行。而事變忽起。以後年年戰事。不特商埠計劃。難見實行。卽本埠固有之商店。亦多受戰爭影響。往往關閉歇業。然由吾人觀察所得。以鄭州交通之便利。又爲南北東西之衝要。倘假以時日。而三年內不生戰事。則鄭州商埠必有一日千里之勢。蓋大有希望也。


鄭縣城內無頂塔

豫省之精華在鄭州。而鄭州之精華。則又集聚於車站一帶。以故車站附近。有規模較偉之馬路。及四五層高樓之商店。城裏則不然。兩相比較。其相差之年歲。似在二十年上下也。換言之。名城裏爲鄉下。謂車站爲城鎭。亦無不可。不過本地居民。大半集居城內。車站一帶。則除商家外。尤多外省流寓之人。以在平漢隴海兩路之工務人員爲最多數。

鄭州旅館頗發達。車站一帶。二三條馬路之間。大小不下四五十家。其最著者如國民飯店中西飯店鑫開飯店。房間價值皆由二元起碼。至十元不等。尙有大華飯店華安飯店。係新開張者。而華安飯店。則据五層高樓一座。其屋頂兼營飲冰室。樓下則爲新式之浴堂。生意發達。每日有人滿之患。他如大金台旅館．金久旅館．福昌旅館．第一賓館．五洲旅社．迎賓館．交通旅社．華東旅社。皆環居車站之左右。爲次一等之逆旅。在飯店業未改良之先。此種逆旅。亦嘗占居第一把交椅。其價值則自五六角至二三元之間。但皆空房。不包飯。其中尤以大金台．福昌．交通．三家。比較的潔淨。其設備上僅稍亞於各大飯店。至於距離車站最邇者。則爲第一賓館及五洲兩家。出站門不及二十步。不車可達。此外尙有小客棧。亦不下數十家。價值在二三角至一元間。到處皆是。不勝枚舉。

鄭州浴堂極發達。平均每一條馬路。最少有五六家。其設備較良。與大馬頭可以比擬者。如萬年春。華陽春。皆三層樓。統計房間不下八九十。可容浴客三四百人。價值每次沐浴。自一角至五角不等。此外小浴室更不可勝數。大街僻巷。處處多有浴堂。以外。飲食店亦不下七八十家。豫菜館著名者。以豫順樓爲首屈一指。河南館習俗。客入席後。館子必先敬湯菜一碗。殊爲本地之奇特。他如南館有新半齋。老半齋。閩館有小有天。大菜有鑫開大華等。各飯店之食堂。兼營之劇場。則有普樂。聚明。以名角黃智斌坤角小子午等爲台柱。每夜一場。亦有滿坑滿谷之患。影戲院則有世界電影院。可容觀衆約五百人。設備簡單。但獨能以國產片爲號召。較之各大埠專映舶來品者。自不可同日語也。惟到處現在皆高唱廢娼。獨鄭州則當馮玉祥督汴時。實行堅壁清野。娼妓天然淘汰。近則復聚於河北沿一帶。不特未廢。且有增無已。區區鄭州一隅。統計南花北柳。何止千人。每至夕陽西下。笙管嘈雜。幾不知世上尙有干戈未息之地也。



鄭州陣亡將士紀念碑

鄭州既居交通上南北東西之要衝。而全國電報幹線。又以鄭州

爲轉遞之總機關。以故鄭州電報局。遂居一等局之地位。所有員工。自局長以下。達一百餘人。每月開支須萬餘元。南北東西除水電及無綫電報外。必須由此轉電。例如津京間各種商電。自津局發出。經鄭局爲一段。再由鄭局爲之轉電南京。諸如此類。以故此間電局工作殊繁。倘至棉花季起。則每夜加工數月不輟。

電話局有長途及市內兩種。長途現由省府管辦。可由開封通話洛陽。性質近軍用。市內電話局則係交通部管轄。當去年大戰以前。全市電話安戶約六百家。迨大軍退却。話機大半被不肖軍人席捲以去。所殘留於市上者。皆磁石式之老機。且爲數不逾百架。尤以大局未定。安戶多觀望。以致收入毫無。幾等停頓。自張元增局長接辦以來。首先與部中交涉新機。次則勸導各商號住戶等。鼓勵安機。兩月之間。自七八十號之安戶號數。現已增至二百號有奇。而每日倘有到局預先掛號者。張君并謂電話爲地方聲氣互通之唯一機關。電話如能普遍。平均得兩三戶有一架。則亦多匪之河南。唯一之防匪消極辦法也。張君近變更計劃。鄭州許昌間。鄭州新鄉間。并鄭州開封間之長途商用電話。如能成功。則商家市民。皆獲益無窮。商業情形。亦可格外靈通。

鄭州附近產棉甚富。車站附近。有裕豐紗廠。規模甚偉。容工人三千餘人。出產量亦頗足驚人。股東皆滬上名人。歷年來頗受戰爭影響。幾乎停頓。現則繼續工作。旦暮孜孜。吾人客居每日間可聞三次汽笛嗚嗚之聲。當知三千許工人。正魚貫出入於紗廠之門矣。

鄭州學風未臻發達。學校僅市立中小學各一。并隴海所辦之扶輪中學一區。隴海在先全權皆操於比國人之手。當國民軍治汴時代。始從比國人手中逐漸收回。現雖有三五比人。其地位名義依然甚隆。而實權則久已旁落。更自鐵路改用中國文字以來。尤爲無形抵制之消極妙法。

鄭州當地本無出產。其附近一帶。則爲棉花大棗花生瓜子之產區。而鄭州實爲轉運之場所。且有兩大鐵路在此設管理局及辦事處。以故商賈雲集。各業皆有一日千里之勢。若能從此統一。不再生戰事。則三二年後。鄭州必成爲北方新市場。不過若大鄭州。每當炎暑。幾無冰凍以供市民。是亦極大之缺點。雖有黃河冬季所蓄之冰。然蓄之者腦筋簡單。往往含沙拖泥。不講衛生。惟有隴海機器房。每日出人造冰若干噸。但亦只敷局中員工之自用耳。如能擴充機器。推廣售賣。以供市民。則眞造福不淺也。

鄭縣爲河南一等缺。縣政府在城內之北隅。規模簡陋。縣各局亦在其附近。城中居民約四千戶。現城垣已拆卸。地皮歸教育局劃爲教育基金。城外原設市。現雖取消。而公安局則依然存在。故城內城外有兩公安局。城外公安本較複雜。河北沿一帶。尤爲多事之區。烟

館娼寮。往往爲匪徒之逋逃藪。以故取締甚嚴。娼妓一身所納之捐。如花捐燈捐門捐局票捐牌捐等。不下二三十元。爲津平各地所不常有。但如此寓禁於徵。而樂戶之數目。仍有加無減。亦眞可怪矣。

銀行之在鄭州者。皆以匯兌爲大宗。平津滬魯各票皆通用。河南農工銀行。則專出本地銅元票。每現洋一元可換銅元票四千六百文左右。較之京滬各地。皆顯銀貴。然不能出境。而當五十文之銅元。當百文之銅元。及當二百文之大銅元。亦惟於河南境內見之耳。

鄭州公共花園極缺乏。只鐵道以南。有隴海花園一座。但名爲花園。實則苗圃樹木蔭森。往往對面不能見人。約分全園爲三大段。首段周以圍墻。入夏以來。路除草萊。設木椅。任人遊憩。然無景緻足以戀人。以故遊人亦不踴躍。出圍墻則樹木益密。往往潛匿匪徒。雖白日青天。亦恆有綁架搶掠之事發生。實則離車站僅一里許。距鬧市亦不外二里有奇。人謂河南多匪。吾於此信之矣。

出鄭州車站不數武。有碑危然而獨立。形如塔。色血赤。上刻國民革命軍北伐陣亡將士紀念碑。鐵道迤西。又有國民軍陣亡烈士祠。爲馮玉祥所建。亦以紀念歷次陣亡之將士者。一祠一碑。遙遙隔鐵軌而相對。皆爲馬革裹尸之紀念。讀一將功成之句。正不知有幾許健兒之英魂偉魄。含寃殞志於此一祠一碑之下者。能不悲乎。

鄭縣城內有開源寺。古刹也。寺旁有一塔。無頂。俗傳此塔之頂。於數十年前。被風刮往河北。雖屬無稽。究爲古迹。而塔高五丈。計十一層。塔中有梯可登塔頂。立其上則鄭州全景。悉入眼底。塔之周圍皆石欄。夕陽西下後。倚欄小立。亦乘涼之良好去處也。

余此番留鄭。已逾旬日。其初不過一二日耽擱。不料大雨之後。鐵道冲毀許州以南。車不能通過。遂得於此旬日間。遍遊鄭市。兼問風俗。於爾知人生行止。皆有天定。佛謂因緣。豈余與鄭亦有十日緣耶。今夜聞南車已通。遂草草記此。以爲留鄭紀念。并告後之來遊鄭州者。

中央信託有限公司
本公司收足資本國幣三百萬元專營 存款 放欵 儲蓄 保險 堆棧等業務並經理房地產 代買賣公債股票 保管物品證劵 出租保管箱辦理認眞手續迅速存息優厚取費低廉訂有簡章承索卽奉倘蒙 惠顧無任歡迎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九十八號 電話六〇三九九
公司漢口一碼分頭五福里
虹口辦事處上海北四川路崑山花園路
堆棧上海北蘇州路九五四 九五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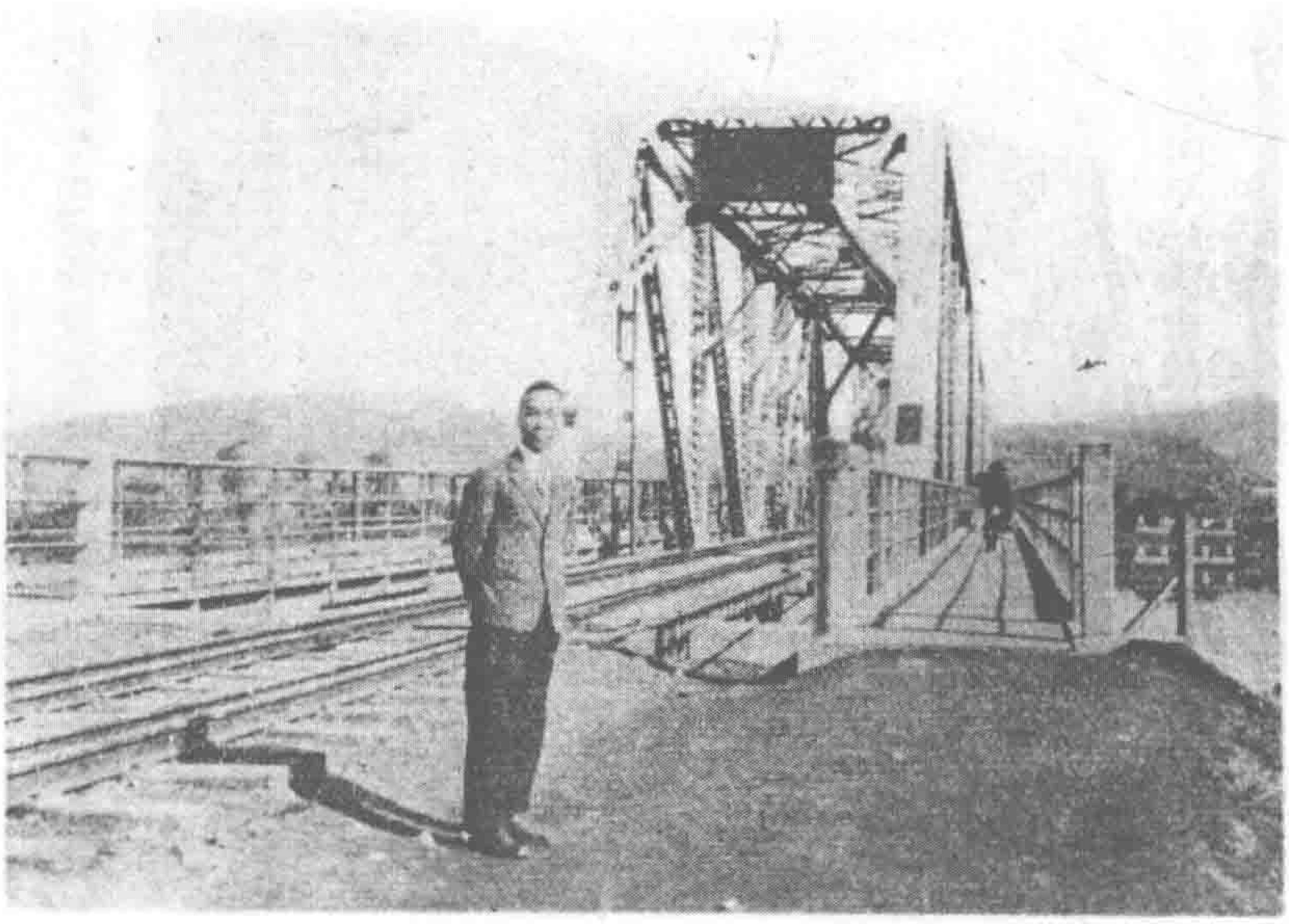
治癆聖藥
肺形草
每盒兩元 每打廿元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嗆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天濟醫室總發行
上海石路新普慶里
說明書函索即寄
謹防假冒

七月汗漫之游

梁張愛漁

三

月十五日。乘早八時半車赴長春。於下午五時一刻到。南滿車上皆整潔。漆光可以鑑人。座位舒適。一車有四五盥洗室。各種設備俱全。乾淨無比。到長春後。氣候更寒。不圖於陽春三月中。尚見大雪紛飛。朔風呼呼。刺人肌膚欲烈也。長春無好旅舍。因不願寓居於日人之大和館。祇得往於大世界飯店。內容尚清潔。而價亦廉。大房一間。僅二元耳。長春屬吉林省。爲滿洲交通重要地。處南滿吉長中東三鐵路交义之點。商務尚稱繁盛。無名勝古蹟可資流連。城內僅一破舊之關帝廟。日租界之西公園。地處幽靜。可值一游。園內有池塘。可供夏季游泳。動物園中佈置。一如大連之電氣游園。長春無好戲館可資消遣。錢幣以大洋日金奉票皆通用。惟哈票及羌帖則盛行。哈票一元。值大洋一角餘。羌帖一百六十串。值洋一元。故余袋中常存有五六種錢幣也。日租界有杏花樓廣東館也。主人唐君。爲余同鄉。於異地得嘗本土風味。私衷未嘗不自慰也。旅長四日。於三月廿日乘八時早車赴吉林省城。於十一時許乃到。寓城內粮米行街醉鮮飯店。距離車站頗遠。馬車半小時乃達。先耳其名。似其雅緻可喜。實則院落一方。三面圍以小房十餘間。屋皆無樓。房中炕床一張。卓椅數事而已。尚清潔。惟廁所則不堪入目。店中有中西餐室。中菜猶可口。西菜則平平不足道。翌日天晴。下午雇車游北山公園。園在德勝門外里許。依山而築。麓有臥雲軒花塢等名勝。小樓數幢。亦具美觀。拾級登山。山頂有關帝廟。門前石階有石欄可資憑倚。游目四望。全城景物及長白諸山。悉現目前。冷風吹來。雖拍面甚寒。而胸襟頓爲之一快。廟後有小道。蜿延而上。可直達玉皇觀。有牌坊題天下第一江山。觀東有羊腸小徑。可達對面之山。盡頭處



吉林松花江橋

一〇一二六一

有亭翼然。遠望成天然圖畫。下有小路。可通山脚之紀念碑。其地正與臥雲軒相對。蓋兩山環抱成一U字形也。

三月廿三日上午。雇馬車到松花江鐵橋。橋係吉敦路所有者。過橋後有小山隆然。名屯山子。當日俄戰爭時代。此小山屢經雙方輾轉佔據。濠溝壘壘。猶有遺跡。山上樹木連根都斬除盡淨。使敵方不易藏身。故至今此山仍禿山。過此山後二里。便是龍潭車站。再里許。則到龍潭山。古樹連綿。黃葉舖地。別饒一種幽趣。山行半里。乃到關帝廟。無甚足觀。由廟中和尙引導。由小路下山數十百步。乃到龍潭。潭廣二畝餘。前有木牌坊。顏曰挹婁澤洽。水甚清冽。澄可鑑人。徘徊片晌。乃下山步行到龍潭山車站。乘吉敦車而回。吉林土產物有松花江白魚。哈士蟆。人參。熊掌等。價廉物美。因於次日買禮物數事。寄贈親友。聊以誌此次旅吉紀念耳。

三月廿五日。乘早車返長春。廿六日乘早車赴哈爾濱。車係萬國寢台公司自備。富麗堂皇。無與倫比。每房有上下榻各一。墊以絲絨。因係在日間。故不用上榻。接疊與下榻成一長沙發椅。旁有几。上設紗罩電炬一。可供讀書之用。几旁又有小沙發椅。地上舖以絨氈。車頂電燈有藍白二盞。藍者係供睡時之用。備不傷目力。設備可謂週到矣。車底之彈簧柔軟異常。凡車一開一停。毫不感覺震動。餐車亦精美可愛。油漆燦然。窗明几淨。伴以鮮花盆景。益增快感。下午四時半到哈。由接棧伴往道裏中國大街之北京旅館居住。屋爲三層。中等房哈洋四元。合大洋三元四角。亦殊不貴。晚膳於三興園。白魚一尾。甚可口也。濱江爲新開商埠。無名勝古蹟可言。惟冬季於松花江上滑冰。頗資消遣。若道外二十道街之公園。及道裏之公園。均無足觀。影戲院佳者有松江•巴拉斯•莫迭爾•及大西洋等。價爲六八角及一元。選片亦不錯。道裏街道清潔。俄人商店甚多。四時後。俄人攜手結伴游行者。肩摩踵接。幾疑置身異國也。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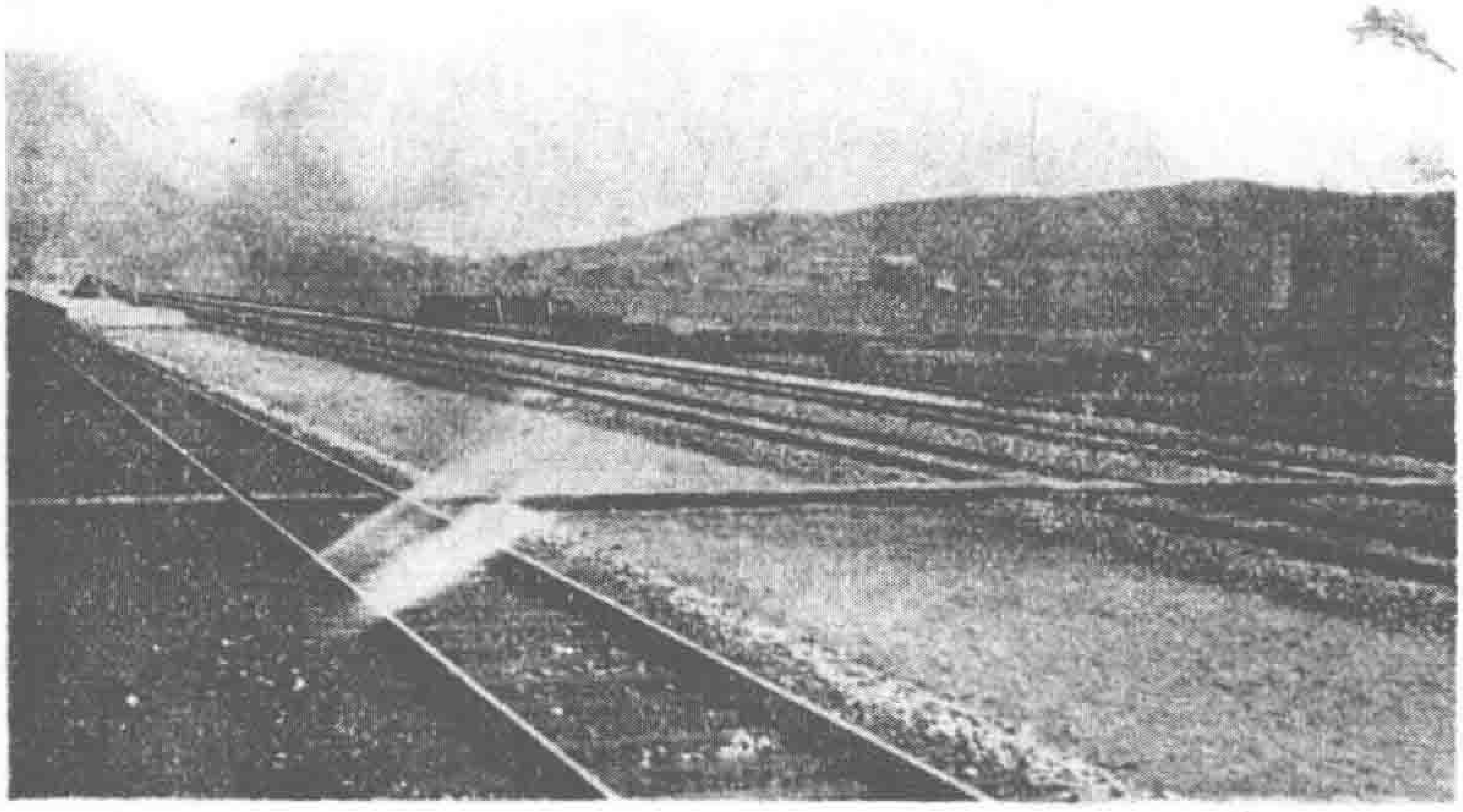


安東鎭江山公園

上隨處都有修理及擦皮鞋匠。一角之代價。可使皮鞋宛如新製。外子因欲一試。嘗於寒風中坐幾半小時。累得足凍如僵。堪發一笑。廿八日下午一時。過江參觀呼海鐵路工程處。晚膳於友人家。六時返哈。廿九日雇得街車一輛。環游道外道裏秦家崗等處。并將昨日買得之榛子。（係一種乾果。小如杭州之胡桃。產於下九台。價哈洋一元可買五斤。味甚可口。）由郵包在秦家崗總郵局寄滬上戚友。歸途道經萬國車票公司。定一包房返長春。

三月卅日乘哈鐘九時十五分車離哈爾濱。於下午長春時間三點廿分抵長。逗留半日。次晨乘南滿車於八點半鐘開行。下午一點半。抵奉天。仍寓大華飯店。休息半日。未曾出外。惟時天氣已煖。皮衣可不穿矣。

四月一日。乘九時早車赴安東。於下午四點半到此。行爲余此次游程中所最感興趣者。因不避煩瑣。請細記之如下。



安奉道上之鳳凰山

安奉線爲南滿支線。可由奉天直達韓之京城釜山。沿途峯嶺起伏。峭壁嵯峨。名山大川。如渾河鳳凰山摩天嶺鷄冠山等。層峯疊嶂。巨水深流。在在都顯天然險要。足徵唐代薛仁貴征高麗時之艱難困苦。無怪其在月下嘆辛勞也。全路二百七十六公里。穿大小山洞凡二十有五。間有歷時至三分鐘者。車中有暇。因持表於每次過洞時數之。得表如左。僅約略耳。非敢言準確也。

車過石橋子站　穿一山洞須廿五秒

車過火連寨　穿一山洞須廿二秒

車過火連寨　穿一山洞須廿秒

車過宮源　穿一山洞須三分五十秒

車過橋頭　穿一山洞須三秒

車過橋頭　穿一山洞須十二秒

車過南坟　穿一山洞須九秒

車過南坟　穿一山洞須三秒

車過南坟　穿一山洞須卅八秒

車過南坟　穿一山洞須十五秒

車過南坟　穿一山洞須卅秒

車過下馬塘　穿一山洞須九秒

車過下馬塘　穿一山洞須卅三秒

車過連山關　穿一山洞須廿秒

車過祁家堡　穿一山洞須七十秒

車過通遠堡　穿一山洞須洞秒

車過劉家河　穿一山五十須七秒

車過劉家河　穿一山洞須廿五秒

車過劉家河　穿一山洞須七秒

車過秋木莊　穿一山洞須四秒

車過秋木莊　穿一山洞須卅秒

車過秋木莊　穿一山洞須三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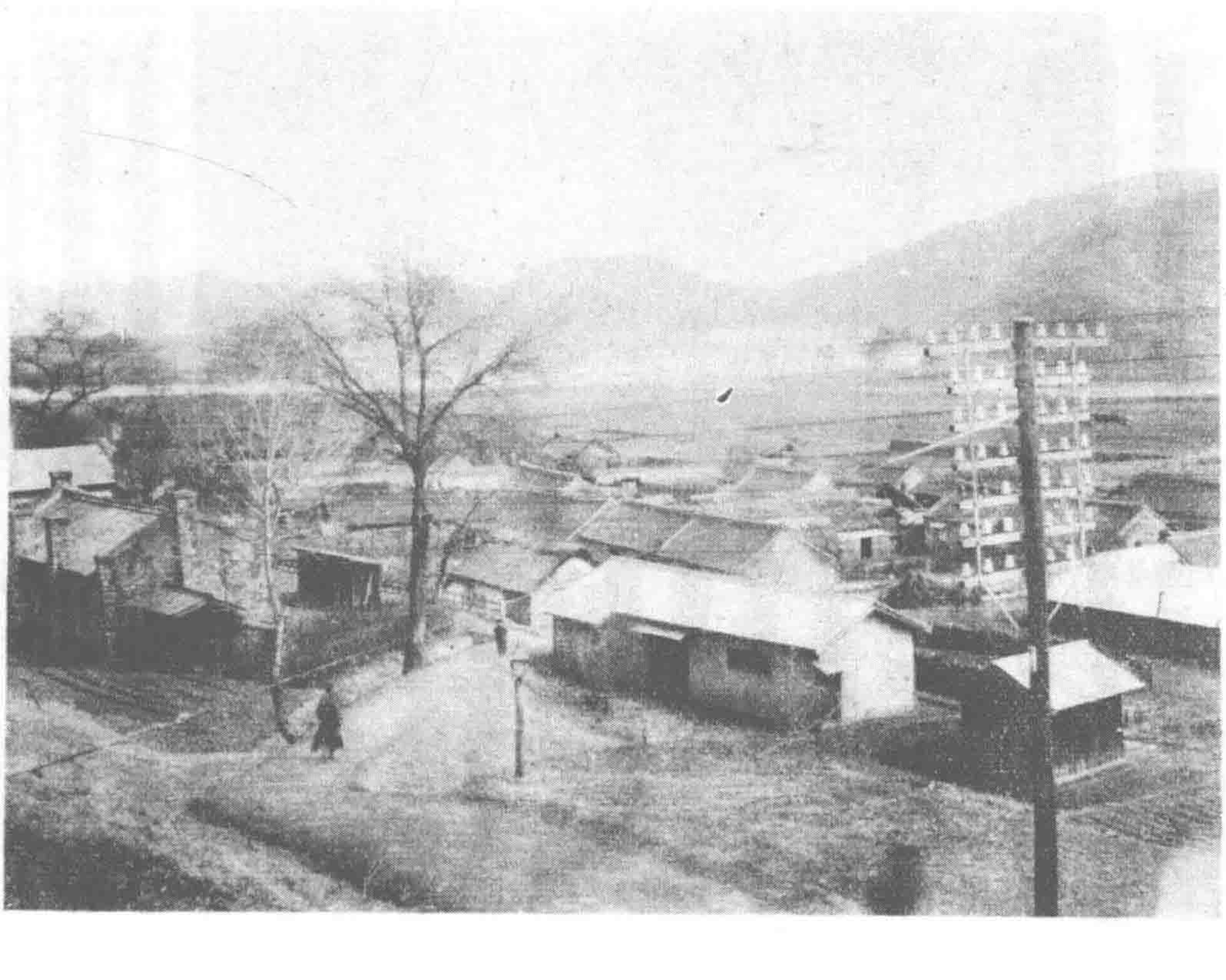
車過秋木莊　穿一山洞須五秒

車過秋木莊　穿一山洞須二秒

車過秋木莊　穿一山洞須一分四十二秒

乃到雞冠山車站。過此無洞。本溪湖一帶。煤礦在焉。溪邊煤塊堆積如山。間有硫磺氣。從河岸噴出。條縷如煙。臭氣逼人。幾

安奉道上之摩天嶺



不可耐。礦廠負山而築。空中斗式鐵車。來往頻繁。係工人用作交通之具者。有如昔日大世界之空中飛船。頗有可觀。全路車站上。都蒔有櫻花桃杏柳槐多種。適其時天氣已煖。百卉齊開。一片濃香。中人欲醉。伴以山明水秀。有如過仙境蓬萊。增加天然美景不少也。乘之車行山間。時而上坡。時而下谷。曲折迴旋。如處身於電影。余旅行國內鐵路多矣。未曾有如斯之佳境也。車抵安東後。旅客不出國境。可自由下車。若坐通車入高麗者。須下車受中國海關檢查行李。若攜應稅貨物。須納相當課稅。乃准通行。余等下車後。寓站旁之秀清旅館。日人所設之逆旅也。和榻一張。可容七八人。宿費每人日金元半。未為不賤也。晚膳日本火鍋一味。日侍女來伴食。且歌且舞。亦殊不俗。

四月二三兩日。外子因公事忙碌。無暇出游。四日由逆旅女主人。及伊姪女伴游鎮江山。適櫻花盛開。日人多往而慶祝。漫山遍野。柳綠櫻紅。不愧滿州八景之一。山上有日本廟。前有銅馬矗立。與紀念碑遙遙相對。旁有小溪一曲。架以小橋。如假石山然。近門處。日人所設之食玩物攤頭甚多。與青島之神社相似。下午游元寶山。山上有廟宇。無甚足觀。歸道步行城市一週。商場不廣。街上韓人極多。白衣白履。以首頂物。甚特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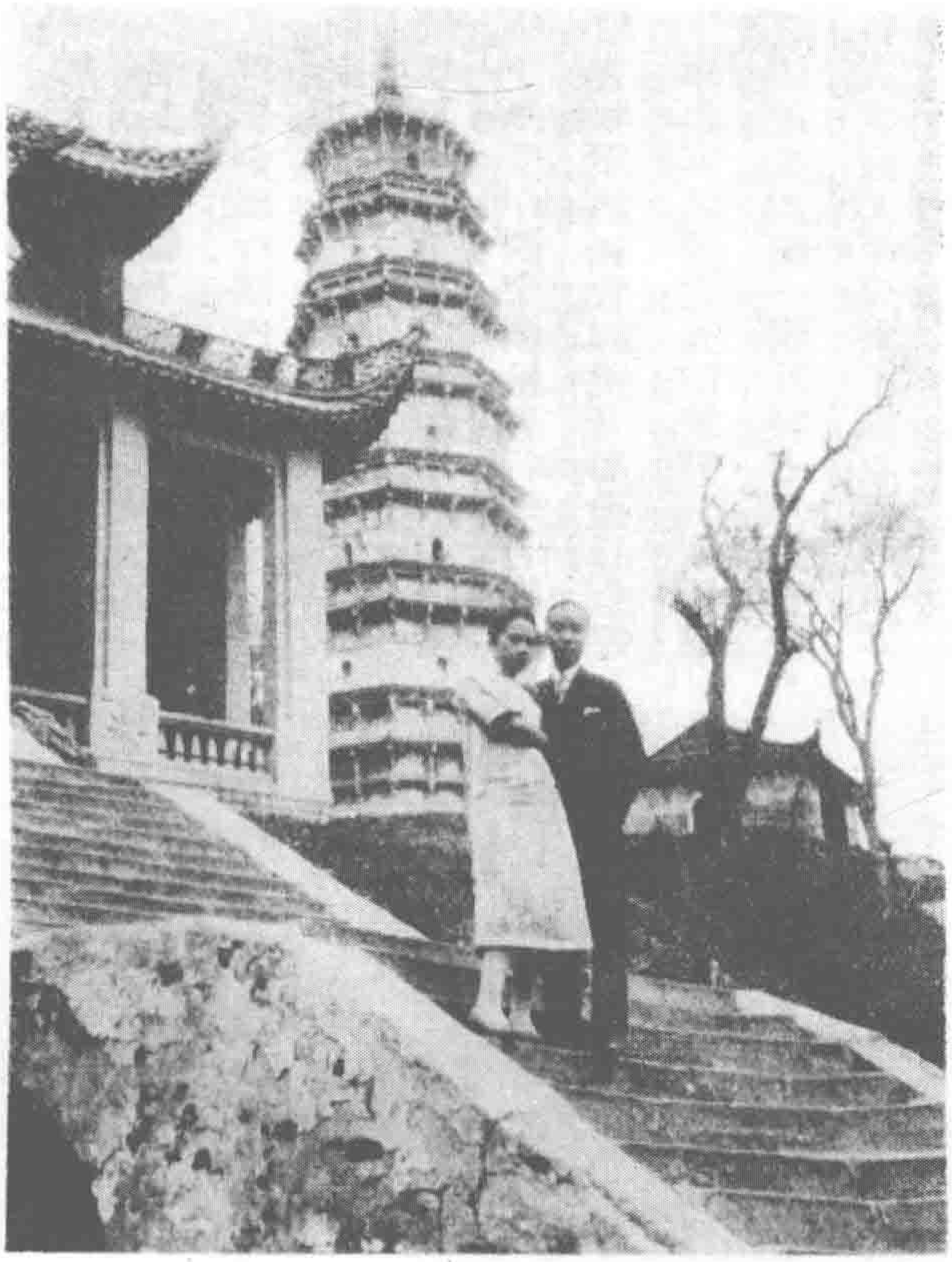


安東鐵橋架於鴨綠江上

四月五日。逆旅女主人導游對江高麗之新義洲。先雇馬車到鴨綠江畔鐵橋。此橋係安奉路中韓交界處。橋之中部可自由轉動。依時開闔。左右有行人道。可通人力車。由安東到新義洲者。行左道。近韓境處。有日本海關。行人須受檢查。乃得通過。由新義洲入華境者。行右道。於近華境之橋端。有中國海關。行人亦須要檢查。余等過橋後。由逆旅女主人導往伊姊所設之旅館茶點。然後乃步行街市。閒游兩句鐘。所見多日韓人。有銀行船公司商行數十家。商務雖遜於安東。但仍生氣勃勃。歸途因欲一睹鴨綠江風景。乃乘小輪過江。兩岸羣山夾江而峙。帆檣輪影。多如過江之鯽。舟經鐵橋。適中部

剛轉動。機聲軋軋。片刻橋分為兩段。而不能通行矣。登岸後。仍乘馬車而回。

四月六日。乘上午六點三刻車返奉。于下午一時到。卽轉乘一點四十分車赴營口。於五點半到。寓遼河邊之泰來旅館。時天氣已不冷。登樓一望。夜月初升。與江水浩蕩爭輝。又是一番景色也。營口無地可資消遣。僅河邊有一小公園。商務繁盛。余等祇居留兩日。於四月九日。乘日昌丸返津。舟少欠淸潔。所幸僅一晝夜。乃到天津。次日晨。卽乘車入北平。仍寓中國飯店。在平勾留三日。於四月十五日乘



武昌洪山塔

早九時平漢車南下赴保定。於二時到店。車上擁擠不堪。又復誤點。且天氣轉熱。燠悶異常。到保定後。寓天泰旅館。污濁簡陋。油燈一盞。床板三條。架於木櫈二張之上。與天津之息游別墅。青島之新民飯店。眞有天壤之別。因外子須在此逗留一日。故亦祇可暫居於此耳。

保定府城尙大。惟泥土太多。大風刮來。身上幾滿。西關外風景甚佳。但未可以言名勝。西大街商店林立。南關有外國醫院。忽忽一覽。於四月十七日乘平來南下車赴鄭州。候至四時車乃到。車上仍擁擠。所幸預先電北平友人代訂有包房一間。乃得就道。轔聲粟六。又作陸地長途旅行。

四月十八日夜七時。車乃到鄭州。緣因軍事時期。車多誤點。下車後。寓於第一賓館。比保定之天泰略佳。次日天雨。外子出外訪友。余祇可在寓內讀書。二十日下午入城。游子產廟。并步行市街一週。鄭州古跡甚多。因雨後泥濘。兼之兵士充斥。游興頓減。城東之高塔。巍然矗立天際。亦未往觀。二十二日乘下午五時車南下。於次日下午七時到漢口。下榻於靑年會對面之東方旅館。漢口係外子舊游地。伊曾旅此間五年餘。親友甚多。電鈴數響。各友人皆知余等抵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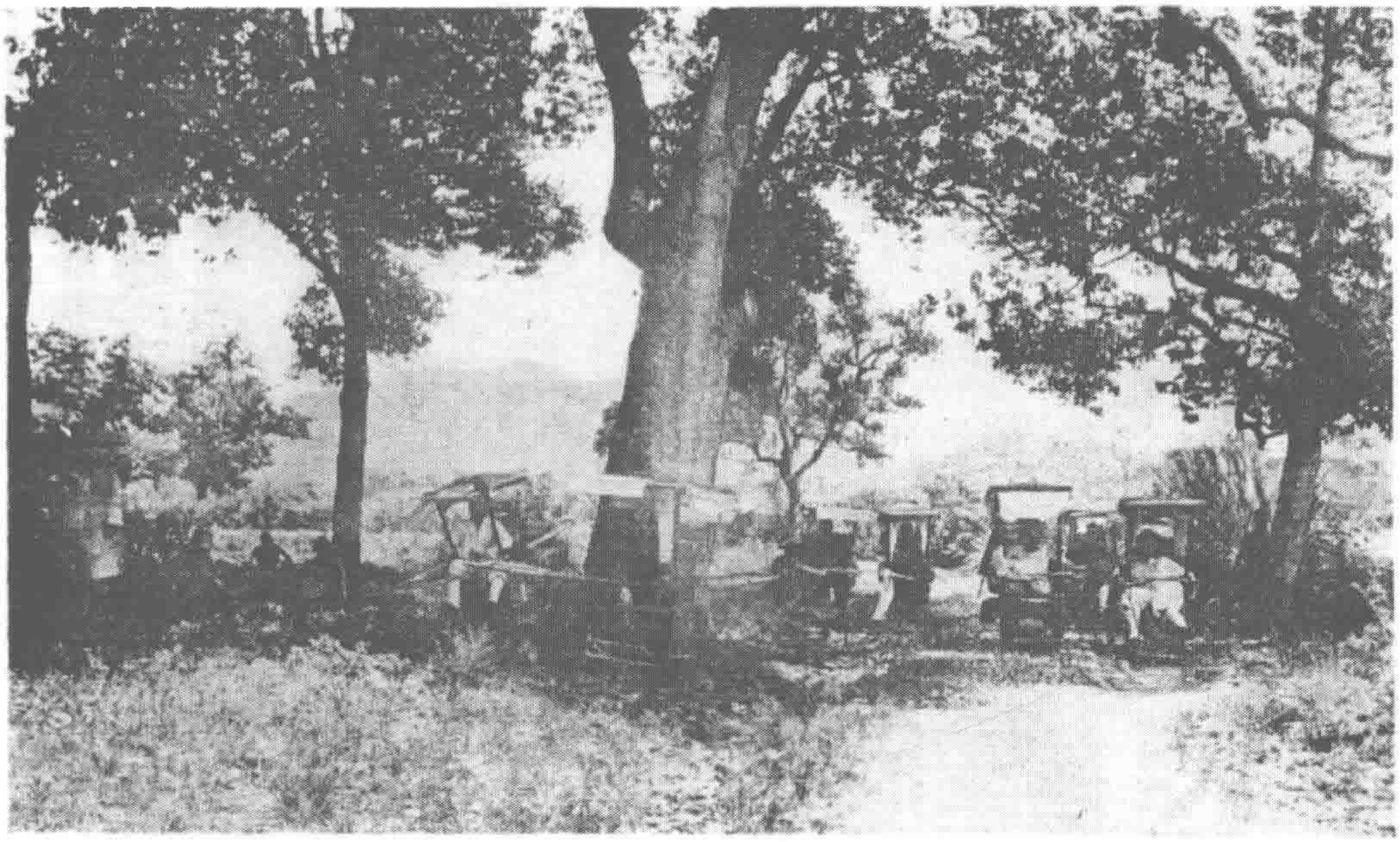
余等旅漢凡半月。除往親友處應酬外。曾游武昌之蛇山。山之頭近江處。有石燈一座。高丈餘。據云稱孔明燈。與蛇山相對者曰龜山。

憑欄四矚。江水茫茫。帆檣如織。武漢三鎮。鼎足而立。兩山夾江對峙。揚子之險要。亦名勝之佳境也。沿蛇山脊有新造之黃鶴樓。洋房一幢。無甚足觀。上有奧略樓。頗似昔日之黃鶴樓。四周照相店茶館如林。一如滬之城隍廟。冉上則廟宇甚多。惜皆為星相茶樓佔有。已失去其原有之美。雖有花木。不足觀也。下山後。乘人力車到抱冰堂。祀張之洞之祠也。亭台三五。破爛已甚。約略一觀。乃乘車到洪山。沿途村野人家。桃柳載道。



長春日租界西公園

天然之美。雖無佳山水。亦覺有妙境存焉。抵山脚後。緩步登山。寶塔一尊。獨立於山巔之上。臨風危聳。有如老衲。山上野花燦爛。桃柳相間。於此春光明媚中。感覺無窮興趣耳。游畢。乘車往游卓刀泉。車行一句鐘。乃到。田疇千頃。曠野少人家。泉在御泉寺內。門外有牌坊。背山而立。面臨大湖。且可遠眺長江。山上松柏千章。葱翠欲滴。廟宇不廣。祀關帝。庭中有井。刻石曰卓刀泉。相傳三國時。關雲長被曹操困於此土阜之上。兵士乏水飲。關公拔刀斬石。水忽溢出。故名卓刀泉。此廟風景之佳。境地之幽雅。武漢第一佳處也。歸途道經陳列所。走馬看花。五分鐘卽出。漢陽之游。乃先雇馬車到橋口。過河後。雇人力車到月河邊。乘小艇游梅子山下之洞。洞口廣闊。伏暑日來此納涼者甚衆。湖中滿植荷。惜時在初夏。荷花未開耳。湖之對方。乃古琴台。相傳伯牙鼓琴處。樓台數間。現已改為圖書館。湖水一泓。遠山如畫。亦好風景處所也。離此不遠。有壽星橋。相傳係鳳嬌娘娘投水處。故武昌之洪山。有鳳嬌萊產生。此間有名之土產也。規元觀。離伯牙台不遠。廟宇甚大。有五百羅漢殿。佛像大如人狀。僧衆甚多。晴川閣位置於龜山頭。與武昌蛇山之黃鶴樓相對。樓閣破爛不堪。臭穢莫近。古人所詠晴川歷歷漢陽樹之景。於今已不復有矣。漢陽鐵廠。曾一度參觀。熔鐵之爐。高數丈。鐵砂由上漏斗倒下。塵灰迷目。鐵溶成流質。白光逼人。做鐵軌處。更有可觀。鐵軌在地上由轆轤自行轉動。通



天目山道上

過大小之方穴數層。卽有粗而短之形狀。漸次拉成長而細之鐵軌。毫不假人力也。黑山自來水廠在漢江邊。規模甚大。抽水之機。轔轔然。聲聞甚遠。漢口消遣處。祇有電影。其他如新市場老圃中山公園等。亦曾一覽。無可足述者也。

五月九日。乘洛陽丸於晚九時離漢。船甚新。設備亦華麗。一覺醒來。已是七鐘。收拾行裝。船於九時抵九江。登岸後。寓於花園飯店。下午游南湖。環湖山不多。無西子湖之美。但波光水影。綠柳垂楊。放棹中流。亦足以暢胸襟。十一日上午。雇一包車游蓮花洞。換乘山轎上牯嶺。寓於外子西友所設之寄宿舍。(Boarding house) 山居空氣清爽。環境淸幽。少住一星期。名勝殆皆游遍。乃於十九日下山。返九江。仍寓花園飯店。外子以公務。逗留此間四日。然後乘鳳陽丸赴蕪湖。於廿五日早六時。到寓大中華旅館。下午曾到弋機山一游。山上樓房甚多。無甚足觀。在蕪居住六日。因雨祇到赭山一游。

六月一日早。乘洛陽丸於上午十時返南京。舊地重臨。爲時已半載矣。居兩日。乘車到鎭江。寓鎭江飯店。房屋尙淸潔。價僅二元半。翌日下午游金山寺。六月四日下午游甘露寺。在江邊近小霸王墳處拍數照。此處崖石巍峨。風景絕佳。回寓後。卽驅車到車站。乘六時一刻車赴無錫。於晚九點十五分。到寓無錫飯店。

六月五日。外子接滬電。云須趕赴杭州。辦理要事。故祇游梅園黿頭渚

惠山三處。即於六日晨乘京杭通車。於十時開行。二時半到上海換車。外子卽將兩件不用之行李送回家中。忽忽而返。車四時開行。晚九時一刻到杭州。半載餘闊別之上海。余祇可於車窗中得窺見之。把晤之時須在兩三星期之後也。到杭後寓西湖飯店。武林爲余常游之地。每年總要到三四次。無論遠近名勝。均有余之足跡。故此次旅居三日。除到寶石山外。每日均放棹湖中。一任舟子輕搖其槳。作無目的之游行。煖風吹來。勝處斗室多多矣。六月十日。外子公務已畢。適其時有戚友五人由滬來。因相約作天目山之游。於是驅車到松木場。定二包車。於明晨七時半起行。乃回寓焉。

六月十一日。淩晨五時卽起。湖光山色。尙含有煙霞氣。如美人籠



天目山之溪澗

罩於紗櫥中。眞所謂「碧紗櫥裏罩佳人。烟籠芍藥。」六時各戚友已來。早膳畢。乃雇車到松木場。七時十五分兩包車相繼出場。乃分乘坐焉。沿途風景甚佳。各站都不停留。迂折盤旋。路多彎曲。兩旁垂楊夾道。時而上坡。時而過橋。電掣風馳。兩車前後相逐。有如觀電影也。八時半。到餘杭。九時三刻到臨安。下車後。換乘預定之山轎入山。十時起行。數百步經一長木橋。又數百步到竹林。半里又過一長石板橋。過橋百餘步有重恩坊。持恩坊。元昌樓。翰林牌坊及都諫坊等。十時半到玉泉亭。十一時到湧慈庵。十一時半到三條嶺。正午到護龍嶺。兩嶺均甚高。須履越而過。十二時半到東橋。一時到倒板亭。一時半到青雲鎭。轎夫均在此午膳。余等則於轎內各食所攜之乾糧。二時十分起行。

過此山路崎嶇。峯嶺層層。三時半到湧蓮菴。里餘過召源橋。四時半到大麥嶺。上有觀音殿。下山半里。到普照寺。又名中天目。由青雲鎭至此。一路俱是崇山峻嶺。密樹成林。樹上鳥聲。時與潺潺之溪水相應和。人行其中。眞如處桃源仙境。身心都覺淸靜也。兩旁相對之山。距離越行越近。漸至兩山脚幾相連處。後乃一山當前。無路可行。乃傴僂而登其巓。山後平疇一片。眞如另一洞天。古人詠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句。可爲此處寫眞也。到中天目後。下轎扶杖上山。頂上有門樓。書退一步想四字。寓有深意存焉。稍憩下山。石級數百。旁爲渺渺深谷。險峻殊甚。過此又是窄隘山徑。曲道羊腸。峯迴路轉。五時到龍王廟。又名新橋廟。因旁有橋名新橋。故名。半里到石龍靈山。七時到護龍橋。過此便是禪源寺。大門額曰天目靈山。寓於西客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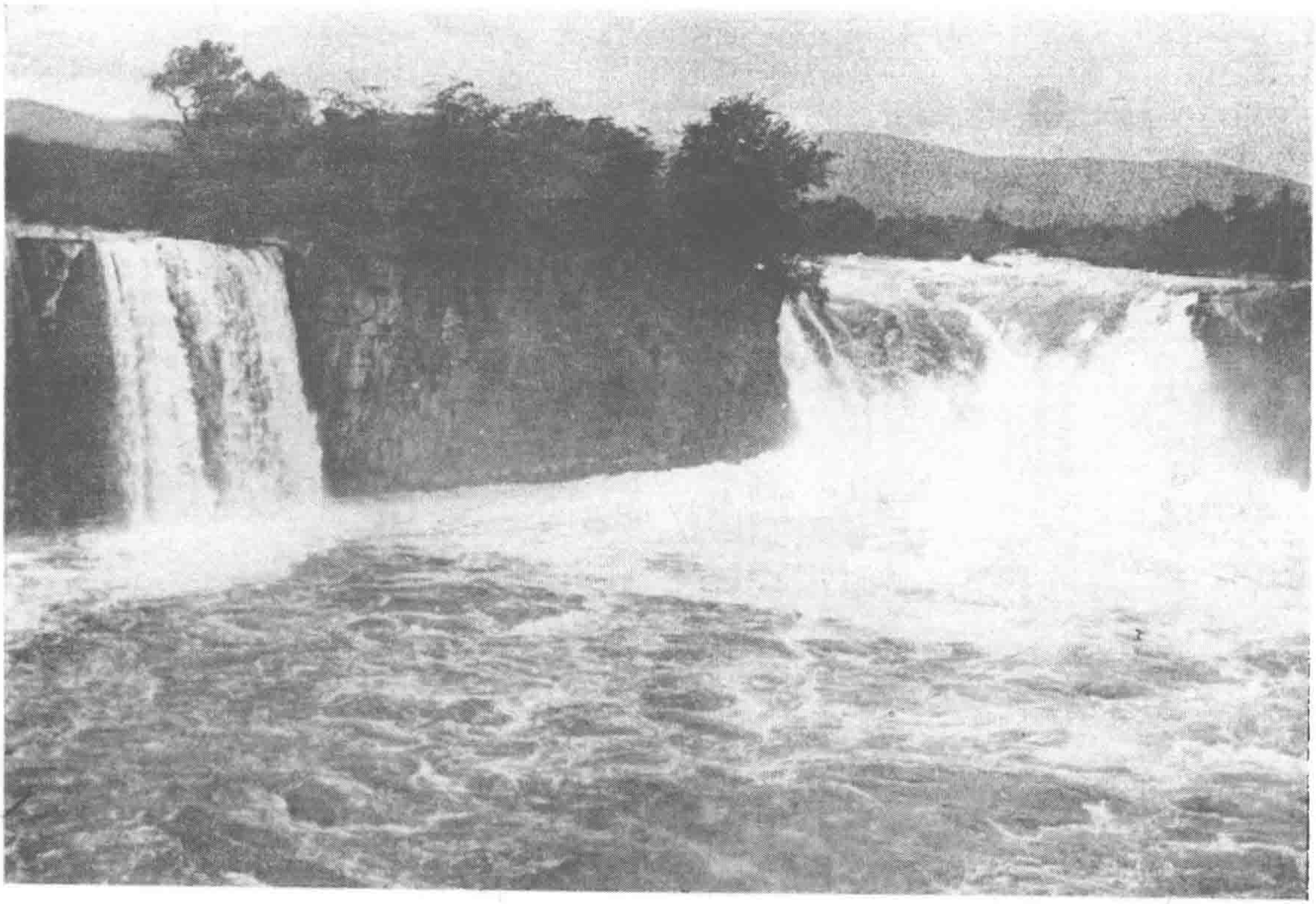
六月十二日。因昨日步行甚多。頗感疲倦。故祇在護龍橋畔溪澗中納涼。山水淸冽。着足甚覺寒冷。外子浴於其中。據云淸爽舒快。溪水流自山上。儼然一瀑布。甚可觀也。寺前古木千章。兩三人合抱之樹。觸目都是。廟凡五進。兩旁有客堂齋房寮房等等。最後進爲方丈。房屋寬敞。有磨穀室一間。利用山水之衝動機輪而動作。誰謂和尙不懂科學哉。廟係築於西天目山之麓。前有青龍白虎二山及火焰山環抱。如一沙發椅形。十三日下午。游太子菴。菴在半山上。約二里許。羊腸小道。亂草沒膝。頗苦於步履。惟竹林夾道。遮蔽天日。雖行烈日中。尙感淸涼。菴內殿宇不多。中祀觀音。旁祀昭明太子。蒲團下有一井。淸潔可洗眼。據云可明目。故名洗眼泉。十四日淩晨。卽起由寺僧導引上山。二里到脫身處。卽和尙焚屍處。五里到五里亭。道經大石兩塊。天然奇柱。雖傾斜而不能下墜。寫在此處。有一事足爲游侶所必須防備者。則山螞蝗是。緣西天目山上。產生山蝗螞。五里亭下少見其踪跡。但一過五里亭上。遍地皆是。其體能縮小如一小豆。滾入人之鞋襪內。吮人之血。食畢將血吐出。染人衣褲。不知者無不驚訝。但毫不覺疼痛。祇感微癢如蚊咬然。若目擊其吮血。可取水少許。或口涎唾之。彼卽脫下。切不可用手扯之。因彼吮血時。彼之頭深入皮膚內。一扯卽斷。致令頭留在人體中。甚難取出。易滋毒患也。再上二里許。到獅子口。下亦有洗眼泉。水甘冽無比。有廟築於兩懸崖上。推窗一望。下臨無地。祇見前後左右上下。都是雲烟渺渺茫茫。如坐飛機駕於雲天深處。廟後有開山高峯祖師骨塔。地爲石板。以足敲之。聲如鐘鼓。蓋其下中空之故耳。廟中住持出示一詩。係詠此處之風景者。句云。斷崖花冷千峯吼。松落煙光集地香。獅子岩中苦心事。如何分半到朝陽。又有句云。晚來雨過蒼巒靜。一片白雲又過山。可謂形容逼肖。過此到樹王。古松一株。大逾六人合抱。高十數丈。再上里許。到老殿。廟宇三數間而已。此殿成立最早。因僻處半山上。步履

維艱。故另築新廟於山麓。以便香客焉。再上三里到山巔。有仙人石。仙人戒板。仙人磨等古蹟。頂有池。考天目山橫亘四百餘里。爲黃山支脈。東西兩峯最高。峯頂各有一池。如天之目。故名東西天目。立山巔上。以望遠鏡可觀安徽境之徽州。一時半下山。同老殿午膳。二時半由老殿和尙引導。游倒掛蓮鈎。約里許。乃到。山路狹窄。野草過膝。復多山螞蝗。故步履極感艱苦。至陡險處。須坐地而下坡。將至目的地處。路狹不滿一丈。兩旁皆深谷。數十步至盡頭處。一丈許高之石。崇然矗立。中分五石。狀如蓮花。三面俯視。俱係深不見底之山谷。祇見白雲蕩漾於其間而已。此處山景絕佳。配以絲絲雲氣。有如身在古畫中。非親歷其境。不知其妙。據山志云。開山老祖高峯祖師。善睡。每念經習道。必致睡。因發奮自勵。覓一峻險之處。以趺坐。後見此處三面淩空。危險非常。若偶一不愼。必遭粉身碎骨。故卽在此處修煉。卒因好睡成性。終於不免一墮。冥冥中韋陀薩菩念彼修煉之苦心。持化石蓮花一座以載之。而覺其志。齊東野語。僅供一笑而已。四時下山。到廟時已七鐘矣。據寺僧云。山中多野馬猿猴野獸。產西瓜楊梅桃杏等。有特產石耳。及珍珠簾。名貴之品也。十五日上午下雨。下午游廟前之樹林。及村落。十六日晨六時。乘轎下山。三時抵臨安。乘包車直返松木場。到杭已六鐘矣。十七日休息。十八日過錢塘江。到西興。乘汽車經一鐘到紹興。寓城內新旅社。窄小特甚。且不淸潔。惟祇宿一宵。亦置之而已。十時早膳。畢。雇車游大禹陵。次日游東湖。乃返杭。二十日乘早車。於九時五十分到嘉興。寓安東旅館。下午游鴛湖之煙雨樓。來許亭中。有聯句云。如此好樓台。宜晴宜雪宜月宜風。與諸君隨遇徜徉。非必賞心烟雨。者般危世局。或泣或歌或鼓或罷。願我輩及時支柱。莫教騰笑湖山。勉勵士氣之佳句也。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賃舟游三塔寺。攝影一幀。乃回。二十三日乘早車於十二時半抵滬。七月餘闊別之上海。又復重臨。衆親友已候於家。設宴歡迎。家室無恙。中心實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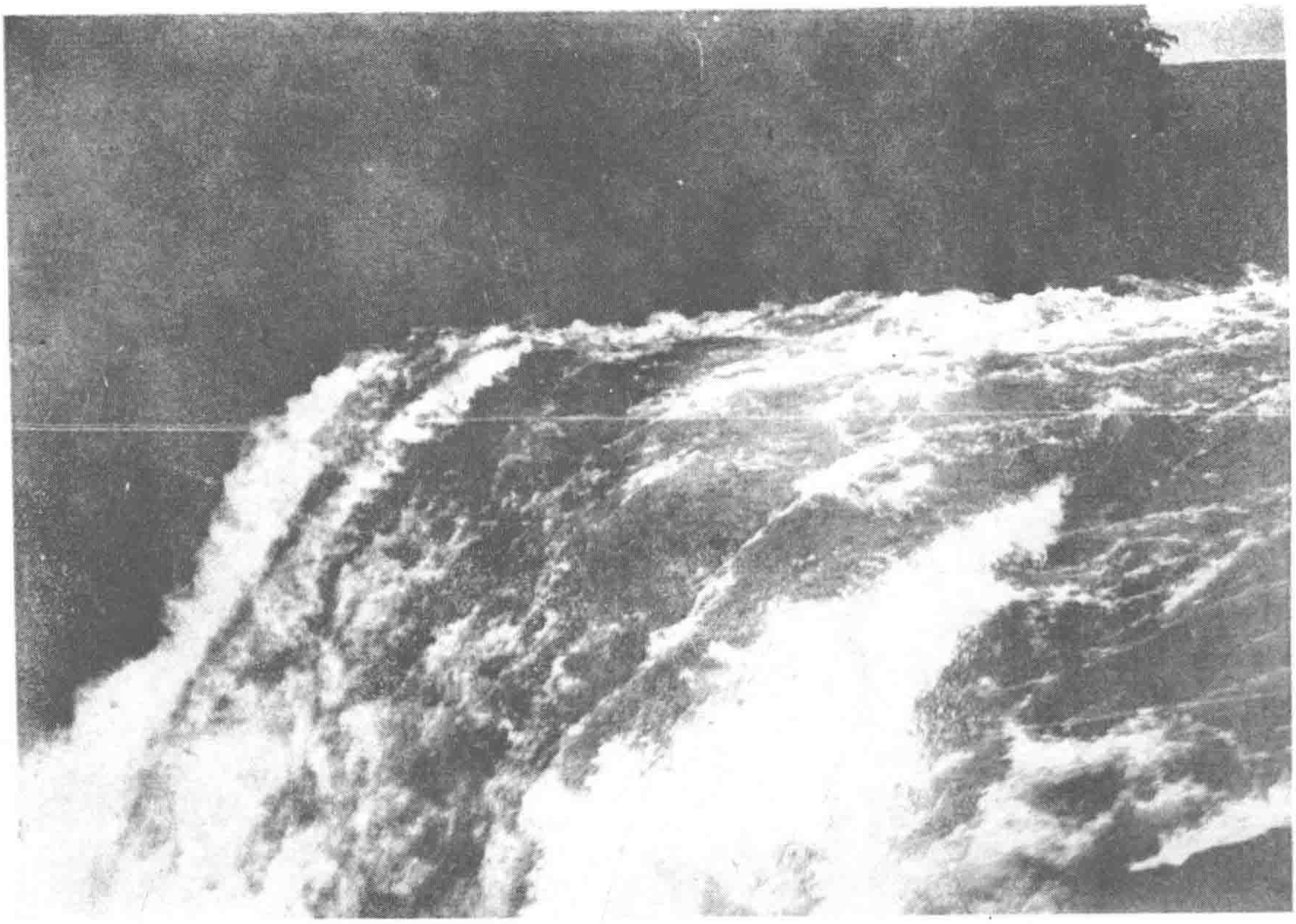
河心飲馬（安海橋旁）

（參閱甯古塔冒險觀瀑記）



鏡泊湖瀑布全景（鏡泊湖呼克圖崖）

（參閱甯古塔冒險觀瀑記）



鏡泊湖瀑頂奇觀（鏡泊湖呼克圖崖之巔）

（參閱甯古塔冒險觀瀑記）



東京城外牧羊圖

(參閱甯古塔冒險觀瀑記)

歐美旅行記（上）

凌石惠芳

男兒志在四方。今則女兒亦不甘雌伏矣。國際關係日益複雜。加以歐美科學發達進步之速。當有非吾人意想所及者。安可不一出國門。以覘世界之進化。而一較量我國之地位哉。民十九年夏間國際學術會議在歐洲召集者計有多種。十月間萬國道路會議又在美京華盛頓開會。鐵道部特命予夫凌君竹銘出國。代表出席比瑞兩國兩種會議及美國道路會議。並調查鐵路材料及火車輪渡。工商部亦趁便委托出席比國三和土會議。予夫顧予曰。此行周歷歐美各國。且得與各國人士相接。機會誠佳。子亦有意同行乎。予喜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予夫特請命於長官。長官曰。此大佳事。故同行之計遂決。

出國前之預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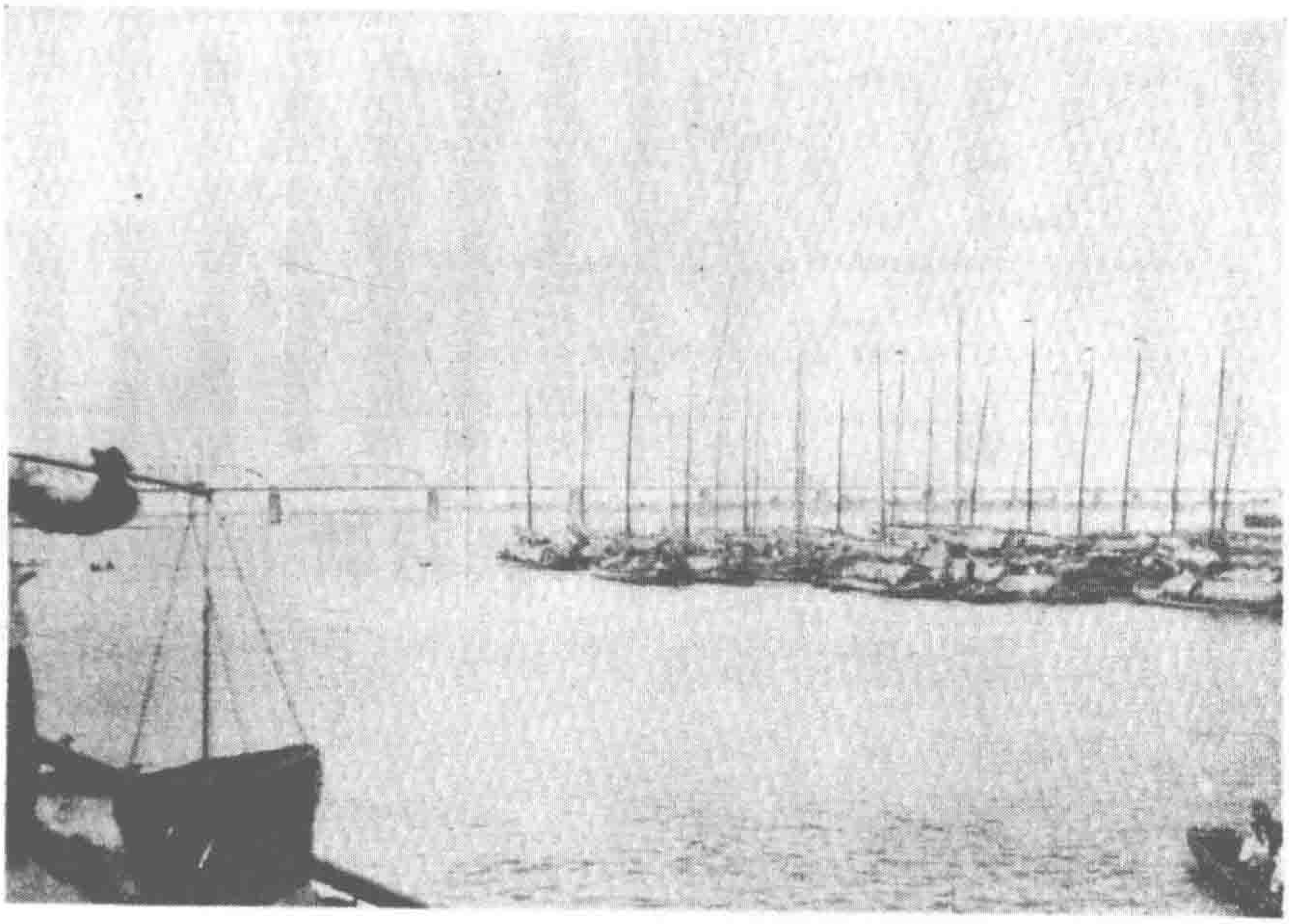
予等決定西行為六月初。而歐洲最早之會議係在八月一日。第一問題係在水陸路程之選擇。水程本較安適。且可經歷南洋印度東非南歐各地。惟途程太長。予夫因須於九月底離歐赴美。故在歐之日無多。水程須四十餘日。嫌其遲滯。且夏季南行尤感酷熱之苦。陸行遵西比利亞鐵路。祇須十三四日。惟因中俄邦交未復。過境恐有不便。以往事實。言人人殊。且因予同行。尤有考慮必要。適有予等至友王君爾綯於四月間由西比利亞赴歐。代表我國出席世界動力會議。予等正在佈置路程之際。得其由歐來書。述及經過俄境一切手續甚詳。且知因係國家官員。持有外交護照。故頗蒙優待。途中並無困難之處。予等遂定遵陸而行。



哈爾濱車站

護照問題

予等由外交部頒發外交護照。其始係夫婦兩人合領一張。粘有兩人合照之相片。嗣聞俄例必須一人一張。故另由予個人單獨向外交部再領一張。所有英法德比波蘭瑞丹荷美各國之簽證。均可在滬各國領館辦理。手續甚爲簡單。惟俄國在滬無領館。而代辦領事之德國領館亦無權代爲簽照。祇發給俄文報單三張。囑爲照塡。塡就後須向哈爾濱俄領館請簽。而哈埠俄領館亦須電向莫斯科詢問。俟復准方能簽照入境。且電費須由請求者繳付。予等以手續旣繁。特先期向上海德領館每人取得報單三張。覓一俄文翻譯爲之一一塡註。逕寄哈爾濱中東鐵路友人陳君介民。托其預向俄領館接洽電詢。並以由滬乘輪直接西比利亞鐵路之日程。其在哈爾濱停留之時間不過數小時。恐簽照手續來不及辦理。故決先一期輪船動身。預定在哈停留三天。庶有充分時間辦理簽照。



哈爾濱松花江中東鐵路大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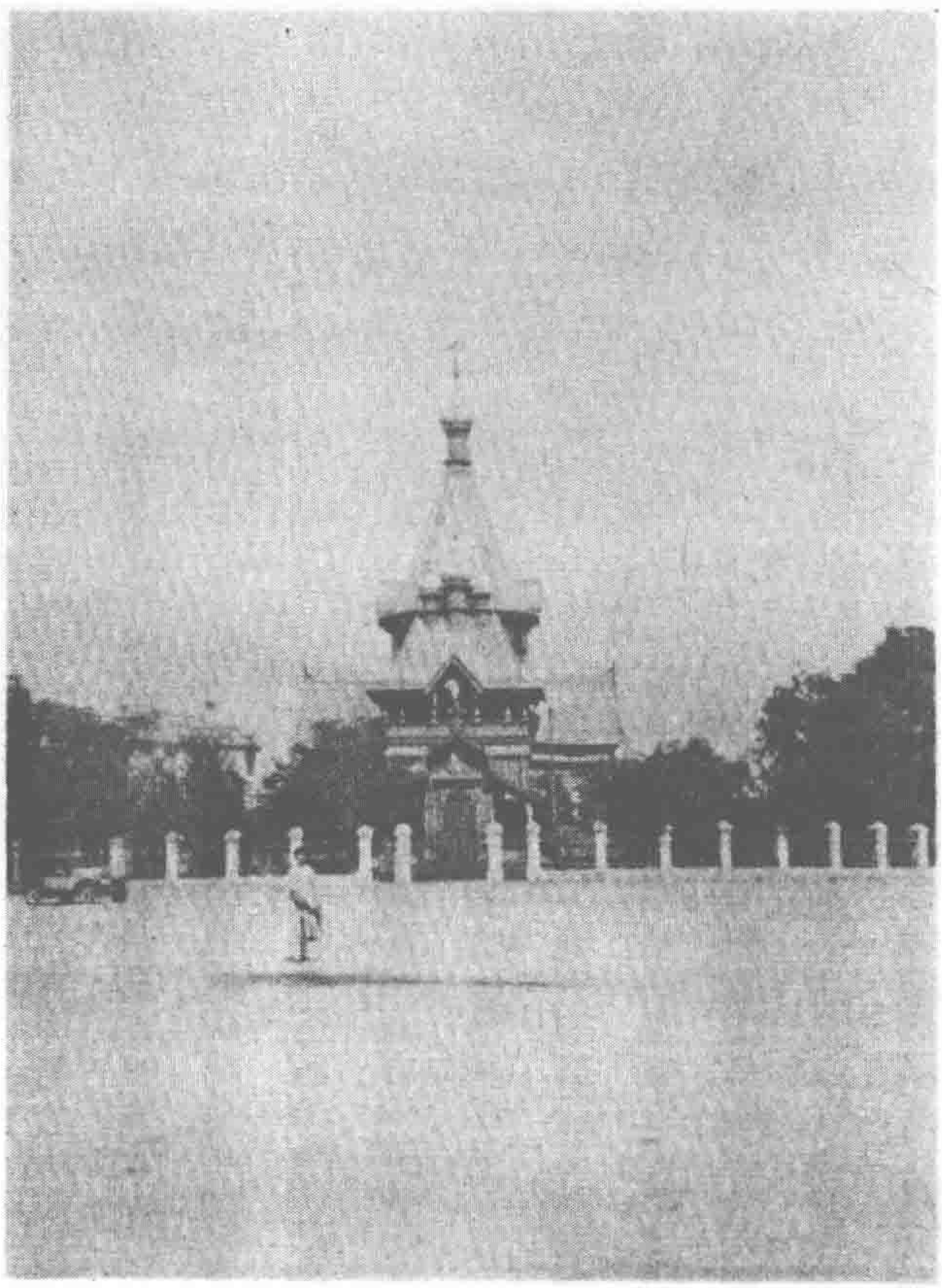
火車輪船票

西比利亞鐵路歐亞直通聯運火車在夏季期內每星期開行三次。與中東南滿兩路及上海大連間之郵船啣接。計由上海至柏林祇須十三日。至倫敦巴黎等祇十四日耳。予等第一目的地爲比京。先向中國旅行社詢購聯票辦法。該社以赴歐各票仍須向通濟隆接洽。不如由旅客直接向通濟隆辦理爲愈。乃轉往通濟隆。該公司授以單印小册一。爲一旅客所述之遵陸赴歐指南。所有舟車途程票價時間簽照手續應帶銀錢幣別及應備西比利亞車中之食物等。詳述無遺。予等細讀之下。心爲之一安。一切皆按此小册之指示而行。遂購通票至柏林。由上海至柏林每人頭等票連同沿路睡票等共約美金二百八十四元。(由大連至長春票價不在內。因南滿鐵路

贈予等免票也）並定七月二日乘船離滬。計七月六日可抵哈爾濱。在哈留三日。趁九日由哈開行之中東車赴滿洲里。大抵夏間赴歐旅客多遵此途。車位擠擁。故日期概須早定。倘臨時改期。固須另給貼費。且恐日期逼迫。不能定得車位也。

行李衣服及銀錢

旅行行李固須求其簡單。然此行歷時半載。所有夏秋冬三季衣服。均須帶備。尤以女子出國。有代表國家之關係。過於趨時競麗。固有所不能。而過於簡樸。亦有所不可。故置備行裝之前。頗費躊躕。後得前駐比王公使景岐夫人之指示。始知從西比利亞赴歐。行李寧多帶小箱。毋帶笨重大箱。蓋大箱必須挂牌。放入行李車。換車時旅客須親至行李車開箱查驗。每因此誤時失事。若小件行李則可隨身携帶。省却挂牌之煩。故予等共帶大小皮箱六件。另帽盒打字機等。至於女裝服御。亦得王夫人之指導。知毋須帶備冬衣。祇備夾大衣一件。厚絨大衣一件。及中國絲織品單衣多襲。便足四時之用（單衣愈多愈好）予遂照此置備深藍綢夾大衣一件。咖啡色厚絨大衣一件。均加皮領皮袖。中國絲織品旗袍及衣裙十餘襲。另製綉花衣服數件。以備晚裝之需。帽與手套。閒爲外人女子出門必須穿戴者。惟以時値夏令。在滬均無式樣可選。故祇購一普通者應用。餘留到歐再備。（關於女子出國服裝之經驗。另詳後文）至於銀錢之携帶。亦頗複雜。蓋予等此行共經十餘國。而各國幣制不同。惟美金則到處通用。爲便利計。除自帶少數日金馬克佛郎美金外。餘款均易爲美金。由銀行先行匯往比國。以省携帶之煩也。


哈爾濱俄教堂

舟過青島

予等於七月二日由滬乘大連汽船會社之榊丸赴大連。同行赴歐者。尚有予夫同事孫君。是早送行者甚衆。九時啓椗。予等卽開始

作長途之旅行矣。是日適遇風雨。甫出吳淞口。風浪大作。予雖慣於航行。亦覺不支。翌日下午三時抵青島。友人多冒雨在碼頭等候。舟停祇數小時。故匆匆上岸游覽一週。予夫及孫君至膠濟路局訪友。予則往候薩少銘夫人。青島曾爲德人佔據多年。故所有建築多爲德式。地方清潔。街道寬敞。天氣溫和。無炎夏之苦。爲國人夏日避暑之勝地。近因金價高張。關係素日之赴大連避暑者。每多舍彼而趨此。因之來客更盛。

大連鴻爪

七月三日下午五時復離青島。四日下午一時抵大連。得予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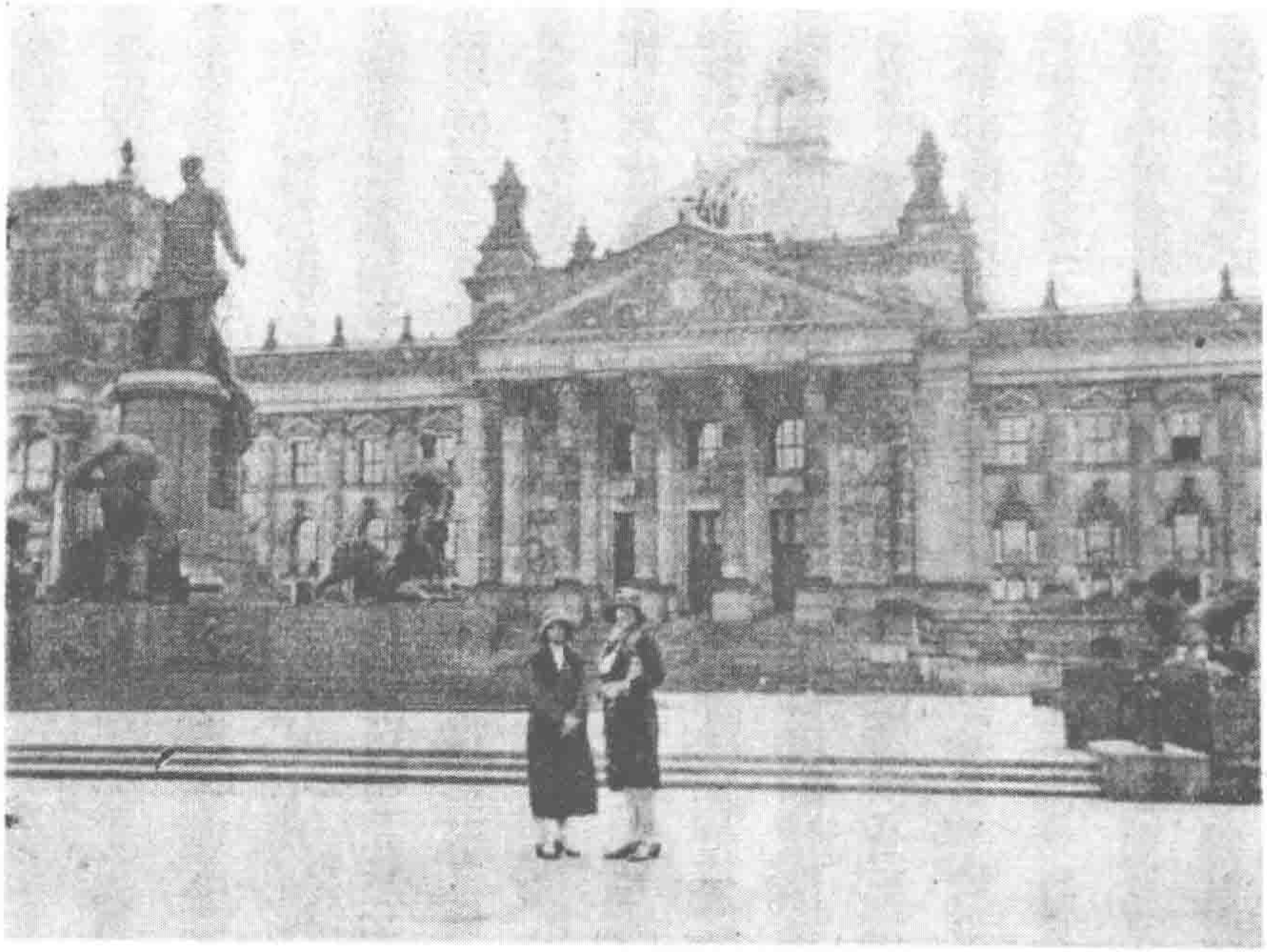
海拉爾車站

介紹。由大連交通銀行分行長錢君里千派人來接。即寓於交通銀行。孫君則寓於日人所設之 Yamato Hotel 此旅館專爲招待南滿路上賓客。所有由大連至長春及由長春至哈爾濱之車票舖位旅館等均可由此代定。甚感便利。大連爲日本租借地。街道整齊。尤過青島。錢君約予等驅車同游星个浦。爲大連郊外避暑之區。有 Yamato Hotel 支店。前爲海水浴場。風景佳絕。炎夏居此。何啻世外桃源。大連商業十分之九爲日人經營。浪速町夜市幾無一非日貨。日人之善於經商及勤於職務。有足多者。

南滿車中有感

七月五日晨八時由大連乘南滿特快車赴長春。此路爲日人在東三省勢力之根據。亦即侵略滿蒙之主要利器。然以鐵路本身論。則殊有令人發生感慨者。吾人在國內車站購票時。每擠擁不堪。秩序凌亂。人聲囂雜。脚夫則互相爭奪。予旅客以不安。一般人多有行路難之嘆。茲來南滿則見入站購票時。旅客魚貫而入。絕無擁擠之苦。即苦力工人亦依序不亂。行李交脚夫料理。無錯亂之虞。車廂中祇有日侍役一人。而招待週到。按時進以清潔之茶。或代客拂拭衣履。擦掃窗戶。憧憧往來。務求旅客之舒適。待客藹然有禮。以國內素稱有序之京滬鐵路較。則

覺車中侍役衆多。而旅客常感不適。車站上之秩序。尚多凌亂。他路更難並論。同為中國人。在日人勢力之下。則遵守秩序。一入吾國範圍。則任性妄為。不知守法。能不慨乎。因之足見凡事善於主持。不特於事業前途有關。實足以影響於社會之安甯。願國人共勉之。



柏林德國國會前作者與郝夫人

哈爾濱

予等抵長春後。換乘一段中東路火車。於六日抵哈爾濱。寄寓於Grand Hotel。此處為中東鐵路之招待處。所有由哈爾濱至滿洲里之車位。即在此號定。予等喘息略定。即訪陳君介民。詢以代辦入俄護照簽字之事。始知俄方允復之電。已於昨日到達。今日為星期。須候明日赴俄領館簽字。翌日赴俄領館。見俄人之在館候領照者。男女甚為雜沓。經接洽後。始知予單獨所領之護照。在滬時未在波蘭領館簽字。俄國祇許過境。不許停留。必須鄰國波蘭先行簽照。俄國方允簽。不獲已。驅車赴波領館補簽。翌日再赴俄館。則俄領延入上座。貌甚謙恭。手續既畢。予等在哈無事。而下班之車至九號方開行。乃得略游哈埠城市。哈埠分道裏道外兩區。道裏為商業區域。多半為俄人居住。風物又與大連青島有別。道外則為本國商業所在地方。殊不清潔。秦家岡一帶。則為鐵路區域。鐵路局所住宅及其他地方機關洋行等。亦多在此。松花江即在城北。有中東路大鐵橋一座。松花江上有一小島。曰太陽島。四面皆沙灘。時當夏日。在此游泳及作太陽浴者。人為之滿。顧十九皆俄人。男女均健碩。我國女子則絕無僅有。云我國年來常聞拆毀廟宇之舉。多年古物。常不顧惜。不期哈爾濱於最近落成一極宏偉之文廟。一座殿宇之裝璜。與聖賢列像之佈置。一如他處之舊文廟。而華麗宏壯。則過之。聞所費達六

七十萬元。倘能利用此建築。多開放以供民衆之用。方不負提倡者之熱心。予等在哈共三日。以中東鐵路高級職員多半係予夫舊同事或同學。一旦邂逅。甚形熱鬧。應酬尤無虛夕云。

西比利亞路上一班

予等於七月九日趁中東路車離哈。沿途無甚風景。惟所經海拉爾一帶。一年前爲俄軍所蹂躪。破屋壞垣。猶有可見。十日午抵滿洲里。此處爲中俄邊界。予等卽在此換乘西比利亞通車。在未上車之前。先須受俄方之盤問檢查。並須聲明携帶照相機。但不在俄境照相。至其他打字機望遠鏡等均須聲明。且不得帶俄幣入境。所需俄幣須俟上車後兌換使用。予等持有外交護照。故檢查頗覺隨便。旋卽上預定之車廂。上車未幾。卽有俄吏來再驗護照及兌換俄幣。凡旅客應約計在俄境內需用俄幣若干。先在此以他幣兌換。給予一證條。俟出俄境時。卽憑此證條。將所餘俄幣。依同一之兌率換回他種銀幣。予等因已携有大批食品。足敷車上所需之大半。故車上需用不多。因以美金三十五元換得盧布六七・九〇。西比利亞鐵路軌寬五英尺。與我國及歐陸鐵路均不能聯接。故西比利亞車祇可達至俄波交界之處。歐亞通車每星期開行三次。在哈爾濱開行之期爲星期一三五。夏季乘客本甚擠擁。此次適因乘客十餘人由滬乘船赴大連者。爲颶風所阻。不能趕上。故車中搭客在同一頭等車中。除予等三人外。祇有美國蕭氏 Shaw 夫婦二人。蕭氏爲土壤專家。應吾國之聘事畢。赴俄參加世界土壤會議。故車中不嘈雜。亦不寂寞。車中兩人一房。分上下兩鋪。如津浦之藍鋼車。車內並設小桌椅。較津浦爲舒適。兩房中夾一洗面房。有冷熱水管。尙稱便利。房內安置行李。亦有地方。惟餐車內則怪氣難堪。觸人欲嘔。車內食物種類甚少。而價奇昂。味亦濁而劣。一湯一肉約須國

比京紀念門



幣六元。且不適口。白麵包每次祗得一片。至第三日則連一片而無之。以黑酸麵包供客。即汽水與糖亦不易得之。水果尤不見面。尤怪者進膳時間殊無一定。有時下午三時。即進晚餐。遲則不候。予等幸早慮及。帶有餅干水果及罐頭食物多種。足敷七八日之用。另帶火酒爐。可以自爨。車中無事。輒自爲之。費廉且較可口。至沿途所過車站。全無適宜之食物可買。即有亦氣味不投。惟鮮乳較佳。俄人呼爲Mor0co。沿途皆有持售者。須備器自承。若連玻璃瓶購買。則價甚貴。沿途各車站有一特殊之設備。爲冷沸水之供給。每站均另有小屋。設有龍頭。任客取用。旅客以車中水之難得也。每至一站。羣下車取水。予等亦偶效之。車上侍役有俄人二。予等於上車時。先每人給以美金五元。並允於到達時再給五元。俄人最喜美幣。故車中招待尚勉能滿意。惟二人皆不通英法文。吾人遇事多以手作勢示之。彼亦能領會。偶爾誤會。則彼此均大笑。

予等出滿洲里後。見沿路多平坦。少山林。頗爲觖望。赤塔以西。始見林木茂盛。漸入佳境。十一日初見貝加爾湖。鐵路繞湖南岸而行。紆迴曲折。凡六七時之久。沿湖一帶。風景殊佳。翠柏叢林。極目無際。湖之南羣山高聳。山上尚有積雪。沿路所經。天氣涼爽。有若深秋。聞終年祗七八兩月天氣較溫。其餘均甚寒冷。故人民多業畜牧及森林。沿路農產稀少。人烟甚稀。所過各站。見俄人多窮苦。站上多懸紅布標語。惜不能讀。偶有書籍圖畫等陳列待售。亦不悉其性質。予等以係過客。一舉一動。務求愼重。而不惹人注目。蓋不免惴惴然有戒心也。

車行第四日抵Novosibirsk站。見同車旅客中有國人帶同眷屬在此下車者。予等雖不敢好事。但終不能忍。上前詢問。知係由此換車赴新疆者。蓋土西鐵路已於兩個月前完成通車。由此坐一段火車。再乘汽車。即抵迪化。如此由滬至迪

比京五宮



化二十日準可到達。若取道內地。須三四個月不定。國內交通不便。竟須假道於人。情形與赴雲南而繞越安南者相似。

予等在車上多日。輒以不獲購得此行之紀念物爲憾。蓋以沿途各站。除牛乳等食物外。餘無可購者。聞烏拉山產石有名。亦不知在何站購取。有一夕抵某站。天正大雨。見旅客紛紛下車。趨赴站旁一小屋。余夫冒雨往觀。則陳列各木製小品待沽。雖不希奇。亦頗輕巧。亟購數事。聊止渴想而已。

莫斯科之一瞥

予等乘坐西比利亞車七八日之久。頗覺厭倦。七月十六日抵俄京莫斯科。中午到達。停留至晚上九時許始復開行。時予夫友人屠君慰曾正隨中東路莫督辦德惠在俄京預備會議。因思一覽俄京勝地。遂出車站。覓一汽車。久之始得。驅至 Hotel Metropole。則莫督辦及其他隨員專委等多在是。沐浴休息後。由屠君嚮導。驅車至繁盛街市。見街道寬敞。建築多宏偉。電車往來甚繁。教堂極多。聞莫市共有一千四百餘所。予等至其最大之一所。聞教堂上之圓頂。爲金鑄成。昔俄皇曾加冕於此。惟革命後。宗教陵夷。教堂多封閉。或改作別用。大好建築。任其頹廢失修。實爲可惜。聞俄國所有人民住所。均由政府劃定。無論男女。均須工作。然後得食。凡生利事業。均爲公有。國中出產優者。均銷售國外。博得金錢。爲國內之建設。聞現已有汽車廠。每日可出汽車十輛。其他工廠。亦在經營中。政府厲行五年經濟計畫。令人民刻苦耐勞。謂五年後。當與世界各國見強弱云。其政治內容如何。吾人當不易知。但所有事權。均能統一。誠足佩服。其勢力之大。莫督辦言之尤不勝贊歎。現時俄國人民最佔勢力者。爲工界。政治上重要職權。均彼輩操縱之。最困苦者。爲昔日官僚。不但產業充公。無事可爲。卽子女亦無入校求學之機會。更無與人聚談之權利。如多人聚譚。爲偵探遇見。易遭不測。彼輩現處憂愁慘淡之境。卽在路上所遇平常之人。亦多面現愁容。衣履不整。惶惶焉立於路隅。候領麵包。他日幸福不可知。目前則人生樂趣。已犧牲殆盡。女子操作者甚多。凡開電車。管路軌。及警察等。無不有女子任之。亦一奇現象也。予等在莫斯科爲時不多。過眼雲烟。不及一一記憶。所憾者不能照相。無由使彼邦現象傳達於外也。是晚莫督辦及夫人宴予等於中東路所備之專車上。餐係俄式。予等挨餓數日。因之大嚼。食畢。莫氏等並送予等上車站。仍乘原車西行。

途經波蘭

予等於七月十六晚離莫斯科。十七午抵俄波國界。此處有車站二。先到之一站名 Negoreloye。旅客須將行李搬下查驗。並將所餘之俄幣。繳入俄時之兌換證。換回他種幣制。予等無波幣。因卽折換波幣。事畢。將行李搬上原車。再行數分鐘。抵 Stolpce 站。此爲西

比利亞鐵路終點。下車赴波蘭關吏報驗。即換波德通車。此車可直赴柏林。惟車廂較小。大件行李不准上車。予等有四件須掛行李牌。費去美金五元五角。故陸行行李務以小件爲宜。開車後耳目爲之一新。加以脫離俄境。無恐怖印象。客心亦較慰。波蘭沿路風景頗佳。農產甚盛。所經鄉間小屋亦甚整潔。屋前每有餘地。雜植花果。吾國小康之家。遠不如也。晚抵波京 Warsaw。停一小時。吾國在波尚未設使署。更無認識之人。出站徘徊市街。見道路整齊。商業甚盛。咖啡館及小食店甚夥。雖已夜闌。而行人猶熙往攘來。有大城市風。

柏林小駐

七月十八日抵柏林。須在此換車赴比京。車到站後。予前在滬所認識德友郝夫人 Frau Kocher 持花來接。予等本即擬換車。嗣以德比間交通甚便。予夫因有事他日尚須留德。故決在此留半日。以便接洽。即由郝夫人導入車站對過之 Koburgerhof 旅館。此旅館不大而極精潔。且執事都能英語。甚爲便利。在寓少息。由郝夫人領導乘車出游。至國會前面瞻仰。並至對面之紀念塔。甚爲壯觀。過一大街名 Unter den Linden 爲柏林最有名之大街。廣闊與壯麗。均所未見。又經 Tiergarten 爲城中之公園。森森古木。路旁有各種石刻像。植以美麗之花。至於街道車馬雖繁。而秩序甚整齊。郝夫人曾在華多年。嫻滬語英語尤熟。故甚覺便利。其夫固予夫多年相識也。旋至我國使館。在 Kurfurstendamm 適蔣使赴北歐考察。晤祕書譚君。以時間無多。留待他日再暢游。有潘君禹昌者。爲予夫舊生。現在西門子廠任事。他鄉遇故。不少興趣。即晚趁車赴比京。

比京淹止

由柏林至比京不一日。即達到比京。爲八月十九日午前十一時。時夫友人郎柏君來接。導入 Hotel Metropole 此旅館通用英文。在大街上。甚形鬧熱。郎柏君言此兩日正爲比國慶祝立國百年紀念。各機關放假三日。須過此令節。方能接洽公事。予等旋驅車赴我國駐比使館。因比國舉國放假。亦不辦公。闃無一人。我國駐使自王景歧博士歸國後。由祕書譚懷代辦中央近派謝代辦壽康在途未到。主事王君勤安爲王前使之弟。訪之亦不遇。嗣於路上遇之。詢知比京一切情事。予等經十八日之路程。行裝甫卸。亦頗勞頓。抵此目的地。有數星期句留。得以略爲休息。而予等環游歐美之途程。亦在此告一小段落焉。

遊日雜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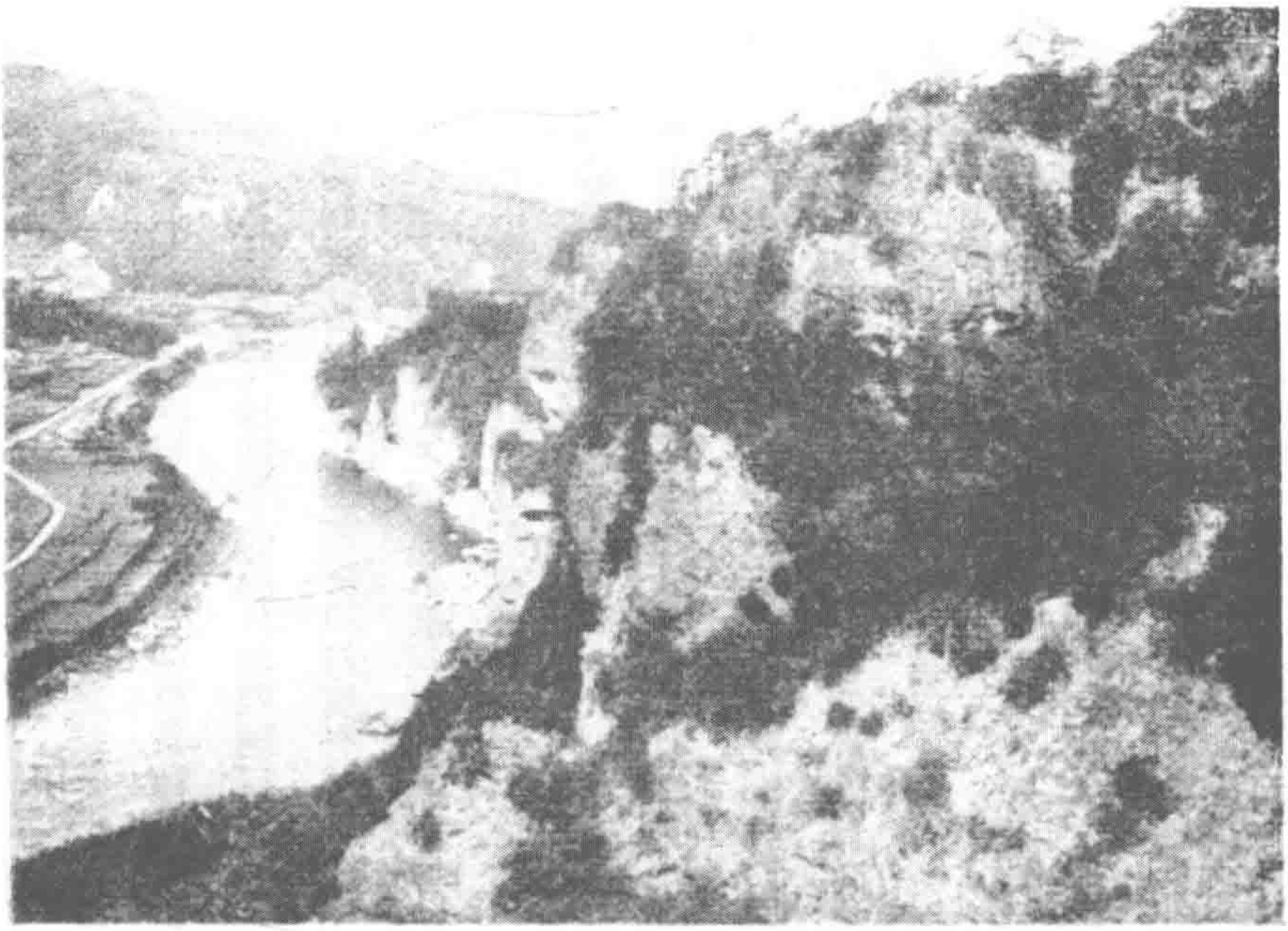
張水淇

余民國九年秋去日。十四年歲暮歸。居東京四年餘。居九州之戶烟九越月。其間旅遊各地。或越宿或數日不等。凡本州九州重要都市名勝地點。皆曾涉足。十七年春。引浙江大學工學院學生往日參觀。復留二十餘日。今夏以代表中國旅行社出席歐亞聯運會議。乃復有遊日之機。余向懶於作記。曾睹友人每日作記不輟。積久成巨帙。翻閱有奇味。羨而效之。則一二日復擱筆。故雖數往日而未嘗一為遊記及述風土人情之作。此次去後。趙君豪文於余。遂有斯作。

國內作遊日之記者不可勝數。而詳述日本之作無有也。國人無堅忍之心。組織的腦。一鱗半片之記。俯拾卽是。而細密詳明之著。鳳毛鱗角不易見。余不欲為片段之記載。而時間精力又不許為系統的組織的作品。故余惟有啞然沉默耳。茲以趙君之催。遂靦然作此雜碎之文。前乎余不久老輩黃任之先生有環遊黃海記。行文謹嚴。著眼大處。以余素日為文之習。病不能學之。蓋余向好隨心說話。信筆作文。行文不計文話。但隨心之所欲。擒詞不拘雅鄙。惟從我之所好。像吳稚老那樣拿起筆來。定要扯下褲子的作風。我覺得他的調門太少。不欲效仿。像章士釗那樣必生硬而始古雅愜心也。以為只學壽星唱曲哼哼老調。不欲擬習。余之為文。但趁余與讀者認為不合口胃。覆瓦塡廐可也。

閒話休題。且說正文。咱們此次到日本一行三人。去前早有電報通知日本當局。所以一路有人接候招待。檢查旅客的所謂高等係刑事（就是高等偵探）對於我們也不嚕嗦。問了一二句就了。我們坐的船是長崎丸。日本名 Năgăsăkĭ mărŭ 日本稱船曰 Fnne 但是船稱曰某某丸。丸是圓木。雕木為舟。大約原始的船是由一根大木製成。所以日人稱舟曰丸。這丸比我們的舟似乎更為原始的。日本的地名。是先有倭名。而配以漢字者。譬如 Nagasaki 之 Naga 為長。日人謂長曰 Nagai Naga 為語根 i 為語尾。隨形容詞之用處而變為 Ku ki 這是屬於日語文法上的問題。且不論。Nagasaki 之 saki 是漢意崎。所以日本地名人名以及種種物品漢字不讀漢音。而讀他倭音。在他們叫做訓讀。在我們漢字的老本家的子孫看來。竟把我們祖宗造的字隨意亂讀。使我們識字而不知音。甚且不知意義。實屬不法之極。不過這是日本人的祖宗因為欽羨我國文明。西來遊學。歸而竊效。遂弄成倭語漢字夾雜的雜拌語。至於今日成為學生們最頭痛的一件大事。漢字借用既久。倭語竟有滅亡。致但用倭語不足表示其意思。於是雖欲不用漢字而不可能。對於漢字只能限制。而不能廢。使彼等見漢字之前。知用複音而用字母拚

記。則今日之子孫。可以不吃此苦。惟彼等睹漢字時。已見由梵文化來之朝鮮字母。所以就效之造五十字母。偏彼時正華夏威震四夷。彼等祖宗聞見漢唐文明。死心塌地學習。雖知五十字母足以記其語而對於華夏之文明。又欲翕然從學。遂更以漢字記其語。Naga 長也。但記十加



耶馬溪風光

亦足以表示其意義焉。但未足以表示欽服漢之文明也。乃記以長字。至今日日人習其國語。遂須兼習我文字矣。這事亦不能爲日人之祖宗責。就是我國自稱華夏的漂亮士大夫。現在叫孩子要叫boy了。甚至談論國家大事也用夷語。不能說夷語。就不能算爲漂亮人物。文章裏往往要加幾個夷字。來點綴點綴。不然就有人說是不像樣。這種情形。正如鄉下姑娘到了城裏。回到鄉下。就要扭腰扭腿的要學城裏姑娘的走路了。這件事是歹是好。各人有各人的說話。我現在也沒有餘墨論此罄南山竹而詞不窮之問題。且講長崎丸之情形。

長崎丸是日本郵船會社的中日聯絡船。日本政府每年補助費用。頭等艙設備周到精潔。三等也很好。不過對於我們中國的三等客人。特殊待遇。只許睡於最下層的那一艙中層有牀位的房間不許中國人問津。這是船上的不成文憲法。你要打破這憲法。須費好大勁兒。這是否因中國人身體弱。居之於通風敞快之地易受感冒的緣故。好意的把我們一樣化錢。一個銅子不能少的華客。塞到最下層不通風的黑闇地獄。聰明的親鄰的日本先生。有以語我來。

郵船會社的船。三等艙客多時有三四百人。但茶房只有一日人一華人。不像中國輪船官房艙中茶房有時竟比客人還多。一個房間茶房二三人。收茶房錢時排隊要索。列成長蛇。其面貌之獰惡。需

索之無饜。使人感覺到行旅是第一大苦事。日本船上茶房由公司給付薪水。且經有相當的訓練。所以客人不給零錢。茶房也不要索。不過禮貌服從。皆盡其道。客人也不好意思不給小帳。這茶房的情形的確比了中國官房通艙好得多。船上頭等艙的飯膳照例是西餐。如要吃日本飯須預先通知。三等艙照例日本人吃日本飯。中國人吃中國飯。如要吃西餐須自己化錢。船上的西餐倒還可以吃。比了四馬路上大菜館的中國大菜好得多。潔淨得多。船上也有影戲。不過演的片子是老片子。而且布幕不夠大。所謂聊勝於無罷了。


温泉沙浴

長崎在昔為外人與日人交通之地。先有荷人往之。傳西洋之醫學及新科學。後有美人美艦到日迫之開港。尤為其開國史上特筆而書之事。其與我國之關係。則明之倭寇以長崎為根據地。我國沿海諸省莫不受其騷擾。我家鄉大團二團之地名。即戚繼光團練拒倭寇時團練之第號。故老相傳。尚有倭寇之傳說。故余襁褓之時已知有倭子。長崎開港甚久。惟因僻處九州南端。商務不盛。遠不及大阪神戶。蓋物產散集較不便也。出產以玳瑁雞蛋糕海產為最出名。雞蛋糕日人叫做 Kasutera。據說這糕蛋的製法是荷蘭人傳授的。長崎我國駐有領事館。中國菜館有一家叫四海樓。我到了長崎必去吃炒鮮鮑魚鮮干貝。長崎有女子擦背的澡堂。洗澡一次須日金五十錢。日本澡堂擦背都是男的。就是女澡堂也用男擦背。男子可用女擦背。是長崎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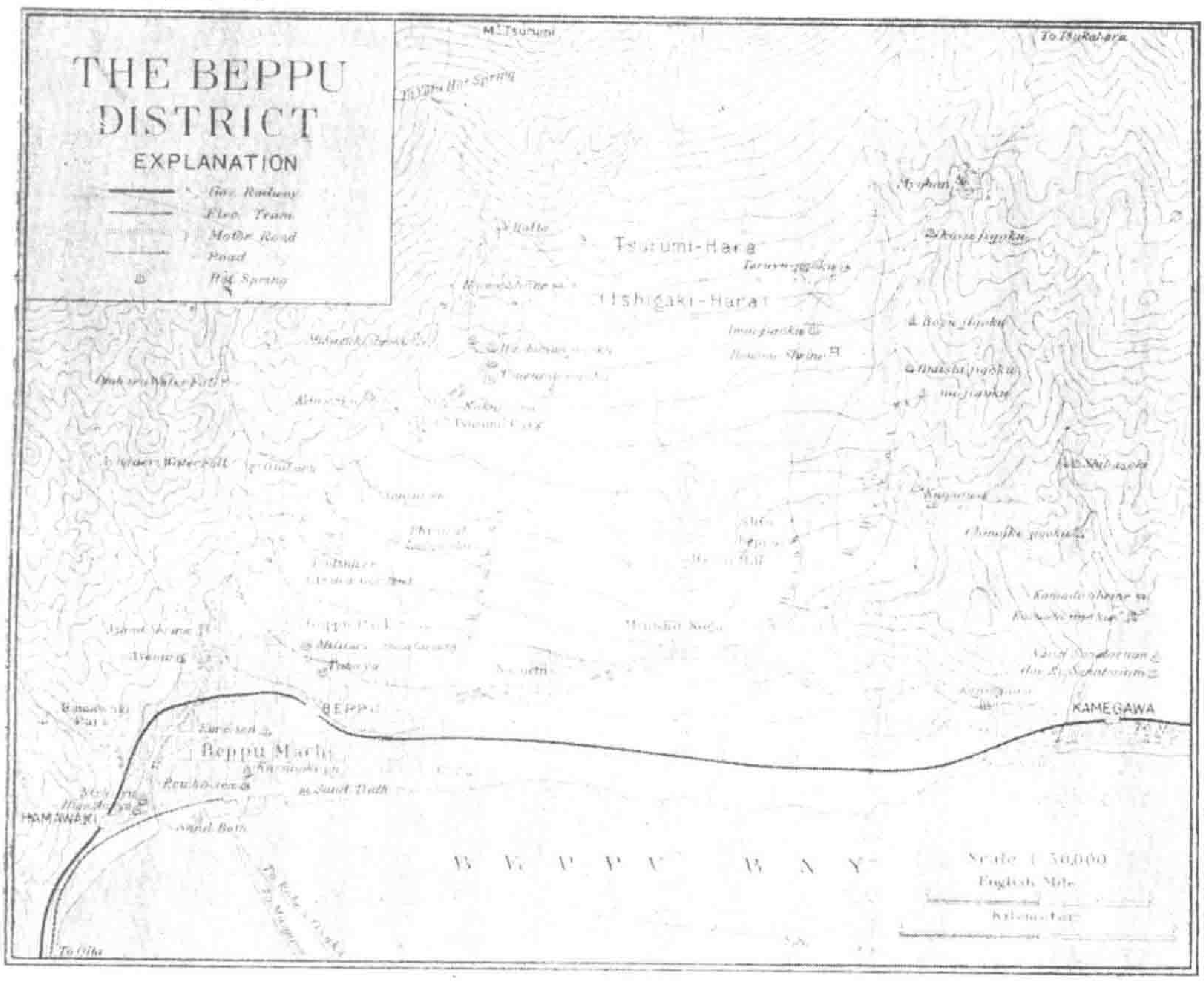
長崎的鐵路現已延長到港岸。下了船就可搭火車。據人力車夫說。自火車通至港岸後。生意大壞。加之近來市面不好。拉車的買賣壞極了。

長崎地臨海邊。而山嶺重疊。故市街設於山麓。長崎不發達之原因。或地勢限之也。

余等此次在長崎並未逗留。下船後即搭火車到門司。下船時照例有高等係刑事來探查行動。新聞記者來打聽消息。幸余等有日本觀光局招待。所以沒有多大留難。新聞記者容易對付幾句即了。所以在長崎下了車就搭火車到門司。自上海到長崎。乘中日連絡船上海丸。長崎丸需時二十六小時。今日早晨九時從上海開船。明日上午十一時就到長崎。從長崎到長崎到門戶（moji）須五小時半。

離門戶不遠有一地叫戶烟。Tobata 我於民十四曾住了一年。那地有一明治紡績工場。我就在那裏做工。這工場各種動作各有一種標準。工場內的預算最精的。洗手用肥皂幾塊皆有預算額。如其超過預算額。就要考究原因。職員和工人吃的飯千人一色。沒有職員好而工人壞的事情。所以工場內和氣洋溢。上下合作。這種現象在日本是到處皆然的。這次旅中到姬路 Himeji 看的日本毛織工場也是這樣。凡工場中所用的東西皆有預算。所有的行動皆有法度。這種有組織的辦法設法度諸事

別府附近地圖



圓通的咱們中國人。這一點就比不上了。

我的工場生活。對於我人生上是一件有關係的事這工場的工場長中川 Nakagawa 君是我的日本同窗所以對於我諸事肯公開的教說。他曾說道。

無論何事。一要問緣何如是。why。二要問是怎樣的。How。三要問怎麼樣人來幹。who 四要問何時可做。what time 五要何種地方可做。where 六要問怎麼效果。what effect。七要問怎麼條件。what condition

這個攷究事物的方法。比了博學。愼思。明辨的含渾的辦法。要精細多了。

從門司到八幡沿鐵道工廠林立。那八幡 Yawata 製鐵所。更是日本海陸軍的命脈。我曾去看過製造鐵軌的工作一塊赤紅的大石碑樣的鐵。像飴糖樣在鐵軸中滾軋。頃刻之間就成一條很長而堅硬的鐵軌。那大熔鐵爐瀉出融化的白熱鐵時的光景。像千萬火花齊發。眼睛要發暈。比了任何火花要雄壯。其一種壯大燦爛的光景。我這次車上見了那聳峙如林的烟突。就想起了八幡製鐵所中的原料大部份來自大冶。歐戰時鐵價大漲。而我大冶以條約之關係。仍依約定之賤價售於日人。由日人大賺其錢。此一段痛心事。提起了還要跺脚。

長崎與門司為九州 Kynshyu 之兩端。九州中風景以耶馬溪 Yabakei 之奇石湍水別府 Bebu 之五色溫泉為最著。別府近更為我國敗將之逃藪。我國人士亦習聞之。其地濱海。有溫砂浴場。池內之砂溫暖適體。人埋其中。云可治筋骨痛之病。溫泉之水。溫度甚高。不和冷水。熱不可入。其最熱者雞子浸入五分鐘可熟而食。其蒸氣可以蒸製米飯饅頭。數十里內溫泉之源數十。種類不一。避暑治疾最宜。

耶馬溪可云為朝鮮金剛山之雛型。峻山之間急流曲折而下。繩橋怪石奇洞異峯。湍波激瀑。千態萬恣。我杭州九溪十八澗彷之。直一盆栽耳。昔余在杭最愛龍井至六和塔秀麗多變之風景。及遊耶馬溪則覺其規模太小。今歲遊朝鮮金剛山又覺耶馬溪規模太小焉。

此次旅中無暇遊九洲。余但記其昔遊之一鱗而已。

附記

別府旅館宿費甲種日金三・四五圓乙種二圓半三圓四圓丙種一圓半二圓三圓

溫泉所治之病　砂浴治神經系統病

觀海寺（Kankaiji）溫泉治痛風神經痛婦人病貧血病

堀田（Hotta）溫泉含硫黃治皮膚病花柳病

鐵輪 Kannawa 溫泉治花柳病婦人病痛風
明礬 Myoban 溫泉治皮膚病
柴石 Shibaseki 溫泉治皮膚病
龜川 KamekaWa溫泉治痛風婦人病

以上爲著名之溫泉其他八幡地獄 Hachiman-jigokn 鶴見地獄 Tsurumi-jigokn 坊主地獄 Bozu-jigokn 海地獄 Umi jigokn 釜地獄 Kamado-jigokn 血池地獄 Chinoike-jighkn 等種種溫泉五色雜呈可覽而不可以浴者甚多

福倫達鏡箱



Voigtländer
CAMERAS
德國福倫達廠出品各種鏡箱
銷行環球　久享盛名
式樣新奇　各式俱全
質地堅固　永久不壞
鏡頭準確　攝影優美
價格低廉　人人樂用
樣本函索卽寄各大公司及照相館均有
出售　駐華總經理上海先靈洋行

貢噶探險記

美國洛克教授 Joseph F, Rock 原著
秦理齋譯

六月十三日余輩乃自木理出發。攜騾馬三十六頭。納書人二十一名。衛兵數名。並有木理廟領袖喇嘛。奉土司命隨行照料。此人在探險隊中。頗似神仙故事中之擅魘術者。設無其沿途行使法術。則吾輩將不免有飢餒之虞。蓋此間土瘠民貧。物產稀少。苟無彼以長官勢力向民間徵發。則吾輩縱出錢。亦將無處購致也。

自木理西進。首過米侏伽峯。爲木理境內主山。其巔石灰岩駢列若障壁。聳然兀峙於一萬六千尺之山脊。自下遙望不啻天然城堡。故木理人視同神居。尊爲聖山。山半松林間。小池一泓。清澈晶瑩。當地亦視爲聖水。余輩卽張幕池畔。近池一帶。杜鵑花漫山遍野。競放紫花。更有櫻草繞生肥沃之池岸。遙望若一大花圈。絢爛極矣。荒山中得此。宜土人之視爲仙佛所居也。岩間則有罕覯之珍禽異鳥。飛鳴上下。曾見一玫瑰磧鷚鳥。頗碩大。在拔海一千五百五十呎之高地而有此鳥。亦可異也。山中多麞鹿。土司特別保護。禁人私獵。犯者笞以大杖。

嶺西高處盛產落葉。松旋降。則松・樅・橡樹。鬱然成林。石楠科植物。如杜鵑等花。叢生其下。間以櫻草牡丹之屬。草木茂盛。鳥獸蕃碩。山徑曲折經

山間任重致遠之犛牛





著者及隨行之伽督人

林間仰望則綠葉成蔭。與枝幹間淡黃色之蘚苔相映和。俯視則繁花若錦。五色繽紛。加以空氣清新。鳥聲悅耳。誠一天然樂園。可供仙侶之栖息。

改而入於壽楚河谷。山坡高處。黃松成林。壽楚河譯言鐵河。西康人呼鐵曰壽。呼河曰楚。以此河流域土含鐵質，故以爲名。河經貢噶嶺之麓。上距山峯一萬〇六百呎。其谷之深邃可想。是以嶺上冰雪。終年不消。凝爲冰川。河濱則燠熱異常。華氏表達一百〇二度。壽楚河發源鄉城。在此間之北約十日程。與裏塘河並行南流。所經皆狹深可怖之峽谷。有支流數道。如冷楚河・峒楚河・及貢噶楚河等。皆發源於貢噶嶺。

按裏塘河疑卽無量河。壽楚川卽其支流。我國圖籍載無量河入於金沙江。木理土司在河東。但著者所繪圖則載裏塘河入於雅礱江。壽楚河所注不詳。未知孰是。

在西人中。余乃第一人涉足貢噶嶺。探其高峯。游其川谷。達於冰川之上。考一九〇九年貝考德 Jacques Bacot 曾至貢噶喇嘛廟。其地在峯西北數日程。但以山神不佑。値大雨濃霧。未知有高峯存在。嗣台維士 H. R, Davies 與華德 F, Kingdom Ward 兩人自遠處見此峯。而未能往游。台維斯所著雲南一書述及此峯。但不知其名稱。其所繪極精細之雲南地圖中。因此未曾列入。蓋渠自庫魯至木理時。曾遙見此峯。而未暇探詢考證也。

壽楚河谷中氣候燠熱。幾令人不能耐。而吾輩自涼爽之森林地在二



蓮華峒谷香客所造雛形小塔每香客過此輒造此塔以資冥福

三小時中驟至寒暑表百度以上之河邊。尤覺難受。

壽楚河流域爲壽欣族（譯言鐵民）可居。木理本境之番民。不常至此。壽欣族系出納書族。但語言各殊。似爲納書•西藏與西番三族之混合種。惟其語言。則三族之人。均不能了解。

當余輩自米侏伽山西麓西北行至於壽楚河谷。曾過一高原草地。拔海一萬五千呎。各種野花如海白頭翁•藍甖粟及各色櫻草之屬。叢生其間。若一圖案極精妙之錦罽。設無大隊馬蠅之侵襲。誠大好旅行地。惜此處馬蠅。不僅嘬牲畜。甚且吮人。騾馬爲蠅所擾。駛行絕速。致大好美景。未得暢覽其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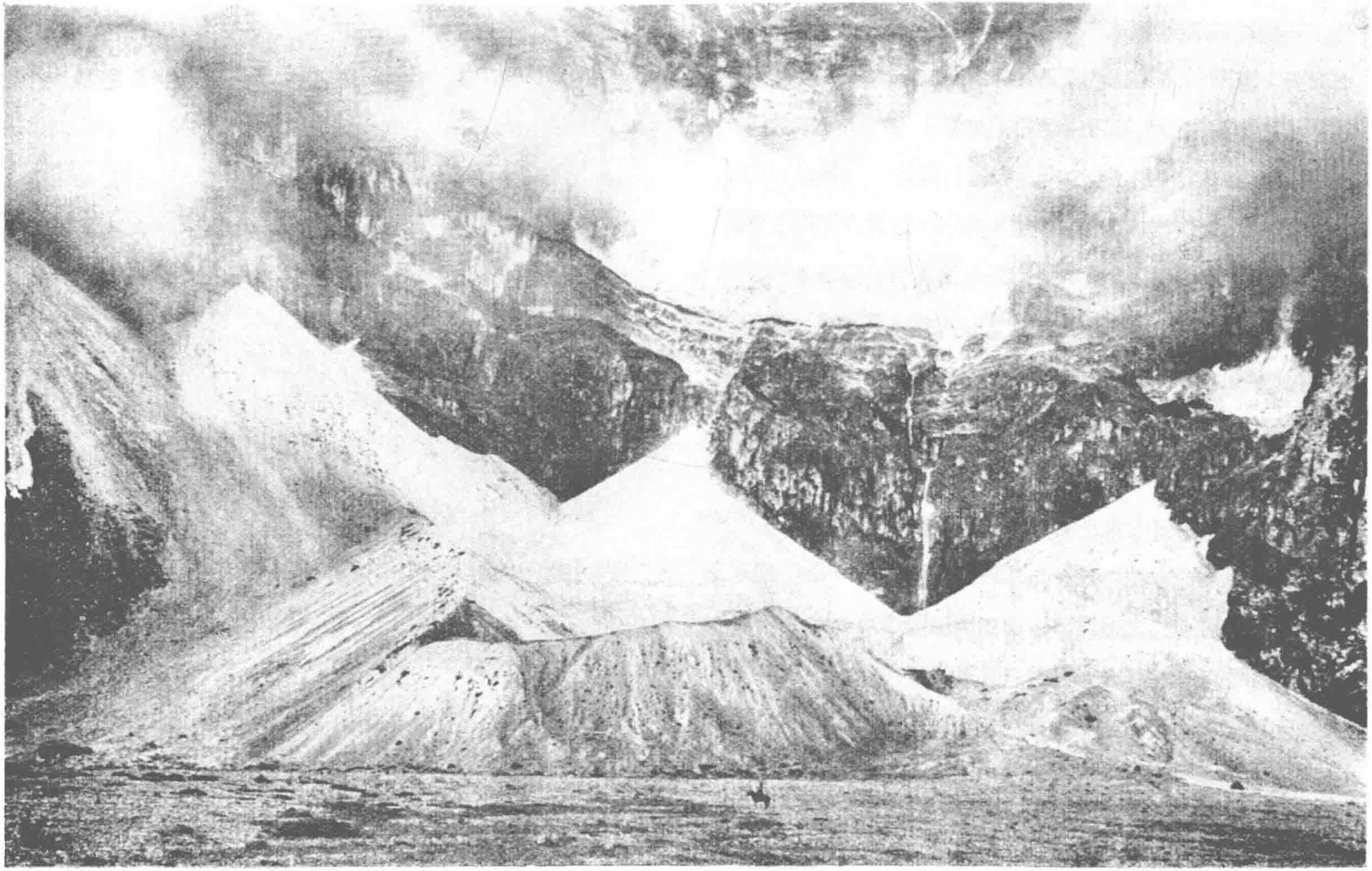
余在此高原。攝取有色照片數幀。遂止於附近石楠林中。張暗幕於大樹下。從事冲洗有色照片。卽在設備完善之試驗室內。亦極難製。況在一四五〇〇尺之高原。缺乏適當光線與流水。其難百倍。所用之水。須先以棉花濾去不潔物。及旣冲洗。又因空氣涼濕。不易吹乾。林中馬蠅成羣。常飛至照片底板。膠着其上。余命一人在旁。用紙板驅蠅。又因激動空氣。往往將樹幹上塵埃吹落。毀壞底片。

木理境內森林產生線。可達一五五〇〇呎之高度。樅與落葉松。產生至一五〇〇〇呎高處爲止。更上五百呎。則僅生木本石楠科植物。但樹高亦往往達二十五呎至三十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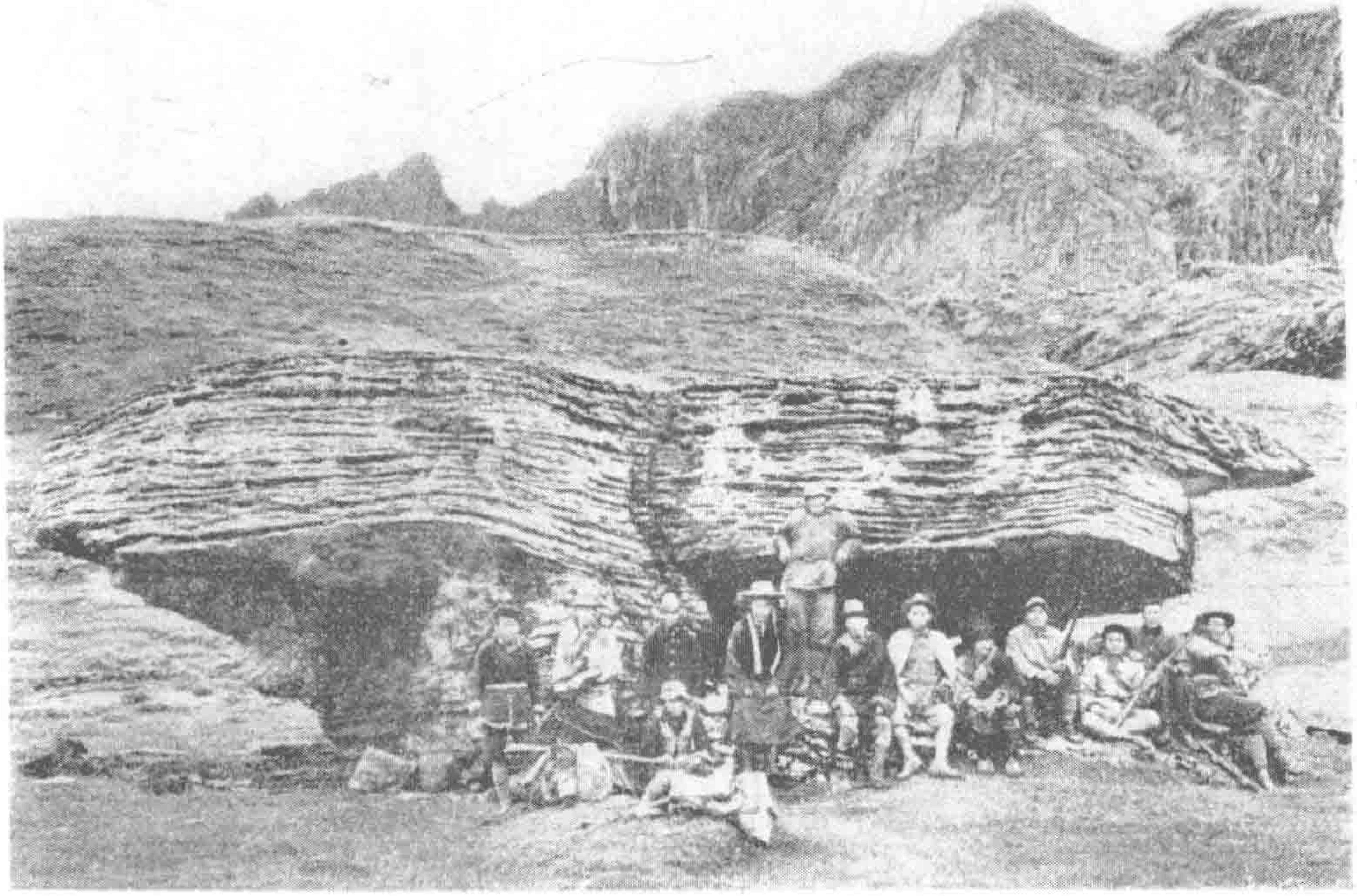
余輩自米侏伽山西麓之古博砦營。轉往北麓。途中所經。初爲原生樅



貢嘎諸峯全景自米條伽峯西麓攝左爲強白錫峯中爲沈萊捷格峯右爲乍納多奇峯



乍納多奇峯之龍鼻即冰川下造成之石堆為貢嶠楚河發源地



強白揭峯脚下之巨岩第二次探險時攝

林。既而地勢漸低。入於松林地帶。旋抵路德村。爲西蕃人民所居最遠一村。過此土燥而蕪。氣候亦燠熱。爲壽欣人居住區域。沈峒村爲余輩所過壽欣族之第一村。距壽楚河不遠。壽楚河上。初有鐵索橋。今代以原始木橋。其名爲橋、其實乃有愧乎橋之一字。蓋僅自兩岸各伸出巨木若干呎。上敷木板。作爲橋基。中間以長木板三塊架之。人馬行其上。木板顫動起落不已。其旁既無欄杆。其下則石岸千尺。濁流汹湧。激成漩渦。聲如雷鳴。令人心悸。是以卽慣走之騾夫亦往往先自匍匐過橋。任騾獨行。此次吾隊過橋。一物無所遺失。殆有天幸。

壽楚河之谷。立壁萬仞。余輩自一崖岸攀登另一崖岸。石徑峻峭。幾不可行。壽欣人卽就狹長之崖岸。上建築村落。種植米與玉蜀黍。爲衣食之資。此河流域富金砂。數百年前納書土酋莫天王曾採金於此。今日壽欣人仍就河濱淘金。或在崖畔挖掘砂金。諒河床之下。蘊藏必富。倘能加以挖濬。當可獲致巨量。惜此間一切工作。唯恃人力。地下之富源。尙未知開發也。

沈峒村以下。其地統稱喇嘛。有壽欣人村落數所。每村有一樵樓。皆數百年前納書土司所築。村中房屋。咸連棟接宇。聚築一處。巨石爲牆。上架巨木。覆以泥土。爲平頂。全村彷彿一大屋頂花園。可在屋頂上走遍全村。亦奇構也。余輩在喇嘛境內。曾張幕於大圓石間。其

狀酷肖一黃色素馨花房。余因名之爲素馨花營。其地在下午十時。華氏寒暑表猶達八十度。

木理喇嘛僧平居無事。則於道旁堆石爲塔。下廣上銳。作圓錐形。每石皆鐫咒語『唵嘛呢叭咪哞』。謂可鎭邪而資冥福。往往由此村至彼村。沿途石堆壘壘。皆喇嘛所堆之塔也。朝山禮拜之香客。亦常倣其所爲。取石若干方。鐫咒語。疊作雛形小塔。壽楚河激湍之上。高崖臨焉。崖岸有一黃教喇嘛廟。名喀那拉迦寺。規模不大。喇嘛僅二十八。終日除唪經轉輪外。唯擇扁平石面。鐫咒語。以故崖畔岩際。咒語殆遍。過喀那拉迦寺。路又下趨。越一橫嶺。至於狄拉呼河。由此以西。遂出壽楚河谷。與壽欣人之居住區相別。

吾輩此時已入白人足跡向來未到之地。余及隨行之納書人。皆亟欲一觀貢噶之奇峯。納書人雖知前途多危險。仍欣然前進。漠不動心。此種膽氣。余以司空見慣。已不覺其可異。若輩前曾隨余至青海。探積石之高嶺。其危險更甚於今日。亦夷然不以爲意。蓋其人極可信託。饒膽勇。具赤忱。歷險不渝初衷。如某次爲漢匪六百人所包圍。又曩在甘肅爲暴徒所襲攻。其人咸助余相抗。了無怯色。又某次在松潘以北無人之地。亦曾助余繳十八藏匪之械。皆足令人追念不忘。余歷次探險成功。得此族之助力不少。今在貢噶途中。復呈顯其胆勇與熱忱之特性。反之。木理之領袖喇嘛。既出本族境。無復有忠順之臣民。聽其指揮。則一變昂然自尊之態。胆怯若溪鼠。其心中殆深悔此行也。



壽欣族之美女

嗣經數小時之跋涉。過鬱熱之山谷。達於湍急奔騰之貢噶楚河。其上流出於貢噶最東峯乍納多奇峯東嶺之冰川。下注於壽楚河。余輩

乃攀登一狄長之崖岸。而抵藏族所居之伽魯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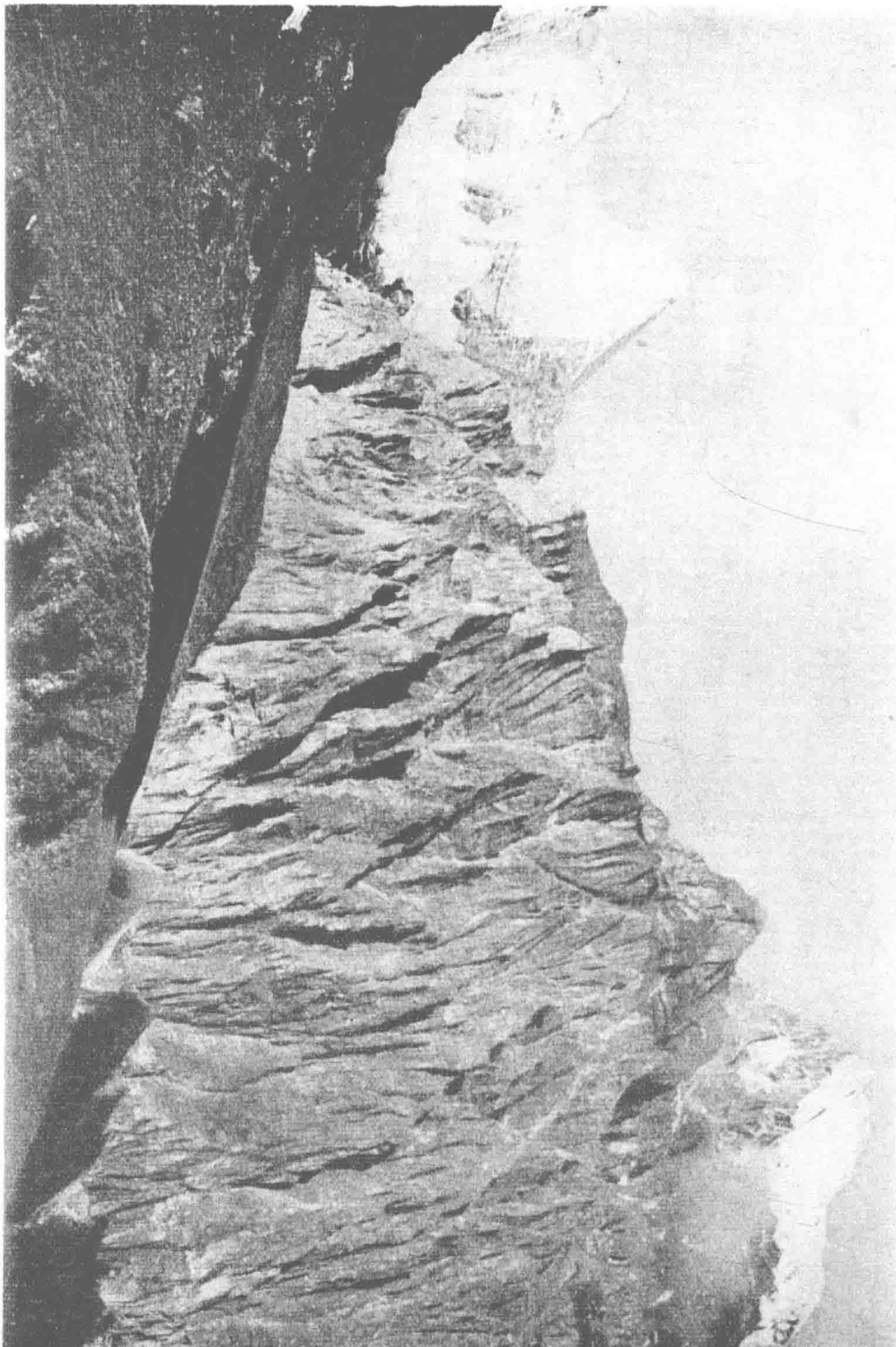
斯時所見。與昔大異。村中居民。與貢噶藏匪為同族。行動之間。具有傲慢驕奢之概。而任吾隊鄉導之木理領袖喇嘛。則見伽魯人。比見木理土司尤為戰慄震恐。其人身軀高大堅壯。秉性勇悍而坦直。編髮為辮。垂於額之兩旁。外貌頗似阿巴漢印第安人。待人接物。亦頗友善。但不肯卑屈諂媚。不甘受人羈勒。

余輩張幕於其酋長居室之附近。行裝甫卸。即有村人一羣。圍觀帳前。雖皆面呈笑容。而强悍之氣。見於顏色。蓋若輩視殺人為兒戲。生平未曾殺人者。未之有也。貢噶匪魁德拉希松本之兄。即於此處晤見。彼坐帳內毯上。伽魯人則環立帳外。作半圓形。而吾隊擔任守衛之納書人。則立於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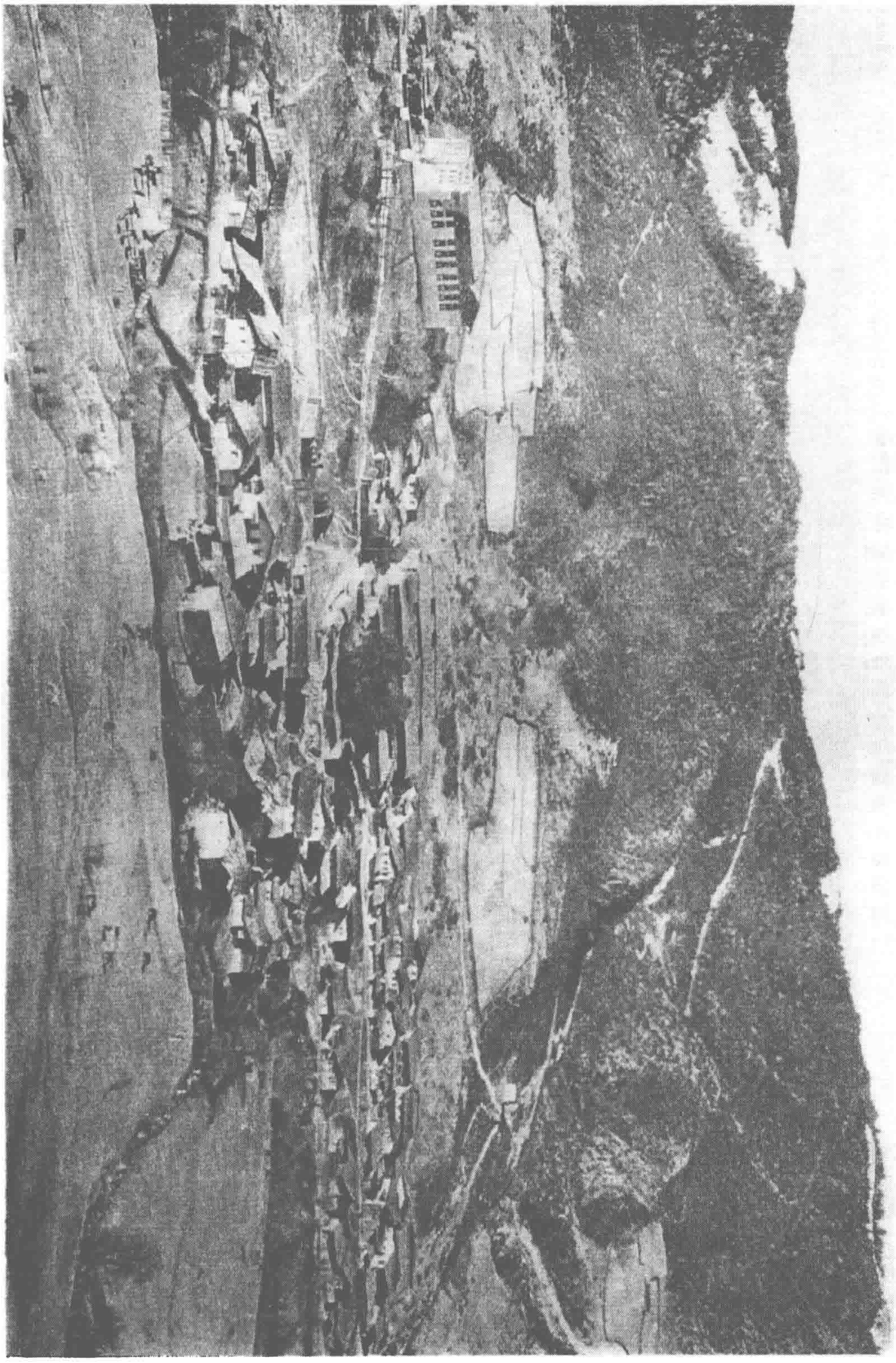
旋喇嘛語予。伽魯勇士。不願負保護吾輩遊山責任。蓋若輩平日亦以畏匪故。不敢前往朝參也。按木理土司曾命伽魯酋長派二十人攜鎗護從。若輩雖承認接奉土司命令。但仍以余之深入險地為慮。相與議論。余之計劃。多方阻撓。余見此時非有敏捷之處置。勢將敗事。乃起立。一若輕鄙其胆怯者。言曰「隨余行者。其為伽魯之男兒乎。抑女子耶」並佯作一華文函。語喇嘛曰。余將報告爾乇。伽魯勇士不敢任護衛之責。並囑其覓人送呈木理土司。此計果有奇效。若輩經此一激。遂無復言。不去者。允為余輩盡力保護。即犧牲生命。亦所不惜。



貢噶嶺之美女



貢嘎嶺之所峯左爲强白揚峯右爲沈萊捷格峯



庫骨之喇嘛廟為木理境內第二大廟土司居所即在右首小山上

於是該喇嘛即往伽魯村上首之喇嘛廟。余亦隨往。見其向神前禱告。冀神呵護。朝山時不遇盜匪。並授廟中喇嘛半元銀幣。囑爲唪經。及焚化經文檜枝。以求神佑。

余此時亦允除途中萬不可少者外。不多帶行李。啓盜覬覦、隊中所雇騾夫頭目。在帳外竊聽伽魯人議論、不覺大懼。乘夜私循遁河至沈峒。圖返木理。但爲壽欣人所執、解去其佩刀。繫送余所。蓋未得喇嘛允許。無人可過橋者也。

自伽魯出發之晨。天雨而涼。伽魯勇士任護衛者。人人挾一鎗及一護身神小龕、謂護身神可保佑其不受子彈。但此間無人不携鎗。亦無人不有護身神。足見其人雖信賴神佑、仍以鎗爲有用。謂其力足以制勝護身神也。

由喇嘛廟西進。入原生野林中。此林歷峻坂而上。遍布於貢噶高原。路愈進。林愈密。樅與落葉松之幹。有高一百五十呎者。枝葉粉披。如張火綠幕。其下則叢生黃包杜鵑花。

未幾抵一處、大木塞道。縱橫滿山坡。一若大颶風後所摧拔者。每隔數武。輒有坎穴。深可匿人。人馬進行。至爲不易。據云此爲伽魯村人之要塞工事。所以防貢噶匪人之侵軼者。在此明媚寧靜之森林中。誠令人難信。一刹那間。將變爲殺人盈野之修羅場也。

此間林木之分布情形。在拔海一四〇〇〇呎處。猶可見樅樹。間以枝葉茂密着紅色或白色花之石楠科植物、過此以上。則純爲石楠科植持之分野。及逾一五〇五〇呎。則石楠科植物亦稀見。祇生矮樹與雜草矣。

旅過一山口。同行喇嘛及藏人同聲高呼「喇爾犽啦」一「喇爾犽啦」（猶言天神勝利之意）並爇檜枝以敬神、蓋神靈所居之乍納多奇峯已在目前。惟峯巔猶匿雲霧之內。彷彿新嫁娘之以紗障面。羞答答畏見生人也。

既過崎嶇之石徑。止於較坦之山坡。乃決計張幕駐宿。其地出海一五三〇〇呎。後有橫嶺、高一千餘呎。余乃攀登其巔。冀可一窺貢噶其他二峯。詎料事與願違。二峯深藏雲霧之中。竟覿面不相見。惟東方天際開朗。遙見二百哩外有兩大雪嶺、一高峯上插霄漢。返檢圖籍。此嶺未有紀載。余因決定翌年探險其地。一發隱祕。後悉此時所見。即雅礱江東之大雪嶺。

未幾。暮色蒼然。自遠而至。浸漫幕帳。余乃生於帳外。遙對高峯。倏爾雲收霧歛。雷神所居之乍納多奇峯。豁然出現。其峯巔逼肖一截頂之金字塔。兩旁巨岩曼衍。又若蝙蝠之張兩翼。巨塊懸冰、直抵峯麓。其下砂石堆積。類古希臘半圓形戲院。土人謂之龍鼻。乃貢噶楚河之策源地。

黃教儀式。朝參此山。必自右而左。繞行三峯。余輩目的。乃在攝取



一〇一三〇八

強白揚峯南麓之石窟常爲香客或土匪藏身之所圖中有二建築消卽神龕也

此山之影片。故所行方向不同。是山與他嶺迥然不同。係於三角形高原之上。拔起三峯。各自分峙。不相聯屬。爲他處所罕見。其次即採集動植物標本。在此高地。當然多新奇之種。但貢噶之人。在朝山參拜時。戒殘賊生物。尤禁殺鳥類。因此余欲獵取動物。輒遇阻力。余思若輩對於外來朝山香客。猶殺人越貨。毫無憐惜。獨於鳥類。乃設殺戒。毋乃類於能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寧非奇事。以此余欲獵取鳥獸時。——常背隨從諸人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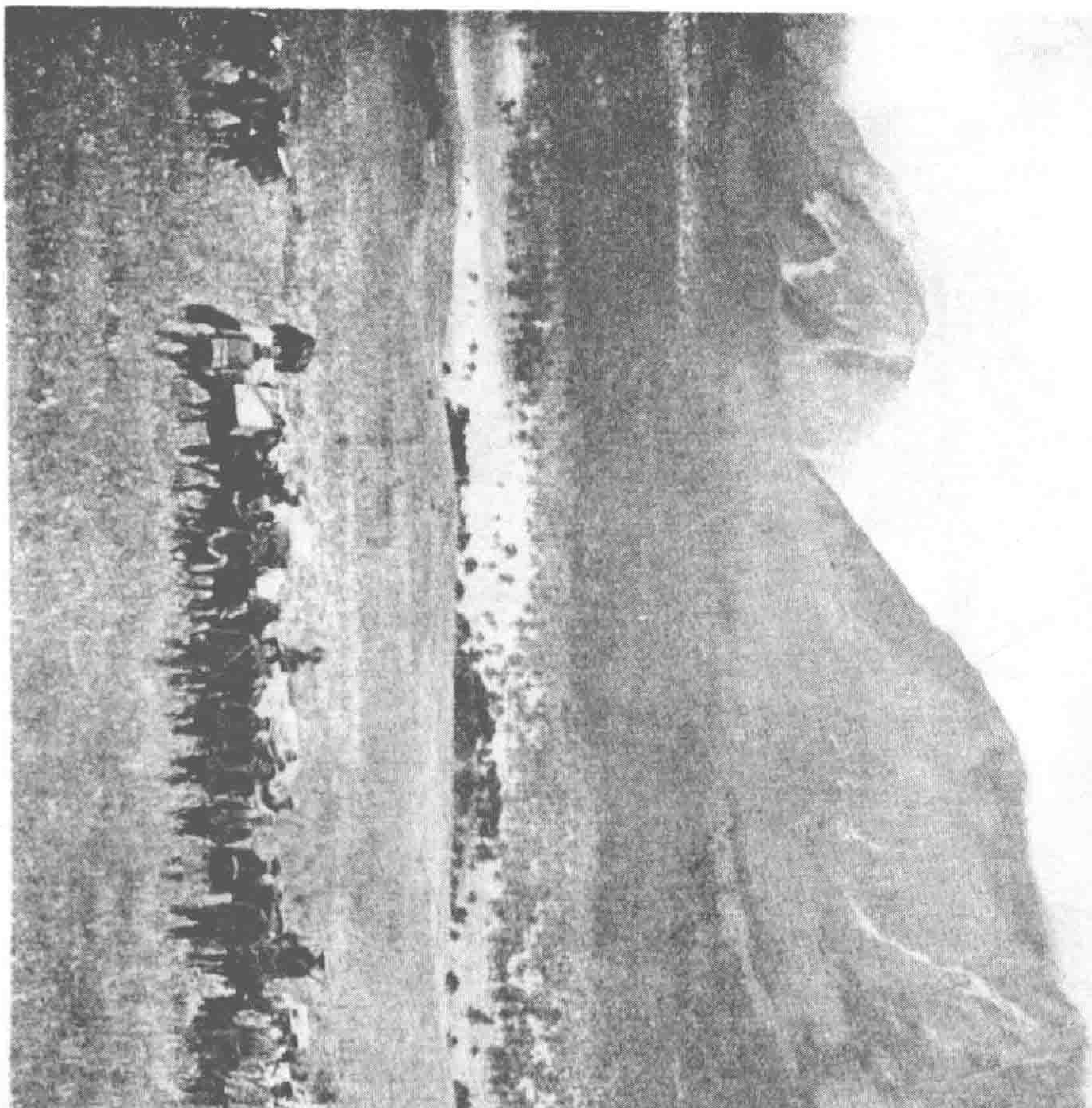


庫魯之西蕃人

從行之喇嘛深畏藏匪。嘗圖引騾隊軼出預定路線。冀導余至一處。暢觀三峯後。使可免繞貢山。速返安全之地。因告余騾隊已往北。未向西行。余即囑其立往追趕。引至預先約定之與迦拉相會。傍晚。騾隊及行李抬踰一七〇〇〇呎之山隘兩次。而抵與迦拉。其地在乍納多奇峯龍鼻之下。與乍納多奇峯東麓之全部。名義上仍屬木理土司轄境。但木理之人。因畏藏匪。無有敢往貢噶放牧者。

翌日。余攀登至與迦拉谷之頂。觀冰河之狀。騾隊行李則取道森林茂盛之峻坂。至乍納多奇峯西南麓。止於綏育喀卓山谷午炊。其地雖拔海一五二〇〇呎。猶在兩金字塔形山峯之麓。峯名扎姆巴拉。從藏語財神之名。

當余在與迦拉谷之上發鎗射雪鴿時。有貢噶藏人兩名。匿於樹下。及爲余見。即匍匐而前。口稱饒命。又有婦女數人。則從巨石後爬匿川底。蓋此間之人。聞有鎗聲。輒類爲殺人越貨之徒。送人往生另一世



探險隊全隊歸途取道永甯時攝

界。遂不覺驚懼之甚。萬不料有人能空耗彈藥於無用之雪鴿也。

余輩繞行諸峯。困頓勞瘁。幾難形容。當過雅喀山口時。大雨滂沱。傾盆而下。山間皆片狀岩構造之石板。並無途徑。雨水衝過。隨處豬爲汙潢。騾馬經行其間。如遭苛刑。第在朝山之香客觀之。吾輩定可大獲功德。因司雨之神。常視香客之虔誠與否而賜雨有多寡。天氣愈惡劣。則愈見其虔敬。而功德亦愈大。

是夜。進止强白揚峯之東南麓。張幕駐宿。峯在貢噶爲最高。拔海逾二萬呎以上。沈萊揑格與乍納多奇兩峯。則高度不過二萬呎左右。余輩在雅喀山口。嘗見奇異之櫻草。着根石隙。葉小而密。花絕大。色如醇醴。狀若一大圓形軟墊。幾可掩蓋其幹葉。又有天青色之毋忘儂花。亦作軟墊形。與其競艷鬥妍於空山中。更有一種櫻草。叢生石板間。蔓衍成行列。放紫色之花。搖曳風雨中。一若與吾輩頷首爲禮。歡迎此空谷足音者。

此處石徑。若一大扶梯。級高而峻。騾馬過之。甚覺艱苦。遇大圓石時。往往需人挽牽以登。在此高處越山涉嶺。卽於晴天亦極艱勞。況値大雨雹時。怒吼之狂風。吹冰珠擊面。冷徹肌骨。加以空氣稀薄。益令人喘氣不已。途中過一小川。匯四周岩上之水。奔騰下瀉。湍急如矢。繞一小峯而去。峯頂內坎。如一空塚。土人以神名呼山。稱之土巴魯。

迨夜。入張幕。强白揚峯南坡。當冰川之下。雜草叢生。繁花若錦。冰川所成之砂石堆旁。產大黃絕巨。隨行喇嘛及衛隊。則宿於懸岩下石窟之內。朝山香客與喇嘛等。每過岩下石坎。皆建立神龕。外繞石欄。而香客及盜匪亦往往匿身其中。以自障。夜間時有冰塊自峯間下墜。聲若雷鳴。勢震山谷。

余兩月後第二次探險此山。那在此處與藏匪首領德拉希松本相遇。渠正朝參此山。其爲懺悔罪業而來。抑欲行刼而求神佑。則不得而知矣。其隨從三十人。皆携長鎗與手鎗。多係刼自漢兵者。其面貌莫不猙獰可怖。一望而知非善類。惟德拉希松本殊有禮貌。向余脫帽鞠躬。延坐石上。命從人解鞍。上覆牛革囊。出大塊奶油乾酪饗余。時適傾盆大雨。致未能爲彼及隨從諸匪攝取照片。渠偶詢余今夜駐宿何所。余方躊躇未有所答。渠卽以手拍胸。言曰『請放心。余已通飭所屬。不得相犯。』言畢乃相別。

未幾。余輩在巨崖之下。追逐一麞。發鎗中之。但該麞竟滾落二千呎之深淵。未能取得。斯時又過一山口。高一六五〇〇呎。逾嶺爲葉溪侏拉谷。在强白揚峯之麓。谷絕奇特。其石皆成巨片。平滑若彈子枱。全谷岩似一碎石鋪成之大道。但常有峯巔墮下之巨岩。大者若一小屋。橫亘當道。岩上往往積雪。猶存。此際大雨仍未止。日色晦暝。寒風貶骨。跋涉至爲艱苦。

是夜。余輩幕宿於一六二〇〇呎高坡。已在東義比昔境內。東義之匪。以凶悍著於貢噶。其地有小湖數所。最大者名呂須淖。拔海一五五〇〇呎。上承強白揚峯冰川之水。下注於峒楚河。此處爲朝山路程最艱險一段。吾隊經行其間。喇嘛忽左右張望。狀極惶急。手足戰慄。亟將所携鎗交與伕役頭目。蓋隔湖一石窟內。方有藏人數名。蔽身石擱後。向余等窺視。其地扼全湖流域之要隘。可以阻吾隊前進。若輩究爲朝山香客。抑係土匪。則不得而知。但見其匿身石窟。遙睇吾輩攀登另一山口而後已。逾嶺。抵一平坦草坡。其下塢谷四出。有一長谷。名貢噶屯。由此東行。介於強白揚與沈萊提格兩峯間。余輩第二次探險時。曾過此谷。張幕其間。

是夜余輩擬投宿一小喇嘛廟。名曾古憨拔寺。在沈萊提格峯麓。面對冰川。由草坡往寺。須過一峻峭之山口。於是循曲折之山徑。逾一石嶺。陡落蓬昆特谷。其左則冷楚河所經。繞貢噶高度東北流。注於壽楚河。既而復上峻阪。逾拔海一六二〇〇呎之山口。余輩滿擬過山口。即至曾古憨寺。詎竟不然。斯時大雨滂沱。水透重衣。浸及肌膚。兩手麻木。積水盈靴。直抵一檜林。始克小憩。

更進。過一落葉松林。枝葉茂密而不高。大石崖之下。瀦一小池。水作深藍色。名杜侏克丸。譯解沈萊提格之杯。從其形也。余輩幾經跋涉。於寒風苦雨中。最後始抵曾古憨拔寺。寺係石構。殊狹小。日就傾頽。建於一小山上。地勢較低。拔海僅一四一二〇呎。蓬昆特與興慈兩川。即會流於附近。

匪魁德拉希宗本曾下令該廟喇嘛。遇吾輩務極優禮。因是既抵此黑暗之小廟。即由喇嘛延入。騾隊止於天井。卸落行李。余輩則過一黑暗狹廊。導登樓上。廊兩房皆湫隘小舍。藏人方以濕木煮飯。濃烟滿室。既登樓。肅入一室。其室在此廟已屬最佳處所。顯係活佛所居。承塵及四壁。皆施藻繪。上首置一坑場。壁懸黃教始祖宗喀巴像。室左有扉。通一小室。內供保佑諸佛。樓下檜枝之煙。自窗櫺與樓板小隙。入吾棲止之室。緼絪滿屋。令人不可張目。

藏人男婦。聞有白人至山。皆視爲奇事。爭來窺探。有攀登牆上睇視吾者。亦有麕集天井觀吾行囊者。及好奇之心既經饜足。始賡續其頂禮工作。由右至左。繞行此廟。唪經不止。

此寺人跡罕至。實爲土匪窟穴。或者亦有若干眞正香客。偶一來此。但其數必極寥寥。斷然無疑。故吾隊隨行之喇嘛。力勸余僅可留宿一宵。明晨即行。但余既飽嘗艱苦。跋涉至此。豈可不待攝影神山。繪製地圖。採集動植物標本而遽離去耶。

余卒留寺三日。第二日之晨。日光皎朗。遂將沈萊提格峯攝得精美照片數幀。此峯之狀。似一偉大之白玉寶座。與活佛打坐時所居蓮座逼肖。宜藏人視爲宗喀巴所居。尊爲聖山。余所居之室。適對此

一〇—三一二

峯自窗外望。可見全山。

余嘗獨行出寺。意欲覓一地點。可將峯巒冰川溪谷等。一一攝入。乃護衛本隊之伽魯藏人。發覺余不在寺內。立卽挾鎗實彈。四出尋覓。繼見余獨立澗邊。急來拱衛。並戒余嗣後切勿獨出。勿以生命爲兒戲。余笑頷之。遂相偕返寺。

該寺所在之小山及谷中林木極茂美。僅有一處。離寺不遠。樹皆摧折。余頗驚奇。不信竟有人敢在神廟附近施破壞工作。詢諸喇嘛。則悉去年爲沈萊揑格峯崩岩所摧折。並謂每遇此種災異。輒有土匪假朝山爲由。刼掠該寺。歷試不爽。

該寺建築年代。徧詢寺中喇嘛。無一知者。皆稱必係百年以上物。因寺中活佛。今已第三世。余乃出半元銀幣。犒贈諸僧。倩一喇嘛導游全寺。寺內有大殿四所。一殿供奉多手之偶像。狀至穢褻。殿外植木桿多根。懸掛香客獻神之物。如手釧•戒指•珠串翠羽•銀鈴之屬。甚至有截髮獻神者。寺中到處污穢。臭氣觸鼻。無一美觀處。唪經喇嘛。衣服襤褸。油垢叢積。蓋其衣服。兼作面巾與手巾之用也。

余居室之旁。天井中有一小室。作四方形。中置巨輪。壁繪貢噶三神像。香客魚貫入室。各快輪轉一周而後出。未知何所取義。

寺內男女喇嘛俱有。甚至一室之內。僧尼同居。尼皆瘦削。但頗頎長。有達六呎以上者。着藏式高靴。口內無齒。髮盡剃去。袴長可裹四肢。僧尼衣服。無甚大殊。僅於言語時始可辨別。

居住寺中。夜間尤感不快。樓下諸室所生之火。其煙上騰。薰人眼鼻。院中馬廐。終年不糞除。臭氣刺人喉鼻。余留三日後。乃決意比預定日期。提早啓行。此舉在隨行喇嘛。尤爲欣慰。因吾輩居此。彼常覺其所負責任。過於重大也。

出寺向興慈山谷上端之山口進發。其地拔海一五八〇〇呎。望强白揚與沈萊揑格兩峯。甚爲清晰。余輩乃張幕於野。連住兩宵。第二日爲六月二十六日。清晨四時二十分。氣溫在華氏四十度。喇嘛忽入帳促余醒。謂速觀强白揚與沈萊揑格兩峯之異彩。此乃終年難遇。爾運至佳。余亟起出帳。則寒風撲面。晨光猶晦暝。天空作暗綠色。淨無片雲。金字塔形之强白揚峯。卓然屹立。山容之佳妙。爲余生平所未見。峯頂積雪處。初作灰白色。未幾日光照及。突現金黃色。迨後沈萊揑格峯隱入雲海。而强白揚之彩嵐。猶歷久不歛。令余憶及積石山頭之所見。

嗣於八月間作第二次探險。以値梅雨時節。天氣更惡劣。旅行益艱險。山峯常埋雲霧中。竟不能得一較佳之照片。

迨一九二八年。余擬再作貢噶之游。重請木理土司協助。渠聞言。頗有難色。庫魯喇嘛廟內盛侍德拉希松本曾有信來。語及吾輩。但土司尙否認有此。仍爲余籌備一切。並派一喇嘛爲嚮導。及余自庫

魯出發。向達科而進。翌晨即接渠來函。勸余勿往。並附德拉希松本函內稱。聞西人又至貢邑。倘再來貢噶。則恕難遵命招待。行將戮之云云。據聞上次余探險後。忽降非常大雹。致東義境內大麥顆粒無收。彼視為神怒降殃。故此次不允余往。余知其殘悍性成。無可勸說。勢不得不中輟其行。自是貢噶境內。遂又與世隔絕。無復見外人之足跡矣。

（完）

大陸銀行上海儲蓄部
儲蓄存款 利息優厚
保障穩固 無限負責
辦理各種儲蓄
優待學生職工
▲本部地址
上海南京路三五八號
▲本埠支部地址
天津路 霞飛路
靜安寺路 虹口
▲外埠支部地址
南京 無錫 杭州

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
信託存款 負責經營
保息分紅 每年一付
代人管理財產
代人運用資金
▲本部地址
上海南京路三五八號
▲代理處地址
天津路 霞飛路
靜安寺路 虹口

改裝自動機之新猷
西區接線間
在麥特赫司脫路介於愛文義及靜安寺兩路之間命名西區接線間是以替代現在西區人工接線之處所也該新屋為計劃中七所之一由去年九月開始建造行將竣工且所用之自動機件早已抵申而大部份亦經裝置焉
上海電話公司

世界之末日（五）

秦瘦鷗

上期記到

英國名探險家勃林恩伍德維烈。受了世界日報社的委派。到德意志西部的白騰州勃登城。去探查一件關於黑林之中發現吸血大蝙蝠精的消息。到了那裏。他便遇見三個形跡可疑的人。一個是愛佩琪姑娘。一個是美國人克勸司忒。一個是法國人馬潑爾。又有一種毫無形跡的聲浪。在牛夜裏來警告他趕於三日內離開白騰勃登。

伍德維烈飄到公墓中去窺探。看見一頭巨大的蝙蝠。從空中飛下來落進了福森華陵墓的左近。去接着那怪聲又給了他第二個警告。

第二天。他在一個名喚鷺股巖的山峯上。瞭望福森華古堡。看見有一個很長大的人。穿着鐵甲。在敵樓上巡行。正在那時候。克勸司忒忽然出現。自承爲合衆國密探團的團員。眞名約翰洛納根。爲着美國一件擾亂無線電的案子。特地來追踪愛佩琪姑娘。

正當和馬潑爾一起吃飯的時候。伍德維烈在座上瞧見一個十分動人的德國女郎。

後來他和洛納根又明白馬潑爾也不是愛佩琪姑娘的同黨。實在是巴黎偵探保護所的密探。格司頓麥克司。在全世界的警探之中。可算得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才。他是爲了法國鮑拉琪司峯的一件案子而來追踪愛佩琪姑娘的。那案子的大概情形是某天晚上九點鐘模樣。鮑拉琪司峯上的一個小村裏。突然發生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大災難。把全村的生人。以及種種動物。一齊殺死。只留了幾個廢人。在這一天之前。愛佩琪姑娘恰好在鮑拉琪司峯鄰近的一個考哥特峯上。住過一個禮拜。於是她便成了一個絕大的嫌疑犯。

他們三個人旣已決定通力合作。便互相報告經過。交換意見。談得正極入港之際。突然那怪聲喊着他們三個的名字說道。「這是最後的警告。跟你們到明天夜半……。」原來洛納根和麥克司先前也都給那怪聲警告過了。

第三天早上。洛納根突然一個人離開了白騰勃登走了。麥克司和伍德維烈却依舊抱着很大的希望。在快要下大雨之前。一同跑到了公墓中去。細細把那福森華陵寢檢查着。天上的烏雲。越聚越濃。越壓越低。不多一回。果然開始下雨了。伍德維烈便和麥克司望那座門樓之下逃去。跑不到一半路。伍德維烈無意中向背後一看。只見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巍然站在福森華古墓之前。他不由竭喊道。麥克司。可是待麥克司回過頭來。那個高大的人像已經隱滅了。

第九章　舊友重來

（一）一個面色紫黑的修道士

不是有新的發現了嗎。」這一位法蘭西大偵探帶着又驚又喜的神態問着。

福森華陵寢從外表上看來。實在和普通的古墳沒有百分之一的分別。我眞不明白他裏頭的構造。爲什麼神祕到這樣的地步呢。方才我回過頭去。所見的那個比尋常人足足高出

了三分之一的人象雖然不曾瞧清楚他是怎樣的一副面貌。可是我的目力決不會如此惡劣。至少是一個人的影子。

「我瞧見一個人。」我帶着堅決而肯定的口氣答道。「很長大的一個人站在福森華陵墓之前。」

「一個人嗎。」麥克司一壁說一壁提起了兩條精壯活潑的大腿。飛也似的望那一座神祕的古墓奔去。



她的名字——廖羅珊

死的不祇是一隻狐狸。「伍德維烈」。洛納棣的聲音有些啞了。「伍德維烈。我們已經走到了死亡線的邊界了」

一陣隆隆的雷聲夾着猛烈的暴風。自空下降。吹得甬道上兩行濃密的柏樹一枝一葉的搖着發出無限悽涼的聲浪來助着陰森的雲色要把一切人類的心和胆撕做片片。

雨點從一分鐘一滴增到了一分鐘數十滴。我們毅然戰退了他。奮勇望福森華陵墓衝去。

「不是站在這兩棵大柏樹的旁邊嗎。」

「大約是的。」我抽出了一支手鎗離石級六七步路站着。眼珠不住的轉動彷彿薩哈拉森林中一頭覓食的餓獅。

麥克司這時再不能利用他的凹凸鏡了。更不能再愛惜他的衣服。便屈下身子。兩手撐在地上竭力睜大了眼睛在這已經給雨打濕了的建築物下。一寸一寸地察看。

「依舊和方才一樣啊。」這是麥克司失望的報告。

雨點從我們所戴的帽子上。沿着邊滴溜溜的滾下來。我們的肩膀手臂小腿上都潮了很大的一塊。

「那末我們還是回去吧。」

「除此以外也沒有別的可以做了。」麥克司灑着兩隻泥手。慢慢踱將下來。與緻索然的說道。」回



一個俘虜

原路上去吧。」

仍像第一次退回去時候一樣的由我殿後。不過這一次我和麥克司的心裏却懷着同樣的希望。每走一步路必定回頭去望一望。對於那福森華陵墓似乎有些戀戀不捨的意思。

出了那小門。麥克司抬頭往天上一望。聳聳肩架。皺皺眉頭。表示十分不快。

「我們絕對沒有保全衣服的希望了。」我提議道。「不如趕快利用着我們的腿冒雨回去吧。」

麥克司贊同了我的主張。於是兩個一朝邂逅的同道。便在大風大雨之下。並着肩。飛步向皇家旅館奔去。

「抱歉得很。」一個面色紫黑。身材高大。架着一副深光眼鏡的修道士。從我們的相對方跑來。剛巧撞在我們兩個的中間。一足踐了麥克司的鞋子。很惶恐地打着勉强的德國話說道。「請你原諒我。先生們。再會。」

「這聲音似乎很熟。」麥克司和我不約而同地說道。可是那修道士已經去得遠了。

（二）她的名字——摩羅珊

麥克司的臥室就在第一層樓上。我把自己的濕衣除去之後。便遵着他的約走上了樓去。

他所佔的乃是一間雙人的臥室。比我那一間大得不多。也有可以坐着進早餐的洋檯。

「啊。天父啊。」我才推門進去。便聽見麥克司的聲音說道。「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我打那兩片垂下的簾幕的旁邊。輕輕側過身去。只見麥克司披着一件不會鈕上扣子的背心。臉朝着窗外。低下了頭。好像在那裏驗看他手裏所拿的東西。一聽見我的脚聲。便很敏捷地納進了他的褲袋中去。

「你改換得快極了。」麥克司露着很漂亮的笑容說道。「今晚我們還是上高阿司飯店去嗎。」

「不必。」我在一隻低脚的小沙發上靠着微笑道。「在這樣猛烈的風雨裏走出去委實太無謂了。」

「猛烈的風雨嗎。請你瞧窗外。」

我依着他打一扇完全拉開了的窗口中望出去。果然方才那一陣大風雨已經過了。這時已恢復了很好的天氣。雖然那已給風雨攆走的太陽不能再露出頭來。然而青灰色的天空罩着一片甫經雨露的園林。這樣的一個傍晚也已足令人贊美了。

「今晚客西拿俱樂部裏有盛大的蒙面跳舞會咧。」麥克司穿上了全套的晚禮服站在洗手盆的前面。臉對着鏡子。慢條厮理的梳着他的頭髮說道。「我們同去樂一個暢快。奈得有這樣一個不用自己帶舞伴的機會。」

「也許愛佩琪姑娘也在那裏呢。」我夾着取笑的口氣答道。

「那是太好了。」麥克司的狂笑使我斗的驚醒。

「這是最後的警告。限你們到明天夜半……」現在已經是傍晚的六點鐘了。我們的期限祇有六個鐘頭了。

且不管他。六個鐘就六個鐘頭。到完了再說。這是我自己無可奈何的安慰。

「好極了。我們作準同去。」我鼓起了周身的勇氣高聲答道。

「可憐那合衆國密探團的團員。受了那怪聲的恐嚇。一清早就捲起鋪蓋逃走了。不知道現在在那裏。可是無論如何再休想銜着雪茄和那勾魂攝魄的愛佩琪姑娘跳舞了。」

麥克司給我這幾句狂語的答覆。是一陣雜亂的掌聲。

在旅館裏用完了我們所派到的晚餐。已過九點鐘。麥克司從他的行篋中揀出了兩個滑稽而別緻的面具來。

「你們法蘭西人對於跳舞是很注重的。」我們忽忽踱出了旅館。向客西拿俱樂部走去。麥克司的嘴唇裏吹着斷斷續續的情歌。脚趾一高一下的顚着。毫無隱蔽地顯露出他對於跳舞的傾向。

「今晚眞是一個盛大的集會。」我們走進了俱樂部。戴上面具。向四周一望。麥克司欣然說道。「你瞧此刻已有一半的位置坐着人了。」

「德國的太太小姐們也何嘗不奢侈。」我微微嘆着和麥克司隨便揀了一張桌子坐下。

優美的樂聲起了。一陣鼓掌聲裏。無數戴着面具穿着禮服的縉紳先生擁着裝束各各不同。光怪陸離的姑姐們。翩翩蹮蹮地舞着。

突然一條纖長而窈窕的身影。打我們的座邊閃過。

「這是愛佩琪姑娘啊。」麥克司不由自主地喊道。愛佩琪姑娘

今晚穿的是一套杏黃色的衣服。喬扮着皇后模樣。很嬌貴地貼着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舞着。向我們微微點了點頭。原來雖然罩着面具。麥克司却不曾悞認。

接着我們又看見一個身材一般十分窈窕的姑娘。穿着阿拉伯式的服裝。戴着面具。懶洋洋地把一條紅潤鮮明的玉臂。擱在一個男子的肩上。盤旋舞着。

「這人多麼眼熱啊。」我心裏暗暗忖道。「或者就是昨晚在高阿司飯店裏所見的那一尊狄安娜女神吧。」

這一次音樂停止之後。我和麥克司的心弦上。頡時彈着同譜的急進曲。不過他想追求愛佩琪姑娘是極明顯而有作用的。我對於那穿着阿拉伯式服裝的女子的注意。乃是隱藏而無謂的。

到得第三次樂聲開始。我和麥克司便一齊找到了目的地。得意洋洋地過我們的舞癮了。

「姑娘。恕我冒昧。」我逐漸把我擁着的這個蒙面的舞伴。引到了一枝大庭柱之後。背着燈光。輕輕問道。「你昨天不是和一位老太太在高阿司飯店裏晚餐嗎。」

「不錯。」這姑娘很傲岸地答道。

「可以允許我知道你的名字嗎。」

「然而你的名字我也不曾知道咧。」

當然。這是我極願意報告的。從這個交換條件之下。我也知道了她的名字——摩羅珊。

摩羅珊的英國話。說非常流利。我不由聯想起昨天麥克司對於她的武斷——說她絕對不是一個德國人。——她果然不像奈道覺是我們大不列顛的美麗之花嗎。

「我的父親是一個紳士。」摩羅珊接連和我舞了三四次。不再像初次那樣的傲岸異常了。她很溫和地說道。「所以我自小在蘇格蘭一個女學堂念書。不過我的母親終究是個德國人。如今我們却不住在一起。伴着我的乃是一個保姆。」

提起了她那一位保姆。我的面前。好像立刻就現出了一個目光烱烱。機警過人的老處女。睜大着雙眸。含着怒意。向我注視着。後來一問摩羅珊。她果然又是一同來的。祇是坐在我不會注意到的地方而已。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麥克司竟拋下了我獨自走了。

接着又見摩羅珊披上了她的肩巾。挽着那令人望而生畏的保姆。悄悄地打一扇角門中穿將出去。我低下頭去。就腕上看了看我的手錶。才指着十點四十分。在這樣的一個興奮的蒙面舞會中。不該有這般早走的舞客啊。

一半是為着要找麥克司。一半便受了好奇心的驅使。想知道摩

羅珊的住處待她們走出了六七分鐘之後。我也慌忙離座而起。打那角門中溜將出去。

「伍德維烈先生。」我走出門口。不到三四步路。忽然給一個人劈面擋住悄悄說道「請到那邊去說句話。」

我借着路邊的燈光定睛一瞧原來這人便是方才在路上和我們相撞踐了麥克司的脚的那個修道士。

（三）摩羅珊也是吸血的大蝙蝠嗎

我勉强隨着他望左邊走了幾步。

「足下有什麽話要說」我很急迫地催着他。

「啊呀。上帝啊。才隔了一天。你已經全忘記了嗎。我眞失望。」這種粗糙無緻的語調。立刻驚覺了我。

「洛納根嗎。你玩的是什麽巴戲啊。」

洛納根舉起了兩只粗壯的手指在他自己的嘴唇上徐徐撫摩着。似乎是失掉了那一支常銜的雪茄而得到的病症。

「我現在是變了海金斯牧師了。」洛納根一壁指揮我跟着他走。一壁貼近了我的耳朵。低聲說道。「不要去追蹤那兩個女人。正經我們還是趕快上公墓中去吧。」

洛納根的突然出現。雖然我還不明白他何以要多此一個周折。這一個周折。究竟於我們有什麽益處。但是我彷彿已經見到了他所安排的計劃。承認他定有功效。竟毫不遲疑的振起精神。隨着他直望公墓行去。其實我這時自己的方寸之中。的確還不曾有什麽定見咧。

「仔細聽。」我們走近了公墓的門前。洛納根忽然聽到了什麽聲音。忙和我一齊退進了黑暗的樹蔭中去。輕輕說道「裏面馬上有人要走出來了。」

我正待作個抵抗的準備……。

「這不是麥克司嗎。」洛納根忽然叫道。

一條活潑的影子。霍地打門內跳了出來。不是麥克司是誰。

「麥克司我們在這裏」我首先從樹蔭中鑽出去望着他招手道。「快到這裏來。」

麥克司雖見有個生人和我站在一起。但是並不畏縮。立刻一溜烟地跑了過來。眼光才和洛納根接觸。臉上便起了一種驚愕的表情。合衆國密探團團員的化裝端的出神入化啊。

「二位沒有見過嗎。」我帶着滑稽的口吻說道。「待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海金斯牧師。這是麥……。」

「不要胡鬧了。」洛納根又露出了他那副原有的冷態。向麥克司說道。「別聽他。我是洛納根。現在請你趕快告訴我。你追蹤愛佩琪姑娘的結果如何。」

原來麥克司的不見乃是追蹤愛佩琪去的。

「多了一些新的發現了。」麥克司似乎很得意地說道。「我看見昨晚在高阿司飯店裏吃飯今晚和伍德維烈同舞的那個狄安娜。挽着一個老保姆也像愛佩琪一樣的到了這裏來在福森華陵墓的左近隱沒了……。」

「你沒有看錯嗎。」我含着憤怒和恐慌迫不及待的問道。

「決不。」麥克司十分有把握的答道。「我看得很清楚。而且不多一會。又有兩頭混身發光的大蝙蝠。從墳墓叢中飛將出來。沒入深黑的天空中去了。」

「這報告很滿意。」洛納根用手摸着他的嘴唇。很緊張地說道。「現在要開始我的計劃了。麥克司君。請你馬上回去。把你那一輛汽車開到這裏來。」

麥克司忽忽去了。

我和洛納根便依舊隱身在樹蔭之下。彼此的心上。都希望要再看見一些新的發現。

摩羅珊也是愛佩琪的同黨嗎。也是吸血的大蝙蝠嗎……。我眞不能自己相信自己了。

麥克司駕着他的汽車來了。

「上福森華古堡去。」洛納根發令道。「我已經發現了一個秘密的入口。至少可以讓我們踏進那個神祕的所在去。」

麥克司的駕駛術的確很不錯。在半個鐘頭以內。把我們帶到了洛納根所指定的地方。

「現在我們要分派職務了。」洛納根的視線。從我的臉上。移到了麥克司的臉上。又退回過來說道。「伍德維烈和我擔任進去搜尋的職務。麥克司君。請你站在那一簇樹蔭下。做我們後退時的掩護隊。」

走啊。我們便出發了。

（四）你可曾見過福森華古堡的地圖嗎

我有時回想起了那一晚在福森華森林中的一番跡近狂亂的搜查。便不由自主的好笑起來。我們那時候實在太慌張了。不過因爲除此以外。我們再找不出別的辦法。可以戰勝我們的絕望心。

我們三個人各用各的法子。故意要輕視那最後的警告。大家竭力把前途的恐怖。擲之腦後。然而實在情形呢。單說我自己。已經像一個祇剩一小時生命的病人一樣的惴惴自危了。

衝上前去作誓死之戰吧。

一道淺淺的濠溝。環繞在森林的四周。那一邊的岸上。築着一排很高大的籬笆。又有許多生着刺的鐵絲網。密密層層的攀在籬笆上。福森華古堡的防禦工程。委實很堅固啊。洛納根所發現的這個

祕密入口。想來就是一般人所時常經過的。其實這是一扇裝置得十分靈巧的暗門。兩面環攏來的籬笆就在這裏互相銜接起來。生着刺的鐵絲網。在左右欄着。讓出了這一個小小的入口。一枝門楗就藏在這一堆並非天然的小樹林中。這樣一具特式的機關。恐怕難得有人能夠發現吧。我走到了他的前面。還不能解決。及至「我看見一個脚色。把這裏走進去的。」洛納根給我一指點。我才明白。

他俯下身去摸索了一會。便找到了那一支門楗。用力往後一拉。頓時好像拆掉了一大塊籬笆。我又像以前那樣的暗暗奇怪起來了。不知道在那些智巧的人類以及所謂不可思議也者的中間。究竟有怎樣的一種鈎鏈。

在那一條滿映着月光的大道的左近。一簇樹蔭之下。藏着我們那一輛車子。麥克司正望着我們。但是我却看不見他。

我隨着洛納根打這入口裏走將進去。他把那暗門拉上了一半。

「從這裏前去。」他說道「有一條很平坦的路。從這森林中穿過。但是很難找得到。看我們的運氣吧。」

在許多柏樹的頂上。受了月光的反射。發出一種奇怪的暗藍色的亮光。麥克司已把他的電筒借給我。我們在籬笆後面覺着黑暗得很。我便把他從衣袋裏摸出來。

「不要開電筒。」洛納根急急阻止道。「你且把眼皮合上。這樣站着。待我教你睜開你才睜開。那末你一定能夠變成一只狸貓了。」

我絕不倔强的服從了他。這法子果然是一課實用的「森林夜行學」初進來時。我的眼光完全給黑暗征服了。現在一閉上眼睛。當然格外的黑暗得不可形容了。

「睜開來。」洛納根說道。

我依着他把眼睛睜開。只見方才看不出的黑影。現在可以看得出了。十五步以內。我還可以指點出那些曲折的小徑了。

「我所發現的蹤跡。不過如此了。」洛納根接着說道『你現在也完全可以看見。我們在一處高的所在望見的。我眼見一個脚色。打這裏走上去。但是這裏可以通到什麼所在。「或者竟是上天或者竟是入地。」我可不知道了。』

他引用奧麥（英國大文學家）的「上天入地」的一句成語來譬方現在這一個環境。眞是貼切極了。約翰洛納根確是一個文武俱全的人材。

我們站住了脚步。向四周察看了一會。此刻四周委實靜寂。達於極點。而且有些不自然。因爲從事實上講起來。自然是決不會完全靜寂的。也沒有日夜的分別。我側着頭想聽出一些微細的聲音。但

是覺一無所用。

「白天裏我已經在這四周察看過了。」洛納根低聲說道。「簡直不見有一件生物在這樹林中行動——鳥也沒有。——松鼠也沒有。——兎子也沒有——。」

我精神上的緊張漸漸的增加。我們竭力放低了我們的脚步。向前面走去因爲在這極頂的靜寂中。走一步路便會發生絕大的聲浪。

「你可曾見過福森華古堡的地圖嗎。」

「沒有。」

第十章　一個俘虜

（一）原來地上不止死着一隻狐狸

我們用着最低的聲音說話。好像在一所最尊嚴的主教寺中。

「我已經看見了。我費了許多工夫。才給我找到一張。從下面那一個正門旁邊。起有一條利於行軍的大道。環繞着這個山峯。盤旋而上。建築得非常優美。我想以前必定還有許多散佈着的防禦工事。不過現在却完全消滅了。在那大道的盡頭。便有一條很深的濠溝。上面安着一座弔橋。有兩座塔分左右立着。管理這橋的弔起。或放下。過了橋。再是二十碼路。便是那古代的守望台了。

「那末。我們快望左邊轉灣。打那大道上走上去吧。」

「可是嗎。你再想想看。」

這一種令人不快的咆哮。却打一個滿面慈祥的修道士的嘴裏發出來。這一個修道士的面貌。又是全部篤生的。他所用的語音。尤其特別得不可形容。

「我們應該像貓脚爪和惠司格酒那樣的遠遠地避着那一條大道。（西俗如貓爪踐入惠司格酒中。主大不祥）你千萬不要以爲我們是在這裏搜查一個闃無人居的荒山。既然敵樓上有穿着鐵甲的人守着。大道上一定也有人守的了。」

穿着鐵甲的人。我自從在客西拿俱樂時的門邊。撞見了這一位化裝着的洛納根以來。一直到此刻。我始終像害着夢魘似的。神經完全失了效用。當然。這時候我們環境外的一切實在的景象。十分之九是種種新奇的事實的震動了。

我們的期限到夜半爲止了。爲着要和黑幕之中的許多眞實的權威——毫無形跡的聲浪——巨大的蝙蝠——掙札。我們儘向着一個有許多身材高大穿着鐵甲的人守着的古堡前進。

「停一停。」

洛納根緊緊拉住了我的臂膀。

我們已經走上了一道很峻峭而看不分明有什麼界限的小路。依着斜側的山勢往上爬去。轉了一個灣。忽然瞧見前面有了一方

空地。滿舖着月光。透出一種十分怪異的狀態。使我立刻想起了莎翁名劇梅克培斯中的戈登克勒琪來

突然一陣强烈的霉臭。吹進了我的鼻管來。

「前面有月光的地方不必注意。」洛納根悄悄地說道。「把你的電筒掀亮。往地上照。就在我的脚跟前。」

我依着他。掀亮了電筒一照。

不到一碼路以外。深長着亂草的地上。躺着一頭已死的狐狸。但是經我的電筒一照之後。又有奇怪的現象發生了。這個死屍竟是一堆五顏六色而活動的東西。

無數的硬殼蟲。正在那裏忙碌着。牠們的翼翅。彷彿塗了光澤油的金屬。又有一羣青蛾或麥蛾一類的東西。擁擠不堪的聚着。雖然很美觀但是也很可怕經我這電光一照便把牠們的酒席擾亂了。

「啊。呀上帝啊。快把電光掀滅」

我掀熄了電筒的亮光。許多硬殼蟲還是很散漫的飛着。這些美麗的小動物很勉强地捨棄了他們的酒食乘着月光望那一塊空地上飛去。在這樣靜寂的時候。麥蛾們鼓着翅膀飛動。也像有很大的聲音傳出來。

不料……這些美麗的小蟲。才飛進了月光中去。使一個一個。很快的翻下地來。麥蛾和硬殼蟲都翻倒了。似乎這月光乃是一種殺蟲的光素。牠們一齊被殺了。

洛納根緊緊握住了我的手臂。

「看呀。……看這些東西一齊落下來了。」

我馬上再把電筒掀亮向左右仔細一照。於是那一陣强烈的霉臭的由來明白了。原來地上不止死着一隻狐狸。

（二）我們已經走到了亡死線的邊界上了

兔子也有。而且大多數的毛片已經爛盡了。顯然不是才死的東西。但是那些附在上面聚族而大嚼的貴客——指麥蛾等。——却又給我的電光趕散。一羣一羣的飛進月光中去。莫名其妙的落地而死了。

「伍德維烈。」洛納根的聲音有些發啞了。很慌亂地說道。「伍德維烈。我們已經走到了死亡線的邊界上了。一到了那邊的空地上。便沒有一件生物能夠逃命了。」

我頓時嚇得冷汗滿身。四肢發抖。

「退回去。退回去。」我低聲喊道。「前面是一道沒有形跡的濠溝。」

我們倉倉皇皇地。一脚高一脚低的從這斜坡上退將回去。從許多由低而高的大樹中間望下去。可以看見大道上有一段路。也是照着月光。麥克司便在那裏候着我們。

我費了極大的力氣。才把我自己拖住。不然我眞要學野獸們見了獵人一般的從巉岩峭壁上直瀉下去了。

就在那山的半腰間。靜默的死神已經候着我們了。究竟那死亡線是不是像建築物一樣的不能移動的嗎……。還是可以自由伸縮的……。管理他的乃是幾頭絕大的蜘蛛精嗎。他們的目光。到此刻還是牢牢地射在我們的背上。

在這一片極深黑的恐怖之中。唯有一線希望。希望那草地上所死的許多東西。就是那死亡線以前範圍更大的明證。現在已經縮小了。

「望左面走。」洛納根的粗糙的聲音喊道。「再望左邊走。那一個入口乃是在小路的五碼之外喲。」

我們懷着恐懼。躊躊踟踟的走了二十步路。差不多要走到那籬色的旁邊了。——我們自由了——。

「那邊是什麽人。」

洛納根停住了脚步。緊緊挽住我的臂膀。對面那個人答道。

「洛納根。」

「噢麥克司。」

一道强烈的光芒。打洛納根所握的電筒裏射出來。因爲我們正站在籬笆的上面。這電光便成一直線。射在麥克司那一張慘白色的臉上。他抬起了頭看着我們。

在這一個緊張的關頭。我們的脚尖剛站穩。上面忽然一聲慘叫。有一個很笨重的東西。好像在上面凸出的山嘴上失了脚。滴溜溜的翻將下來。撲的落進了籬笆外的那一道淺溝中去。

我見麥克司突然俯下了身子。很快地向前行去。

「站着。」我大喊道。「站着麥克司。不要動你的性命要緊。」

我的聲音完全和我原來的不同了。

洛納根撳熄了他的電筒。我聽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麥克司錯誤了。我們一直給人家監視着。這前面才安下了第二道暗堤。所以那貓頭鷹也顚下來了。我們現在已經給他們前後都攔住了。」

（三）也許這死亡線上也有一道中立線呢

集中了這幾日夜來所得的種種恐怖。此刻這時候。一定是我們的生死關頭了。對面站着我們的同志。前面露着那一條大道。逃走啊。自由啊。但是中間却有一座無影的高牆阻隔着。

我們的身後。就在上面的斜坡上。一個死神候着。也許他正那裏追下來咧。前面又有個死神攔住了。我們瞧又瞧不見。逃又逃不脫。

我自從到黑林以來。正不知有多少次數要使我駭極而狂叫。有多少次數幾乎使我縱聲大笑。以前種種的境過。此刻都像搬演戲

劇似的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腦神筋上現着最後又見一個很幽靜。而似乎可以幫助我的女人……摩羅珊……。於是我的牙齒捉對兒厮打起來了。

麥克司好像在那裏說話。可是我竟一個字也聽不出。想來他是在那裏指點我們脫險的方法。但是沒一個方法可以引用。幸而我們的命幸驀地想出了一個斷非我們三人所能計劃的好法子來。

「不要響。」洛納根這一種帶着沙啞的聲音使我完復了我的感覺。「讓我來聽一聽看。」

麥克司便住了說話。這一個合衆國密探團團員的聽覺本來是異乎尋常的靈敏。他突然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有一個人在那條路上走來了。」他說道。「你聽見嗎麥克司。」

「我沒有聽見什麼。」這個法國人答道。

「我可以斷定說有一個人在那裏行走。——但是不一定望我們這裏走來。倘使讓他來給我們開門。可不就是安全了嗎。也許這死亡線上也有一道中立線呢。這唯有靠你了。麥克司。你想法子弄他來吧。」

「憑我就是了。我的朋友。」

我們聽見了一陣極輕捷的足音。麥克司不見了。

（四）趕快把這個脚色捉進車子裏去

「快退回去。伍德維烈。我們站在這裏太顯露了。不要有聲音。」

我輕輕回過身來。又上了斜坡。靠着洛納根全身伏在那又冷又濕的亂草堆裏。靜心候着聽着。

最後我聽見有脚聲來了……。越行越近。還夾着一種喊救的聲音。雖然我不能看見那一條路。但是我暗忖那來的人。一定就要在那暗門的左近出現了。

又聽見一陣毆鬥的聲音。一陣憤怒的叫喊聲……又靜了。……。一會兒又是很低的談話聲。接着又靜了。

「那邊便是門。」洛納根悄悄地吩咐我道。「有人來了。你的手鎗可曾預備好了嗎。」

「預備好了。」

我支撐着兩個膝蓋跪在地上。手指緊緊扳着鎗機。我想這時候我已經把人類所有的力量完全使用出來了。但是正當我慌亂着……。

斜坡上現出了一個模糊而高大的人影。背着月光走將過來。這一個巨人足足有七尺多高。

洛納根深深地倒吹了一口冷氣。表示他也已經瞧見了那出現的東西了。

「這就是那穿着鐵甲的人啊。可憐的麥克司不見了。但是不要

放鎗聽我的號令……。」

逐漸逐漸的行近過來月光總是在他背後我那一條安在鎗機上的手指越扳越緊了。

「不要放鎗洛納根。」麥克司的聲音突然喊道「我看見你們了。你們還不會看見我因爲我是背着光哪。」

我便一躍而起洛納根也站了起來我看見一個身材高大類似農夫的人。（光線這樣暗淡別的我實在看不清楚了。）在他那兩個廣闊的肩架上好像站着一個伊索寓言中的老舵工原來就是麥克司。他的手鎗正對着這一個並非出於自願的苦力的腦袋。

「啊呀。上帝啊。」

「快些跟上來。我想那死亡線一定是一種電氣的設備。這個色穿着一雙隔絕靴雖然他顯然是個農夫他告訴我不是這樣的。他決不會說謊。跟上來。快些。」

我和洛納根於是第二度再打這斜坡上退下去。他們這一對捕人者和被捕者走在前面那被捕者果然很安全地開了那暗門。我們便一起回到了大道上。

「防備着這個脚色。」麥克司喊道。

洛納根的鎗口抵住了這人的胸膛。麥克司便輕輕打他的肩架上跳下地來。

「現在。」洛納根說道。「趕快把這個脚色捉進車子裏去。這時候我們還沒有完全脫險咧。」

我們一起跑到了車子停的地方。

「看上帝的面上。」這個工人模樣的犯人呻吟道。「不要捉我去啊。不要捉我去啊。」

「趕快走進去。」洛納根把他重重一推。喝道。「你應該把福森華裏面的情形。一起告訴我們。開一開電筒伍德維烈。」

（五）麥克司你應該活一千年

麥克司坐上開車的位子。我和洛納根夾着我們的俘虜緊緊地坐在後面的車廂裏。

「我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告訴你們。」這俘虜嘆氣道。「我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告訴你們。倘使我告訴你們或者隨你們回去。我唯有死的一條路了。我唯有死的一條路了。」

麥克司踏動了風門開動車子。

「不要轉灣。」洛納根喊道。「開足馬力一直向前去。」

「好我開了。」麥克司答道。

我們都是很燥急地想回去。車子在黑暗中行了三英里模樣。我們大家都不發一言。這一個俘虜尤其靜寂無聲。

後來我們可以望見市鎮上幾座高屋子內的燈光了。我伸了一

個懶腰。深深地呼吸了一下。

正當這時候那怪聲又響了。

「格司頓麥克司……。」

麥克司依舊拚捨性命的開着快車。

「約翰洛納根……。」

隔着這一個垂頭屈頸異常疲倦的俘虜。從一線微光之下。我看見洛納根挺直了身子。很鎮定地坐着。

「勃林恩伍德維烈。」

麥克司回過頭來我看見他那一張摻白色的臉上。有兩顆靈活的眸子不住的轉着。不知在什麼所在。這個奇怪的時辰鐘又報告出他的時刻來了。——半夜了。

「格司頓麥克司。你應該僵臥一千年。好教後來的人看看你這一個聰明人……。約翰洛納根。你差不多把我也瞞住了。你的報酬是昏迷……。勃林恩伍德維烈。在你的身上。這一個判决便結束了。」

大地仍歸靜寂。

坐在我和洛納根中間的這個俘虜。漸漸把身子往踏脚板上滑下去。

「可憐啊。」洛納根驚嘆着。

我們這個俘虜的靜寂無聲。現在是明白了。原來他已經死了。

「你可明白嗎。我的朋友。」麥克司說道「我們的罪案已經斷定了。我們不該太輕視這聲浪所發的命令。所以我們要受罰了。我是判定要僵臥一千年。未免太好了。你呢。洛納根。我的朋友要享受昏迷的滋味。我想也還不錯。但是你呢。伍德維烈。還不曾決定咧………。」

「你必須要趕快決定些什麼呢。」

第十一章　神祕之夜

(一)假使那聲浪果能這樣容易的殺人

在那已經關閉着的百葉窗的前面。我們大家坐着細細討論起來。洛納根先取過啤酒。一口氣吸了三瓶。自從我們回到旅館裏以來。我不住的注目着洛納根的面貌。他對於化裝的天才。委實使我顛倒極了。現在這一副海金斯牧師的面目。竟沒一絲一毫是和以前奧而杜司披克勒司武時代的面目相同的。

「待我重新把過去的事實整理一下。」他說道。「也好抽出一些反攻的機會來。在回來的時候。麥克司。你說我們決不是一直給人家監視着。我覺得方才在福森華森林中見過的種種。已經證明你的見解是完全不確的了。因為那第二道阻攔。不管他是什麼東西。總是當我和伍德維烈走了進去之後。才安下的。否則我們進去

的時候。就要和他相撞了。」

「我不能贊同我的朋友。依我的猜想。那一扇暗門和一條山徑。定然是隔離着危險的。他們不曾在那山徑上走失。正是僥倖極了……。」

「我們一定是不斷的被監視着。」

「或者是打你們走進了森林中去之後。才起始被監視的。」

「關於那聲浪呢。」

「現在。」麥克司答道。「我先要提出一個問題。請你和伍德維烈答復。如其你們的答復能夠使我滿意的話。那末我可以給你們一個特別的貢獻。或是依舊是空想。或者的確於那聲浪有關。」

洛納根和我一齊牢牢地注視着他。

「倘使你對於那奇怪的聲浪眞有可以相信的解釋。」我道。「或者也可以聯帶明瞭那許多大蝙蝠的底細了。有了這幾點。我們便不難辨認出這個所謂神秘的原素了。」

「我希望我能夠這樣想出一些好的意思來。」洛納根嘆息道。「不過目前我們先要解決一個緊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的俘虜究竟是怎樣死的。」

「他的死嗎。」我答道。「一定因為他知道有許多事情。那怪聲絕對的不願意讓我們知道。」

「意思是很對。」麥克司喊道。「但是他怎樣能夠在頃刻之間斷氣呢。」

「待我們姑且承認。」洛納根說道。「我們對於他的死法的確完全不明瞭。再研究其餘的一點。在他的身上畢竟有什麼東西可以證明他確然是和福森華有機關的。」

「當然有的。」麥克司插口道。「他的右臂上不是披着一片綱甲嗎。上面還綴着一個徽章。徽章的一面刻着一個號碼。另一面刻着幾人竢及字。像他這樣一類人的身上。不該有如此奇怪的裝飾。」

的確是很奇怪的。我也曾親眼看見那一片異樣的鋼甲。我們後來就把我們那一個已死的俘虜運到一處荒僻的所在去。將屍身埋入了地下。洛納根和麥克司暫時充驗屍身。執着電筒很純熟地除下了他身上所有的東西。用土掩好。這一幕短劇也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也許是為着一種紀念而這樣裝飾的。」我猜測道。「這個人或者從前是個水手。」

「然而含紀念性的徽章上。決計不會刻着號碼的啊。」洛納根很刻薄地反對道。「四三九六這個處碼簡直和汽車上的號碼。一樣的毫無意義的。」

「你的記性眞好。」麥克司讚嘆道。「那一面所刻的正是這個

號碼。」

「但是假設因爲我們有相當的理由可以相信。」我繼續說道。「他是給那聲浪所殺死的。（除了聲浪兩字我們誰都不知道我們的敵人叫什麽。）能不能就把這一點來證明我們離了福森華之後依舊給人家監視着。」

「我和你完全是一樣的意思。」洛納根說道。「那末就讓我們承認是繼續被監視着的。現在再討論第二點究竟我們可曾把我們今夜的行踪完全遮飾掉。待到明天早上那人的死屍發現之後。我們會不會給人家指爲謀殺他的凶手。」

「倘使果然這樣。那末我們委實太無用了。」麥克司說道。「但是我想決計不會的。」

「我希望你是對的。」洛納根點頭道。「待我們再議別的。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明瞭確知福森華古堡中有人盤踞着。若非如此。那個可憐的脚色爲什麽在那裏爬上去。因爲鄰近各處的人民。從來不敢在半夜裏走近那邊去的。我們相信其中所住的。如其不是一班精靈鬼怪。便是給那些穿着鐵甲的人防守着。但是他們爲什麽防守呢。」洛納根抬頭往上望着。「惟有上帝知道。」

「我們還知道福森華森林中確有一種向所未聞的死亡線設置着。這中間我們大家不是已經都同意了嗎。定有一種人設着一個總機關。而且他們極不願意讓人家進去窺探或是拍照。我們要破壞他們的定例。於是使得到了他們的警告。但是我們却依然好好活着。你們覺得可喜嗎。我可不覺得。我以爲那一個可憐的脚色。決計不是自然而然死的。假使那聲浪果能這樣容易的殺人……

……。」

他停了一停。目光在我和洛納根的臉上轉着。洛納根聳聳肩架。微微笑着。

「我甘願和你們打賭。」他十二分堅快地說道。「那聲浪絕對不能把我們一下就弄死。要如這樣容易的話。我們早已給他斷送了。」

「你這話是什麽意思。」我問道。

「我的意思是說那一種聲浪也決不是百發百中的。否則他何以不能預知那可憐的脚色要和我們相遇而聽他把你們從危險的所以救出來呢。然而無論如何。我想他終究是個極聰明極危險的脚色。世界上所少見的。他有一付出神入化的腦筋。一班絕對服從他的同黨。待我先來試驗我對於他所蓄的一種懸想。請你們答復我一個問題。」

他旋過身來面朝着我。

「你最近可曾失落過或者暫時不見過什麽東西嗎。這種東西

是不是你日常隨身帶的。」

我皺着眉頭竭力的思索。。但是。。

「我曾經有過這事情。」洛納根搶先答道。「我有一具自動的打火器。忽然不見了。整整的一天工夫。後來有個侍者送來還我。說是在花園裏發現的。」

格司頓麥克司的瞳人裏立刻現出了一種快樂而得意的神采。

「或者這不是你所歡喜聽的答復。」我道「我到了這裏之後。我的手錶曾經停過幾天。後來我就拿去修理。」

(二)有一條極小的東西安在裏面了

麥克司對我深深地作了一個鞠躬。彷彿是我送了他什麼禮物。然後掏出一隻很美麗的金煙匣來。

「這個東西上的鉸鏈」他給我們解釋道。「當我來到白騰劫登的那天。忽然損壞了。我也教人拿出去修理。不到一天便修好了。我在那公墓的門前。朋友們注意啊。第一次接到那怪聲的警告。便在我打開這煙匣的當兒。」

「在這個旅館裏頭。一定有許多職員。以及侍者們。肚皮裏藏着不少我們所急急要知道的秘密。這鎮上又有一家特別的首飾店。他們能夠很靈巧地修理手錶•煙匣•自動打火器。」

洛納根手裏正握着那一具自動打火器。我呢。便低下頭去看着我自己腕上的手錶。好像以前從來沒有看過一樣……。

「我曾經用了極精細的工夫。把我那金煙匣檢查過了。」麥克司接着又說道。「我雖然不懂他原來的構造是怎樣的。但是我畢覺查出有一條極小極軟的東西——。小得幾乎不能看得清楚——安在裏面了。」

「啊喲。上帝啊。」

「那怪聲我想一定就是打這一條小東西上傳出來的了。」

「我們唯一的進行方法」我道。「祇有趕快去請求德國的當道。派兵隊打進福森華古堡去。最好是今夜就去。——當然不能遲到明天早晨了。」

「是這樣嗎。」

洛納根很掃興地搖着一個空的啤酒瓶。

「要如我們能夠將這件事情去請托德國的警察當局。我們便多分不能在福森華古堡裏發現一個人了。」

(三)我們也不致死得毫無着落了

模糊的樂聲從跳舞廳裏不斷的傳來。舞客們歡笑的聲音。也可以聽得見。花街上行人經過的足音。也可以聽得見。記得方才我們送掉了那一個可怕的搭客回來。沿路上碰見了許多車子。滿載着化裝得希奇古怪的舞客。

「想想看。」麥克司說道。「如其我們眞的前去見了那警長。三個人雖然說着一樣的話。無奈我們所要說的種種事情。却是普天下當警長的人絕對不會相信的。把我們所知道的通盤考慮一下。就拿你做譬方。伍德維烈。你想那一個編輯先生願意刊布你的報告嗎。」

「當然啦。我這時候也不預備就把我自己的名字寫上去咧……
……。」

「我們而且拿不出什麼東西去做證明。」洛納根攙言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們却不妨做一做。」

「什麼事情。」

「我們不妨把大家所遇見的種種一起寫將出來。存在一處安全的地方。同時通知倫敦。巴黎。紐約三處的同伴。告訴他們證據的所在。那末就是這怪聲果然施展出他的毒手來。我們也不致死得毫無着落了。」

「好極了。」麥克司說道。「這法子我是一百分的贊成。伍德維烈。勞你當一次書記。」

我便依着層次把前後幾夜天我們三個人所親見的一切怪事筆錄了出來。這時候的空氣非常嚴重。正像一個自知不起的病人。急着要訂立遺囑一樣。

我們時時刻刻的等候着那怪聲的再來………。

麥克司的理解還不曾完全證實。就是說他是對的話。也祇足證明我們的對敵在科學上的成就遠駕乎歐美一般科學家之上而已。

然而正當我走筆疾書的時候。除了洛納根要喝啤酒。召進了一個侍者。說了幾句話之外。惟有遠處傳來的樂聲。花園裏行人的脚步聲。談話聲。三種模糊細弱的聲浪。其他便沒有什麼響聲擾亂我了。於是我們的文件纔成功了。

「把這幾頁一起拴在你近幾天所做的日記上。」麥克司指揮道。「我們都來簽字吧。」

紙頭拴好。字也簽齊。

「現在還要做什麼。」我問道。

「現在。」洛納根說道。「我們先把這一疊東西納進一個大信封去——我看見你備着幾個大信封——然後拿到這旅館的經理那邊去。請他替我們藏在他的保險箱裏。」

這一卷文書便密密地封進了一個大信封中去。在縫口上。我們三個又一齊簽了字。於是麥克司和我開始望經理室走去。

「這樣比較好一些。」洛納根給我們說明道。「現在我暫且不和你們合作。因爲我已經是海金斯牧師了。我和你們兩人做朋友

還不致引起人家的注意。但是萬萬不能和你們一起辦事。除掉那怪聲好像已經認清楚了之外。別人都還不知道咧。」

（四）

那經理居然給我們找到了。他允許讓我們把這件文書存放在他的保險箱裏。隨後麥克司便打了一個電報上巴黎去。並且注明要他們馬上轉到蘇格蘭偵探塲和紐約警察廳去。這手續辦好。

「到得明天」他說道「或者今晚就可以。英美法三處的當局就會知道有極重要的報告書藏在這旅館的保險箱裏了。其實這也祇是一種預防也許並不是必要的。或者竟是用不到的。然而在這樣緊急的時候。我們別的也沒有什麼可以做啊。」

事畢之後。我們依舊回到我的臥室裏去。洛納根就在裏面候着我們。

正當我伸手去推開那一扇門的時候。我突然聽見——或者是我想我聽見——房裏有一陣說話的聲音。我不由住了脚步。而且這又不是洛納根的聲音。那所說的話。却是又低又糊塗。好像是—

「等着——忘記掉一切。」

我回頭去問麥克司。

「你可聽見嗎。」

他把頭搖着。

「我不聽見什麼啊。」

（五）

我急急奔將進去。麥克司隨在我的背後。

第一件東西惹我注意的。乃是洛納根的狀態。他是坐在寫字檯邊的一柄圓椅上。眼睛裏露着一種迷迷糊糊樣子。倘使在別的時候。我一定要疑心他是正在那裏打瞌睡。我們開門的響聲。才把他鬧醒的。但是在此刻這樣危懼瀕臨的當兒。這個猜想是完全不用提的了。尤其是因為他的神態太模糊了。接着我又發現一件奇怪的景象。

那百葉窗已經弔起了足足有六尺高了。在這一個方方的空洞之中。彷彿一片透明的夜景。我看見外面的一切。齊給月亮光映得成了一片銀色。麥克司很柔和地說道。

「我的好朋友。你為什麼無緣無故地把那百葉窗掀起來呢。」

洛納根突然站了起來。彷彿很憤怒地望着質問他的人。

「我因為疑心外面有什麼人啊。」他很不自然地說道。

麥克司很注意地看了他幾眼。慢慢走過去。伸手把那百葉窗拉下。

我頓時恍若置身五里霧中。心上也覺得很煩惱。豈知後來所發現的眞相。更遠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咧。洛納根現在這副變相。可是

我和麥克司出去之後。這屋子裏有什麼怪事發生的結果嗎。然而命運說道。「並非如此。」

愁悶之魔的足跡。像猛勇的蒼鷹一樣。在全世界的人羣中出現。毫無阻擋。我們這一個三角會議一直開到跳舞廳裏的音樂停止才歇。歌聲住了。笑聲也住了。我們也就分手。不過方才洛納根掀起了百葉窗坐在一柄圓椅上的那副怪相。不斷的還在我的腦神筋上震動。我瞧見麥克司也曾幾次三番的注意他。

雖然他的精神依舊很興奮。他的談鋒還是像先前一樣的峻刻。但是我終覺得不很安心。也許這事情是極簡單的。洛納根因爲聽見花園裏有什麼聲響疑心我的洋台上又有什麼人藏着。所以他立刻把百葉窗掀將起來。然而這個懸想必竟不能滿意。

「這是也許會有的。」最後麥克司說道。「我們現在已經失却了安全的保障了。你最好聽我的話。不要再帶着那手錶睡覺。同時在枕邊安一枝手鎗。雖然一個人不能用槍彈去射擊沒有形跡的東西。但是至少也可以壯壯胆。如果那怪聲眞的要把處置我們那一位俘虜的法子來處置我們。那本……很好……」他聳聳肩架。「幸而我們已經有相當的報告留下了。」

「你不免要僵臥一千年。」我很憂愁地點醒他道。「洛納根却要嘗嘗昏迷的滋味了……。」

他又聳聳肩架。

「這些怕什麼呢。」

於是他們走了。祇剩下我一個人。

我把正服除下。靜聽離我的窗口很近的那條小溪裏的水在那裏緩緩流着。我在浴室裏很仔細地刷淨了我的牙齒。然後又燃上了一支紙煙。調和了一杯惠司格沙達。那已經解下了的手錶便擱在寫字檯的上面。

自從聽了麥克司很巧妙的猜測之後。我還不曾有功夫去檢查那錶裏面的機器咧。現在雖然已沒事。却也懶得動了。

我簡直十二分的不願把我屋子裏的燈熄滅。

我取起了電話筒。叮嚀那值夜的侍者。教他準明天七點鐘來喊醒我。末了他向我說了一聲晚安。我不由很慚愧。祇恐有晚而不能安咧。我又靜着心傾聽花園裏行人的足聲。暗暗數着。要算出那普魯士軍曹的巡行到我窗邊來。該費多少步數。

那一位海金斯牧師已經在戶口局裏註冊過了。他的行李存在屈林海里附近的一家大旅館裏。不過今夜已經來不及回去。就在樓下麥克司的房間裏占了一張空牀。

我很小心地把前後兩面的門戶一一鎖上。又把那一具百葉窗上的機關細細驗看。這機關曾經給靈巧的麥克司損壞過。今夜却

已完全修好了。

但是待我睡到了牀上之後。只留着一盞燈在牀的一邊。我又覺得這裏的情形慚慚可怕了。

「但是你呢。伍德維烈還不曾判決定咧……。」

在這個短時期裏。我並不含羞自認確是心虛得了不得。好像有許多東西在那裏繼續的威嚇我。實在是生平惟有的虛驚。我一閉上眼睛。便看見那一個臉色慘白靜默無聲。好像臉上戴着假面具的不知名的脚色。由我和洛納根分左右簇擁着他。忽然毫無聲息地死在車子裏了。

我更不能忘記正當我和麥克司打好了電報回到這間房間裏來了時候所聽見的那幾句話。

「等着——忘記掉一切。」我重新把這一句特別的言語默誦一遍。竭力的想杜造出一句句子來。設法將這幾個字嵌進去。

我的視線牢牢地對着那百葉窗的方向。因為月亮的位置關係。外面一間屋的左壁上。映着許多成條的月光。這種天然的花式。倒覺得很動人啊。

（六）

我的腦海裏一直想着那一句不成文的句子。好久不能有一些頭緒。忽然我的靈機一動。我頓時恍然大悟道。『決非「候着把一切忘記掉。」必是「醒過來把一切忘記掉。」』

驀地我覺得眼簾上有什麼東西一動。忙把吸着的煙擲入煙灰盤裏。很快的坐了起來。注目着。

那一片一片列成方格式的月亮光中。忽然有個黑影瞥過。好像是一隻舉起着的手腕的放大影。

我立刻搶過那支手槍來。去了保險機。輕輕下牀。

撻……撻……撻……

分明外面有個人或者有件東西在那裏敲着我的百葉窗啊。

我竭力鼓足勇氣。移動了我的身子。赤着脚從地氈上一直望窗口走去。

撻……撻……撻……

我離窗口不到五步路了。

「外面是什麼人。」我喊道。

「伍德維烈先生。快些把這百葉窗拉起來。快些。讓我進來。」

我的心好像又給人家撕去了一葉。

我這時又存着一種希望了——這種希望。乃是當我在黑林中過着夢魘式的生活的時候所僅有的一些安慰。——大凡一個慣於祈禱的人可以想像得出。

於是我的夢想實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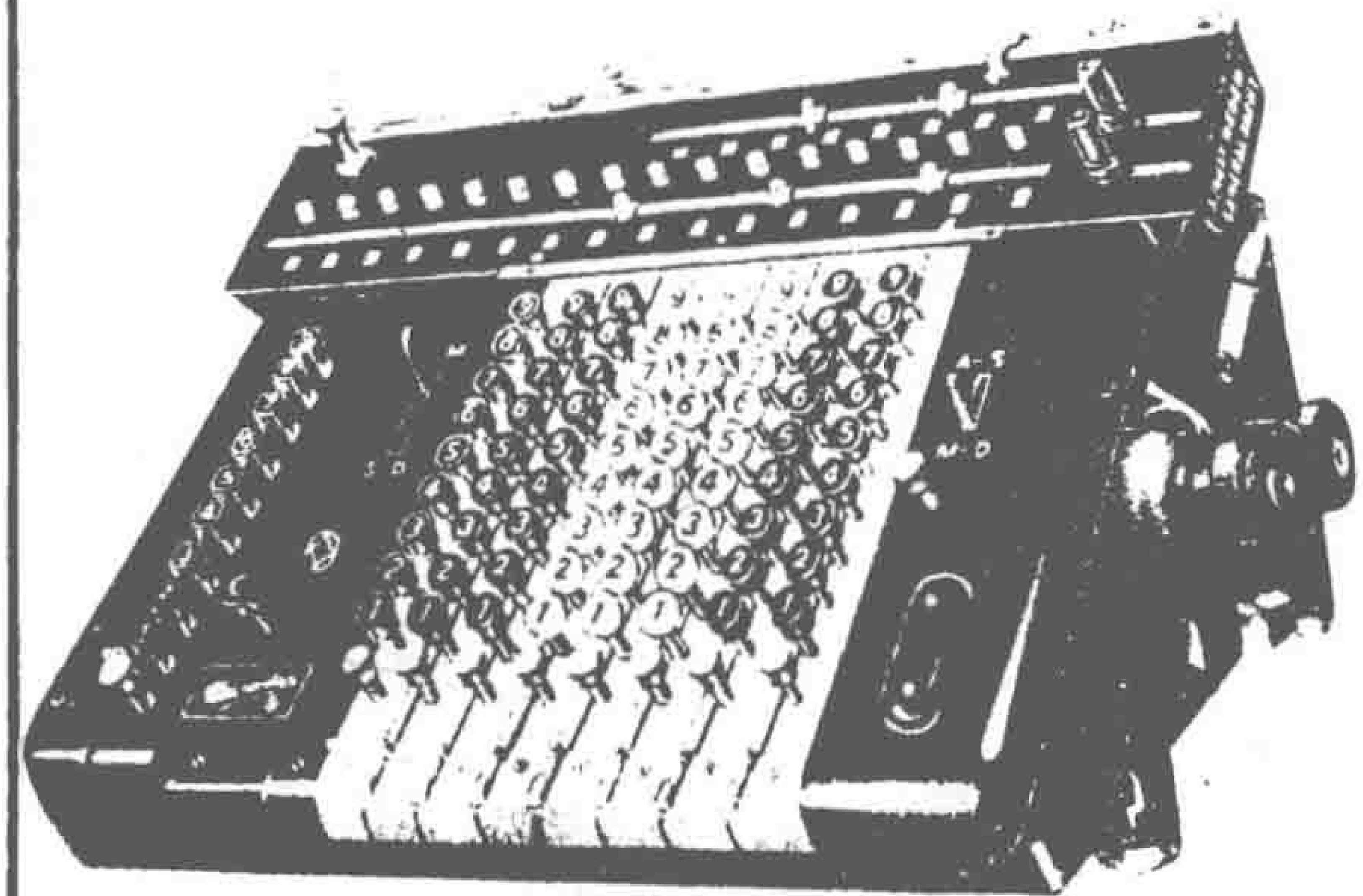
我把那手槍安在一只睡椅上。很敏捷地抽動繩索拉起了這一扇神秘的百葉窗。

一個頭上遮着大肩巾的女人。站在外面的洋台上。

「啊。摩羅珊。」

電動計算機

Rheinmetall



此機祇用一手管理

自動除法
自動乘法
橫軸左右均能自動

加法與減法手續簡單且速
質純品高◎堅固耐久
賣後常年服務
樣本函索即寄

總經理處
上海偉大洋行
新康路六號
電話 一九二八二 二二九〇〇 郵箱一三三五三

似水流年

恨水

第十回 一語忘情水流花謝 兩番問病藕斷絲連

上回所說的那一封信。內容正行為素所猜中。又是報告惡消息的。行素拿着信。先忽忽的看了一遍。心裏已是難過了好幾陣。接着仔細將信的內容一看。這信上把惜時最近的行動。說了一個詳詳細細。第一天和米錦華遊那裏。第二天和米錦華在那裏吃飯看電影。都說得像耳聞目見一般。行素將信看了兩遍。却有些疑惑起來。男女戀愛行動。當然都是秘密的。這個寫匿名信的人。他何以知道得這樣清楚。由這一點看去。這人一定是故意揑造謠言。從中來破壞的。他既可以寫匿名信來給我。極力說惜時的壞話。當然也可以寫信給惜時。極力說我的壞話。惜時對我這樣淡淡的。恐怕也是和我一樣。中了人家的離間計了。如此一想。好像豁然大悟。這就不能不和惜時直接談一談。看看是不是彼此誤會了。若果然是誤會。只要開誠布公。大家承認過去的不是。那末。就可言歸於好了。不過自己除惜時而外。絕對沒有第二個男友。惜時縱然聽人家的話。這疑心也無從而起。他誤會我是那一點。我還不知道。又何從而解釋。一人在屋子裏躊躇了一會。也想不出一個辦法來。雙玉佩在門外道。白。怎麼樣。是道歉陪罪的



一〇一三三七

信嗎。行素道。別胡說了。我正為難呢。你進來坐坐。我有話告訴你。玉佩笑着進來坐在行素對面椅子上。眼睛斜望着行素手上拿的那封信。因笑道。拿着的那封信。能讓我看上一看嗎。你若是能將那封信給我看看。我或者可以和你出一點主意。行素道。你胡猜得全不是那囘事。這信也沒有什麼不能公開的。你只管拿去看看。說着。將信封和信紙一齊向玉佩懷裏一拋。玉佩從頭到尾看完。笑道。這是人家用的離間計呀。不知道是誰。要和你們演三角戀愛了。行素紅了臉道。你別瞎說。你應當知道。我不是那樣亂七八糟結交朋友的。玉佩道。雖然你沒有演三角戀愛的意思。可是你怎能禁止旁人加入。這個人自然是很崇拜你的。同時也是極恨黃先生的。這只有一個法子。查出這個寫匿名信的是誰。然後你正正堂堂去和他辦一番交涉。看他怎樣的答覆。假設他是一個很知趣的人。他極力的要辨護不會寫信。從此以後。他知道你意志很堅定。是不受挑撥的。那末他就不再寫信了。反過來說。他是個不知趣的人。再要寫信來。他也要有一句說一句不敢說瞎話了。行素笑道。你這個主意。固然不錯。但是我到什麼地方去找出這個寫匿名信的人來。你這話不是白說了麼。玉佩笑道。我的話。好像是沒有頭腦。但是這個寫匿名信的人。他有所求於你。自然就會讓你知道他是誰的。再不然。你就直接去問黃先生。有人寫信給他沒有。他說是有。你和他解釋一番。自然就沒事了。行素道。他若說是沒有呢。玉佩道。那就更好。他並不曾聽了你的什麼謠言。你不更是一個乾淨人嗎。行素向沙發椅上一躺。閉了眼睛。定神想了一想。接上又搖了一搖頭。看她那情形。竟是說辦法不妥當。玉佩道。唉。一個人總是不要談愛情的好。你是個無愁女郎。大可以放寬一百二十四分的心。安安穩穩去讀書。現在你為了愛情。鬧得神魂顛倒。笑哭不是。這都是愛情的賜予呀。行素道。你不要看輕了我。我是不像平常那些女子一樣的。從今以後。我要把天下的男子。都看成毒蛇猛獸。無論什麼人。都不和他往來了。我就是這樣說的。你信不信。接着長長的歎了一口氣。玉佩笑道。你不要說什麼了。只憑你這一口長氣。已經是墮入了二十四層魔網。說着。走了上前。拍着她的肩膀道。我告訴你。人心都是一樣。那個也不能說那一句話。把愛情丟得開開的。可是其初對於一個男子鍾情的時候。總要慎之又慎。一涉情網。再要想退後。那就遲了。這位黃先生。以前對於你那種熱戀。你這樣一個很少研究愛情哲學的。也難怪會迷惑起來。記得有一次。那樣大的風。跑到我們家來。括得人像了黑人一樣。他又有什麼要緊的事。不過是要來看看你和你談談話而已。只那一點。一個情竇剛開的女子……行素將兩隻脚在沙發上亂蹬。口裏連道。胡說胡說。他這樣的說着話時。已經在身上掏出了一塊手絹。將臉來蓋着。玉佩笑道。好好的念書罷。不要胡思

亂想了。我讓你一個人躺着想想。不來打攪你。說畢。他笑着走了。行素一人在屋子裏想想從前惜時的態度。覺得眞是體貼週到。怎怪自己爲他所動。這時固然恨極了惜時。但是心裏雖然是恨他。果然能夠把他辦到回心轉意。戰勝了米錦華。也出一口氣。而且惜時這種人。在學生裏面。性情是極好。學問也有個上中等。面貌更不在六十分以下。能把他奪回來。他有點小過失。也就可以把他饒恕了。這樣想來。自己一味高抬着身分。不去和惜時接近。這一着棋可走錯了。試想若不和他見面。怎樣可以解釋誤會。不能解釋誤會。彼此永久是站在不相投之地位上的了。不過怎樣去和他接近。却是一層困難。若在學校裏去找他。彼此隔着系。老不容易見面。就是見着面。在許多的同學當面。也不便怎樣去將就他。要不然。便是到他住的寓所裏去。然而他已經說過。讓我過些時再去。設若眞的去了。他閉門不納起來。那更讓面子上擱不下去。自己揣測了一會子。這只有一個法子。記得他借了我的一本文學概論。寫信給他。請他把書送回來。他若是自己把書親自送來。那個時候。趁便就可以和他談談。看他意思如何。這樣想着。覺得辦法很妥當。在家裏便預先寫好了一封信。上學的時候。將這封信放在號房裏。讓號房去轉交。她所以不由郵政局裏寄到惜時私寓裏去者。正因爲這樣寄出去。可以迅速一點。但是信固然寄出去了。結果却更讓她難過。原來惜時並沒有自己將書送來。只是將書打好了一包。派人拿了一封信送來的。信上說。

行素先生。以前所借你的書。共有十三本。現在打疊一包。全數奉璧。有兩冊因幾有墨點。不便退回。所以另買兩冊新的賠償。這或者不如尊意。要原書退還。請原諒。　黃惜時謹白

行素第一行看到。便心裏大不舒服。彼此通信。親愛的妹妹哥哥。都幾乎用過了。現在突然改稱恭恭敬敬的先生二字。連女士兩字都不曾用。這是何意呢。分明是把彼此的關係看着疏而又疏了。這也罷了。怎麽一下子。把所借了我的書。都退回來了。這種情形。大有絕交的意味了。絕交就絕交。沒有什麽關係。不過和他要書。是自己主動的。好像我交情先斷。連幾本書都不願放在他那裏了。其實我之要書。正是找一個接近的機會。並不是疏遠他。他把書送了來。完全猜到反面去了。以前決裂。還在心中。現在決裂。形容到表面。那豈不是我生造出來的誤會。由解釋誤會。而生出誤會。我不能不聲明了。想到這裏。就馬上寫了一封信給惜時。那信上說。

惜時。難道你眞和我惱了嗎。想着我們由家鄉同車到北京。由路人變成了朋友。是何等的高興。你對我所說的話。我一句一句。都依然記着。彷彿有一座金碧輝煌的宮殿。擺在白雲影裏。我們懸着一個美的目標。一步步向那裏走去。我極佩服你待人誠懇。

你所說的話。我雖不能句句容納。然而我對於你的話。總是極端相信的。我不知道你是看出了我什麽短處呢。也不知道是我在什麽地方得罪了你呢。很奇怪的。你忽然和我疏遠了。有些同學說。你所以改進音樂系。就是爲躱開着我。這話我想不見得。若果然不錯。你未免因噎廢食了。假使你必定要躱開我而後快。由我改變了學業的旨趣。那讓我多麽惶恐。旣是如此。繫鈴解鈴。還是讓我退學。不更好嗎。但是我決不相信你這種話。所以我依然保持着原來的友誼。我因爲要看一看文學概論。像以前無事不說的態度。便和你要。不料這又惹起了你疑心。將所借的書完全送回給我。而且將有了墨點的書。還買新的來賠償。你這種對我一介不以取與人的態度形容。我們的交情。平凡到了二十四分。我們還說什麽氣味相投。肝胆相照呢。以往我們那一番親密。眞不解是從何而生。這眞成了那句俗話。旣有今日。何必當初了。雖然。這或者是我的錯誤。我想或不是我所預料的那種情形。我希望你不要客氣。指出我是那裏得罪了你。我也願意過勿憚改呀。敬祝你愉快。

白行素謹啓

這一封信寫完。自己念了一遍。覺得並不切實。縱然寄了出去。也是一篇閑話。待要重寫一封。然而心裏紛亂的很。却不知道要從何處寫起。眞寫了出來。也許比這封信還要浮泛一點。更無意思了。將這一封信放在棹上。兩隻手互相抱着。靠了椅子背。斜斜的對信紙望着。發了一會子呆。用手將棹子輕輕一拍。歎了一口氣道。就是它罷。至多也不過是翻臉。事到如今。就讓他翻臉罷。難道交這樣一個朋友。還有什麽問題不成。她如此想着。立刻找了一個信封。將信發了。當時原很有一番氣憤。以爲在字裏行間。和惜時表示一點。也讓他知道我是不可厚侮的。及至信發出去了。一人揣想着信裏所寫的句子。未免有點過火。自己原是想和惜時言歸於好的。若是照着這封信的態度而論。一定是更加決裂。自己也不知是何原故。寫信的本意。無非是聯和。不料筆一寫到白紙上。竟會不由原來的意思。亂寫出許多忿懣不平的話來。把原來的意思推翻了。不過信已經是寫出去了。追悔也是無益。且看惜時這一回執着什麽態度。若是他眞正的不會忘了我。我這一封信解釋誤會的一部份。他總能明白。只要他能明白這一點。其餘的事都是附帶的。沒有什麽不能了解。男子們犯起醋勁來。只要不是眞的。馬上一解誤會。就可以向女子來道歉。不像女子一時轉不過圜來。還得做作一番。看他如何。若是他明後天有信來。什麽都不成問題了。自己心裏這樣想着。彷彿又寬慰了一點。這一天絕對沒有上課的意思。一來是心裏亂的很。二來也怕到學校裏去遇着了他。也是一陣難爲情。彼此若是因一封信和解了。倒沒有什麽關係。若是爲這封信更加決裂了。那就不

便見面了。她如此的想着。所以靜靜的在家中等候。到了次日上午八點鐘。她正躊躇着。今天還是上學呢。還是不上學呢。就在這時。雙家的老媽子。拿了一封信進來了。將信接到手。信面子上下欵。便有黃緘兩個字。這筆跡也非常的像惜時的。不必猜。他已經明白是誤會。寫信來道歉了。心裏這一陣歡喜。却是比得着一樣別的東西。更要快活。連忙拆開信來一看。倒有點出於意料以外。只是一張洋文橫格紙。草草的寫了幾行。而且是自來水筆寫的。不過這也可以疑心是他忙的原故。少寫幾句。只要意思到了。也無關係。可是看了幾行。臉上顏色。突然變紅又變白。將信看完。兩行淚珠。竟不明由何而至。人向椅上一坐下去。頭枕着胳膊哭。將起來。手裏拿的信。只管抖顫。還不曾放下呢。雙玉佩見她昨天一天不自在。今天未知如何。老早的就來看她。一走到窗子外。就聽到屋子裏有嚶嚶啜泣之聲。很以爲怪。這一早就有誰來招惱了她。及至走進房來。見行素依然枕了頭哭着。不肯抬頭。自然是哭得很厲害了。這也不必去驚動去。將她手上的信抽了過來。從頭一看。那信上寫的是。

行素女士。來信讀過了。幹嗎發這麼大的脾氣呢。交朋友意氣相投。就親密些。意氣不投。就疏遠些。無所謂特別與平凡。也無所謂今日與當初。天下無百年不散的宴席。慢說以前。我們不見得怎樣特別要好。就算特別要好。水流花謝。一了也就百了。忽忽不及詳言。請原諒。祝你進步。

黃惜時上言

看這封信。的確是匆匆寫的。但一個男子。對於女子。至少是絕交了。這也怪不得行素要哭。因將信向棹上一放。拍的一聲。用銅尺壓着。微嘆了一口氣道。我看你這人。癡得有些過分了。別什麼事會有困難。一個女子要交男朋友。算得了什麼。他不理我。我還眞不屑於理他呢。把信一撕得了。你的眼淚那樣不值錢。這樣的大哭作什麼。行素抬起頭。掏出一塊手絹。擦着眼淚道。我並不是哭這個。我難道還怕丟了這樣一個不相干的朋友嗎。我是爲着受了人家的委屈。我有些不……服。說到這裏。一個不字。沒有痛快的說出來。又嗚嗚咽咽哭起來了。玉佩道。你們過去的事。我不十分清楚。你這樣傷心。莫非……她覺問得突然一點。也忍住了說不出來。行素將眼淚擦乾了。正色道。我不是說別的事受了委屈。不過我以前十分相信他。因之人家說我和他感情不錯。我也承認了。現在決裂到這種程度。把從前的賬簿一翻。面子上多麼難爲情。玉佩笑道。你這個傻子。眞是想不開。現在男女愛情角逐場中。正也和政局不平一樣。今日要好。明日可以翻臉。今日翻了臉。明天還是可以言歸於好的。朋友絕交也罷。情侶失戀也罷。這也並不是你一個人的事。爲什麼急得這樣。行素垂着淚道。雖然是這樣說。可是我們站在女子的立場上說。受了人家這樣的委屈。也是可恥的事呀。玉佩笑道。越說越不對了。

你受了人家的委屈。難道哭一起。就不委屈了嗎。這就是兩個辦法。最好是想個法子。讓他也受點委屈。教他嘗嘗這苦味。要不。雲過天空的把這事丟過去。只當沒有這個朋友。豈不乾淨。你若是老哭。那是叫自己委屈上再加委屈。委屈死了。也是白委屈。你把我的話。仔細想上一想看。行素突然跳着站起來道。你這句話不錯的。我就照着你的話去辦。我不哭了。我不哭了。說畢。他就站了起來。由涼的手巾。擦抹了臉上的眼淚。在書棹抽屜裏。忽忽忙忙的。檢起了書和講義。用兩根皮帶子一束。同時找了一枝自來水筆。向衣襟上一插。玉佩道。怎麼着。你忽然又想起來要上學嗎。行素道。那自然。我犯不上爲了這不相干的事。躭誤了我的學業。玉佩笑着向前。握了她一隻手道。我這幾句話。不過是和你開開玩笑的。你可不要因爲我鼓勵一番。你眞跑到學校裏。和那位爭吵起來。我倒成了挑撥是非的政客了。行素道。昨天我已經躭誤了一天了。今天我再躭誤一天。我千里迢迢跑到北京來。爲的是什麼。爲的是讀書呢。爲的是談戀愛呢。玉佩道。你也把戀愛兩個字說出來了。你……當她說這句話時。行素夾着書包。已經走到老遠去了。她出了大門。一點也不考量。坐了車子。一直就向培本大學來。進得學校。立刻就覺心裏有些慌亂不定。心想。假使我馬上見着黃惜時。打算怎麼辦呢。我若不睬他。也許他不睬我。我要報服。也無從報服。就算我找話和他說。他依然是不理。我又怎麼辦呢。這樣看來。第一步讓我看見他。我就沒有辦法。有了。我就借着收到他那封信爲由。用兩句俏皮話。挑引他一下子。他決不能板着面孔。對我一個字不提吧。固然。他總要說兩句話。然而他也照樣和我說兩句俏皮話。我又怎麼辦。我還能和他大吵特吵一頓不成。反過來。他也並不用俏皮話來回駁我。只說兩句話敷衍我。他就走開。又奈何他。豈不是表示女子們無聊。故意去逗引男子嗎。無論理我不理我。我先招呼他。那總是不妥當的了。然而不如此。恐怕他未必先理我。從此以後。算是無形絕交。我要報服他。也就不可能了。自己只管是這樣的胡思亂想。脚也就行步向前走。猛然間覺得有一樣東西。擋作了去路。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堵高牆。這一堵高牆。是本校風雨操場的後方。在本校的校址中。是最後的一個所在了。由大門口到這裏。要經過許多教室。大禮堂。學生休息室。校園。操場。絕不覺得當時都走過了。彷彿是飛到這裏來的一般。這要讓別人知道。豈不要說我是發了瘋了嗎。心裏一陣惶恐。週圍看了看。所幸還沒有一個人看到。連忙轉着身。向回路走。她走了幾步。遇到一個女同學了。女同學笑着問道。密斯白。上課了。你到這後頭來作什麼。行素一時那說得出是爲什麼到這裏來的。望着她笑道。我丟了一樣東西。來找找。女同學道。你的東西。怎麼會丟到這地方來呢。行素笑道。是啊。我的東西。怎樣會丟到這地方來。我也找得有些莫

明其妙了。密斯何。你怎麼又會到這裏來的。她微笑道。我倒是找東西。說着。她忽忽的走了。行素倒有點好奇心。看她究竟是爲什麼跑向這裏的。及至她趕到一叢矮樹邊。矮樹下走出一個男同學。笑嘻嘻的迎着她。行素歎了一口氣。不知不覺一人說起來道。天下的女子。沒有一個是不中男子圈套的。於是垂着頭。一人靜悄悄的。走到講堂上去上課。把要向惜時謀報復的心事。暫時丟開了。然而出於她意料以外的。就是自這天起。並不看到黃惜時的踪影。有兩次裝了散步。走到音樂系那邊去。那位培大之花米錦華女士。倒看見了她。却不見有惜時。直到第五日。偶然聽到男同學說話。說是黃惜時病了。那兩個男同學。是在走廊上散步。這樣無意閑談着說出來的。自己並不認得他兩人。要突然去問他二人。痕跡顯然。未免有點不好意思。因之他們在走廊上走。自己就在走廊下走。有意無意之間。跟隨着他們後方。聽他們說的是些什麼。有一個人道。他害的什麼病。你知道嗎。一個笑着搖了頭道。這個病不光是形式上的病。也許還有一些精神上的關係。一個問道。是什麼精神上的病呢。那個又答道。反正是脫離不了女人。行素聽到女人這兩個字。身子不免微微向後一退。那兩個男生。並沒有注意到有人在身邊監察。一路說着話。走開過去了。行素呆呆的站了一陣。心想這是什麼原由。他既對我不滿意。怎麼又爲我病了。他的病。決不能認爲是因米錦華而病。因爲米錦華天天和他在一處。只有讓他更加愉快。沒有轉而生病之理。現在他若是爲了女人生病。一定爲的是我。這眞是一件不可解釋的事情。既是和我斷絕來往。又何以爲着我生病。莫不是這裏面還有別的文章。我並沒有知道。既是如此。還只有我親自去見他。看他說些什麼。好在他是病了。我去探他的病去。這不能算是去將就他。無論男女一個人對着朋友危難的時候。總應當忘了一切。去幫助人家。那末自己還是率直一點。去看他的病吧。無論他對我是什麼態度。好在我是盡我自己的心。這樣想着。她也無心上課了。夾了書包。就到惜時的寓所裏來。她一拍大門。却是一個女學生走了出來。行素也不明是何原故。心裏突然一驚。向後退了一步。那女生望了她一望。問道。找誰。行素只得點了點頭。微笑道。有個黃惜時黃先生。他是住在這裏嗎。那女生對着行素渾身上下看了一陣。似乎有些省悟的樣子。點了一點頭道。不錯。他就住在這樓上。可是生了病。搬到醫院裏去了。行素道。哦。病是這樣重。您知道他是住在那個醫院裏嗎。那女子道。是高等醫院。二等第二十四號房間。行素點頭說了一聲謝謝。就向高等醫院來。但是她心裏。却十分詫異。她如何會知道如此清楚。不過這時要去探惜時的病。就不暇去過問這些細末原由。坐了車。直向高等醫院來。這醫院是外國大夫私人開的。來探病的人。倒並不費什麼手續。查明了病人住的房間。直接就

可以向裏面走。行素走到房間門外邊。正好有個女看護由裏面走出來。行素退後一步。向她招了一招手。低聲問道。請問這裏有個姓黃的病人嗎。女看護對她打量了一番。笑道。您姓米嗎。行素心中一動。點了點頭。女看護道。這個病人。他天天叫着密斯米呢。但是他昏迷的時候。這樣子說。清醒過來。他又否認。所以我們也沒法子去找您。現在醒着。你可以進去看看。行素聽了這話。二十四分的難過。這樣看來。人家說他為着女人病了。是為着另一個女人。於自己可沒關係。不過既是到這地方來了。總不能不看病人就走開。因之悄悄的推着門走了進去。只見靠着窗戶。直擺了一張小鐵床。鐵窗上一白如雪。惜時擁了被高高的睡在枕上。正注視着窗外的日影。好像有點不耐煩的樣子。當推門的時候。他以為是女看護進來了。並沒有去注意。這時他猛然一回頭。看到了行素。倒吃了一驚。啊了一聲。行素見他那瘦削的面孔。白得沒有一點血色。一頭的亂頭髮。都是蓬散着。見人未笑。先露了牙齒。在這種種方面。都覺他十分可憐。在這一剎那間。對於惜時以前過去的事。自然會忘了一個乾淨。因走到床面前。低聲向他道。我剛才在學校裏上課。才聽說你病了。你怎麼會突然得這樣一個病呢。惜時咳了一聲道。這無非是吃壞了東西。行素道。大夫沒有說是什麼病嗎。惜時躊躇了一會子道。大夫說的是外國病名。我聽了也是不懂。不過到了醫院裏來以後。聽着大夫的指揮。已是不要緊了。多謝你抽了工夫來看我。請坐下。說着他就用手指了床面前一張方凳子。讓她坐下。行素見他不分界限。感情顯然是好得多。心裏更又痛快一點。於是含笑點了一點頭。在那方凳子上坐下。因笑道。大夫沒有說禁止別人來探病嗎。惜時道。倒不禁止。但是也並沒有人來看我的病。行素道。那個送你進醫院的呢。惜時道。不過是兩個男同學。行素道。以後還有誰來看過你的病嗎。惜時哼着道。不過是一個同鄉。行素哦了一聲。沉默了許久。然後問道。除了同鄉。至好的朋友也沒有來看望你的病嗎。惜時對於這句話。似乎有十分難為情的樣子。哼着輕輕道了沒有兩個字。行素背轉身去。兩手扶了膝蓋。將衣襟上的灰。吹了兩下。然後問道。密斯……米。她她沒有來過嗎。惜時道。她她……或者不知道我病了。行素道。你是常和她見面的。何至於你病了。她會不知道呢。惜時歎了一口氣。却又忍轉去了。這一聲歎氣。雖沒有歎出來。然而行素那時一回頭。正看到他那種極不快活的神氣。就更知道這裏有緊要關鍵在內了。心裏一明白。這時就用不了再問。看見旁邊茶几上。有一個玻璃壺和玻璃杯子。就起身倒了一杯白開水。舉了送到他面前。低聲笑問道。你要喝一點嗎。惜時點點頭。她就將這杯開水。送到惜時嘴邊。讓他就在她手上喝了。又坐談了一會。外國大夫來了。看見行素在這裏。便對她說。病人還不能多談話。看病的人。還是各自少說

兩句的好。行素是個有新知識的人。當然極尊重醫生的話。因之和惜時點了個頭。就走開了。出得醫院來。覺得空氣都格外的新鮮。呼吸非常靈爽。坐了車子。回到雙家。見着了雙玉佩。微笑着點了個頭。玉佩心裏很奇怪。她出門的時候。懊喪得如喪考妣一般。怎麽回家的時候。就是這樣歡喜。莫非他和黃惜時言歸於好了。因之隨着她進房笑問道。行素。你見着黃惜時嗎。我想你恨他恨極了。他對你陪了許多不是。你都沒有理會他的。行素笑道。拿我開什麽窮心。玉佩道。咦。這就很奇怪了。你出去的時候。不是和我討論過黃惜時的事嗎。我猜你到學校裏去的時候。一定會……行素道。不必說了。他病了。在醫院憔悴得不成樣子了。玉佩道。你到醫院裏去看他來的嗎。他害的是什麽病。行素笑道。我沒有去看他。我不知道。玉佩道。你還瞞着我哩。自己都說出來了。看到他憔悴得不成樣子呢。行素笑着向椅子上坐下來。瞟了玉佩一眼道。我也不知道什麽緣故。聽到同學說他病了。我就覺得什麽仇恨都沒有了。非看他一下不可。玉佩笑道。怎麽樣。我就知道你去看了他。大概你去看他。他對你感情還算不錯。行素笑道。那自然。我好意去看他。他還能給我顏色看不成。不過你說他對我感情不錯這句話。還談不到。他夢裏頭還念着那位培大之花哩。玉佩道。既是如此。你還去看他作什麽。行素道。人總是感情動物。他現時在病中。我只以同學的資格。可憐着他去看看。等到他的病好了。還是各幹各的。管他心裏念着誰呢。玉佩點着頭。歎了一口氣道。嗳。天下的女子。都是癡心的喲。說着這話。昂着頭。微微的搖着去了。行素固然知道玉佩這話。是很沉痛的話。然而自己的心。已經讓惜時那可憐而又可親的樣子。完全溶化了。再要强硬着和他鬥氣。已覺是不可能。嗳。這也只好將曹孟德一句話反過來說。寧可人負我罷。行素前兩天是恨着惜時。沒有心思念書。到了今天。却又爲了惜時的病。以及他病裏的態度。逗引着自己去掛念。也是沒有心思念書。自己在家裏徘徊了一夜。到了次日一早去上學。一進學校門。就見米錦華打扮得像花蝴蝶子似的。隨了幾個男女同學一同出來。看她這種樣子。決不掛念到黃惜時的病。惜時在醫院裏害病。口裏還念着她。她還是這個樣子。那末玉佩說天下的女子。都是癡心的。這也不見得。惜時在醫院裏。今天少不得還要念上幾多遍。又算是空勞眷念了。心裏想着。這向裏面走的兩條大腿。不覺慢慢的邁不開步。以至於停止。心想昨天和他見面。話不會說得痛快。就分開手了。今天我何不再去看看他。他昨天見我。已經是那樣感激不可言喻了。今天又去看他。比那種置之不聞不問的人。總要好個十倍。他對我的態度。就應當更好了。想到了這裏。她一點也不必猶豫。馬上掉轉身向外走。坐了車子。一直就向醫院裏來。當她走到病室門外的時候。見房門是緊緊閉着的。究竟不過是朋友關

係。不便推門便進。只得照着外國人的辦法。在門上先敲了一陣。裏面很隨便的問了一聲誰。行素答應了一個我字。裏面道。密斯米。請進來罷。行素手扶了門上的門紐。本來只一推。人就可以擠了進去。但是聽了這句話。猶如冷水兜頭澆了下來一樣。一個女子被男子遺棄了。又去冒充情人。這女子的身分。豈不是完全喪失。想到了這裏。呆住了。那門猶千斤鬧一般。那推得動。惜時聽到有人敲門。不見進來。就問道。密斯米。請進來呀。行素聽到他顫抖的聲浪。知道他病體不見得好。再不進去。可就讓他找急了。只得將門推着側了身子進去。一面微聲答道。是我。不是密斯米。惜時在床上微微昂着頭。向外一看。見是行素。很是難爲情。點點頭道。勞駕。今天你又來了。我原不知道密斯米要來。因爲她昨天託朋友帶了一個口信給我。說她這時會來的。行素在床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將脚打着地板作聲。臉上發出微笑。似乎是很自在的樣子。問道。這帶口信的人是同學嗎。惜時點點頭。行素道。也許你聽錯了。因爲我由學校裏出來的時候。還看到密斯米穿了很漂亮的衣服。和好幾個同學出去玩哩。惜時道。都是些什麼人。密斯白認識嗎。行素道。我不認識。不過有女的也有男的。惜時聽說。默然不作聲了許久。行素道。不過你一定要她來看你的話。我可以和你傳一個信。惜時依然是默然。不會說什麼。行素道。同學的感情既然不錯。有了病來看看。也不要緊。惜時道。要人家來看病。人家不來。多難爲情。人家來了。求得來的。也沒有什麼意思。朋友還是老朋友好。密斯白。你說是不是。行素低了頭不答覆。停一停道。大夫說了。請你少說話。我在這裏靜坐一會。不要說什麼罷。惜時聽說。望了她又點點頭。他在這點頭之間。眼珠很誠懇的望着行素。這裏面有無限的意思在內。覺悟。懊悔。親愛。都可以表示出來。行素心裏想着。我並沒有離間他和米錦華的意思。我只是實話實說。既是他因此轉心向着我。我自然是接受。但是米錦華決不能說是我有意挑撥的。心裏如此想着。也沒作聲。過了一會。大夫進來了。見行素很沉靜的坐在這裏。對她點點頭微笑道。這樣就好。看病的人。都是如此。我們也不拒絕了。大夫看完了病。依着行素便要走。惜時道。你若是沒有事。就再坐一會兒。行素道。事是有事。不過你要怕寂寞。我多坐一會兒。也不要緊。惜時道。我謝謝你。將兩手抱着拳。拱了一拱。行素見他這樣的挽留。心中十分歡喜。原站起身來要待走了。又坐下了。但是當她剛剛坐下去時。忽聽得外面有人道。黃惜時就是這間病室嗎。接着房門有人敲了兩下。行素起身。將門向裏一帶。看見那個探病的人。却吃了一驚。這人是誰。下回交代。

世界旅行珍聞

孫沛甘

空中旅行安全

美國航空事業素極發達。行旅安全。與火車輪船相仿。近年於設備及機構方面更加考求。故肇禍不測之事。其率大減。據最近美國估計會航空委員之報告。目下美合衆國之空中旅行。其安全方面較之三年以前。增加四倍有奇。定期航空各路線中。旅客因飛機失事而喪失生命者。去歲一年中。一萬七千名旅客內祇有一人而已。一九二九年。一萬八中一名。一九二八年則四千八中一名。此種安全上之進步。當歸功於商務部航空組之設備周詳。具有精密之管理方法。如無線電通信之改良。氣象報告之迅迷。及飛機構造上之進步等。在在具有關係也。美國境內現在各色之飛機場共一千八百六十三處。截至七月十五日止。較去年同時增加二百零六處。其中以加利福尼亞省所佔最多。計一百六十九處。各場性質分析如次。屬於各省市者五百七十七場。商用者六百零一場。居間場三百五十一處。補助場二百五十九處。陸軍用者五十七場。海軍十二場。其他性質者六處。

世界最快之火車

英國大西鐵道公司之「徹爾坦亨飛者」火車。其行車速率為全世界之最快者。自斯文登至倫敦。為程七十七英里。祇須六十七分鐘。卽能達到。此車已自九月起駛行。該公司職員語英倫「晨報」記者曰。「此車平均速率每小時達七十英里。為世界上最快之火車。夏季之假日。例車較平時者多。全路殊屬擁擠。故此「徹爾坦亨飛者」將待至九月間駛行」云云。「徹爾坦亨飛者」於全路之一段行程中。其速率每小時可行八十英里至八十五英里。大西鐵道公司近已有車輛自働管理之裝置。故速率雖如是之高。亦殊無危險之虞云。

七旬老人週遊世界

有老人名裘理亞勃律脫朋克者。美國人。年已七十三歲。曾週遊全球十二次。新聞記者上以「美國馬可布羅」之雅號。實則此老所行之路。所見之世物。較之十四世紀著名之威尼西亞旅行家高出數倍。勃氏最近來東方遊歷。觀光上海。據其語人。此係第十二次之環球旅行。渠之足跡蓋已走遍此小小世界矣。氏又曰。「已往之四十年中。余曾遍往各地遊覽。非待末日來臨。余之行踪決不歇止也。旅行為余一生之奇癖。甘之如飴。余於行旅所費。當在二萬鎊左右」。勃律脫朋克於六十五年前。卽開始其旅行生活。其母携之由中西部徙往佛及尼亞。為程不下一千英里。其後歷在國內旅行。至三十歲。初次渡大西洋。從此梯山航海。舟車跋涉。至老弗衰。其尤引為生平得意者。卽歷年旅行過六大洲。涉七海洋。從未遇一次意外之事。或問君年事既高。海行勞頓。不患暈船之苦乎。老人曰。暈船固所不免。然每登一舟

祇病一次。不多亦不少。斯亦奇也。

墨索里尼提倡廉費旅行

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爲近世怪傑之一。處理國政。雷厲風行。毫不徇私。國人愛戴。咸出本心。此大宰相近忽以提倡廉費旅行。爲舉國無產階級所歡頌。亦足見墨索里尼之隨時爲國民謀福利矣。墨相此舉之用意。在全國人得以遍識意大之錦繡河山而生油然愛護之心。並令各地人民多得相識之機會。團結一致。互通聲氣。用意亦殊深長耳。其命令中規定星期日爲民衆廉費旅行日。各地火車票作減去百分之八十有奇。故舉國之工人及貧苦階級。咸得隨心所欲。領略名勝古蹟。此令初下之時。卽有四萬五千人來往各地旅行。凡向日之限於經濟。及不喜出門者。至此咸摒擋行裝。往海濱或名山一享清福。嘗有理髮匠一名。世居羅馬。未出故鄉一步。自經墨索里尼提倡廉費旅行。居然往浴於福米亞之海濱。而憑弔故宮於潘沛。依次星期日又往北部工業區暢遊。向之但聽外人盛稱其國之佳景者。至此盡得一一如願以償。而愛護其國家河山之心。亦增長不已。故此舉於國家不但毫無損失。而其收效之巨。殊非金錢所能購得者。凡人費去十八里拉（意大利幣。不及一金元）卽能橫斷半島觀光各勝區。凡米蘭。威尼斯。杜林。亞得里亞海等。均能遍涉無遺。惟此種殷求與時俱進。旅行車票雖能於週日購買。而未屆星期日。不早已售罄無遺矣。

日本歷年遊客增長

日本政府歷年提倡旅行事業。吸引國外遊客。種種方法不遺餘力。據日本國有鐵路國際觀光局之報告。已往之十九年中。旅行扶桑之遊客。歷有增加。觀光者在島國所用去之金錢。亦年有繼長之勢。一九一二年遊客一五，九六四人。其中三，八八二人爲美國人。一九二零年遊客增至三二，五〇〇人。二二，八一人爲美國籍。一九二九年又增至三四，七五五人。其中來自美國者八，五二七人。關於遊客所費之金錢。大正年間爲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一九二一年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一九二九年爲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其平均之每人所費金額一九一二年爲三，〇〇〇元。一九二一年一，七〇〇元。一九二九一，五〇〇元。

紐約神祕旅館

紐約派克愛文義新造一大旅館。其名爲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將於今秋落成。全屋種種設備。利用電氣。新奇眩目。嘆爲神祕。譬如有客名卡萊勃克老哈茂者。來自印第阿娜。一進旅館。向櫃上職員接洽之後。櫃員卽將繕就之卡片交於另一人。是人乃依片上姓名。在打字機上用電打出。手指離去機座。而全館待者。如電梯人。僕歐。管理員。女婢等。咸知客爲何如人矣。故克老哈茂離櫃行未十武。而待者趨前呼曰「克老哈茂

先生。請走此道。」電梯司機人亦直呼其名不誤。至於管理員對於客之來踪去跡更已了了於心。不待啓口始知也。客如獨居無俚。欲觀有聲電影者。祇須用電話通知樓下曰。「余欲看却里卓別林。」或「余欲看格來泰嘉寶之近作。」數分鐘後。待者挽一小車進屋。張幕於壁。手撳機鈕向有聲有色之電影卽映於幕上矣。客固毋勞至百老匯戲院也。旅館之屋頂爲一巨大之露天花園。裝飾華麗。如在天上。園中裝有電氣啓閉之天幕。如遇狂雨。一撳機鈕。幕卽四張。不患雷雨之侵。地下層另闢間道。直達大中央車站。富豪投宿毋勞舉趾拔涉。臨宿。但向待者曰往華爾道夫。則手續已畢。高枕無憂。詰旦醒來。祇須步行四武。經過月台而步入電梯。一轉瞬間。已處身於旅館串堂間矣。

遊艇橫渡大西洋

近有英國青年兩人。駕一遊艇橫渡大西洋。其一爲十九歲之愛斯查尼亞。一名爲巴柏渠。等所駕之遊艇長祇二十八尺。名曰「亞士。」由羅得島至普里穆斯。海行二十九日。路程三千英里。大西洋上風緊浪高。出帆後數日。間形勢甚爲險惡。身居舟中不能直立。一任風推浪擊。緩緩前進而已。及至風略平靖。鮫魚成羣趨集。舷旁內有一鮫。身長十四尺。等於船長之半。傍船而游。去船舷祇六英寸。其去水面則祇三尺。蓋欲伺隙噬人也。此鮫跟船前行。至數日之久。兩青年大爲惱恨。乃用小刀縛於船鈎之上。乘鮫經過之時。直刺其背。然以用力過猛。巴柏之友幾至葬身海中。幸巴柏力抱其腰。始告無恙。然此海鮫則轉眼之間不知去向矣。

遊法旅客低落

據法蘭西國民旅行局之報告。去年遊法之外國旅客。較一九二九年低落百分之三十。一九二九年較一九二八年短去百分之二十。美國遊客之減少又爲顯然之事。一九二九年約三〇〇，〇〇〇人。去年則跌至二〇〇，〇〇〇人。今年之情形或將較佳。然旅客所費之金錢當遠遜於昔日也。英國人之遊法蘭西者。近年來亦不如前。一九二九年爲九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三零年降爲八八一，〇〇〇人。此種渡越海峽之遊客。其半數之人在法作較久之居留。西班牙人之遊法者爲數最鉅。去年一年中計有一，一〇〇，〇〇〇人。但其中四〇〇，〇〇〇人向稱爲「邊界」旅客。尙有十萬餘人則爲假道過法。前往歐洲之旅客。南美洲人之往法觀光者。人數仍爲十萬左右。其他歐洲國家如比利時。意大利等。遊人約共七十萬上下。故一九三零年法國之外國旅客合計約共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齊柏林飛船

德國大飛船齊柏林號。於八月十八晨載客二十二名。由弗利德之樞歇芬飛往英倫。船長愛克納博士本擬取道巴黎。但因格於天氣。祇得作罷。

環遊不列顛

船抵英倫海峽時已在下午三時。飛行甚低。經由海濱而入內地。船至倫敦空中時。街道中竚立仰望者。途為之塞。飛船從議院頂上飛過。然後直接至漢威士停泊。至七句鐘船即準時下降。地下圍觀者均歡呼不已。船上旅客亦莫不眉飛色舞。表示航空之樂。乘客下船後。另有二十四客上船。作環遊不列顛之二十四小時旅行。每一乘客取費三十鎊。此龐大無比之齊柏林飛船。乃在空中飛行。直至翌晚七時始行下降卸客。環遊不列顛一週為程約一千英里。但因天氣關係。祇限於英格蘭及愛文蘭。原定計劃中之愛丁堡及格拉斯哥。均未能前往。然此次飛行成績殊佳。乘客大為滿意。飛船在空中平均每小時行七十英里。船抵漢威士卸客後。又載新客二十五人。於下午七時三刻離英而回至弗利德之樞歇芬。八月二十九日。又自弗利德立樞歇芬飛渡南大西洋而至巴西之伯南佈哥。此次載客十三人。每人付旅費美金一千元。其價已較前為減。

英國之有聲電影火車

旅行為人生唯一樂事。歐美各鐵道輪船公司。猶恐乘客旅途岑寂。舟車中種種新奇設備。日新月異。英國倫敦東北鐵道近與高蒙脫不列顛公司合作。在駛行倫敦與唐克斯脫快車中。附添有聲電影火車。供客消遣。所謂電影火車者。尚係創制。其外形與普通之行李車相仿。內部裝飾則如一小電影院。有厚墊之椅。優美之壁飾。及地毯等。銀幕之外。飾以假花。所有開映有聲電影用之發電機及一切器具。另裝一車。開映時之成績甚佳。雖在每小時六十英里之速率中。亦極完滿。目下由倫敦開駛之「斯加巴洛飛者」早快車。及自黎芝開往倫敦之下午快車。均有此項裝置。但將來是否於各次快車中。均有電影火車之設備。鐵道公司當局尚未定奪。倫敦東北鐵道各火車中。已裝有無線電機者。亦屬不少。

大西洋船價減削

萬國航業會議。鑒於近來旅行遊客不振。為吸引計。決定將北大西洋各船票價削低。其所定之方針如次。(一)頭等票價減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二)三等約減百分之十三。其屬於二等之房艙及旅行艙等。暫不減價。惟一切附帶之費用。均將大為削低。據會議主席基潑博士稱。近年來各輪船於中等客艙之設備。年有進步。遊客之搭趁旅行艙者。其所得之待遇。均已高出普通之三等艙。各種設備已不啻入於二等之途矣。博士又稱此種巨大之削價。於行旅方面獲益殊非淺尠云。此次航業會議出席者。為美國•坎拿大•及歐洲各埠之輪船公司代表。

世界最華麗之大渡船

百慕大羣島向有黃金地之稱。美洲富翁於冬季前往旅行消寒者。實繁有徒。福乃士威顛輪船公司特向威克士阿姍斯脫朗船廠。訂造華麗無

比之大渡船一艘。以便將紐約之百萬富翁運往該島遊覽。此船近在鐵耐賽特船塢工程方面行將完竣。船名百慕大皇帝。內部設備極盡奢華繁麗之能事。搭客所度之生活。惟富豪能想像及之。舟身長五百餘尺。與行駛大西洋之巨輪不相上下。祇載頭等艙客八百三十人。二等艙客三十人。故每一旅客所居之地位極爲寬暢。船上特造太陽甲板及散步甲板。俾遊客得吸新鮮空氣。船面各艙均有私人浴室。酒排間•咖啡室共有三處。食堂能容客四百二十四人。各種戲劇場之外。另有私用戲台。供客消遣。游泳池有兩處。健身房及露天舞場種種咸全。船上各種設備概用電氣。以求清靜。船上共裝無線電攬音機五十架。隨時供客娛樂。舟底係夾層建造。海中行駛極爲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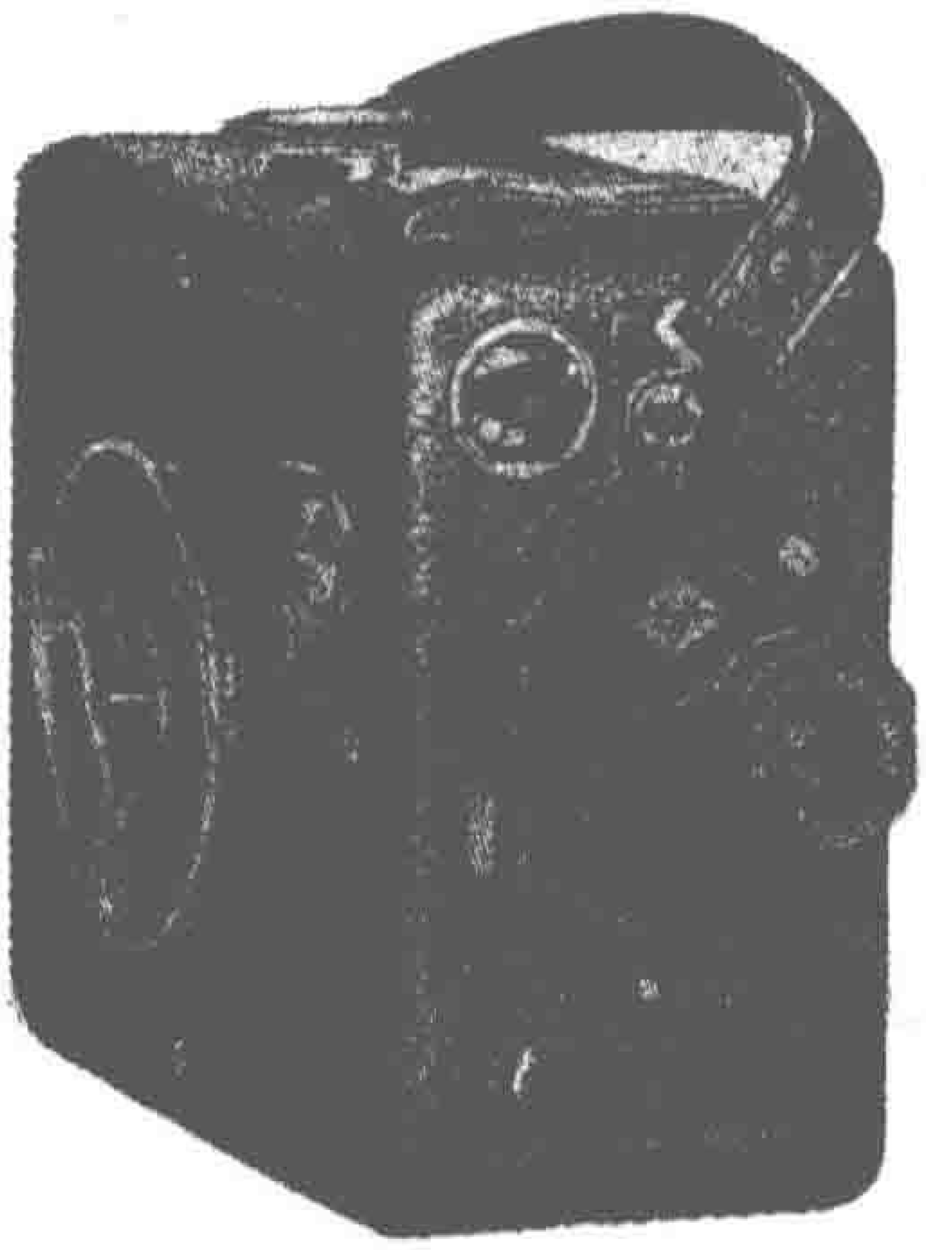
Agfa

MOVEX

Cine Camera, 16 m/m-40 Ft.

摩維克司

家庭/旅行影片鏡箱



鏡頭F. 一：三．五

感光迅速

每次攝片

可四十尺

代沖免費

上海四川路六十八號

矮克發洋行

說明書附郵四分卽奉

中東鐵路全綫行車時刻並里數表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一日起訂定實行

站名 / 開到時刻 / 列車類別		第四次客車	客車 第一二二次／第二十六次	滿洲里與各站相距里程
▲滿洲里	開	上午十點十分		公里
扎蘭諾爾	開	十點四十五分		二九
嵯崗	開	十一點三十分		六一
赫爾洪得	開	午後十二點十七分		九一
完工	開	十二點五十分		一二三
烏固諾爾	開	一點二十七分		一五五
▲海拉爾	開到	午一點五十六分 後二點十六分		一八七
哈克	開	二點四十九分		二二五
扎羅木特	開	三點二十六分		二四二
牙克石	開	四點〇三分		二六九
▲免渡河	開到	下四點三十六分 午四點五十三分		三〇二
烏奴耳	開	五點三十分		三三二
▲伊列克得	開	六點十七分		三六三
興安	開	六點四十三分		三七二
必集良	開			三七九
▲博克圖	開到	下七點二十二分 午七點四十二分		三九六

站名 / 開到時刻 / 列車類別		第三次客車	客車 第二十五次／第一二一次
▲海參崴	開	早四點三十一分	
▲綏芬河	開到	下一點四十一分 午五點二十五分	
寬峪	開		
八道河子	開	五點四十六分	
小綏芬	開	六點〇六分	
細鱗河	開	六點五十二分	
太平嶺	開	七點三十九分	
虎力宻河	開	七點五十八分	
馬橋河	開	八點二十三分	
小城子	開	八點四十一分	
伊林	開	九點〇一分	
▲穆稜	開到	晚九點十九分 九點三十四分	
北林河	開	十點二十五分	
代馬溝	開	十一點〇一分	
山頂站	開	十一點三十一分	
磨刀石	開	十一點四十六分	
愛河	開	夜十二點十七分	
避暑小站	開		

雅魯	開	八點十二分		四二六
▲巴林	開	八點五十一分		四五七
哈拉蘇	開	九點二十五分		四八九
▲扎蘭屯	開到	晚九點五十六分 十點十分		五一九
成吉思漢	開	十點四十三分		五五一
碾子山	開	十一點二十分		五八一
土爾池哈	開	夜十一點五十六分		六一二
虎爾虎拉	開	十二點三十七分		六四二
虎拉爾基	開	十二點五十三分		六五一
▲昂昂溪	開到	夜一點十五分 一點三十三分	上午十點三十分	六六五
煙筒屯	開	二點〇八分	十一點三十五分	六九七
小蒿子	開	二點四十四分	十二點三十三分	七二三
喇嘛甸子	開	三點十九分	午後一點四十一分	七五四
薩爾圖	開	三點四十六分	二點二十二分	七七六
▲安達	開到	早四點十九分 四點三十一分	下午三點十三分 四點〇七分	八〇八
洋草甸子	開	四點四十九分	四點三十分	八一九
宋站	開	五點二十四分	五點三十五分	八四〇
郭爾洛斯	開	五點四十六分	六點十分	八六一
▲灤溝	開	六點〇八分	六點四十四分	八七二
魯赤果	開	六點二十三分	七點〇五分	八八三
李木店	開			八九三
對青山	開	六點五十五分	七點五十四分	九〇四
石當	開	七點二十一分	八點二十分	九二五
船塢	開	七點三十一分	八點四十二分	九三〇
▲哈爾濱	開到	上午七點四十五分 十一點四十五分	晚九點正 第二十六次車 下午二點五十分	九三五
懶漢屯	開		三點〇一分	

牡丹江	開	十二點三十七分	
▲海林	開	一點〇九分	
石河	開		
山市	開	一點	
三大窩集	開		
▲橫道河子	開到	夜三點〇四分 三點三十分	
薩拉河子	開	三點五十二分	
高嶺子	開	四點三十分	
六道河子	開	四點五十四分	
▲石頭河子	開	五點十七分	
亞布落尼	開	五點三十二分	
喀贊才窩	開	五點四十六分	
▲葦沙河	開	六點〇六分	
薩莫賀瓦洛夫	開	六點二十二分	
魯克士窩	開	六點三十七分	
▲一面坡	開到	早六點五十一分 七點〇六分	夜二點三十分
亞庫尼	開	七點二十三分	二點四十四分
▲烏吉密河	開	七點四十二分	三點〇三分
烏吉密	開	八點	三點十九分
小九站	開	八點十六分	三點三十七分
蜜蜂站	開	八點五十分	四點〇八分
▲帽兒山	開	九點十四分	四點三十二分
二道河子	開	九點三十分	四點四十七分
小嶺	開	九點五十七分	五點十分
白帽子	開	十點二十分	五點三十分
二層甸子	開	十點三十五分	五點四十四分
太亞溝	開	十點四十九分	五點五十七分
▲阿什河	開	十一點〇七分	六點二十分
程站	開	十一點二十五分	六點三十六分
成高子	開	十一點四十一分	六點五十四分

木柴廠	開		三點〇九分	九四〇
香坊	開	十二點〇四分	三點十六分	九四二
成高子	開	十二點二十二分	三點三十八分	九五五
程站	開	十二點三十六分	三點五十二分	九六五
▲阿什河	開	十二點五十九分	四點十二分	九七六
太亞溝	開	一點十五分	四點二十九分	九八七
二層甸子	開	一點三十八分	四點五十二分	九九七
白帽子	開	二點〇一分	五點十四分	一〇〇三
小嶺	開	二點三十二分	五點四十分	一〇一四
二道河子	開	二點五十分	五點五十八分	一〇二五
▲帽兒山	開	三點十五分	六點二十二分	一〇三五
蜜蜂站	開	三點四十五分	六點四十九分	一〇四五
小九站	開	四點〇二分	七點〇七分	一〇五七
烏吉密	開	四點十六分	七點二十二分	一〇六六
▲烏吉密河	開	四點三十九分	七點四十分	一〇七六
亞庫尼	開	四點五十一分	七點五十六分	一〇八七
▲一面坡	開到	下午五點〇八分 五點二十三分	晚八點十分	一〇九七
魯克士窩	開	五點四十二分		一一〇七
薩莫賀瓦洛夫	開	五點五十八分		一一一六
▲葦沙河	開	六點二十一分		一一二七
喀贊才窩	開	六點四十分		一一三八
亞布洛尼	開	七點〇一分		一一四七
▲石頭河子	開	七點三十一分		一一五七
六道河子	開	八點〇四分		一一七〇
高嶺子	開	八點五十分		一一八三
薩拉河子	開	九點十一分		一一九六
▲横道子河	開到	晚九點二十七分 九點五十一分		一二六〇
三大窩集	開			一二二九
山市	開	十點三十七分		一二三九
石河	開			

香坊	開	十二點〇六分	七點十五分
木柴廠	開		七點二十二分
懶漢屯	開		七點二十八分
▲哈爾濱	開到	午十二點十六分 後三點	早七點三十五分 第一二一次車 早九點四十分
船塢	開	三點十二分	九點五十六分
石當	開	三點二十二分	十點十二分
對青山	開	三點四十九分	十點五十九分
李木店	開		
魯赤果	開	四點十七分	十一點四十二分
▲滿溝	開	四點三十四分	午後十二點十五分
郭爾洛斯	開	四點五十分	十二點三十六分
宋站	開	五點二十一分	一點三十分
洋草甸子	開	五點四十九分	二點十五分
▲安達	開到	晚六點〇三分 六點十三分	下午二點三十四分 三點十六分
薩爾圖	開	六點四十六分	四點二十四分
喇嘛甸子	開	七點十一分	五點
小蒿子	開	七點五十一分	六點〇九分
煙筒屯	開	八點十九分	六點五十五分
▲昂昂溪	開到	晚八點五十三分 九點〇八分	晚七點四十五分
富拉爾基	開	九點三十三分	
虎爾虎拉	開	九點四十六分	
土爾池哈	開	十點三十九分	
碾子山	開	十一點十七分	
成吉思漢	開	十一點五十四分	
▲扎蘭屯	開到	夜十二點三十五分 十二點四十五分	
哈拉蘇	開	一點二十八分	

站名	開到	時刻		公里
▲海林	開	十一點二十四分		一二六八
牡丹江	開	十一點五十三分		一二八九
避暑小站	開			一二九四
愛河	開	十二點十四分		一二九六
磨刀石	開	一點〇二分		一三一二
山頂站	開	一點四十二分		一三二四
代馬溝	開	二點二十九分		一三三八
北林河	開	二點四十九分		一三五〇
▲穆稜	到 開	早三點十七分 三點三十二分		一三六四
伊林	開	三點四十九分		一三七五
小城子	開	四點〇九分		一三八七
馬橋河	開	四點三十四分		一三九六
虎力密河	開	四點五十九分		一四〇八
太平嶺	開	五點二十七分		一四一九
細鱗河	開	六點〇四分		一四三五
小綏芬	開	六點三十五分		一四二七
八道河子	開	七點〇一分		一四六七
寬峪	開			
▲綏芬河	到 開	早七點四十分 九點二十六分		一四八一
▲海參崴	到	下午四點〇四分		

哈爾濱長春間

站名 \ 列車類別 開到時刻		第三次 客車	第十一次 客貨車	哈爾濱與各站相距里程
▲哈爾濱	開	早八點五十分	晚九點四十五分	公里

站名	開到	時刻	
▲巴林	開	二點十九分	
雅魯	開	三點〇五分	
▲博克圖	到 開	早四點〇二分 四點二十二分	
必集良	開		
興安	開	五點二十五分	
依列克特	開	五點四十分	
烏奴耳	開	五點〇八分	
▲兎渡河	到 開	上午六點三十六分 六點四十六分	
牙克石	開	七點十八分	
扎羅木特	開	七點五十三分	
哈克	開	八點二十一分	
▲海拉爾	到 開	上午八點四十九分 九點〇七分	
烏固諾爾	開	九點四十八分	
完工	開	十點十八分	
赫爾洪得	開	十點五十七分	
磋崗	開	十一點二十七分	
扎蘭諾爾	開	十二點〇六分	
▲滿洲里	到	午後十二點五十五分	

長春哈爾濱間

站名 \ 列車類別 開到時刻		第四次 客車	第十二次 客貨車
▲長春	開	下午二點五十五分	晚十點四十五分

站名		第一次	第二次	里數
顧鄉屯	開	九點	十點零五分	三
沈家王崗	開	九點二十分	十點三十一分	一三
三姓屯	開	九點三十六分	十點五十四分	二三
五家	開	九點五十一分	夜十一點十六分	三三
▲雙城堡	開	十點十七分	十一點五十分	五一
西屯	開			六二
拉林	開	十點四十四分	夜十二點二十四分	
蔡家溝	開	上午十一點零九分	十二點五十二分	八四
愛甲家屯	開			九二
三岔河	開	十一點五十五分	夜一點四十四分	一〇二
沙烏哈	開			一一二
陶賴招	開	午後十二點二十四分	二點二十四分	一二二
松花江	開	十二點三十九分	二點四十四分	一三一
老少溝	開	十二點五十五分	三點零六分	一三四
達家溝	開	一點十六分	三點三十三分	一四五
▲窰門	到 開	午後一點四十分 一點四十九分	早四點零九分 四點二十分	一六二
布海	開	二點十六分	四點五十四分	一八〇
哈拉哈	開	二點三十二分	五點十五分	一九一
米沙子	開	二點五十九分	五點五十二分	二一〇
老吳家	開			
一間堡	開	三點二十六分	六點二十九分	二二八
▲寬城子	到 開	下午三點四十三分 三點四十八分	早六點五十二分 七點零五分	二三七
▲長春	到	上午三點五十五分	早七點十五分	二四〇

站名		第一次	第二次
▲寬城子	到 開	下午三點零二分 三點零八分	晚十點五十五分 十一點十分
一間堡	開	三點二十九分	十一點二十九分
老吳家	開		
米沙子	開	四點零一分	夜十二點十分
哈拉哈	開	四點二十六分	十二點四十四分
布海	開	四點四十二分	一點零三分
▲窰門	到 開	下午五點零九分 五點二十一分	夜一點四十分 一點五十二分
達家溝	開	五點四十三分	二點二十二分
老少溝	開	六點十七分	三點零八分
松花江	開	六點二十五分	三點十七分
陶賴招	開	六點四十一分	三點三十五分
沙烏哈	開		
三岔河	開	晚七點二十一分	四點二十四分
愛甲家屯	開		
蔡家溝	開	七點五十四分	早五點零三分
拉林	開	八點十三分	五點二十七分
西屯	開		
▲雙城堡	開	晚八點四十七分	六點零九分
五家	開	九點十六分	六點四十五分
三姓屯	開	九點三十一分	七點零六分
沈家王崗	開	九點四十九分	七點二十七分
顧鄉屯	開	十點零三分	七點四十五分
▲哈爾濱	到	晚十點十分	早七點五十五分

注意

一 本時刻表所載之行車時刻均以哈爾濱鐘點爲標準

二 第三第四次掛有頭二三等尋常客車臥車及膳車除每日往返滿洲里綏芬河間外並於每星期直達往返滿洲里海參崴各三次其開行日期如下

第三／四五次車（由海參崴開在烏蘇里路稱爲第四五次在本路稱爲第三次車）於每星期二四六日由海參崴開當日過綏星期日三五等日過哈星期一四六等日到滿洲里

第四／四六次車（由滿洲里開在烏蘇里路稱爲第四六次車在本路稱爲第四次車）於每星期日二四等日由滿洲里開星期一三五等日過哈星期二四六等日過綏當日到海參崴

此外第三四次車內於哈滿兩站單掛頭二三等臥車作爲歐亞通車由南路開往哈爾濱時係掛入第十二次車由哈開往長春時係掛入南路第三次車惟此車每星期祇各開行三次茲將開行日期規定於下

滿長通車每逢星期日二四由滿洲里開星期一三五經過哈爾濱當日到長春

常滿通車每逢星期二四六由長春開於星期日三五過哈星期一四六日到滿洲里

三 第二五第二六次客車往返哈爾濱一面坡間每日開行祇掛二三等尋常客車

四 第一二一第一二二次車往返哈爾濱昂昂溪間每日開行祇掛三等客車

五 南路第三第四次客車掛有頭二三等尋常客車臥車及膳車往返哈爾濱長春間每日開行其第三次車並於每星期三次按（二）項所定日期單掛車輛作爲歐亞通車

六 南路第十一第十二次車掛有頭二三等臥車三四等尋常客車往返哈長間每日開行第十二次車並於每星期三次按（二）項所定日期單掛車輛作爲歐亞通車